四庫全書

薈要

【史部】

Z121.5
CH1
30

乾隆御覽本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第五册

Z121.5
CH1
30

浙江大学图书馆藏

吉林人民出版社

ZJU001016138

欽定四庫全書卷要 史部
蜀志卷一至三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蜀志卷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二牧 劉焉 子璋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漢魯恭王之後裔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家焉焉少仕州郡以宗室拜中郎後以師祝公喪去官（臣松之案祝公司徒祝恬也）居陽城山積學教授舉賢良方正辟司徒府歷雒陽令冀州刺史南陽太守宗正太常焉覩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為官割剝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重臣以為牧伯鎮安方夏焉內求交阯牧欲避世難議未即行侍中廣漢董扶私謂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聞扶言意更在益州會益州刺史郤儉賦斂煩擾謠言遠聞（儉郤正祖也）而并州殺刺史張益梁州殺刺史耿鄙焉謀得施出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封陽城侯

當收儉治罪續漢書曰是時用劉虞為幽州劉表為荊州貫琮為冀州虞等皆海內清名之士或從列卿尚書以選為牧伯各以本秩居任舊典傳車衆駕施赤帷裳臣松之案靈帝崩後義軍起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然後劉表為荊州不與焉同時也漢靈帝紀曰帝引見焉宣示方畧加以賞賜勅焉為益州刺史前刺史劉儁郤儉皆貪殘放溢取受狼籍元元無聊呼嗟充野焉到便收攝行法以示萬姓勿令漏露使癰疽決潰為國生梗焉受命而行以道路不通住荊州東界扶亦求為蜀郡西部屬國都尉及太倉令會巴西趙韙棄官俱隨焉陳壽益部耆舊雜記曰李權字伯豫為臨邛長子福見建傳曰董扶字茂安少從師學兼通數經善歐陽尚書入事聘士楊厚究極圖讖遂至京師游覽太學還家講授子弟自遠而來永康元年日有蝕之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得失左馮翊朔趙謙等舉扶扶以病不詣選於長安大亂後去官年八十二卒于家始扶發辭抗論益部少雙故號曰致止言人莫能當所至而談止也後丞相諸葛亮問秦宓以扶褒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宓曰董是時涼州逆賊馬相趙祇等於綿竹縣自號黃巾合聚疾疫之民一二日中得數千人先殺綿竹令李升吏民翕集合萬餘人便前破雒縣攻益州殺儉又到蜀郡犍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

安上封事遂稱疾篤歸家前後辛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不就名稱尤重大將軍何進表薦扶曰資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風內懷焦董消復之術方今并涼騷擾西戎蠢叛宜勑公車特詔待以異禮諮謀奇策於是靈帝徵扶即拜侍中在朝稱為儒宗甚見器重求為蜀郡屬國都尉扶出一歲而靈帝崩天下討董卓保州自守犍為楊戲輔臣贊犍為太守任岐自稱將軍與從事陳超舉兵擊焉焉擊破之董卓使司徒趙謙將兵向州說校尉費龍使引兵還擊焉焉出青羌與戰故能破殺岐龍等皆蜀郡人是時涼州逆賊馬相趙

誕治書御史璋為奉車都尉皆從獻帝在長安英雄記曰範聞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時焉子範為左中郎將司馬瑁素隨焉獻帝使璋曉諭焉焉留璋不遣典略曰時璋為父焉為益州牧董卓所徵發皆不至收範兄弟三人鑠械於鄠塢為陰獄以繫之惟小子別部奉車都尉在京師焉託疾名璋自表省焉焉遂留璋不還時征西將軍馬騰屯鄜

而反馬及範與騰通謀引兵襲長安範謀泄奔槐里騰
敗退還涼州範應時見殺於是收誕行刑英雄記曰範
馬騰營從馬求兵馬使校尉
孫肇將兵往助之敗於長安
從長安亡之
乃募將馬諸孫入蜀時馬被天火燒城車具蕩盡延及
民家馬徙治成都既痛其子又感祆災興平元年癰疽
發背而卒州大吏趙韙等貪璋溫仁共上璋為益州刺
史詔書因以為監軍使者領益州牧以韙為征東中郎
將率衆擊劉表英雄記曰馬死子璋代為刺史會長安
拜潁川扈瑁為刺史入漢中荊州別駕
劉闔璋將沈彌婁發甘寧反擊璋不勝走入
荊州璋使趙韙進攻荊州屯朐忍如上疏下
璋字季玉既襲馬位而張魯稍驕恣不承順璋璋殺魯
母及弟遂為讐敵璋累遣龐羲等攻魯所破魯部曲多
在巴西故以義為巴西太守領兵禦魯英雄記曰龐義
與璋有舊又免
璋諸子於難故璋厚德義以
義為巴西太守遂專權勢
稱兵內向衆散見殺皆由璋明斷少而外言入故也英
雄記曰先是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為兵名
曰東州兵璋性寬柔無威畧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
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趙韙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韙因
民怨謀叛乃厚賂荊州請和陰結州中大姓與俱起兵

還擊璋蜀郡廣漢犍為皆應韙璋馳入成都城守東州
人畏威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
於江州韙將龐樂李異反殺韙軍斬韙漢獻帝春秋曰
漢朝聞益州亂遣五官中郎將牛亶為益州刺史徵璋
為卿不至璋聞曹公征荊州已定漢中遣河內陰溥致敬於
曹公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瑁狂疾物故臣松
魏臺訪物故之義高堂隆答曰謂之先
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也璋復遣別駕從
事蜀郡張肅送叟兵三百人并雜御物於曹公曹公拜
肅為廣漢太守璋復遣別駕張松詣曹公曹公時已定
荊州走先主不復存録松松以此怨會曹公軍不利於
赤壁兼以疫死松還疵毀曹公勸璋自絕漢晉春秋曰
張松見曹公
曹公方自矜伐不存録松松歸乃勸璋自絕習鑿齒曰
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
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
惜乎是以君子勞謙日昃慮以下人功高而居之以讓
勢尊而守之以卑情近於物故雖貴而人不厭其重德
洽羣生故業廣而天下愈欣其慶夫然故能有其富貴
保其功業隆顯當時傳福百世何驕矜之有
哉君子是以知曹操之不能遂兼天下者也因說璋曰
劉豫州使君之肺腑可與交通璋皆然之遣法正連好
先主尋又令正及孟達送兵數千助先主守禦正遂還
後松復說璋曰今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

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内必敗之道也璋又從之遣法正請先主璋主簿黃權陳其利害從事廣漢王累自倒縣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勑在所供奉先主先主入境如歸先主至江州北由墊江水墊音徒協反詣涪音浮去成都三千六十里是歲建安十六年也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曜日往就與會先主所將將士更相之適歡飲百餘日璋資給先主使討張魯然後分別吳書曰璋以米二十萬斛騎千匹車千乘繒絮錦帛以資送劉備明年

先主至葭萌還兵南向所在皆克十九年進圍成都數十日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二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下淚遂遷璋于南郡公安盡歸其財物及故佩振威將軍印綬孫權殺關羽取荊州以璋為益州牧駐秭歸璋卒南中豪率雍闓據益州反附於吳權復以璋子闡為益州刺史處交益界首丞相諸葛亮平南土闡還

評曰昔魏豹聞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室孔衍漢魏春秋曰許負河内温縣之婦人漢高祖封為明雌亭侯臣松之以為今東人呼母為負衍以許負為婦人如為有似然漢高祖時封皆列侯未有鄉亭之爵疑此封為不然劉歆見圖讖之文則名字改易終於不免其身而慶鍾二主此則神明不可虛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驗也而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土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遽造輿服圖竊神器其惑甚矣璋才非人雄而據土亂世負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見奪取非不幸也張璠曰劉璋愚弱而守善言斯亦宋襄公徐偃王之徒未為無道之主也張松法正雖君臣之義不正然固已委名附質進不顯陳事勢若韓嵩劉先之說劉表退不告絶奔亡若陳平韓信之去項羽而兩端攜貳為謀不忠罪之次也

蜀志卷一

蜀志卷一考證

二牧○何焯曰二牧不從董袁羣雄之例而列蜀志首非夷昭烈于割據也王者之興先有驅除評云慶鍾二主即以漢家故事明統緒所歸天祚真主即二牧猶不得以妄干耳其文則若覇國之書其義莫非天子之事遺臣故主之思淵矣哉臣清植案馬璋以枝葉之親而陰懷攘竊之志漢帝既嘗收戮其二子則亦與於叛亂之數者也蜀志之首二牧所以明先主之取益於義為可又將以董扶所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者為季興受命之符臣焯之論確矣而未盡也劉焉劉焉字君郎○一本作君朗

以宗室拜中郎○後漢書作郎中

而并州殺刺史張益梁州殺刺史耿鄙○張益宋本作張壹後漢書作張懿梁州後漢書作涼州

及太倉令會巴西趙韙棄官俱隨焉○會字疑衍

注子弟自遠而來○元本作弟子自遠而至

合聚疾疫之民○疾疫宋本作疫役

吏民翕集○監本訛作翕習今改正

州從事賈龍素領兵數百人在犍為東界○領兵李陽國志作領家兵

龍乃選吏卒迎焉焉徙治綿竹○何焯曰東漢益州刺史治雒縣焉以郤儉被殺故徙治縣竹縣竹西漢都尉所治也

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後漢書少容作姿色何焯曰所謂少容蓋能久視之意范欲醜之甚其詞耳

皆從獻帝在長安注鑲械於鄙塢為陰獄以繫之○繫劉璋璋累遣麗義等攻魯所破○通鑑攻魯下多數為二字

由墊江水詣涪去成都三千六十里○臣明楷按鄧艾傳云徑漢德陽亭趣涪出劒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此云涪至成都三千餘里似不應如此之遠三

千或三百之訛也

蜀志卷一考證

蜀志卷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先主劉備

先主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典略曰備本臨邑侯枝屬也先主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雄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先主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遥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謂當出貴人漢晉春秋曰涿人李定云此家必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敬謂曰汝勿妄語滅吾門也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常資給先主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邪起曰吾宗中

有此兒非常人也而攢深與先主相友攢年長先主以兄事之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先主由是得用合徒衆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賊有功除安喜尉典略曰平原劉子平知備有武勇時張純反叛青州被詔遣從事將兵討純過平原子平舊備於從事遂與相隨遇賊於野備中創陽死賊去後故人以車載之得免後以軍功為中山安喜尉督郵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杖二百解綬繫其頸著馬枊五葬棄官亡命典略曰其後州郡被詔書其有軍功為長吏者當沙汰之備疑在遣中督郵至縣當遣備備素知之聞督郵在傳舍備欲求見督郵稱疾不肯見備備恨之因還治將吏卒更詣傳舍突入門言我被府君密教收督郵遂就牀縛之將出到界自解其綬以繫督郵頸縛之著樹鞭杖百餘下欲殺之督郵求哀乃釋去之頃之大將軍何進遣都尉毋丘毅詣丹陽募兵先主與俱行至下邳遇賊力戰有功除為下密丞復去官後為高唐尉遷為令英雄記云靈帝末年備嘗在京師復與曹公俱還沛國募合衆會靈帝崩天下大亂備亦起軍從討董卓卓

郎將公孫瓚瓚表為別部司馬使拒冀州牧袁紹數有戰功試守平原令後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恥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魏書曰劉平結客刺備備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以狀語之而去是時人民饑饉屯聚鈔暴備外禦寇難內豐財施士之下者必與同席而坐同簋而食無所簡擇衆多歸焉袁紹攻公孫瓚先主與田楷東屯齊曹公征徐州徐州牧陶謙遣使告急於田楷楷與先主俱救之時先主自有兵千餘人及幽州烏丸雜胡騎又略得飢民數千人既到謙以丹陽兵四千益先主先主遂去楷歸謙謙表先主為豫州刺史屯小沛謙病篤謂別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死竺率州人迎先主先主未敢當下邳陳登謂先主曰今漢室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於今日彼州殷富戶口百萬欲屈使君撫臨州事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君四世五公海內所歸君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

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帛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先主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領徐州獻帝春秋曰陳登等遣使詣袁紹曰天降災殄禍孽鄙州將殂殞生民無主恐懼姦雄一旦承隙以貽盟主日昃之憂輒共奉故平原相劉備府君以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歸方今寇難縱橫不遑釋甲謹遣下吏奔告于執事紹答曰劉玄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副所望也袁術來攻先主先主拒之於盱眙淮陰曹公表先主為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是歲建安元年也先主與術相持經月呂布乘虛襲下邳守將曹豹反間迎布布虜先主妻子先主轉軍海西英雄記曰備留張飛守下邳引兵與袁術戰於淮陰石亭更有勝負陶謙故將曹豹在下邳張飛欲殺之豹衆堅營自守使人招呂布布取下邳張飛敗走備聞之引兵還北至下邳兵潰收散卒東取廣陵與袁術戰又敗楊奉韓暹寇徐揚間先主邀擊盡斬之先主求和於呂布布還其妻子先主遣關羽守下邳先主還小沛英雄記曰備軍在廣陵饑餓困敗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窮餓侵偪欲還小沛遂使吏請降布布令備還州并勢擊術具刺史車馬童僕發遣備妻子部曲家屬於泗水上祖道相樂

魏書曰諸將謂布曰備數反覆難養宜早圖之布不聽以狀語備備心不安而求自託使人說布求屯小沛布乃遣之復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先主先主敗走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將至沛收散卒給其軍糧益與兵使東擊布布遣高順攻之曹公遣夏侯惇往不能救為順所敗復虜先主妻子送布曹公自出東征英雄記曰建安三年春布使人齎金欲詣河內買馬為備兵所鈔布由是遣中郎將高順北地太守張遼等攻備九月遂破沛城備單身走獲其妻息十月曹公自征布備於梁國界中與曹公相遇遂隨公俱東征助先主圖布於下邳生禽布先主復得妻子從曹公還許表先主為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袁術欲經徐州北就袁紹曹公遣先主督朱靈路招要擊術未至術病死先主未出時獻帝舅車騎將軍董承臣松之案董承漢靈帝母董太后之姪於獻帝為丈人蓋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也辭受帝衣帶中密詔當誅曹公先主未發是時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著華陽國志云于時正當雷震備因謂操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

王子服等同謀會見使未發事覺承等皆伏誅獻帝起
承等與備謀未發而備出承謂服曰郭多有數百兵壞
李傕數萬人但足下與吾同不耳昔呂不韋之門須子
楚而後高今吾與子由是也服曰惶懼不敢當且兵又
少承曰舉事訖得曹公成兵顧不足邪服曰今京師豈
有所任乎承曰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是吾腹心辦事者遂定計先主據下邳靈等還
先主乃殺徐州刺史車冑留關羽守下邳而身還小沛
胡沖吳歷曰曹公數遣親近密覘諸將有賓客酒食者
輒因事害之備時閉門將人種蕪菁曹公使人闚門既
去備謂張飛關羽曰吾豈種菜者乎曹公必有疑意不
可復留其夜開後棚與飛等輕騎俱去所得賜遺衣服
悉封留之乃往小沛收合兵衆臣松之案魏武帝遣先
主統諸將要擊袁術郭嘉等並諫魏武不從其事顯然
非因種菜遁逃而去如胡沖所云何乖僻之甚乎

為先主衆數萬人遣孫乾與袁紹連和曹公遣劉岱王
忠擊之不克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先主敗績魏書曰是
時公方有
急於官渡乃分留諸將屯官渡自勒精兵征備備初謂
公與大敵連不得東而候騎卒至言曹公自來備大驚
然猶未信自將數十騎出望
公軍見塵旌便棄衆而走曹公盡收其衆虜先主妻
子并禽關羽以歸先主走青州青州刺史袁譚先主故
茂才也將步騎迎先主先主隨譚到平原譚馳使白紹
紹遣將道路奉迎身去鄴二百里與先主相見魏書曰
備歸紹
紹父子傾心敬重駐月餘日所失亡士卒稍稍來集曹公與袁
紹相拒於官渡汝南黃巾劉辟等叛曹公應紹紹遣先
主將兵與辟等畧許下關羽亡歸先主曹公遣曹仁將
兵擊先主先主還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荊州牧
劉表紹遣先主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衆數
千人曹公遣蔡陽擊之為先主所殺曹公既破紹自南
擊先主先主遣糜竺孫乾與劉表相聞表自郊迎以上
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荊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
多表疑其心陰禦之九州春秋曰備往荊州數年寄於
表坐起至厠見髀裏肉生既然流
涕還坐表怪問備備曰吾常身不離鞍髀裏肉皆消今
復騎髀裏肉生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
悲耳世語曰備屯樊城劉表禮焉為人不甚信用
曾請備宴會蒯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覺之偽如廁潛
遁出所乘馬名的盧騎的盧走墮襄陽城西檀溪水中
溺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厄矣可努力的盧一踊
丈遂得過乘桴渡河中流而追者至以表意謝之
去之速乎孫盛曰此不然之言備時羈旅客主勢殊若
有此變豈敢晏然終表之世而無
釁故乎此皆世俗妄說非事實也使拒夏侯惇于禁等追之
於博望久之先主設伏兵一旦自燒屯偽遁惇等追之
為伏兵所破

十二年曹公北征烏丸先主說表襲許表不能用漢晉春秋曰曹公自柳城還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為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曹公南征表會表卒英雄記曰表病篤託國於備劉謂曰我兒不才而諸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荊州備曰諸子自賢君其憂病或勸備宜從表言備曰此人待我厚今從其言人必以我為薄所不忍也臣松之以為表夫妻素愛琮捨適以我為薄所不忍也臣松之以為表夫妻素愛琮捨適立庶情既久定無緣臨終舉以授備此亦不然之言荊州以授備此亦不然之言子琮代立遣使請降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衆去過襄陽諸葛亮說先主攻琮荊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孔衍漢魏春秋曰劉琮乞降不敢告備備亦不知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宋忠詣備宣旨是時曹公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恥大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乃呼部曲議或勸備劫將琮及荊州吏士徑南到江陵備答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典略曰備過辭表比到當墓遂泣涕而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習鑿齒曰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逼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觀其所以結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含蓼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業不亦宜乎曹公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曹公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曹公大獲其人衆輜重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先主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江表傳曰孫權遣魯肅弔劉表二子并令與備相結肅未至而曹公已濟漢津肅故進前與備相遇於當陽因宣權旨論天下事勢致殷勤之意且問備曰豫州今欲何至備曰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欲往投之肅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有六郡兵精糧多足以立事今為君計莫若遣腹心使自結於東崇連和之好共濟世業而云欲投吳臣是凡人偏在遠郡行將為人所併豈足托乎備大喜進住鄂縣即遣諸葛亮隨肅詣孫權結同盟誓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江表傳曰備聞曹公軍下恐懼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吏還見瑜船馳往白備備曰何以知之非青徐軍邪吏對曰以船知之備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誠副其所望備謂關羽張飛曰彼欲致我我

今自結託於東而不往非同盟之意也乃乘單舸往見瑜問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又孔明已俱來不過三兩日到也備雖深愧異瑜而心未許之能必破北軍也故差池在後將二千人與羽飛俱未肯係瑜蓋為進退之計也孫盛曰劉備雄才處必亡之地告急於吳而獲奔助無緣復顧望江渚而懷後計江表傳之言當是吳人欲專美之辭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並進追到南郡時又疾疫北軍多死曹公引歸江表傳曰周瑜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備備別立營於油江口改名為公安劉表吏士見堤北軍多叛來投備備以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安民後從權借荊州數郡先主表琦為荊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三輔決錄注曰金旋字元機京兆人歷位黃門郎漢陽太守徵拜議郎遷中郎將領武陵太守為備所攻却死子偉事見魏武本紀廬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稽顙琦病死羣下推先主為荊州牧治公安江表傳曰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稍畏之進妹固好先主至京見權綢繆恩紀山陽公載記曰備還謂左右曰孫車騎長上短下其難為下吾不可以再見之乃晝夜兼行臣松之案魏書載劉備與孫權語正同劉備未破魏軍之前尚未與孫權相見不得有此說故知蜀志為是權遣使云欲共取蜀或以為宜報聽許吳終不能越荊有蜀蜀地可為己有荊州主簿殷觀進曰若為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為吳所乘即事去矣今但可然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與動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吳蜀之利先主從之權果輟計遷觀為別駕從事獻帝春秋曰孫權欲與備共取蜀遣使報備曰米賊張魯據王巴漢為曹操耳目規圖益州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欲自圖蜀拒答不聽曰益州民富彊土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虛偽未必盡忠於操今暴師於蜀漢轉運於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事也曹操雖有無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議者見操失利於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也今操三分天下已有其二將欲飲馬於滄海觀兵於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乎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樞於操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住漭陵權知備意因名瑜還

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從事鍾繇等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別駕從事蜀郡張松說璋曰曹公兵彊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者乎璋曰吾固憂之而未有計松曰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

曹公之深讐也善用兵若使之討魯魯必破魯破則益州疆曹公雖來無能為也璋然之遣法正將四千人迎先主前後賂遺以巨億計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吳書曰備前見張松後得法正皆厚以恩意接納盡其殷勤之歡因問蜀中闊狹兵器府庫人馬衆寡及諸要害道里遠近松等具言之又畫地圖山川處所由是盡知益州虛實也據荆州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至涪璋自出迎相見甚歡張松令法正白先主及謀臣龐統進說便可於會所襲璋先主曰此大事也不可倉卒璋推先主行大司馬領司隸校尉先主亦推璋持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璋增先主兵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先主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是歲璋還成都先主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明年曹公征孫權權呼先主自救先主遣使告璋曰曹公征吳吳憂危急孫氏與孤本為脣齒又樂進在青泥與關羽相拒今不往救羽進必大克轉侵州界其憂有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乃從璋求萬兵及資寶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魏書曰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為益州征強敵師徒勤瘁不遑寧居今積帑藏之財而恡於賞功望士大夫為出死力戰其可得乎張松書與先主及法正曰今大事垂可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己白璋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嫌隙始搆矣益部耆舊雜記曰張肅有威儀容貌甚偉松為人短小放蕩不治節操然識達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曹公不甚禮松主簿楊修深器之白公辟松公不納修以公所撰兵書示松松宴飲之間一看便闇誦修以此益奇之璋初聞先主厚納劉備又密與法正張松謀襲己外自疑惑恐事不成復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又陰選精兵以自益正還反覆數之璋終不悟復重遣正催促發遣正既還宣璋意以激先主先主外厚正之內實嘉其計謀陰與正合正還白璋宜速發先主使督白水軍守葭萌進討張魯正因說璋陰留先主使圖劉備璋不忍發正復說璋外發遣備內為之手足禍必不測璋又不忍發正復

退與璋子循守雒城任勒兵出於鴈橋戰復敗禽任先主聞任之忠勇令軍降之任厲聲曰老臣終不復事二主矣乃殺之先主歎息焉進圍成都數十日璋出降傅子曰初劉備襲蜀巫相掾趙戩曰劉備其不濟乎拙於用兵每戰必敗奔亡不暇何以圖人蜀雖小區險固四塞獨守之國難卒并也徵士傅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而有謀而為之相張飛關羽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畧三傑佐之何為不濟也典畧曰趙戩字叔茂京兆長陵人也質而好學言稱詩書愛恤於人不論疎密辟公府入為尚書選部郎董卓欲以所私並充臺閣戩拒不聽卓怒名戩欲殺之觀者戩懼而戩自若及見卓引辭正色陳說是非卓雖凶戾屈而謝之遷平陵令故將王允被害莫敢近者戩弃官收斂之三輔亂戩客荊州劉表以為賓客曹公平荊州執戩手曰何相見之晚也遂辟為掾後為五官將司馬相國鍾繇長史年六十餘卒

蜀中殷盛豐樂先主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先主復領益州牧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糜竺簡雍為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親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二十年孫權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荊州先主言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權忿之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先主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曹公定漢中張魯遁走巴西先主聞之與權連和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軍還江州遣黃權將兵迎張魯張魯已降曹公曹公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數數犯暴巴界先主令張飛進兵宕渠與郃等戰於瓦口破郃等收兵還南鄭先主亦還成都

二十三年先主率諸將進兵漢中分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成都皆為曹公軍所沒先主次于陽平關與淵郃等相拒

二十四年春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斬淵郃及曹公所署益州刺史趙顒等曹公自長安舉衆南征先主遥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斂衆拒險終不交鋒積月

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果引軍還先主遂有漢中遣劉封孟達李平等攻申耽於上庸秋羣下上先主為漢中王表於漢帝曰平西將軍都亭侯臣馬超左將軍領長史鎮軍將軍臣許靖營司馬臣龐羲議曹從事中郎軍議中郎將臣射援三輔決錄注曰援字文雄扶風人也其先本姓謝服為將軍出征天子以謝與北地諸謝同族始祖馬凡堅字文固少有美名辟公府為黃門侍郎獻帝之初三輔饑亂堅去官與弟援南入蜀依劉璋璋以堅為長史劉備代璋以堅為廣漢蜀郡太守援亦少有名行太尉皇甫嵩賢其才而以女妻之丞相諸葛亮以援為祭酒遷從事中郎卒官軍師將軍臣諸葛亮鎧寇將軍漢壽亭侯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征西將軍臣黃忠鎮遠將軍臣賴恭揚武將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李嚴等一百二十人上言曰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冲而上官逆謀皆馮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鴆殺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遏絕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隸校尉豫荊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覩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閻樂之禍小有定安之變趙高使閻樂殺二世王莽廢孺子以為定安公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為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羣寮朝廷有蕭墻之危而禦

侮未建可為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為為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遂於沔陽設壇場陳兵列衆羣臣陪位讀奏訖御王冠於先主先主上言漢帝曰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于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疾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為亂階自是之後羣兒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臣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鴆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羣寮以為在昔虞書敦敘九族庶明勵翼之臣也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啟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實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羣寮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成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獎厲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於是還治成都拔魏延為都督鎮漢中

白水關四百餘區時關羽攻曹公將曹仁禽于樊俄而孫權襲殺羽取荊州

典略曰備於是起館舍築亭障從成都至

二十五年魏文帝稱尊號改年曰黄初或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追謚曰孝愍皇帝是後在所並言衆瑞日月相屬故議郎陽泉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黄權大司馬屬殷純益州別駕從事趙莋治中從事楊洪從事祭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上言臣聞河圖洛書五經讖緯孔子所甄驗應自遠謹案洛書甄曜度曰赤三日德昌九世會備合為帝際洛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以統握契百成不敗洛書録運期曰九侯七傑爭命民炊骸道路籍籍履人頭誰使主者玄且来孝經鉤命決録曰帝三建九會備臣父羣未亡時言西南數有黄氣直立數丈見来積年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璿璣下来應之此為異瑞又二十一年中數有氣如旗從西竟東中天而行圖書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加是年太白熒惑填星常從歲星相追近漢初興五星從歲星謀歲星主義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漢法常以歲星候人主當有聖主起於

此州以致中興時許帝尚存故羣下不敢漏言頃者熒惑復追歲星見在胃昴畢昴畢為天綱經曰帝星處之衆邪消亡聖諱豫覩推揆期驗符合數至若此非一臣聞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故應際而生與神合契願大王應天順民速即洪業以寧海内太傳許靖安漢將軍糜竺軍師將軍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禄勳黄權少府王謀等上言曹丕篡弑湮滅漢室竊據神器劫迫忠良酷烈無道人鬼忿毒咸思劉氏今上無天子海内惶惶靡所式仰羣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五飛龍在天大王當龍升登帝位也又前關羽圖樊襄陽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耀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跡亦興於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

以天子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昔周有烏魚之瑞
咸曰休哉二祖受命圖書先著以為徵驗今上天告祥
羣儒英俊並進河洛孔子讖記咸悉具至伏惟大王出
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胄本支百世乾祇降祚聖姿
碩茂神武在躬仁覆積德愛人好士是以四方歸心焉
考省靈圖啟發讖緯神明之表名諱昭著宜即帝位以
纂二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謹與博士許慈議即
孟光建立禮儀擇令辰上尊號即皇帝位於成都武擔
之南蜀本紀曰武都有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娶以為妻不習水土疾病欲歸國蜀王留之無幾物故蜀王發卒之成都擔土於成都郭中葬蓋地數畝高七丈號曰武擔也臣松之案武擔山名在成都西北蓋以乾位在西北故就之以即作為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簒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為社稷隳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襲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

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饗祚于漢家永綏四海魏書曰備聞曹公薨遣掾韓冉奉書弔并致賻贈之禮文帝惡其因喪求好勑荊州刺史斬冉絕使命典略曰備遣軍謀掾韓冉齎書弔并貢錦布冉稱疾住上庸上庸致其書適會受終有詔報答以引致之備得報書遂稱制

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年以諸葛亮為丞相許靖為司徒置百官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臣松之以為先主雖云出自孝景而世數悠遠昭穆難明既紹漢祚不知以何帝為元祖以立親廟于時英賢作輔儒生在官宗廟制度必有憲章而載記闕畧良可恨哉五月立皇后吳氏子禪為皇太子六月以子永為魯王理為梁王車騎將軍張飛為其左右所害初先主忿孫權之襲關羽將東征秋七月遂帥諸軍伐吳孫權遣書請和先主盛怒不許吳將陸議李異劉阿等屯巫秭歸將軍吳班馮習自巫攻破異等軍次秭歸武陵五谿蠻夷遣使請兵

二年春正月先主軍還秭歸將軍吳班陳式水軍屯夷陵夾江東西岸二月先主自秭歸率諸將進軍緣山截嶺於夷道猇亭駐營自佷音恒山通武陵遣侍中馬良安慰五谿蠻夷咸相率響應鎮北將軍黃權督江北諸軍與吳軍相拒於夷陵道夏六月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數十丈後十餘日陸議大破先主軍於猇亭將軍馮習張南等皆沒先主自猇亭還秭歸收合離散兵遂棄船舫由步道還魚復改魚復縣曰永安吳遣將軍李異劉阿等踵躡先主軍屯駐南山秋八月牧兵還巫司徒許靖卒冬十月詔丞相亮營南北郊於成都孫權聞先主住白帝甚懼遣使請和先主許之遣太中大夫宗瑋報命冬十二月漢嘉太守黃元聞先主疾不豫舉兵拒守

三年春二月丞相亮自成都到永安三月黃元進兵攻臨邛縣遣將軍陳曾音笣討元元軍敗順流下江為其親兵所縛生致成都斬之先主病篤託孤於丞相亮尚書令李嚴為副夏四月癸巳先主殂于永安宮時年六十

三 諸葛亮集載先主遺詔勑後主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夭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不復自傷但以卿兄弟為念射君到說丞相歎卿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閑暇歷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臨終時呼魯王與語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亮上言於後主曰伏惟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燾無疆昊天不弔寢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乃顧遺詔事惟太宗動容損益百寮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勑戒震畏神靈不敢有遠臣請宣下奉行五月梓宮自永安還成都謚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葛洪神仙傳曰

仙人李意其蜀人也傳世見之云是漢文帝時人先主欲伐吳遣人迎意其意其到先主禮敬之問以吉凶意其不答而求紙筆畫作兵馬器仗數十紙已便一一以手裂壞之又畫作一大人人掘地埋之便徑去先主大不喜而自出軍征吳大敗還怨恥發病死衆人乃知其意其畫作大人而埋之者即是言先主死意

評曰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

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畧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為下者仰揆彼之量必不容已非唯競利且以避害云爾

蜀志卷二

蜀志卷二考證

先主劉備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臣浩按漢書王子侯表陸城侯貞元朔二年六月甲午封十五年元鼎五年坐酎金免此云元狩六年恐誤

遷為令注備嘗在京師復與曹公俱還沛國○復宋本作後

先主轉軍海西注北至下邳兵潰○北至通鑑作比至

先主還小沛注饑餓困敗○敗宋本作踧

先主敗走歸曹公曹公厚遇之○厚監本訛作後今改正

而身還小沛注其夜開後棚與飛等輕騎俱去○棚宋本作楊

曹公遣蔡陽擊之○陽宋本作楊

曹公南征表會表卒○臣明楷按武帝紀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劉表八月表卒此云南征表繫於十二年誤恐上更有脱文也

先主遺諸葛亮自結于孫權注與蒼梧太守吳臣有舊
○吳臣疑作吳巨下同
治公安注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監本誤作公安
縣今改正臣浩按油口宜作油江口然此注已見于
前曹公引歸之下此處不應重出
先主亦推璋持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持通鑑作行
宋本同
璋出降注及見卓引辭正色○引太平御覽作列
分遣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成都○成都二字疑有誤
大破淵軍斬淵卻○臣龍官按張卻死於建興九年此
云淵卻恐誤通鑑無卻字何焯曰華陽國志云斬夏
侯淵張卻率吏民內徙則此卻及曹公所署益州刺
史趙顒等之下為有脫字卻字非衍也通鑑刪卻字
而以斬淵屬下及字讀亦誤
追諡曰孝愍皇帝○臣清植按綱目既以蜀漢為正統
則當以此諡為正今綱目中不書愍而書獻蓋猶沿
通鑑之誤
即皇帝位于成都武擔之南注高七丈○宋本作高十
丈
又懼漢邦將湮于地○邦疑作祚
祫祭高皇帝以下注宗廟制度必有憲章而載記闕略
○臣清植按光武中興繼體元帝故成哀平三帝以
及南頓君以上四親皆別立廟先主行輩尊於孝愍
又當別有四親之廟故裴注云然但是時舊都未復
諸事草創所謂祫祭高皇帝以下者殆循東京同堂
異室之制而行之耳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疑未遑暇
故隋王通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蓋指此
類未必記載之有闕略也

蜀志卷二考證

蜀志卷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後主劉禪

後主諱禪字公嗣先主子也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立為王太子及即尊號冊曰惟章武元年五月辛巳皇帝若曰太子禪朕遭漢運艱難賊臣篡盜社稷無主格人羣正以天明命朕繼大統今以禪為皇太子以承宗廟祇肅社稷使使持節丞相亮授印綬敬聽師傅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可不勉與（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者惟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鄭玄曰物猶事也）三年夏四月先主殂於永安宮五月後主襲位於成都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太赦改元是歲魏黃初四年也（魏畧曰初備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遑遽棄家屬後奔荊州禪時年數歲寓匿隨人西入漢中為人所賣及建安十六年關中破亂扶風人劉括避亂入漢中買得禪問知其良家子遂養為子與娶婦生一子初禪與備相失時識其父字玄德比舍人有姓簡者及備得益州而簡為將軍備遣簡到漢中舍都邸禪乃詣簡簡相檢訊事皆符驗簡喜以語張魯魯乃洗沐送詣益州備乃立以為太子初備以諸葛亮為太子太傅及禪立以亮為丞相委以諸事謂亮曰政由葛氏祭則寡人亮亦以禪未閑於政遂總內外臣松之案二主妃子傳曰後主生於荊州後主傳云初即帝位年十七則建安十二年生也十三年敗於長阪備棄妻子走趙雲傳曰雲身抱弱子以免即後主也如此備與禪未嘗相失也又諸葛亮以禪立之明年領益州牧其年與主簿杜微書曰朝廷今年十八與禪傳相應理當非虛而魚豢云備敗於小沛禪時年始生及奔荊州能識其父字玄德計當五六歲備則敗於小沛時建安五年也至禪初立首尾二十四年禪應過三十矣以事相驗理不得然此則魏畧之妄說乃至二百餘言異也又案諸書記及諸葛亮集亮亦不為太子傳

建興元年夏牂柯太守朱褒擁郡反（魏氏春秋曰初益州從事常房行部聞褒將有異志收其主簿按問殺之褒怒攻殺房誣以謀反諸葛亮誅房諸子徙其四弟於越巂欲以安之褒猶不悛改遂以郡叛應雍闓臣松之案以為房為褒所誣執政所宜澄察安有妄殺不辜以悅奸慝斯殆妄矣）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闓反流太守張裔於吳據郡不賓越巂夷王高定亦背叛是歲立皇后張氏遣尚書鄧芝固好於吳吳王孫權與蜀和親使聘是歲通好

二年春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為

建寧郡分建寧永昌郡為雲南郡又分建寧牂柯為興古郡十二月亮還成都

四年春都護李嚴自永安還住江州築大城今巴郡故城是

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漢中諸葛亮集載禪三月下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肆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於下昭烈皇帝體明睿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朕以幼沖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從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奉大舉而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丕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寡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冀行天伐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彊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為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僞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爽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犄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旅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枝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沉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

六年春亮出攻祁山不克冬復出散關圍陳倉糧盡退

魏將王雙率軍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還漢中

七年春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遂克定二郡冬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是歲孫權稱帝與蜀約盟共交分天下

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真由斜余奮反谷欲攻漢中丞相亮待之於城固赤阪大雨道絕真等皆還是歲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陽谿徙魯王永為甘陵王梁王理為安平王皆以魯梁在吳分界故也

九年春二月亮復出軍圍祁山始以木牛運魏司馬懿張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糧盡退軍郃追至青封與亮交戰被箭死秋八月都護李平廢徙梓潼郡（漢晉春秋曰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

十年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

十一年冬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是歲南夷劉胄反將軍馬忠破平之

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秋八月亮卒于渭濱征西大將軍魏延與丞相長史楊儀爭權不和舉兵相攻延敗走斬延首儀率諸軍還成都大赦以左將軍吳壹為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以丞相留府長史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

十三年春正月中軍師楊儀廢徙漢嘉郡夏四月進蔣琬位為大將軍

十四年夏四月後主至湔（臣松之案湔縣名也屬蜀郡音翦）登觀阪看汶水之流旬日還成都徙武都氐王苻健及氐民四百餘戶於廣都

十五年夏六月皇后張氏薨

十六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大赦改元立子璿為太子子瑤為安定王冬十一月大將軍蔣琬出屯漢中

二年春三月進蔣琬位為大司馬

三年春使越巂太守張嶷平定越巂郡

四年冬十月尚書令費禕至漢中與蔣琬諮論事計歲盡還

五年春正月監軍姜維督偏軍自漢中還屯涪縣

六年冬十月大司馬蔣琬自漢中還住涪十一月大赦以尚書令費禕為大將軍

七年閏月魏大將軍曹爽夏侯玄等向漢中鎮北大將軍王平拒與勢圍大將軍費禕督諸軍往赴救魏軍退夏四月安平王理卒秋九月禕還成都

八年秋八月皇太后薨十二月大將軍費禕至漢中行圍守

九年夏六月費禕還成都秋大赦冬十一月大司馬蔣琬卒 魏畧曰琬卒禪乃自攝國事

十年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衆降衛將軍姜維迎逆安撫居之于繁縣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往討破平之

十一年夏五月大將軍費禕出屯漢中秋涪陵屬國民夷反車騎將軍鄧芝往討皆破平之

十二年春正月魏誅大將軍曹爽等右將軍夏侯霸來降夏四月大赦秋衛將軍姜維出攻雍州不克而還將軍句安李韶降魏

十三年姜維復出西平不克而還

十四年夏大將軍費禕還成都冬復北駐漢壽大赦

十五年吳王孫權薨立子琮為西河王

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費禕為魏降人郭脩所殺于漢壽夏四月衛將軍姜維復率衆圖南安不克而還

十七年春正月姜維還成都大赦夏六月維復率衆出隴西冬拔狄道河間臨洮三縣民居于縣竹繁縣

十八年春姜維還成都夏復率諸軍出狄道與魏雍州刺史王經戰于洮西大破之經退保狄道城維却住鍾題

十九年春進姜維位為大將軍督戎馬與鎮西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秋八月維為魏大將軍鄧艾所破于上邽維退軍還成都是歲立子瓚為新平王大赦

二十年聞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以叛姜維復率衆出駱谷至芒水是歲大赦

景耀元年姜維還成都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年

宦人黃皓始專政吳大將軍孫綝廢其主亮立琅邪王休

二年夏六月立子諶為北地王恂為新興王虔為上黨王

三年秋九月追諡故將軍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

四年春三月追諡故將軍趙雲冬十月大赦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卒是歲姜維復率衆出隴和為鄧艾所破還住沓中

六年夏魏大興徒衆命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攻於是遣左右車騎將軍張翼廖化輔國大將軍董厥等拒之大赦改元為炎興冬雍州刺史諸葛緒數道並攻於是遣左右車騎將軍張翼廖化輔國大將軍董厥等拒之大赦改元為炎興冬鄧艾破衛將軍諸葛瞻於綿竹用光禄大夫譙周策降於艾奉書曰限分江漢遇值深遠偕緣蜀土斗絶一隅

干運犯冒漸苒歷載遂與京畿攸隔萬里每惟黄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將軍鮮于輔宣温密之詔申三好之恩開示門戸大義炳然而否德暗弱竊貪遺緒俛仰累紀未率大教天威既震人鬼歸能之數怖駭王師神武所次敢不草面順以從命輒勑羣帥投戈釋甲官府帑藏一無所毀百姓布野餘糧棲畝以俟后来之惠全元元之命伏惟大魏布德施化宰輔伊周含覆藏疾謹遣私署侍中張紹光禄大夫譙周駙馬都尉鄧良奉齎印綬

請命告誠敬輸忠款存亡勑賜惟所裁之輿櫬在近不復縷陳是日北地王諶傷國之亡先殺妻子次以自殺

漢晉春秋曰後主將從譙周之策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為涕泣者

紹良與艾相遇於雒縣艾得書大喜即報書

王隱蜀記曰艾報書云王綱失道羣英並起龍戰虎爭終歸真主此蓋天命去就之道也自古聖帝爰逮漢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興洪業其不由此未有不顛覆者也隗囂憑隴而亡公孫述據蜀而滅此皆前世覆車之鑒也聖上明哲宰相忠賢將比隆黄軒侔功往代銜命來征思聞嘉響果煩來使告以德音此非人事豈天啓哉昔微子歸周實為上賓君子豹變義存大易來辭謙冲以禮輿櫬皆前哲歸命之典也全國為上破國次之自非通明智達何以見王者之義乎禪又遣太常張峻益州別駕汝超受節度遣太僕蔣顯銜命勑姜維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領户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米四十餘萬斛金銀各二千斤錦綺綵絹各二十萬疋餘物稱此

遣紹良先還艾至城北後主輿櫬自縛詣軍壘門艾解縛焚櫬延請相見

晉諸公贊曰劉禪乘騾車詣艾不具亡國之禮因承制拜後主為驃騎將軍諸園守悉被後主勑然後降下艾使後主止其故宫身往造焉資嚴未發明年春正月艾見收鍾會自涪至成都作亂會

既死蜀中軍衆鈔畧死喪狼藉數日乃安集後主舉家東遷既至洛陽策命之曰惟景元五年三月丁亥皇帝臨軒使太常嘉命劉禪為安樂縣公於戲其進聽朕命蓋統天載物以咸寧為大光宅天下以時雍為盛故孚育羣生者君人之道也乃順承天者坤元之義也上下交暢然後萬物協和庶類獲乂乃者漢氏失統六合震擾我太祖承運龍興弘濟八極是用應天順民撫有區夏于時乃考因羣傑虎爭九服不靜乘間阻遠保據庸蜀遂使西隅殊封方外壅隔自是已来干戈不戢元元之民不得保安其性幾將五紀朕永惟祖考遺志思在綏緝四海率土同軌故爰整六師耀威梁益公恢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憚屈身委質以愛民全國為貴降心回慮應機豹變履信思順以享左右無疆之休豈不遠歟朕嘉與君公長饗顯禄用考咨前訓開國胙土率遵舊典錫茲玄牡苴以白茅永為魏藩輔往欽哉公其祇服朕命克廣德心以終乃顯烈食邑萬戶賜絹萬匹奴婢百人他物稱是子孫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餘人尚書令樊建侍中張紹光禄大夫譙周祕書令郤正殿中督張通並封列侯漢晉春秋曰司馬文王與禪宴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是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而況姜維耶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郤正聞之求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對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公太始七年薨於洛陽蜀記云謚曰思公子恂嗣

評曰後主任賢相則為循理之君惑閹豎則為昏闇之后傳曰素絲無常唯所染之信矣哉禮國君繼體踰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年則草稱建興考之古義體理為遠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為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焉然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没後茲制漸虧優劣著矣華陽國志曰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臣松之以為赦不妄下誠為可稱至於年名不易猶所未達案建武建安之

號皆久而不改未聞前史以為美談經載十二蓋何足云豈別有他意求之未至乎亮歿後延熙之號數盈二十茲制漸虧事又不然也

蜀志卷三

蜀志卷三考證

後主劉禪是歲魏黃初四年也注魯乃洗沐○宋本作乃為洗浴

又注祭則寡人○監本則訛即今改正

又注備則敗於小沛時建安五年也○則字疑衍

營汚北陽平石馬注萬國未靜○宋本靜作定

又注每從菲薄以益國用○每從毛本作每崇

七年閏月○毛本作七年春閏二月

涪陵屬國民夷反車騎將軍鄧芝往討○鄧芝監本訛作鄧艾今改正

十五年吳王孫權薨○不書吳主恐字誤

大將軍費禕為魏降人郭修所殺○監本誤郭循今改正

扳狄道河間臨洮三縣民○河間當作河關姜維傳誤與鎮西將軍胡濟期會上邽○鎮西毛本作征西

同

立子瓚為新平王○瓚監本訛作贊今改正
偕緣蜀土○偕毛本作階
天威既震人鬼歸能之數怖駭王師○人鬼歸能句上
下疑有闕文
而章武之三年則草稱建興考之古義體理為遠○臣
清植按是時皇綱解紐先主遽喪民志必生惶惑未
踰年而改元雖遠古義實遵漢舊藉此以新視聽而
悚遠邇冀民心以濟大業應權通變計宜出此史家
以是譏亮毋乃失之拘乎

蜀志卷三考證

謹案卷三第五頁前三行注漢晉春秋刊本晉訛

書據監本改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録監生臣施昌華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蜀志卷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先主甘后　穆后　後主敬哀后　張后

劉永　劉理

後主太子璿

先主甘皇后沛人也先主臨豫州住小沛納以為妾先主數喪嫡室常攝內事隨先主於荆州產後主值曹公軍至追及先主於當陽長阪于時困偪棄后及後主賴趙雲保護得免於難后卒葬於南郡章武二年追謚皇思夫人遷葬於蜀未至而先主殂閒丞相亮上言皇思夫人履行脩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普在上將嬪配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時篤義垂恩念皇思夫人神柩在遠飄颻特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以到又梓宮在道園陵將成安厝有

期臣輒與太常臣賴恭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由生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昔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為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號曰恭懷皇后今皇思慜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今皇太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寔心輒與恭等案謚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豈弟則異室死則同穴禮云上古無合葬中古後因時方有故昭烈皇后宜與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尉告宗廟布露天下具禮儀別奏制曰可

先主穆皇后陳留人也兄吳壹少孤壹父素與劉焉有舊是以舉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后當大貴焉時將子瑁自隨遂為瑁納后瑁死后寡居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漢晉春秋曰先主入益州吳遣迎孫夫人夫人欲將太子歸吳諸葛亮使趙雲勒兵斷江留太子乃得止羣下勸先主娉后先主疑與瑁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疎何與晉文之於子圍乎於是納后為夫人習鑿齒曰夫婚姻人倫之始王化之本匹夫猶不可以無禮而況人君乎晉文廢禮

行權以濟其業故子犯曰有求於人必先從之將奪其國何有於妻非無故而違禮教者也今先主無權事之偪而引前失以為譬非導其君以克舜之道者先主從之過矣建安二十四年立為漢中王后薨武元年夏五月策曰朕承天命奉至尊臨萬國今以后為皇后遣使持節丞相亮奉璽綬承宗廟母天下皇后其敬之哉建興元年五月後主即位尊后為皇太后稱長樂宮壹官至車騎將軍封縣侯延熙八年后薨合葬惠陵孫盛蜀世譜曰壹孫喬沒李雄中三十年不為雄屈也

太子妃建興元年立為皇后十五年薨葬南陵

後主敬哀皇后車騎將軍張飛長女也章武元年納為後主張皇后前后敬哀之妹也建興十五年入為貴人延熙元年春正月策曰朕統承大業君臨天下奉郊廟社稷今以貴人為皇后使行丞相事左將軍向朗持節授璽綬勉脩中饋恪肅禋祀皇后其敬之哉咸熙元年隨後主遷於洛陽漢晉春秋曰魏以蜀宮人賜諸將之無妻者李昭儀曰我不能二三屈辱乃自殺

劉永字公壽先主子後主庶弟也章武元年六月使司

徙靖立永為魯王策曰少子永受茲青土朕承天序繼統大業遵脩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奄有龜蒙世為藩輔嗚呼恭朕之詔惟彼魯邦一變適道風化存焉人之好德世茲懿美王其秉心率禮綏爾士民是饗是宜其戒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為甘陵王初永憎宦人黃皓皓既信任用事譖搆永於後主後主稍疎外永至不得朝見者十餘年咸熙元年永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鄉侯

劉理字奉孝亦後主庶弟也與永異母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理為梁王策曰小子理朕統承漢序祇順天命遵脩典秩建爾于東為漢藩輔惟彼梁土畿甸之邦民狎教化易導以禮往悉乃心懷保黎庶以永爾國王其敬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理為安平王延熙七年卒謚曰悼王子哀王脩嗣十九年卒子殤王承嗣二十年卒景耀四年詔曰安平王先帝所命三世早夭國嗣頹絕朕用傷悼其以武邑侯輯襲王位輯理子也咸熙元

皆內徙值永嘉大亂子孫盛蜀世譜曰璠弟瑤琮璘署安樂公以嗣禪後永和三年討李勢盛參戎行見玄於成都也

評曰易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夫人倫之始恩紀之隆莫尚於此矣是故紀錄以究一國之體焉

蜀志卷四

蜀志卷四考證

劉永策曰少子永受茲青土○少子疑當作小子

後主太子璿璿為亂兵所殺○殺宋本作害

蜀志卷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臣聞喜裴松之注

諸葛亮子喬　贍　董厥　樊建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為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獻帝春秋曰初豫章太守周術病卒劉表上諸葛玄為豫章太守治南昌漢朝聞周術卒遣朱皓代玄皓從揚州太守劉繇求兵擊玄玄退屯西城皓入南昌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殺玄送首詣縣此書所云與本傳不同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漢晉春秋曰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按崔氏譜州平太尉烈子均之弟也魏略曰亮在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大畧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三人仕進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問其所至亮

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大夫遨遊何必故鄉耶臣松之以為魏畧此言謂諸葛亮為公威計者可也若謂善矣老氏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凡在賢達之流固必兼而有焉以諸葛亮之鑒識豈不能自審其分乎夫其高吟俟時情見乎言志氣所存既已定於其始矣若使游步中華騁其龍光豈夫多士所能沈翳哉委質魏氏展其器能誠非陳長文司馬仲達所能頡頏而況於餘哉苟不患功業不就道之不行雖志恢宇宙而終不北向者蓋以權御已移漢祚將傾方將翊贊宗傑以興微繼絕克復為已任故也豈其區區利在邀鄴而已乎此相如所謂鵷鶵已翔於遼廓而羅者猶視於叢澤者矣公威名建在魏亦貴達

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

襄陽記曰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彊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

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魏畧曰劉備屯於樊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荊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不曉軍事亮乃北行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坐集既畢衆賓皆去而亮獨留備亦不問其所欲言備性好結毘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備因

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眠而已邪備知亮非常人也乃投眠而言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耳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曺公邪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今荆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有游戶皆使自寔因録以益衆可也備從其計故衆遂强備由此知亮有英畧乃以上客禮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臣松之以為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詣備明矣雖聞見異辭各生彼此然垂背至是亦良為可怪劉表長子琦亦深器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遊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黄祖死得出遂為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曺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曺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曺公魏畧曰庶先名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末嘗為人報讐白堊突面被髮而走為吏所得問其姓名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擊鼓以令於市鄽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脱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疎巾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聞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止福乃早躬早起常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義理精熟遂與同郡石韜相知愛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荆州到又與諸葛亮特相善及荆州内附孔明與劉備相隨去福與韜俱來北至黄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校尉福至右中郎將御史中丞逮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聞元直廣元仕財如此歎曰魏珠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庶後數年病卒有碑在彭城今猶存焉先主至於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内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曺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荆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吴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絶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而内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横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況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

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
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
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
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
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
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
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
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荆州之民附
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
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
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
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并
力拒曹公表子曰張子布薦亮於孫權亮不肯留人問
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臣松之以為表孝尼著文立論甚重諸葛之為人至如此言則失之殊遠觀亮君臣相遇可謂希世一時終始之分誰能間之寧有中違斷金甫懷擇主設使權盡其量便當翻然去就乎葛生行已豈其然哉關羽為曹公所獲遇之甚厚可謂能盡其用矣猶義不背本曾謂孔明之不若雲長乎曹公

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隸校尉

蜀記曰晉初扶風王駿鎮關中司馬高平劉寶長史樊陽桓隰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於時事量力金城郭沖以為亮權智英畧有踰管晏功業未濟論者惑焉條亮五事隱沒不聞於世者寶等亦不能復難扶風王慨然善沖之言臣松之以為亮之異美誠所願聞然沖之所說寔皆可疑謹隨事難之如左其一事曰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怨歎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推服強鄰豺狼四海者乎備之命亮亂亂孰甚焉世或有謂備欲以固委付之人且以一罢棋不定猶不勝其偶況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節何以旬月所寄忠賢則不須若斯之誨如非其人不宜啟墓逆道扶義體存信順然後故使異同之心無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釁謂之為權不亦惑哉

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為與國

亮集曰是歲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羣太史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遂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為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為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偽旨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偪於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

數千摧斧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涵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謫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憲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涵逸繼之以暴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讒兇溢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祖安故耳

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

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臣松之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敗軍之前一年時也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勤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漢書地理志曰瀘津水出牂牁郡句町縣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奬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於沔陽郭沖三事曰亮屯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偪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迯反迫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勑軍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卷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卻灑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彊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宣帝既舉二十萬衆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設防持重何至便走乎案穆欽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別統豈得如冲言頓使將重兵在前而以輕弱自守乎且冲與扶風王言顯彰宣帝之短對子毀父理所不容而云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故知此書舉引皆虛

六年春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畧曰始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備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畧無備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隴右祁山尤甚故三郡同時應亮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為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於漢中郭沖四事曰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徙其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顏色愀然有戚容謂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窮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為愧於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難曰亮有吞魏之志久矣不始於此衆人方知也且於時師出無成傷缺而反者衆三郡歸降而不能有姜維天水之匹夫

耳獲之則於魏何損扳西縣千家不補街亭所喪以何為功而蜀人相賀乎 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 漢晉春秋曰亮以春秋之義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為賊所破者則山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聞孫權破曺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十一月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曺操智計殊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北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曺操五攻昌覇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今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曺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曺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於是有散

冬亮復出散騎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燿師祁山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

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漢晉春秋曰是歲孫權稱尊號其羣臣以並尊二帝來告議者咸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畧其釁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讐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併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睦未可一朝定也頻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策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分者比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鬥足不能併力且志望以滿無上進之情推此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上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畧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慶賚正號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漢晉春秋曰亮圍祁山招鮮卑軻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應亮於是魏大司馬曺真有疾司馬宣王自荊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長安督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宣王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雍郿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於上邽郭淮費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宣王遇於上邽之東欽兵依險軍不得交亮引而還宣王尋亮至於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以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為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也今亮縣軍食少亦行去矣宣王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費詡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辛巳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干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斬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宣王還保營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郭沖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劍閣亮時在祁山驻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幡兵適交參佐咸以賊衆強盛非力不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扳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郃宣王一戰大剋此亮經向劍閣亮既出戰場本無久住之規而方休兵還蜀皆非經通之言孫盛習鑿齒搜求異同罔有所遺而並不多載沖言知其乖剌多矣十二年春亮悉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為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漢晉春秋曰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戰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卒佐治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魏氏春秋曰亮使至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宣王曰亮將

死矣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十四
魏書曰亮糧盡勢窮憂慮嘔血一夕燒營遁走入谷道發病卒漢晉春秋曰亮卒於郭氏塢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於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臣松之以為亮在渭濱魏人躡跡勝負之形未可測量而云嘔血益因亮自亡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畧豈為仲達嘔血乎及至劉琨喪師與晉元帝箋亦云亮軍敗嘔血此則引虛記以為言也及軍退宣王其云入谷而卒緣蜀人入谷發喪故也
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偪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也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亮遺命葬漢中定軍山因山為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敭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為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又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為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亮集載作木牛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脚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鞦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腳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腳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剋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腳廣二寸厚二寸五分形制如象靴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腳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亮言教

書奏多可觀別為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為亮立廟於沔陽襄陽記曰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為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勳益季世興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王室之不壞寔賴斯人是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亮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襄陽記曰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為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為笑樂鄉里為之諺曰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

諸葛氏集目錄

開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計篡第五　訓厲第六

綜覈上第七　綜覈下第八

雜言上第九　雜言下第十

貴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傳運第十三　與孫權書第十四

與諸葛瑾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第十六

廢李平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軍令上第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其言耻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以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為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

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為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為丞相録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彊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四海退欲跨陵遐疆震蕩宇内又自以為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畧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忖已之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争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為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産無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采不艷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為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故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謹録寫上詣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死罪死罪

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

喬字伯松亮死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為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為嗣瑾啟孫權遣喬来西亮以喬為已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為駙馬都尉隨亮至漢中（亮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書在亮集）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而亮自有胄裔故攀還復為瑾後

贍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贍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嬝其早成恐不為重器耳年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為羽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贍工書畫彊識念蜀人追思亮感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贍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為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耀四年為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贍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住綿竹艾遣書誘贍曰若降者必表為琅邪王贍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贍長子尚與贍俱沒（干寶曰贍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華陽國志曰尚數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為乃馳赴魏軍而死）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內移河東（案諸葛氏譜云京字行宗晉泰始起居注載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贍臨難而死義天下之善士也其孫京隨才署吏後為郿令尚書僕射山濤啟事曰郿令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隔父子在蜀雖不達天命要為盡心所事京治郿自復有稱臣以為宜以補東宮舍人以明事人之理副梁益之論京位至廣州刺史）

董厥者忠相亮時為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徙為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尚書僕射代陳祇為尚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陽樊建代焉（案晉百官表董厥字襲襄亦義陽人建字長元）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葛恪曰樊建何如宗

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雅性過之後為侍中守尚書令自瞻厥建統事美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能匡矯孫盛異同記曰瞻厥等以維好戰無功國內疲弊宜表後主召還為益州刺史奪其兵權蜀長老猶有瞻表以閻宇代維故事晉永和三年蜀史常璩說長老云陳壽嘗為瞻吏為瞻所辱故因此事歸惡黃皓而云瞻不能匡矯也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蜀破之明年厥建倶詣京都同為相國參軍其秋並兼散騎常侍使蜀慰勞漢晉春秋曰樊建為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於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天下之論皆謂鄧艾見杜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之所謂雖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方欲明之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治艾焉

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歟表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表子曰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為佐相而葦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宿行不寇匄莞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表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國中彊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表子曰初出進重屯營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鬬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鬬也表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鬬也曰亮帥數萬之衆其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圊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為飾好何也表子曰蜀人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表子曰亮治寇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表子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寇器械利蓄積餙朝會不譁路無醉人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其功也曰子之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而少其功何也表

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也此吾之所謂可也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其述佐篇論亮與司馬宣王書曰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為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於蜀漢或毘祚於吳魏或冊名於伊洛丕備既沒後嗣繼統各受保阿之任輔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貢贄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鞍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為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衆未易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則未見坦然之勳若無策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內歸向之意也余竊疑焉昔周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為敵戰之國勢不俱王自操備時彊弱縣殊而備猶出兵陽平禽夏侯淵羽圍襄陽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為救圍不即解故蔣子通言彼

時有徙許渡河之計會國家聚取南郡羽乃解軍去德與操智力多少士衆衆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語猶能暫以取勝是時又無大之才減於孔明當時之勢異於最日主德尚與抗衡孔明之謂也吾之所謂可也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其述佐篇論亮與司馬宣王書曰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並稱兵海內為世霸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於蜀漢或毘祚於吳魏或冊名於伊洛丕備既沒後嗣繼統各受保阿之任輔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而以貢贄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衆據牢城擁精銳無禽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鞍勝負之勢亦已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為得計也諸葛丞相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衆未易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則未見坦然之勳若無策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內歸向之意也余竊疑焉昔周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為敵戰之國勢不俱王自操備時彊弱縣殊而備猶出兵陽平禽夏侯淵羽圍襄陽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為救圍不即解故蔣子通言彼

鱗驤聲解禍於三聘尼得招而寢嘗管豹窺於受命貢感激以田莊異徐生之摘寶釋卧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昭命之良臣所以三分我漢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騁我靡文既沒以言見稱又未若子言行並徵東吾反玷樂毅不終奚比於爾明哲守沖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扆莊萬里遐哉邈矣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之乖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蜀民知恥河渭安堵匪皋則伊寧彼管晏豈徒聖宣慷慨屢歎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諸時殞其夕誰能不沒貴有遺格惟子之勳移風來世詠歌餘典懦夫將

五世而反周想魏魏以髣髴有靈豈其識諸王隱晉書云李興容之子一名安

蜀志卷五

蜀志卷五考證

諸葛亮父珪字君貢○君貢一本作子貢

好為梁父吟○何焯曰蔡中郎琴頌云梁父悲吟周公越裳武鄉之志其有取於此乎今所傳之詞皆非其作

謂為信然注太尉烈子○烈監本誤作列今改正

遂詣曹公注聞元直廣元仕財如此○各本俱作聞元直麗仕元財如此臣良裘按廣元即石廣元也麗士并力拒曹公注袁孝尼著文立論○監本訛作孝居今改正

元何嘗仕魏耶今改正

後領司隸校尉注則此客亦一時之奇士也○亦元本作必

事之如父注欲以固委付之人○宋本人作誠

國以富饒注亮在南中○宋本在作至

又注聞孟獲者為夷漢並所服○宋本無並字

深入不毛注瀘津水○監本訛作瀘惟水臣龍官按水經注禁水北注瀘津水則惟字寔為津字之訛

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臣浩按文選此句上有若無興德之言六字董允傳中摘此表亦具載此句不知亮傳何獨脫之也

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華陽國志作職臣是當

所總統如前注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臣浩按此下疑有脫文

又注幾敗北山○監本訛作伯山今改正

又注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何焯曰按趙雲以建興七年卒散關之役乃在六年後人或据此疑此表為偽非也以元遜傳觀之自明第此表乃劇論事勢之盡非若發漢中時所陳得以激厲士衆不妨宣洩於外失之蜀而傳之吳或伯松寓留箱箧元遜鉤致之於身後耳集不載者益明武侯之慎非由陳氏之疏臣明楷按策谷失利在六年之春散關之役在六年之冬雲以信臣宿將使其尚在自當復出其必致於是冬之前無疑也雲傳稱七年卒當為六年之誤

又注而不及今圖之○及今毛本作及虛本集作及蚤

君其勿辭注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戍當作伐

又注非匹夫之為分者比○分毛本作分冊府作忿比毛本作也

又注且志望以滿無上進之情○上進毛本作上岸

射殺郃注亮既出戰場本無久住之規○既出宋本作既在

亮子瞻嗣爵注莫作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止宋本作正

諸葛喬隨亮至漢中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臣龍官按亮傳云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則此稱元年誤也當作六年

諸葛瞻其明年為羽林中郎將○監本羽林訛作翰林
今改正
內移河東注位至廣州刺史○廣州宋本作江州
董厥延熙二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臣明楷按後主傳延熙十五年吳王孫權薨此何以云二十四年值孫權病篤也且延熙止二十年明年即改景耀所云二十四年亦誤此二字宜衍
蓋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歟注即以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君臣疑作羣臣
又注亮始出未知國中彊弱○國中宋本作中國
又注遭值際會託身盟主○盟主冊府作明主
又注木牛之奇則亦般模○宋本作則非般模言非前人所規也

蜀志卷六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關羽　張飛　馬超　黃忠　趙雲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於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為之禦侮先主為平原相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蜀記曰曹公與劉備圍呂布於下邳關羽啓公布使秦宜祿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許之臨破又屢啓於公公疑其有異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此與魏氏春秋所說異也　先主之襲殺徐州刺史車冑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魏書云以羽領徐州而身還小沛建安五年曹公東征先主奔袁紹曹公禽羽以歸拜為偏將軍禮之甚厚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為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

當者遂解白馬圍曹公即表封羽為漢壽亭侯初曹公壯羽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傳子曰遼欲白太祖恐太祖之殺羽不白非事君之道乃歎曰公居父也羽兄弟也耳遂白之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度何時能去遼曰羽受公恩必立效報公而後去也及羽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臣松之以為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以成其義自非有王霸之度孰能至於此乎斯實曹氏之休美從先主就劉表表卒曹公定荊州先主自樊將南渡江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曹公追至當陽長阪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蜀記曰初劉備在許與曹公共獵獵中衆攻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散羽勸備殺公備不從及至夏口飄鎩江渚羽恕曰往日獵中若從羽言可無今日之困備曰是時亦為國家惜之耳若天道輔正安知此不為福邪臣松之以為備後與董承等結謀但事泄不克諧耳若為國家惜曹公其如此言何羽若果有此勸而備不肯從者將以曹公腹心親戚實繁有徒事不宿構非造次所行曹雖可殺身必不免故以計而止何惜之有乎既往之事故托為雅言耳孫權遣兵佐先主拒曹公曹公引兵退歸先主收江南諸郡乃封拜元勳以羽為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羽嘗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于骨當破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拜羽為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衆攻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悳梁郟陸渾羣盜或遥受羽印號為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宣王蔣

濟以為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
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曹公從之先是權遣使
為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典畧曰羽圍
樊權遣使求助之勑使莫速進又遣主簿先致命於羽羽忿其淹遲
又自已得于禁等乃罵曰狢子敢爾如使樊城拔吾不
能滅汝邪權聞之知其輕已偽手書以謝羽許以自往
臣松之以為荊吳雖外睦而內相猜防故權之襲羽潛
卹密發按呂蒙傳云伏精兵於牀蔽之中使白衣搖櫓
作商賈服以此言之羽不求助於權權必不語羽當往
也若許相援助何
故匿其形迹乎　又南郡太守糜芳在江陵將軍傅士
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自輕已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
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懷懼不安於是權陰
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蜀記曰
羽與晃
宿相愛遥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須臾晃下馬宣令
得關雲長頭賞金千斤羽驚怖謂晃曰大兄是何言邪
晃曰此國
之事耳　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
衆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于臨沮
蜀記曰權遣將軍擊羽獲羽及子平權欲活羽以敵劉
曹左右曰狼子不可養後必為害曹公不即除之自取
大患乃議徙都令豈可生乃斬之臣松之按吳書孫權
遣將潘璋逆斷羽走路羽至即斬且臨沮去江陵二三
百里豈容不時殺羽方議其生死乎又云權欲活羽以
敵劉曹此書不然可以絶智者之口吳歷曰權送羽首
於曹公以諸侯
禮葬其屍骸　追謚羽曰壯繆侯蜀記曰羽初出軍圍
樊平曰吾今年衰矣然不得還江表
傳云羽好左氏傳諷誦晝夜上口子興嗣興字安國少
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異之弱冠為侍中中監軍數
歲卒子統嗣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卒無子以興庶
子彝續封　蜀記曰龐悳子會隨鍾鄧伐蜀蜀破盡滅關氏家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少與關羽俱事先主羽年長數
歲飛兄事之先主從曹公破呂布隨還許曹公拜飛為
中郎將先主背曹公依袁紹劉表表卒曹公入荊州先
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阪先主
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
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
近者故遂得免先主既定江南以飛為宜都太守征虜
將軍封新亭侯後轉在南郡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
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
太守嚴顏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
戰顏答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

有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何為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華陽國志曰初先主入蜀至巳郡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也）飛所過戰克與先主會于成都益州既平賜諸葛亮法正飛及關羽金各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錦千匹其餘頒賜各有差以飛領巴西太守曹公破張魯留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諸軍下巳西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山道迮狹前後不得相救飛遂破郃郃棄馬緣山獨與麾下十餘人從間道退引軍還南鄭巳土獲安先主為漢中王拜飛為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封西鄉侯策曰朕承天序嗣奉洪業除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軍誥誓將行天罰以君忠毅侔蹤召虎名宣遐邇故特顯命高墉進爵燕司于京其誕將天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國來極簟敏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歟初飛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羽善待卒伍而驕於士大夫飛愛敬君子而不恤小人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令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先主伐吳飛當率兵萬人自閬中會江州臨發其帳下將張達范彊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飛營都督表報先主先主聞飛都督之有表也曰噫飛死矣追謚飛曰桓侯長子苞早夭次子紹嗣官至侍中尚書僕射苞子遵為尚書隨諸葛瞻於綿竹與鄧艾戰死

馬超字孟起右扶風茂陵人也父騰靈帝末與邊章韓遂等俱起事於西州初平三年遂騰率衆詣長安漢朝以遂為鎮西將軍遣還金城騰為征西將軍遣屯郿後騰襲長安敗走退還涼州司隸校尉鍾繇鎮關中移書以超為陳禍福騰遣超隨繇討郭援高幹於平陽超將遂不和求還京畿於是徵為

衛尉以超為偏將軍封都亭侯領騰部曲典畧曰騰字
也桓帝時其父字子碩嘗為天水蘭干尉後失官因留
壽成馬援後
隴西與羌錯居家貧無妻遂娶羌女生騰騰少貧無產
業常從鄣山中斫材木負販詣城市以自供給騰為人
長八尺餘身體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學人多敬之靈
帝末涼州刺史耿鄙任信奸吏民王國等及氐羌反叛
州郡募發民中有勇力者欲討之騰在募中州郡異之
署為軍行事典領部衆討賊有功拜軍司馬後以功遷
偏將軍又遷征西將軍常屯汧隴之間初平中拜征東
將軍是時西州少穀騰自表軍人多乏求就穀於池陽
遂移屯長平岸頭而將王承等恐騰為己害乃攻騰營
時騰近出無備遂破走西上會三輔亂不復來東而與
鎮西將軍韓遂結為異姓兄弟始甚相親後轉以部曲
相侵又更為讐敵騰攻遂遂走合衆還攻騰殺騰妻子
連兵不解建安之初國家綱紀始弛乃使司隸校尉鍾
繇涼州牧韋端和解之徵騰還屯槐里轉拜為前將軍
假節封槐里侯北備胡寇東備白騎待士進賢矜救民
命三輔甚安愛之十五年徵為衛尉騰自見年老遂入
宿衛初曹公為丞相辟騰長子超不就超後為司隸校
尉督軍從事討郭援為飛矢所中乃以囊囊其足而戰
破斬援首詔拜徐州刺史後拜諫議大夫及騰之入因
詔拜為偏將軍使領騰營又拜超弟休奉車都尉休弟
鐵騎都尉徙其家屬詣鄴惟超獨留超既統衆遂與韓遂合從及楊秋李堪成宜等相結進軍至潼關曹公與遂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陰欲突前捉曹公曹公左右將許褚瞋目盼之超乃不敢動曹公用賈詡謀離間超遂更相猜疑軍以大敗山陽公載記曰初曹公軍在蒲阪欲西渡超謂韓遂曰宜於渭北拒之不過二十日河東穀盡彼必走矣遂曰可聽令渡疑於河中顧不快耶超計不得施曹公聞之曰馬兒不死吾無葬地也超走保諸戎曹公追至安定會北方有事引軍東還楊阜說曹公曰超有信布之勇其得羌胡心若大軍還不嚴為其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超果率諸戎以擊隴上郡縣隴上郡縣皆應之殺涼州刺史韋康據冀城有其衆超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事康故吏民楊阜姜敘梁寬趙衢等合謀擊超阜敘起於鹵城超出攻之不能下寬衢閉冀城門超不得入進退狼狽乃奔漢中依張魯魯不足與計事內懷於邑聞先主圍劉璋於成都密書請降典畧曰建安十六年超與關中諸將侯選程銀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楊秋韓遂等凡十部俱反其衆十萬同據河潼建列營陣是歲曹公西征與超等戰於河渭之交超等敗走奔漢中張魯以為都講祭酒配妻之以女或諫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親焉能愛人魯乃止初超未及時其小婦弟种留三輔及超敗种先入漢中正旦种上壽於超超帨胷吐血曰闔門百口一旦同命今二人相賀邪後數從魯求兵欲北取涼州魯遣往無利又魯將楊白等欲害其能超遂從武都逃入氐中轉奔往蜀是歲建安十九年也先主遣人迎超超將兵徑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

稽首典畧曰備聞超至喜曰我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七城北超至未一旬而成都潰以超為平西將軍督臨沮因為前都亭侯山陽公載記曰超因見備待之厚與備言常呼備字關羽怒請殺之備曰人窮來歸我卿等忍以呼我字故而殺之何以示於天下也張飛曰如是當示之以禮明日大會請超入羽飛並杖刀立直超顧坐席不見羽飛見其直也乃大驚遂一不復呼備字明日謝我今乃知其所以敗為呼人主字幾為關羽張飛所殺自後乃尊事備臣松之按以為超以窮歸備受其爵位何容傲慢而呼備字且備之入蜀留關羽鎮荊州羽未嘗在益土也故羽聞馬超歸降以書問諸葛亮超人才可誰比類不得如書所云可則不行之矣超若果呼備字亦謂於理宜爾也就令羽請殺超超不應聞但見二子立直何由便知以呼字之故云幾為關張所殺乎言不經理深可忿疾也袁暐樂資等諸所記載雜虛謬若此之類殆不可勝言也

先主為漢中王拜超為左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驃騎將軍領涼州牧進封鄠鄉侯策曰朕以不德獲繼至尊奉承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罪朕用慘怛疢如疾首海內忿憤歸正反本暨於氐羌率服獯粥慕義以君信著北土威武並昭是以委任授君抗颺虓虎兼董萬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懷保遠邇肅慎嘗罰以篤漢祜以對于天下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臨沒上疏曰臣門宗二百餘口為孟德所誅畧盡惟有從弟岱當為微宗血食之繼深托陛下餘無復言追諡超曰威侯子承嗣岱位至平北將軍進爵陳倉侯超女配安平王理典畧曰初超之入蜀其庶妻董及子秋留依張魯魯敗曹公得之以董賜閻圃以秋付魯魯自手殺之黃忠字漢升南陽人也荊州牧劉表以為中郎將與表人主字幾為關羽張飛所殺自後乃尊事備臣松之按從子磐共守長沙攸縣及曹公克荊州假行裨將軍仍就故任統屬長沙太守韓元先主南定諸郡忠遂委質隨從入蜀自陵萌受任還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陣勇敢冠三軍益州既定拜為討虜將軍建安二十四年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淵衆甚精忠推鋒必進勸率士卒金鼓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淵軍大敗遷征西將軍是歲先主為漢中王欲用忠為後將軍諸葛亮說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之倫也而今便令同列馬張在近親見其功尚可喻指關遥聞之恐必不悅得無不可乎先主曰吾自當解之遂與羽等齊位賜爵關內侯明年卒追諡剛侯子敘早沒無後

趙雲字子龍常山真定人也本屬公孫瓚瓚遣先主為田楷拒袁紹雲遂隨從為先主主騎雲別傳曰雲身長八尺姿顏雄偉為本郡所舉將義從吏兵詣公孫瓚時袁紹稱冀州牧瓚深憂州人之從紹也善雲來附嘲雲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迴心迷而能反乎雲答曰天下諠諠未知孰是民有倒懸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為忽袁公私明將軍也遂與瓚征討時先主亦依託瓚每接納雲雲得深自結託雲以兄喪辭瓚瓚暫歸先主知其不反提手而別雲辭曰終不背德也先主就袁紹雲見於鄴先主與雲同床眠臥密遣雲合募得數百人皆稱劉左將軍部曲紹不能知遂隨先主至荊州及先主為曹公所追於當陽長阪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弱子即後主也保護甘夫人即後主母也皆得免難遷為牙門將軍先主入蜀雲留荊州

雲別傳曰初先主之敗有人言雲已北去者先主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至從平江南以為偏將軍領桂陽太守代趙範寡嫂曰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雲雲辭曰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固辭不許時有人勸雲納之雲曰範迫降且未可測天下女不少不取範果逃走雲無纖介先是與夏侯惇戰於博望遂不聽東征留雲督江州先主先主獲夏侯蘭蘭是雲鄉里人少小相知雲白先主活之生小相知雲白先主活之蘭明於法律以為軍正雲不用自近其慎慮類如此永安吳軍已退建興元年為中護軍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遷先主入益州雲領留營司馬此時先主孫夫人以權妹驕豪多將吳吏兵縱橫不法先主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事權閒備西征大還舟船迎妹而夫人內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

鎮東將軍五年隨諸葛亮駐漢中明年亮出軍揚聲由斜谷道曹真遣大衆當之亮令雲與鄧芝往拒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敵彊失利於箕谷然斂衆固守不至大

敗軍退賊為鎮軍將軍雲別傳曰亮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其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答曰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畧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為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府庫須十月為冬賜亮大善之七年卒追諡順平侯初先主時惟法正見諡後主時諸葛亮功德蓋世蔣琬乃追諡時論以為榮雲別傳載後主詔曰雲昔從先帝功績既著朕以幼冲涉塗艱難賴恃忠順濟於危險夫諡所以敘元勳也外議雲宜諡大將軍姜維等議以為雲昔從先帝勞績既著經營天下

遵奉法度功效可書當陽之役義貫金石忠以衛上君念其賞禮以厚下臣忘其死者有知足以不朽生者感恩足以殞身謹按諡法柔賢慈惠曰順執事有班曰平克定禍亂曰平應諡雲曰順平侯雲子統嗣官至虎賁中郎督行領軍次子廣牙門將隨姜維沓中臨陣戰死

評曰關羽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羽報效曹公飛義釋嚴顏並有國士之風然羽剛而自矜飛暴而無恩以短取敗理數之常也馬超阻戎負勇以覆其族惜哉能因窮致泰不猶愈乎黃忠趙雲彊摯壯猛並作爪牙其灌滕之徒歟

蜀志卷六考證

關羽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軍

字疑衍

將軍傳士仁屯公安○臣浩按楊戲輔臣贊注士仁字

君義廣陽人也吳主孫權傳云獲將軍士仁呂蒙傳

亦云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是士仁即其姓字此

傳獨加傳字誤也

馬超領騰部曲注署為軍行事典領部衆○軍行事元

本作軍從事

黃忠黃忠字漢升○太平御覽作漢叔

趙雲為先主主騎注善雲來附○善元本作喜

以雲為翊軍將軍注雲兵隨忠取米○太平御覽作雲

遣兵多遣字

謹案卷五第十二頁後一行不效則治臣之罪以

告先帝之靈云云考昭明文選載諸葛亮出師

表作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

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

等以章其慢語意最為詳備今蜀志亮傳以先

帝之靈下直接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

竟似亮在外不能奏效并罪及在內之郭攸之

等於理鮮通復檢蜀志董允傳載亮表大略則

與今文選相合蓋文選從允傳採補及閱宋版

六家文選其文全同亮傳故李善注云蜀志載

亮表云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章其慢今

此無上六字於義有闕誤其別本文選既增若

無興德之言復引李善原注蓋在六家刊本之

後雖紙墨甚精而編訂則不免於踈矣但舊本

相沿均難改易謹仍其舊而并識之

第十七頁前八行魏人何由得越刊本由訛山據

監本改

第二十六頁前六行明年厥建俱詣京都據毛本明年下有春字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録監生臣張虎文
謄録監生臣朱　溥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蜀志卷七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龐統 法正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為臥龍龐士元為鳳雛司馬德操為水鏡皆龐德公語也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操嘗造德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譚其妻子皆羅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德公字山民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小姊為魏黃門吏部郎早卒子渙字世文晉太康中為牂柯太守統德公從子也少未有識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德操與語既而歎曰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 後郡命為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

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吳將周瑜助先主取荊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皆往統所致豈一人之重哉劭就統宿語因問卿名知人吾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卿論帝王之致遠也張勃吳錄曰或問統曰如所目陸子為勝乎統曰駑馬雖精所致一人耳駑牛一日行三百里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任致遠也

秘策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日之長劭安其言而親之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蔣濟萬機論云許子將褒貶不平以拔樊子昭而抑許文休劉曄曰子昭拔自貴賢年至耳順退能守節進能不苟濟答曰子昭誠自長幼完潔然觀其乖齒牙樹頰胶吐屑吻自非文休敵也胶音攸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績劭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與統相結而還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江表傳曰先主與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為周公瑾功曹孤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乎在君為君卿其無隱統對曰有之備敷息曰孤時危急當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耳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獨篤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賴孤為援故決意不疑此誠出於險塗非萬全之計也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並為軍師中郎將九州春秋曰統說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吳孫北有曹氏鼎足之計難以得志今益州國富民彊戶口百萬四部兵馬所出必具寶貨無求於外今可權借以定大事備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者吾所不取也統曰權變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兼弱攻昧五伯之事逆取順守報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遂行亮留鎮荊州統隨從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涪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為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彊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

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徐還圖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巡引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為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習鑿齒曰夫霸王者必體仁義以為本杖信順以為宗一物不具則其道乖矣今劉備襲奪璋土權以濟業負信違情德義俱愆雖功由是隆宜大傷其敗譬斷手全軀何樂之有龐統懼斯言之泄宣知其君之必悟故衆中匡其失而不修常譎之道矯然太當盡其謇諤之風夫上失而能正是有臣也納勝而無執是從理也有臣則陛隆堂高從理則羣策畢舉一言而三善兼明暫諫而義彰百代可謂達乎大體矣若惜其小失而廢大益矜此過言自絕讜能成業濟務者未之有也臣松之以為謀襲劉璋計雖出於統然違義成功本由詭道心既內疚則歡情自戢故聞備稱樂之言不覺率爾而對也備有非而統無失其云君臣俱失蓋分謗之言耳習氏所論雖大旨無乖然推演之辭近為流宕也進圍雒縣統率衆攻城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拜統父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為之拜追賜統爵關內侯謚曰靖侯統子宏字巨師剛簡有臧否輕傲尚書令陳祇為祇所抑卒於涪陵太守統姊適南陽黃權權亦名顯見蜀志卷七 五

衣服以顯其義節

法正字孝直右扶風郿人也祖父真有清節高名三輔決錄注曰真字高卿少明五經兼通讖緯學無常師名有真才常幅巾見扶風守守曰哀公雖不去父母之邦欲相屈為功曹何如真曰以明府見惠不去父母之邦欲相屈為功曹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四時朝覲若欲吏使之卑將在北山之北山之南矣扶風守遂不敢以為吏初真年未弱冠父在南郡步往候父已欲去父留之待正旦使覲朝吏會會者數百人真於牕中閱其與父語畢問真孰賢真曰曹掾胡廣有公卿之量其後廣果歷九卿三公之位世以服真之知人前後徵辟皆不就友人郭正美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卒正父衍字季謀司徒掾延尉左監建安初天下饑荒正與同郡孟達俱入蜀依劉璋

久之為新都令後召署軍議校尉既不任用又為其州
邑俱僑客者所謗無行志意不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
相善忿璋不足與有為常竊歎息松於荊州見曹公還
勸璋絕曹公而自結先主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
辭讓不得已而往正既還為松稱說先主有雄畧密謀
協規願共戴奉而未有緣後因璋聞曹公欲遣將征張
魯之有懼心也松遂說璋宜迎先主使之討魯復令正
銜命正既宣指陰獻策於先主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
劉牧之懦張松州之股肱以響應於內然後資益州之
殷富馮天府之險阻以此成業猶反掌也先主然之沂
江而西與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鄭度說璋曰華陽國志曰度廣漢人為州從事
野穀是資軍無輜重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
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
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
則必禽耳先主聞而惡之以問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

憂也璋果如正言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
動民以避敵也於是黜度不用其計及軍圍雒城正牋
與璋曰正受性無術盟好違損懼左右不明本末必並
歸咎蒙恥沒身辱及執事是以捐身於外不敢反命恐
聖聽穢惡其聲故中間不有牋敬顧念宿遇瞻望悢悢
然惟前後披露腹心自從始初以至於終實不藏情有
所不盡但愚闇策薄精誠不感以致于此耳今國事已
危禍害在速雖捐放於外言足憎尤猶貪極所懷以盡
餘忠明將軍本心正之所知也實為區區不欲失左將
軍之意而卒至於是者左右不達英雄從事之道謂可
違信黷誓而以意氣相致日月相遷趨求順耳悅目隨
阿遂指不圖遠慮為國深計故也事變既成又不量彊
弱之勢以為左將軍縣遠之衆糧穀無儲欲得以多擊
少曠日相持而從關至此所歷輒破離宮別屯日自零
落雒下雖有萬兵皆壞陣之卒破軍之將若欲爭一旦
之戰則兵將勢力實不相當各欲遠期計糧者今此營

守已固穀米已積而明將軍土地日削百姓日困敵對
遂多所供遠曠愚意計之謂必先竭將不復以持久也
空爾相守猶不相堪今張益德數萬之衆已定巴東入
犍為界分平資中德陽三道並侵將何以禦之本為明
將軍計者必謂此軍縣遠無糧饋運不及兵少無繼今
荆州道通衆數十倍加孫車騎遣弟及李異甘寧等為
其後絕若爭客主之勢以土地相勝者今此全有巴東
廣漢犍為過半已定巴西一郡復非明將軍之有也計
益州所仰惟蜀蜀亦破壞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為亂
者十戸而八若敵遠則百姓不能堪役敵近則一旦易
主矣廣漢諸縣是明比也又魚復與關頭實為益州福
禍之門今二門悉開堅城皆下諸軍並破兵將俱盡而
敵家數道並進已入心腹坐守都雒存亡之勢昭然可
見斯乃大畧其外較耳其餘屈曲難以辭極也以正下
愚猶知此事不可復成況明將軍左右明智用謀之士
豈當不見此數哉旦夕偷幸求容取媚不慮遠圖墓背

盡心獻良計耳若事窮勢迫將各索生求濟門戸展轉
反覆與今計異不為明將軍盡死難也而尊門猶當受
其憂正雖獲不忠之謗然心自謂不負聖德顧惟分義
實竊痛心左將軍從本舉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
為可圖變化以保尊門十九年進圍成都璋蜀郡太守
許靖將踰城降事覺不果璋以危亡在近故不誅靖璋
既稽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也正說曰天下有獲虚譽
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
不可戸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
是謂主公為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之
待郭隗先主於是乃厚待靖孫盛曰夫禮賢崇德為邦
令軌故必以體行英邈高義寇世然後可以延視四海
振服羣黎苟非其人道不虚行靖處室則友于不穆出
身則受位非所語信則夷險易心論識則殆為譽首安
榮則秉直杖義之士將何以禮之正務眩惑之術建貴
尚之風譬之郭隗非其倫矣臣松之以為郭隗非賢猶
以椎計蒙寵況文休名聲夙著天下謂之英偉雖末年
有瑕而事不彰徹若不加禮何以釋遠近之惑乎法正
以靖方隗未為不當而盛以封墓式問為難何其迂哉
然則燕昭亦非豈唯劉翁至於友于不穆失由子將晏

蔣濟之論知非文休之尤盛又識其受任非所將謂仕於董卓卓初秉政顯擢賢俊受其策爵者森然皆是丈休為選官在卓未至之前後遷中丞不為超越以此為貶則荀爽陳紀之儔皆應擯棄於世矣以正為

蜀郡太守楊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飡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彊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凜凜亮又知先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孫盛曰夫威福自下亡家害國之道刑縱於寵毀政亂理之源安可以功臣而極其陵肆幸而藉其國柄者哉故顯頡雖勤不免違命之刑楊干雖親猶加亂行之戮夫豈不愛王憲故也諸葛氏之言於是乎失政刑矣二十二年正說

之將帥舉衆往討則必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奬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正亦從行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興勢作營淵將兵來爭其地正曰可擊矣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曹公西征聞正之策曰吾故知玄德不辦有此必為人所教也臣松之以為蜀與漢中其由脣齒也劉主之智豈不及此將計畧未展正先發之耳夫聽用嘉謀以成功業霸王之主誰不皆然魏武以為人所教亦豈劣哉此蓋恥恨之餘辭非測實之常言也先主立為漢中王以正為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卒時年四十五先主為之流涕者累日謚曰翼侯賜子邈爵關內侯官至奉車都尉漢陽太守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耻羣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還住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

傾危矣

評曰龐統雅好人流經學思謀于時荊楚謂之高俊法正著見成敗有奇畫策筭然不以德素稱也擬之魏臣統其苟彧之仲叔正其程郭之儔儷邪先主與曹公爭勢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無敢諫者矣下如雨正乃往當先主前先主云孝直吾與汝俱去遂退避箭正曰明公親當矢石況小人乎

蜀志卷七考證

龐統由是漸顯注司馬德操為水鏡○毛本作氷鏡

又注德公字山民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小姊為魏黃門吏部郎○臣明楷按後漢書注作德公子字山民可知仕魏者非德公也此脫去子字不然幾疑德公為遁操不終矣或字字即為子字之誤

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注駑牛一日行三百里○元修本作三十里

有似汝南樊子昭注退能守靜進能不苟○退能監本訛作退難今改正

法正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宋本懦下有弱字

顧念宿遇瞻望恨恨○監本恨恨作恨恨今改正

日月相遷○相遷監本訛作相選今改正

必為人所教也注將計畧未展正先發之耳○將元本作特

又注非測實之常言也○常宋本作當
正其程郭之儔儷耶注先主與曹公爭○臣龍官按此注當在上節必不傾危矣之下但不知所引何書也

蜀志卷八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為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敘以馬磨自給頼川劉翊為汝南太守乃舉靖計吏察孝廉除尚書郎典選舉靈帝崩董卓秉政以漢陽周毖為吏部尚書與靖共議謀進退天下之士沙汰穢濁顯拔幽滯進用頼川荀爽韓融陳紀等為公卿郡守拜尚書韓馥為冀州牧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頼川張咨為南陽太守陳留孔伷為豫州刺史東郡張邈為陳留太守而遷靖巴郡太守不就補御史中丞馥等到官各舉兵還向京都欲以誅卓卓怒毖曰諸君言當拔用善士卓從君計不欲違天下人心而諸君所用人至官之日

還來相圖卓何用相負叱咤令出於外斬之靖從兄陳相瑒又與伷合規靖懼誅奔伷蜀記云靖後自表曰黨自危死不成義竊念古人當難詭常惟以濟其道伷卒依揚州刺史陳禕禕死吳郡郡尉許貢會稽大守王朗素與靖有舊故往保焉靖收恤親理經紀振贍出於仁厚孫策東渡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從踈親悉發乃從後去當時見者莫不歎息既至交阯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陳國袁徽以寄寓交州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英才偉士智略足以計事自流宕已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同類仁恕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鉅鹿張翔萬機論云翔字元鳳衒王命使交部乘勢募靖欲與誓要靖拒而不許靖與曹公書曰世路戎夷禍亂遂合駑怯偷生自竄蠻貊成闊十年吉凶禮廢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辭旨款密久要不忘迫於袁術方命圮族扇動羣逆津塗四塞雖縣心北風欲行靡由正禮師退術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據三江五湖皆為虜庭臨時困厄無所控告便與袁沛鄧子孝等浮涉滄海南至交州經歷東甌閩越之國行經萬里不見漢地漂薄風波絕糧茹草饑殍荐臻死者大半既濟南海與領守兇孝憙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勑元戎西迎大駕巡省中嶽承此休問且悲且喜即與袁沛及徐元賢復共嚴裝欲北上荊州會着梧諸縣夷越蠭起州府傾覆道路阻絕元賢被害老弱並殺靖尋循渚岸五千餘里復遇疾癘伯母隕命并及羣從自諸妻子一時略盡復相扶持前到此郡計為兵害及病亡者十遺一二生民之艱辛苦之甚豈可具陳哉臣松之以為孔子稱賢者避世其次避地蓋貴其識見安危去就得所也許靖羈客會稽閭閻之士孫策之來於靖何為而乃泛萬里之海入疫癘之鄉致使尊弱逢炭百罹備經可謂自貽矣謀臣若斯難以言智孰若安時處順端拱吳越與張昭張紘之儔同保元吉者哉懼卒顛仆永為亡虜憂瘁慘慘忘寢與食欲附奉朝貢使自獲濟通歸死闕庭而荊州水陸無津交部驛使斷絕欲上益州復有峻防故官長吏一不得入前令交阯太守士威彥深相分託

於益州兄弟又靖亦自與書辛苦懇惻而復寂寞未有報應雖仰瞻光靈延頸企踵何由假翼自致哉知聖主允明顯授足下專征之任凡諸逆節多所誅討想力競者一心順從者同規矣又張子雲昔在京師志匡王室今雖臨荒域不得參與本朝亦國家之藩鎮足下之外援也子雲名津南陽人為交州刺史見吳志忽有聲命於子雲勤見保屬令得假途由荊州出不然當復相紹介於益州兄弟使相納受儻天假其年人緩其禍得歸死國家斛通逃之負泯軀九泉將復何恨若時有險易事有利鈍人命無常隕沒不達者則永銜罪警蹕漢書霍光傳曰光出郁肆郎羽林道上稱警蹕未詳虎賁所出也今日足下扶危持傾為國柱石秉師望之任兼霍光之重五侯九伯制御在手自古及今人臣之尊未有及足下者也夫爵高者憂深祿厚者責重足下據爵高之任當責重之地言出於口即為賞罰意之所存便為禍福行之得道即社稷聞其名遺書與商敘致殷勤許靖號為臧否至蜀見商而稱之曰設使商生於華夏雖王景興無以加也璋以商為蜀郡太守成都禽堅友贈孝廉又與嚴君平李弘立祠作銘以旌先賢修學廣

農百姓便之在郡十載卒於官許靖代之建安十六年轉在蜀郡山陽公載記曰建安十七年漢立皇子熙為濟陰王懿為山陽王敦為東海王靖聞之曰將欲歛之必固張之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其孟德之謂乎十九年先主克蜀以靖為左將軍長史先主為漢中王靖為太傅及即尊號策靖曰朕獲奉洪業君臨萬國夙宵惶惶懼不能綏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其敬敷五教在寬君其勗哉秉德無怠稱朕意焉靖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為之拜章武二年卒子欽先靖夭沒欽子游景耀中為尚書始靖兄事頴川陳紀與陳郡袁煥平原華歆東海王朗等親善歆朗及紀并子羣魏初為公輔大臣咸與靖書申陳舊好情義歆至文多故不載魏略王朗與文休書曰文休足下消息平安甚善甚善豈意脫別三十餘年而無相見之緣乎詩人比一日之別於歲月豈況悠悠歷紀之年者哉自與子別若沒而復浮若絕而復連者數矣而今而後居升平之京師攀附於飛龍之聖主躋輩略盡幸得老與足下並為遺種之叟而相去數千里加有遘寇之隔時聞消息於風聲托舊情於思想耿耿以異也往者隨軍到荊州見鄭子孝恒元將粗聞足下動靜云夫子既在益州執職領郡德素規矩老而不墮是時侍宿武皇帝於江陵劉景升聽事之上共道足下於通夜奉奉饑渴誠無已也自天子在東宮及即位之後每會羣賢論天下髦儁之見在者豈獨人盡易為英士鮮易取最故乃猥以原壤之朽質感夫子之情聽每敘足下以為謀首豈其注意乃復過於前世書曰人惟求舊易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劉將軍之與大魏兼而兩之總此二義非武皇帝之旨頃者蹉跌其泰而否亦非足下之意也深思書易之義利結分於宿好故遣降者送吳所獻致名馬貂罽得因無嫌道初開通展敘舊情以達聲問久濶情愫非夫筆墨所能寫陳亦想足下同其志念今者親生男女凡有幾人年並幾何僕連失一男一女今有二男大男名肅年二十九生於會稽小兒裁歲餘臨書愴恨有懷緬然又曰過聞受終於文祖之言於尚書又聞歷數在躬允執其中之文於論語豈自意得於老耄之齒正值天命受於聖主之會親見三讓之弘辭觀衆瑞之總集親升堂穆穆之盛禮瞻燔燎焜曜之青烟于時忽自以為處唐虞之運際於紫微之天庭也徒慨不得稽古禹湯周孔之門與子共陳往時避禮以此推之吾宜退身以避子位也苟得避子以竊讓上卿於李元名然後綬帶委質游談於平勃之間與子共陳往時避地之艱辛樂酒酣謏高談大噱亦足遺憂而忘老捉筆陳情隨以喜笑又曰前夏有書而未達今重有書而并致前問皇帝既深悼劉將軍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氣類之徒遂沈溺於羌夷種之間永與華夏乖絕而無朝聘中國之期緣瞻眺故土桑梓之望也故復運慈念而勞仁心重下明詔以發德音申勑朗等使重為書與足下等以足下聰明投殷勤之聖意亦足悟海岱之所宜注矣昔伊尹去夏而就殷陳平違楚而歸漢猶曜德於阿衡著功於宰相若足下能弼人之遺孤定人之猶豫去非常之偽號事受命之大魏客主兼不世之榮名上下蒙

不朽之常耀功與事並聲與勲著考績效足以超越伊呂矣既承詔直且服舊之情情不能已若不言足下之所能陳足下之所見則無以宣明詔命弘光大之恩欽宿昔夢想之思若天啟衆心子導蜀意誠此意有携手之期若險路未夷子謀不從則懼聲問或否復面何由前後二書言每及斯希不切然有動於懷足下周游江湖以暨南海歷觀夷俗可謂偏矣想子之心結思華夏可謂深矣為身擇居猶願中土為主擇居安豈可以不繫意於京師而持疑於荒裔乎詳思愚言速示還報也

麋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也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鉅億搜神記曰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里路傍見一婦人從竺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麋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如此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家遷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後徐州牧陶謙辟為別駕從事謙卒竺奉謙遺命迎先主於小沛建安元年呂布乘先主之出拒袁術襲下邳虜先主妻子先主轉軍廣陵海西竺於是進妹於先主為夫人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于時困匱賴此復振後曹公表竺領嬴郡太守曹公集載公表曰泰山郡界廣遠舊多輕悍權時之宜可分五縣為嬴郡抆選清廉以為守將偏將軍麋竺素履忠貞文武昭烈請以竺領嬴郡太守撫慰吏民竺弟芳為彭城相皆去官隨先主周旋先主將適荊州遣竺先與劉表相聞以竺為左將軍從事中郎益州既平拜為安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之右竺雍容敦雅而幹翮非所長是以待之以上賓之禮未嘗有所統御然賞賜優寵無與為比芳為南郡太守與關羽共事而私好攜貳叛迎孫權羽因覆敗竺面縛請罪先主慰諭以兄弟罪不相及崇待如初竺慙恚發病歲餘卒子威官至虎賁中郎將威子照虎騎監自竺至照皆便弓馬善射御云

孫乾字公祐北海人也先主領徐州辟為從事鄭玄傳云玄薦乾於州乾被辟命玄所舉也後隨從周旋先主之背曹公遣乾自結袁紹將適荊州乾又與麋竺俱使劉表皆如意指後表與袁尚書說其兄弟分爭之變曰每與劉左將軍孫公祐共論此事未嘗不痛心入骨相為悲傷也其見重如此先主定益州乾自從事中郎為秉忠將軍見禮次麋竺與簡雍同等項之卒

簡雍字憲和涿郡人也少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至荊州雍與麋竺孫乾同為從事中郎常為談客往來

使命先主入益州劉璋見雍甚愛之後先主圍成都遣雍往說璋璋遂與雍同輿而載出城歸命先主拜雍為昭德將軍優游風議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猶箕踞倾倚威儀不肅自縱適諸葛亮已下則獨擅一榻頂枕臥語無所為屈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其具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雍之滑稽皆此類也或曰雍本姓耿幽州人語謂耿為簡遂隨音變之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也少依邑人鎮南將軍劉表先主之在荊州籍常往來自託表卒遂隨先主南渡江從入益州益州既定以籍為左將軍從事中郎見待亞於簡雍孫乾等遣東使於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即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為勞籍之機捷類皆如此權甚異之後遷昭文將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

秦宓字子勑廣漢緜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輒稱疾不往奏記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曰昔百里蹇叔以耆艾而定策甘羅子奇以童冠而立功故書美黃髮而易稱顏淵固知選士用能不拘長幼明矣乃者以來海內榮舉率多英雋而遺舊齒衆論不齊異同相半此乃承平之翔步非亂世之急務也夫欲救危撫亂修已以安人則宜卓犖超倫與時殊趣震驚鄰國駭動四方上當天心下合人意天人既和內省不疚雖遭凶亂何憂何懼昔楚葉公好龍神龍下之好偽徹天何況於真今處士任安仁義直道流名四遠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昔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何武貢二龔雙名竹帛故貪尋常之高而忽萬仞之嵩樂面前之飾而忘天下之譽斯誠往古之所重慎也甫欲鑒石索玉剖蚌求珠今乃隨和炳然有如皎日復何疑哉誠知畫不操燭日有餘光但餘情區區貪陳所見

京師還家講授與董扶俱以學行齊聲郡請功曹州辟治中別駕終不久居舉孝廉茂才太尉載辟除博士公車徵皆稱疾不就州牧劉焉表薦安味精道度厲節高邈撰其器量國之元寶宜處廟疑之輔以消非常之咎玄纘之禮所宜招命王塗隔塞遂無聘命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門人慕仰為之碑銘後丞相亮問秦宓以安所長宓曰記人之善忘人之過劉璋時宓同郡王商為治中從事與宓書曰貧賤困苦亦何時可以終身卞和衒玉以燿世宜一來與州尊相見宓答書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易曰確乎其不可拔夫何衒之有且以國君之賢子為良輔不以是時建蕭張之策未足為智也僕得曝背乎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於林澤與沮溺之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皐安身為樂無憂為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僕得志之秋也何困苦之戚焉後商為嚴君平李弘立祠宓與書曰疾病伏匿甫知足下為嚴李立祠可謂厚黨勤類者也觀嚴文章冠冒天下由夷逸操山嶽不移使楊子不歎固自昭明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淪其無虎豹之文故也可謂攀龍附鳳者矣如揚子雲潛心著述有補於世泥蟠不滓行參聖師于今海內談詠厥辭邦有斯人以燿四遠怪子替茲不立祠堂蜀本無學士文翁遣相如東受七經還教吏民於是蜀學比於齊魯故地里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漢家得士盛於其世仲舒之徒不達封禪相如制其禮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益於世者乎雖有王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羊賢叔術之讓僕亦善長卿之化宜立祠堂速定其銘先是李權從宓借戰國策宓曰戰國從橫用之何為權曰仲尼嚴平會聚衆書以成春秋指歸之文故海以合流為大君子以博識為弘宓報曰書非史記周圖仲尼不采道非虛無自然嚴平不演海以受淤歲一蕩清君子博識非禮不視今戰國反覆儀秦之術殺人自生亡人自存經之所疾故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杜漸防萌預有所抑是以老氏絕禍於未萌豈不信邪成湯大聖覩野

魚而有獵逐之失定公賢者見女樂而棄朝事臣松之案書傳魯定公無善可稱宓謂之賢者淺學所未達也若此輩類焉可勝陳道家法曰不見所欲使心不亂是故天地貞觀日月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洪範記災發於言貌何戰國之譎權乎哉或謂宓曰足下欲自比於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瓌顇乎宓答曰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昔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事蓋有不可嘿嘿也劉向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臣松之案中經部有孔子三朝八卷目錄餘者所謂七篇接輿行且歌論家以光篇漁父詠滄浪賢者以耀章此二人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夫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五采自飾畫哉天性自然也蓋河洛由文興六經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猶恥草子成之誤況賢於已者乎臣松之案令論語作棘子成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屈於子貢之言故謂之誤也先主既定益州廣漢太守夏侯纂請宓為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宓稱疾臥在茅舍纂將功曹古朴主簿王普厨膳即宓第宴談宓臥如故纂問朴曰至於貴州養生之具實絕餘州矣不知士人何如餘州也朴對曰乃自先漢以來其爵位者或不如餘州耳至於著作為世師式不負於餘州也嚴君平見黃老作指歸揚雄見易作太玄見論語作法言司馬相如為武帝制封禪之文于今天下所共聞也纂曰仲父何如宓以簿擊頰簿手版也曰願明府勿以仲父之言假於小草民請為明府陳其本紀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會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為東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上為天井左思蜀都賦曰遠則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天地運期而會昌景福肹蠁而興淮濟四瀆江為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帝王世紀曰鯀納有莘氏女曰志是為修己上山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又吞神珠臆圮胸坼而生禹於石紐謙周蜀本紀曰禹本汶山廣柔縣人也生於石紐其地名刳兒坪見世帝紀昔堯遭洪水鯀所不治禹疏江決河東注于海為民除害生民已來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決政參伐參伐則益州分野三皇乘祇車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蜀記曰三皇乘祇車出谷口未詳宓所由知為斜谷也此便鄙州之阡陌明府以

雅意論之何若於天下乎於是纂遂巡無以復答益州辟宓為從事祭酒先主既稱尊號將東征吳宓陳天時必無其利坐下獄幽閉然後貸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宓迎為別駕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遣使促之温曰彼何人也亮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温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之温曰在何方也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温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皐聲聞于天若其無耳何以聽之温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之子不猶若其無足何以步之温曰天有姓乎宓曰有温曰何姓宓曰姓劉温曰何以知之答曰天子姓劉故以此知之温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温大敬服宓之文辯皆此類也遷大司農四年卒初宓見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辯其不然之本又論皇帝王霸養龍之說甚有通理譙允南少時數往諮訪記録其言於春秋然否論文多故不載

評曰許靖夙有名譽既以篤厚為稱又以人物為意雖行事舉動未悉允當蔣濟以為大較廊廟器也萬機論許子將貶之若實不貴之是不明也誠令知之蓋善人也糜竺孫乾簡雍伊籍皆雍容風議見禮於世秦宓始慕肥遯之高而無若愚之實然專對有餘文藻壯美可謂一時之才士矣

蜀志卷八

蜀志卷八考證

許靖仁恕惻怛○惻怛宋本作惻隱

并及羣從自諸妻子一時略盡○冊府作洎諸妻子

豈可具陳哉注謀臣若斯難以言智○臣龍官按謀臣

疑當作謀身蓋譏文休避地交州室家顛沛無保身

之哲也

知聖主允明○允冊府作光

虎賁警蹕注光出都肆郎羽林道上稱警蹕○肆宜作

文多故不載注過聞受終於文祖之言○過冊府作愚

又注既深悼劉將軍之早世○臣清植按本傳靖於

章武二年卒此書乃在先主既喪之後則靖不及見

矣豈異國乖隔靖雖歿而朗不知耶諸葛亮集云朗

等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亮不答而作正議此書當

是一時事

又注既承詒直且服舊之情○直字疑

廙竺益州既平拜為安漢將軍○既平太平御覽作既

定

泰宓如今見察則一州斯服○今冊府作令

僕文不能盡言言不能盡意○冊府作僕聞書不能盡

言言不能盡意

參伐則益州分野○何焯曰漢書地理志蜀系秦分統

於輿鬼東井參伐乃魏地星也此云參伐則益州分

野未詳

蔣濟以為大較廊廟器也注誠令知之蓋善人也○臣

明楷按善人或疑作人善然此句文義殊晦夫文休

本廊廟之器而子將貶之不知則咎在不明知之又

近於蔽善兩無當也

蜀志卷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閒喜裴松之注

董和　劉巴　馬良弟謖　陳震

董允陳祇黃皓　呂乂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漢末和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為牛鞞音卑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僭服玉食婚姻葬送傾家竭産和躬率以儉惡衣疏食防遏踰僭為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畏而不犯然縣界豪彊憚和嚴法說璋轉和為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攜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愛而信之先主定蜀徵和為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歡交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密形影相依公平盡規舉善補闕進達賢士終不顯己其忠貞謙恪皆此類也和薨子祎嗣祎弟恭亦知名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也少知名父祥江夏太守溫恕將軍時孫堅舉兵討董卓以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祥與同心南陽士民由此怨祥舉兵攻之與戰敗亡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之數遣祥故所親信人密詐謂巴曰劉牧欲相危害可相隨逃之如此再三巴輒不應且以報表表乃不殺巴年十八郡署戶曹史主記主簿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巴學巴答曰昔游荊北時涉師門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墨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

而不用賜書乃欲令賢甥推鸞鳳之懿遊燕雀之宇將何以啓明之哉愧於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　荊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表卒曹公征荊州先主奔江南荊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北詣曹公曹公辟為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零陵先賢傳曰曹公敗於烏林還北時欲遣桓階階辭不如巴巴謂曹公曰劉備據荊州不可也公曰備如相圖孤以六軍繼之也會先主略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遠適交阯零陵先賢傳云巴往零陵事不成欲游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烝巴與亮書曰乘危歷險到值思義之民自與之衆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荊州矣亮追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荊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足下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還此其宜也足下何言邪先主深以為恨巴復從交阯至蜀零陵先賢傳曰巴入交阯更姓為張與交阯太守士燮計議不合乃由牂牁道去為益州郡所拘留太守欲殺之主簿請自送至州見益州牧劉璋璋父焉昔為巴父也主簿謂巴曰此非常人不可殺祥所舉孝廉見巴驚喜每大事輒以咨訪臣松之案劉焉在漢靈帝時已經宗正太常出為益州牧祥始以孫堅作長沙時為江夏太守不得舉焉為孝廉明也　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先主不責零陵先賢傳曰璋遣法正迎劉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不可內也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其有害巴者誅及三族及得巴喜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先主辟為左將軍西曹掾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

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領荊州辟為從事及先主入蜀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留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晚兆見矣（臣松之以為良蓋與亮結為兄弟或相與有親亮年長良故呼亮為尊兄耳）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使時閑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聲並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先主辟良為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為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為文良即為草曰寡君遣將命權敬待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為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之令鮮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謖雖死無恨於黃壤也

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鯀興于時十萬之衆為之垂泣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習鑿齒曰諸葛亮之不能兼上國也豈不宜哉夫晉人規成都令越篤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

駕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且先主誠諰之不可大用豈不謂其非才也亮受誠而不獲奉承明諰之難廢也為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節任隨器付業知之大過則違明主之議裁之失中即設有益之人也先主領荆州牧辟為從事部諸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先主領荆州牧辟為從事部諸郡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為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為汶山太守轉在犍為建興三年入拜尚書遷尚書令奉命使吳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為衛尉賀權踐阼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及其贊述東西歡樂和合有可貴者震入吳界移關候曰東之與西驛使往來冠蓋相望申明初好日新其事東尊應保聖祚告燎受符剖判土宇天下響應各有所歸於此時也以同心討賊則何寇不滅哉西朝君臣引領欣賴震以不才得充下使奉聘敘好踐界踊躍入則如歸獻子適魯犯其山諱春秋譏之望必啓告使行人睦焉即日張旂誥衆各自約誓順流漂疾國典異制懼或有違幸必斟誨示其所宜震到武昌孫權與震升壇歃盟交分天下以徐豫幽青屬吳并涼冀兗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為界震還封城陽亭侯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

諸葛亮與長史蔣琬侍中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吾以為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可使孝起知之十三年震卒子濟嗣

濟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允以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允以選為舍人徙洗馬後主襲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未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則戮允等以彰其慢亮尋請禕為參軍允遷為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攸之性素和順備員而已楚國先賢傳曰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於時獻納之任允皆專之矣允處事為防制甚盡匡救之理後

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宮允以為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宜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憚之尚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疏以讓費禕及允又表允內侍歷年稾贊王室宜賜爵土以褒勳勞允固辭不受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僻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主下則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僮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故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鬱禕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襄陽記曰董恢字休緒襄陽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費禕使吳孫權嘗大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請君憤憤曾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愕然四顧視不能即答恢目禕曰可速言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掃除彊賊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權大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為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為丞相府屬遷巴郡太守臣松之案漢晉春秋亦載此語不云董恢所教辭亦小異此二書俱出習氏而不同若此本傳云恢年少官微若已為丞相府屬出作巴郡則宮不微矣以此疑習氏之言為不審的也延熙六年加輔國將軍七年以侍中守尚書令為大將軍費禕副貳九年卒華陽國志曰時蜀人以諸葛亮蔣琬費禕及允為四相一號四英也陳祇代允為侍中與黃皓互相表裏皓始預政事祇死後皓從黃門令為中常侍奉車都尉操弄威柄終至覆國蜀人無不追思允及鄧艾至蜀聞皓姦險收閉將殺之而皓厚賂艾左右得免祇字奉宗汝南人許靖兄之外孫也少孤長於靖家弱冠知名稍遷至選曹郎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數術費禕甚異之故超繼允內侍呂乂卒祇又以侍中守尚書令加鎮軍將軍大將軍姜維雖班在祇上常率衆在外希親朝政祇上承主指下接閹豎深見信愛權重於維景耀元年卒後主痛惜發言流涕乃下詔曰祇統職一紀柔嘉維則幹肅有章和義利物庶績允明侯賜子粲爵關內侯拔次子裕為黃門侍郎自祇之有

寵後主追怨允日深謂為自輕由祇媚茲一人皆搆閒浸潤故耳允孫宏晉巴西太守臣松之以為陳羣子泰父不別載姓及王肅杜恕張承顧劭之流莫不皆然惟董允獨否未詳其意當以允名位優重事跡踰父故耶

將軍以位不相過故也

呂乂字季陽南陽人也父常送故將軍劉焉入蜀值王路隔塞遂不得還乂少孤好讀書鼓琴初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後校尉王連請乂及南陽杜祺南鄉劉幹等並為典曹都尉乂遷新都縣竹令乃心隱卹百姓稱之為一州諸城之首遷巴西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詣亮慰喻檢制無逃竄者徙為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亮卒累遷廣漢蜀郡太守蜀郡一都之會戶口衆多又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姦巧非一乂到官為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餘口後入為尚書代董允為尚書令衆事無留門無停賓乂歷職內外治身儉約謙靖少言為政簡而不煩號為清能然持法刻深好用文俗吏故居大官名聲損於郡縣延熙十四年卒子辰景耀中為成都令辰弟雅謁者雅清厲有文才著格論十五篇杜祺歷郡守監軍大將軍司馬劉幹官至巴西太守皆與乂親善亦有當時之稱而儉素守法不及於乂

評曰董和蹈羔羊之素劉巴履清尚之節馬良貞實稱為令士陳震忠恪老而益篤董允匡主義形於色皆蜀臣之良矣呂乂臨郡則垂稱處朝則被損亦黃薛之流亞矣

蜀志卷九

蜀志卷九考證

劉巴少知名注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之○臣清植按本傳下文云荊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則表初未必有欲殺巴之事也零陵先賢傳蓋傳訛之談

又注郡署户曹史主記主簿劉先主欲遣周不疑就巴學○臣浩按主記疑作主計劉先主主字宜衍劉表傳中別駕劉先是其人也

巴復從交阯至蜀注乃由牂牁道去○道去元本作遁去

先主辟為左將軍西曹掾注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元本作天分素高亮多分字

非公事不言注與主簿雍茂諫備備以他事殺茂○臣清植按本傳下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則先主之稱尊號巴未必以為非也零陵先賢傳蓋勦敵國謗誹之辭亦不足信

馬良亮猶不然以諼為參軍○宋本作亮猶謂不然多謂字

呂乂雅清厲有文才著格論十五篇○格論毛本作恪論

謹案卷七第四頁後六行則羣策畢舉刊本畢訛必據毛本改

第九頁前三行而尊門猶當受其憂刊本其訛共據監本改

卷八第五頁後二行注益都耆舊傳刊本都訛州今改

第十六頁前六行亮累遣使促之刊本促訛從據監本毛本改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錄監生臣陳　增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蜀志卷十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劉封 彭羕 廖立 李嚴 劉琰

魏延 楊儀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長沙劉氏之甥也先主至荆州以未有繼嗣養封為子及先主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時封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俱與諸葛亮張飛等沂流西上所在戰克益州既定以封為副軍中郎將初劉璋遣扶風孟達副法正各將兵二千人使迎先主先主因令達并領兵眾留屯江陵蜀平後以達為宜都太守建安二十四年命達從秭歸北攻房陵房陵太守蒯祺為達兵所害達將進攻上庸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與達會上庸上庸太守申耽舉眾降遣妻子及宗族詣成都先主加耽

征北將軍領上庸太守員鄉侯如故以睦弟儀為建信將軍西城太守遷封為副軍將軍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達令發兵自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動搖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封與達忿等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魏畧載達辭先主表曰伏惟陛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為之士深覩歸趣臣委質以來愆庆山積臣猶自知況於君乎今王朝以興英俊鱗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自愧也臣聞范蠡識微浮於五湖咎犯謝罪逡巡於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潔去就之分也況臣卑鄙無元功巨勳自繫於時竊慕前賢早思遠恥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覩當其事益以傷絕何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感悟陛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為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於君子願君王勉之也魏文帝善達之姿才容觀以為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合房陵上庸西城三郡達領新城太守遣征南將軍夏侯尚右將軍徐晃與達共襲封達與封書曰古人有言疏不間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讒慝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罹禍孝子抱仁以陷難種商白起孝己伯奇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親親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間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於君孝子不能變之於父者也勢利所加改親為讎況非親親乎故申生衛伋禦寇楚建稟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猶如此今足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血而據勢權義非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聞也自立阿斗為太子已來有識之人相為寒心如使申生從子輿之言必為太伯衛伋聽其弟之謀無彰父之譏也且小白出奔入而為霸朝重耳踰垣卒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尚夙達僕揆漢中王慮定於內疑生於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亂禍之興作未曾不由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以間於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聞其發若踐機耳今足下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

據而還竊相為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違難背禍猶皆如斯國語曰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霄也宣子曰霄也很對曰霄也很在面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技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彊毅果敢則賢賢如是而甚不仁以五者賢陵人而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不聽智果別族于太史氏為輔氏及智氏亡惟輔果在焉今足下棄父母而為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號為丈夫為此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繼嗣羅侯不為背親也北面事君以正綱紀不為棄舊也怒不致亂以免危亡不為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禪命虛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為倫受三百戶封繼統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為始封之君陛下大軍金鼓以震當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還期足下宜因此時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行矣今足下勉之無使狐突閉門不出封不從達言申儀叛封封破走還成都申耽降魏魏假耽懷集將軍徙居南陽儀魏興太守封真鄉侯屯洵口魏略曰申儀兄名耽字義舉初

在西平上庸間聚衆數千家後與張魯通又遣使詣曹公曹公加其號為將軍因使領上庸都尉至建安末為蜀所攻以其郡西屬黃初中儀復來還詔即以兄故號加儀因拜魏興太守封列侯太和中儀與孟達不和數上言達有貳心於蜀及達反儀絕蜀道使救不到達死後儀詣宛見司馬宣王宣王勸使來朝儀至京師詔轉儀拜樓船將軍在禮請中封既至先主責封之侵陵達又不救羽諸葛亮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因此除之於是賜封死使自裁封歎曰恨不用孟子度之言先主為之流涕達本字子敬避先主叔父敬改之封子林為牙門將咸熙元年內移河東達子興議督軍是歲徙還扶風

彭羕字永年廣漢人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姿性驕傲多所輕忽惟敬同郡秦子勅薦之於太守許靖曰昔高宗夢傅說周文求呂尚爰及漢祖納食其於布衣此乃帝王之所以倡業垂統緝熙厥功也今明府稽古皇極允執神靈體公劉之德行勿翦之惠清廟之作於是乎始褒貶之義於是乎興然而六翮未之備也伏見處士縣竹秦宓膺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詠縕袍偃息於仁義之途恬淡於浩然之域高概節行守貞不

虧雖古人潛遁蔽以加旃若明府能招致此人必有忠謨落落之譽豐功厚利建跡之勳然後紀功於王府飛聲於來世不亦美哉羣仕州不過書佐後又為衆人所謗毀於州牧劉璋璋髡鉗羣為徒隸會先主入蜀泝流北行羣欲納說先主乃徃見龐統統與羣非故人又適有賓客羣徑上統牀卧謂統曰須客罷當與卿善談統容既罷往就羣坐羣又先責統食然後共語因留信宿至于經日統大善之而法正宿自知羣遂並致之先主先主亦以為奇數令羣傳宣軍事指授諸將奉使稱意識遇日加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拔羣為治中從事羣起徒步一朝處州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滋甚諸葛亮雖外接待羣而內不能善屢容言先主羣心大志廣難可保安先主既敬信亮加察羣行事意以稍疎左遷羣為江陽太守羣聞當遠出私情不悅徃詣馬超超問羣曰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孝直諸人齊足並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望乎羣曰

老草荒悖可復道邪揚雄方言曰滅鰓乾都耆草老也郭璞注曰皆老者皮色枯癖之形也臣松之以為皮去毛曰草古者以草為兵故語稱兵革草猶兵也羣罵備為老草猶言老兵也又謂超曰卿為其外我為其內天下不足定也超羈旅歸國常懷危懼聞羣言大驚默然不答羣退具表羣辭於是收羣付有司羣於獄中與諸葛亮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為曹操暴虐孫權無道振威闇弱其惟主公有霸王之器可與興業致治故乃翻然有輕舉之志會公來西僕因法孝直自衒鬻龐統斟酌其間遂得詣公於葭萌指掌而譚論治世之務講霸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即相然贊遂舉事焉僕於故州不免凡庸憂於罪罔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顯從布衣之中擢為國士盜竊茂才分子之厚誰復過此朝狂悖自求葅醢為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咽喉愚夫不為也況僕頗別叔孝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不自度量苟以為首興事業而

臣松之以為分子之厚者羣言劉主分兒子厚恩施之於己故其書後語云負我慈父罪有百死也羣一

有投江陽之論不解主公之意意卒感激頗以被酒佻失老語此僕之下愚薄慮所致主公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於內外之言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寧敢有他志邪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間痛人心耳昔每與龐統共相誓約庶託足下末蹤盡心於主公之業追名古人載勳竹帛統不幸而死僕敗以取禍自我墮之將復誰怨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愛兼竟誅死時年三十七

廖音理救反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先主領荊州牧辟為從事年未三十擢為長沙太守先主入蜀諸葛亮鎮荊土龐統廖立楚之良才當贊興世業者也建安二十年權遣呂蒙奄襲南三郡立脫身走自歸先主先主素識待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亮答曰帝庶毉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

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
亂羣猶能為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偽邪亮集
有亮表曰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長沙則開門就敵
領已郡則有闇昧闘茸其事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侍
捍宮則挾刃斷人頭於捍宮之側陛下即位之後普增
職號立隨比為將軍面語臣曰我何宜在諸將軍中不
表我為卿上當在五校臣答將軍者隨大比耳至於卿
者正方亦未為卿也且宜處五校自是之後怏怏懷恨
詔曰三苗亂政有虞流宥廖立
狂惑朕不忍刑巫徙不毛之地於是廢立為民徙汶山
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歎曰吾終
為左衽矣後監軍姜維率偏軍經汶山徃詣立稱立意

氣不衰言論自若立遂終於徙所妻子還蜀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少為郡職吏以才幹稱荆州牧
劉表使歷諸郡縣曹公入荆州時嚴宰秭歸遂西詣蜀
劉璋以為成都令復有能名建安十八年署嚴為護軍
拒先主於縣竹嚴率衆降先主先主拜嚴裨將軍成都
既定為犍為太守興業將軍二十三年盜賊馬秦高勝
等起事於鄨音妻合聚部伍數萬人到資中縣時先主在
漢中嚴不更發兵但率將郡士五千人討之斬秦勝等

首枝黨星散悉復民籍又越巂夷率高定遣軍圍新道
縣嚴馳往赴救賊皆破走加輔漢將軍領郡如故章武
二年先主徵嚴詣永安宮拜尚書令三年先主疾病嚴
與諸葛亮並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為中都護統内外軍
事留鎮永安建興元年封都鄉侯假節加光祿勳四年
轉為前將軍以諸葛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移屯
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嚴嚴與孟達書曰吾
與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良伴亮亦與達書曰
部分如流趣捨罔滯正方性也其見貴重如此諸葛亮
集有嚴
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亮答書曰吾與足下
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
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
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已未答而方寵齊晉坐
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敵帝還故
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邦八年遷驃騎將

軍狐忠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已不辦之責顯亮不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平違錯章灼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為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為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偪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亮公文上尚書曰平為大臣受恩過量不思忠報橫造無端危恥不辦迷問上下論欲棄科導人為釁狹情志狂若無天地自度釁露嫌心遂生閒軍臨至西嚮託疾還沮漳軍臨至沮復還江陽平參軍狐忠勤諫乃止令篡賊未滅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苞含以危大業輒與行中軍師車騎將軍都鄉侯臣劉琰使持節前軍師征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南鄭侯臣魏延前將軍都亭侯臣袁綝左將軍領荊州刺史高陽鄉侯臣吳壹督前部右將軍玄鄉侯臣高翔督後部後將軍安樂亭侯臣吳班領長史綏軍將軍臣楊儀督左部行中監軍揚武將軍臣鄧芝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行中護軍偏將軍臣費禕行前護軍偏將軍漢成亭侯臣許允行左護軍篤信中郎將臣丁咸行右護軍偏將軍臣劉敏行護軍征南將軍當陽亭侯臣姜維行中典軍討虜將軍臣上官雝行中參軍昭武中郎將臣胡濟行參軍建義將軍臣閻晏行參軍裨將軍臣杜義行參軍偏將軍臣龔習行參軍綏戎都尉臣盛勃領軍武器中郎將臣杜祺行參軍從事中郎武器中郎將臣樊岐等議輒解平任免官祿節傳印綬符策削其爵土乃廢平為民徙梓潼郡諸葛亮又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令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為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十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以激憤也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鏡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於是可謂能用刑矣自秦漢以來未

之有也豐官至朱提太守蘇林音如北方人名士曰提也朱音銖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為從事以其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旋常為賓客先主定益州以琰為固陵太守後主立封都鄉侯班位每亞李嚴為衛尉中軍師後將軍遷車騎將軍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為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為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琰與帝以來紛紜之論殆將傾覆頗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原其身中饑垢扶持全濟致其祿位以致今日間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於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雖必克己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命則靡寄顏於是亮遣琰還成都官位如故琰失志慌惚十二年正月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撾胡至於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言琰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自是大臣妻母朝慶遂絕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有戰功遷牙門將軍先主為漢中王遷治成都當得重將以鎮漢川衆論以為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先主乃拔延為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先主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為大王吞之先主稱善衆咸壯其言先主踐尊號進拜鎮北將軍建興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為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于陽谿延大破淮等遷為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已才用之不

盡魏畧曰夏侯楙為安西將軍鎮長安亮於南鄭與羣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舡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縣不用延計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之唯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為至忿有如水火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延為前鋒出亮營十里延夢頭上生角以問占夢趙直直詐延曰夫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戰而賊欲自破之象也退而告人曰角之為字刀下用也頭上用刀其凶甚矣秋亮病因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適卒祕不發喪儀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已連名告下諸將禕紿延曰當為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門馳馬而去延尋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遂使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纔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後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疑延儀等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在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為用命軍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致首於儀儀起自踏之曰庸奴復能作惡不遂夷延三族初蔣琬率宿衛諸營赴難北行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旋原延意不北降魏而南還者但欲除殺儀等平日諸將素不同冀時論必當以代亮本指如此不便背叛魏畧曰諸葛亮病謂延等云我之死後但謹自守慎勿復來也令延攝行己事密持喪去延遂匿之行至褒口乃發喪亮長史楊儀宿與延不和見延攝行軍事懼為所害乃張言延欲與衆北附遂率其衆攻延延本無此心不戰軍走追而殺之臣松之以為此蓋

敵國傳聞之言不得與本傳爭審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安中為荊州刺史傅羣主簿背羣而詣襄陽太守關羽羽命為功曹遣奉使西詣先主先主與語論軍國計策政治得失大悅之因辟為左將軍兵曹掾及先主為漢中王拔儀為尚書先主稱尊號東征吳儀與尚書令劉巴不睦左遷遙署弘農太守建興三年丞相亮以為參軍署府事將南行五年隨亮漢中八年遷長史加綏軍將軍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十二年隨亮出屯谷口亮卒于敵場儀既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為功勳至大宜當代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悅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意在蔣琬琬遂為尚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為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初儀為先主尚書琬為尚書郎後雖俱為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

當其勞劇自惟年宦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于聲色歎咤之音發於五內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為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又語禕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十三年廢儀為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切遂下郡收儀儀自殺其妻子還蜀楚國先賢傳云儀德行為江南冠冕州郡禮召諸公辟請皆不能屈年十七夭鄉人宗貴號曰德行楊君評曰劉封處嫌疑之地而思防不足以自衛彭羕立以才拔進李嚴以幹局達魏延以勇畧任楊儀以當官顯劉琰舊仕並咸貴重覽其舉措迹其規矩招禍取咎無不自己也

蜀志卷十

蜀志卷十考證

劉封猶皆如斯注美髮長大則賢○髮宋本作鬢

又注智果別族于太史氏為輔氏○宋本太史下無氏字

彭羕豐功厚利建跡之勳○之勳元本作立勳

頗以被酒佻失老語○佻元本作脫

廖立後丞相掾李邵蔣琬至○臣明楷按楊戲輔臣贊注云李邵字永南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為西曹掾此作李邰未詳孰是

李嚴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狐忠即馬忠少養外家姓狐後乃復姓成藩毛本作成平

言多增咎注行前監軍征南將軍臣劉巴○臣明楷按此別一劉巴若子初已卒于章武二年且并未嘗為魏延先主為漢中王遷治成都○遷疑當作還

故以憤激也注鏡至明而醜者亡怒○亡元本作忘

征南將軍也

延大怒纔儀未發○纔字疑誤楊儀為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為宋本作惟

蜀志卷十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霍峻　王連　向朗（兄子寵）　張裔　楊洪　費詩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郡曲數百人篤卒荆州牧劉表令峻攝其衆表卒峻率衆歸先主先主以峻為中郎將先主自葭萌南還襲劉璋留峻守葭萌城張魯遣將楊帛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帛乃退去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即斬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乃分廣漢為梓潼郡以峻為梓潼太守裨將軍在官三年年四十卒還葬成都先主甚悼惜乃詔諸葛亮曰峻既佳士加有功於國欲行酹遂親率羣僚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當時榮之子弋字紹先先主末年為太子舍人後主踐祚除謁者丞相諸葛亮北駐漢中請為記室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亮卒為黃門侍郎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為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體後為參軍庶降屯副貳都督又轉護軍統事如前時永昌郡夷獠恃險不賓數為寇害乃以弋領永昌太守率偏軍討之遂斬其豪帥破壞邑落郡界寧靜遷監軍翊軍將軍領建寧太守還統南郡事景耀六年進號安南將軍是歲蜀并于魏弋與巴東領軍襄陽羅憲各保全一方舉以內附咸因仍前任寵待有加

漢晉春秋曰霍弋聞魏軍來弋欲赴成都後主以備敵既定不聽及成都不守弋素服號哭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和見遇以禮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不可拒之何論遲速邪得後主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二晉文王善之又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後遣將兵救援呂興平交阯日南九真三郡功封列侯進號崇賞焉弋孫彪晉越嶲太守襄陽記曰羅憲字令則父蒙避亂於蜀官至廣漢太守憲少以才學知名年十三能屬文後主立太子為太子舍人遷庶子尚書吏部郎以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美焉時黃皓預政多附之憲獨不與同

皓恚左遷巴東太守時右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為領軍後主拜憲為宇副武魏之伐蜀召宇西還留宇二千人令憲守永安城尋聞成都敗城中擾動江邊長吏皆棄城走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得後主委質問至乃率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起兵西上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為脣齒不恤我難而徼其利背盟違約且漢已亡吳何得久寧能為吳降虜乎保城繕甲告誓將士厲以節義莫不用命吳聞鍾邓敗百城無主有兼蜀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過使步協率衆而西憲臨江拒射不能禦遣參軍楊宗哭圍北出告急安東將軍陳騫又送文武印綬任子語晉王協攻城憲出與戰大破其軍孫休怒復遣陸抗等帥衆三萬人增憲之圍被攻凡六月日而救援不到城中疾病大半或說憲奔走之計憲曰夫為人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為也畢命於此矣陳騫言於晉王遣荊州刺史胡烈救憲拒等引退晉王即委前任拜憲凌江將軍封萬年亭侯會武陵四縣舉衆叛吳以憲為武陵太守巴東監軍泰始元年改封西鄂縣侯憲遣妻子居洛陽武帝以子襲為給事中三年冬入朝進位冠軍將軍假節四年三月從帝宴于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敘用者憲薦蜀郡常忠杜軫壽良巴西陳壽南郡高軌高陽吕雅許國江夏費恭琅琊諸葛京汝南陳裕即皆敘用咸顯於世憲還襲取吳之巫城因上伐吳之策憲方亮嚴正待士不倦輕財好施不治產業六年薨贈安南將軍諡曰烈侯子襲以陵江將軍領部曲早卒追贈廣漢太守襲子徽順陽內史永嘉五年為王如所殺此作獻名與本傳不同未詳孰是也

王連字文儀南陽人也劉璋時入蜀為梓潼令先主起事葭萌進軍來南連閉城不降先主義之不彊偪也及成都既平以連為什邡令轉在廣都所居有績遷司鹽校尉較鹽鐵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國用於是簡取良才以為官屬若吕乂杜祺劉幹等終皆至大官自連所拔也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領鹽府如故建興元年拜屯騎校尉領丞相長史封平陽亭侯時南方諸郡不賓諸葛亮將自征之連諫以為此不毛之地疫癘之鄉不宜以一國之望冒險而行亮慮諸將才不及己意欲必往而連言輒懇至故停留者久之會連卒子山嗣官至江陽太守

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也（襄陽記曰朗少師事司馬德操與徐元直韓德高龐士元皆親善）荊州牧劉表以為臨沮長表卒歸先主先主定江南使朗督秭歸夷道巫山夷陵四縣軍民事蜀既平以朗為巴西太守頃之轉任牂牁又徙房陵後主踐阼以朗為步兵校尉代王連領丞相長史丞相亮南征朗留統後事五年隨亮漢中朗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數年為光禄勳亮卒後徙左將

軍追論舊功封顯明亭侯位特進初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三十年臣松之案朗坐馬謖免長史則建興六年中也朗至延熙十年卒整二十年耳此云三十字之誤也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聚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延熙十年卒襄陽記曰朗和不在衆此言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是以聖人守和以存以亡也吾楚國之小子耳而早喪所天為二兄所誘養使其性行不隨禄利以墮令但貧耳貧非人患惟和為貴汝其勉之子條嗣景耀中為御史中丞襄陽記曰條字文豹亦博學多識入晉為江陽太守南中軍司馬朗兄子寵先主時為牙門將秭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後為中部督典宿衛兵諸葛亮當北行表與後主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論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遷中領軍延熙三年征漢嘉蠻夷遇害寵弟充歷射聲校尉尚書襄陽記曰魏咸熙元年六月鎮南將軍衛瓘至於成都得璧玉印各一枚文似成信字魏人宣示百官藏于相國府充聞之曰吾聞譙周之言先帝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今中撫軍名炎而漢年極於炎興瑞出成都而藏之於相國府此殆天意也是歲拜充為梓潼太守明年十二月而晉武帝即尊位炎興於是乎徵焉孫盛曰昔公孫述自以起成都號曰成氏二玉之文殆述所作矣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治公羊春秋博涉史漢汝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元常之倫也劉璋時舉孝廉為魚復長還州署從事領帳下司馬張飛自荆州由墊江入璋授裔兵拒張飛於德陽陌下軍敗還成都為璋奉使詣先主先主許以禮其君而安其人也裔還城門乃開先主以裔為巴郡太守還為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先是益州郡殺太守正昂者率雍闓恩信著於南土使命周旋遠通孫權乃以裔為益州太守徑往至郡闓遂趑趄不實假鬼教曰張府君如豺虺外雖澤而内實麤不足殺令縛與吳於是遂送裔於權會先主薨諸葛亮遣鄧芝使吳亮令芝言次可從權請裔裔自至吳數年流徙伏匿權未之知也故許芝

遣裔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以乃爾孚裔對曰愚以為卓氏之寡女猶賢於買臣之妻權又謂裔曰君還必用事西朝終不作田父於閭里也將何以報我裔對曰裔負罪而歸年也自此以後大王之賜也權言笑歡悅有器裔之色裔出閤深悔不能陽愚即便就船倍道兼行權果追之裔已入永安界數十里追者不能及既至蜀丞相亮以為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其明年北詣亮諮事送者數百車乘盈路裔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其談啁流速皆此類也臣松之以為談啁貴於機捷書疏可容留意今因書疏之巧以著談啁之速非其理也

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息長大為之娶婦買田宅產業使立門戶撫恤故舊振贍衰宗行義甚至加輔漢將軍領長史如故建興八年卒子翼嗣翼音忙角反見字林曰翼思貌也歷三郡監軍翼弟郁太子中庶子

楊洪字季休犍為武陽人也劉璋時歷部諸郡先主定蜀太守李嚴命為功曹嚴欲徙郡治舍洪固諫不聽遂辭功曹請退嚴欲薦洪於州為蜀郡從事先主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時蜀郡太守法正從先主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真頃之轉為益州治中從事先主既稱尊號征吳不克還住永安漢嘉太守黃元素為諸葛亮所不喜聞先主疾病懼有後患舉郡反燒臨邛城時亮東行省疾成都單虛是以元益無所憚洪即啟太子遣其親兵使將軍陳智鄭綽討元衆議以為元若不能圍成都當

由越篤據南中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勑留綽但於南安峽口遮即便得矣留綽承洪言果生獲元洪建興元年賜爵關內侯復為蜀郡太守忠節將軍後為越騎校尉領郡如故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欲用張裔為留府長史問洪何如洪對曰裔天姿明察長於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朗朗情偽差少裔隨從日下效其器能於事兩善初裔少與洪親善裔流放在吳洪臨裔郡裔子郁給郡吏微過受罰不特原假裔後還聞之深以為恨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許具說所言裔答洪曰公留我了矣明府不能止時人或疑洪意自欲作長史或疑洪知裔自嫌不願裔處要職典後事也後裔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桓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迸南海相為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同獎王室自以為與君古之石交也古之道舉讎以相益割肯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恐邪論者由是明洪無私洪少不好學問而忠清歎亮憂公如家事繼母至孝六年卒官始洪為李嚴功曹嚴未至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迎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功幹舉郡吏數年為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益部耆舊傳雜記曰每朝會祇次洪坐朝祇曰君馬何駛祇曰故吏馬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耳衆傳之以為笑祇字君肅少寒貧為人寬厚通濟體甚壯大又能飲食好聲色不持節儉故時人少貴之者常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不過此祇笑言得此足矣初往郡後為督軍從事時諸葛亮用法峻密陰聞祇游戲放縱不勤所職當奏往錄獄衆人咸為祇懼祇密聞之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諸葛晨往祇悉已闇誦答對解釋無所凝滯亮甚異之出補成都令時郫縣令缺以祇兼二縣二縣戶口猥多切近都治饒諸奸穢每比人嘗眠睡值其覺寤輒得奸詐衆咸畏祇之發摘或以為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箅祇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合其精如此汶山夷不安以祇為汶山太守民夷服信遷廣漢後夷反叛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時難屈祇拔祇族人為汶山復得安轉祇為犍為年四十八卒如直所言後有廣漢王離字伯元亦以才幹顯為督軍從事推法平當稍遷代祇為犍為太守治有美績雖聰明不及祇而文采過之也

費詩字公舉犍為南安人也劉璋時為縣竹令先主攻縣竹時詩先舉城降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以詩為督軍從事出為牂牁太守還為州前部司馬先主為漢中王遣詩拜關羽為前將軍羽聞黃忠為後將軍羽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蕭曹以此為怨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孰乎且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為君侯不宜計官號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後羣臣議欲推漢中王稱尊號詩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眾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誠不為殿下取也由是忤指左遷部永昌從事習鑿齒曰夫創本之君侯大定而後正己纂統之主須速建以係眾心是故惠公朝虜而子圉夕立更始尚存而光武舉號夫豈忘主徼利社稷之故也今先主糾合義兵將以討賊殲禍大主沒國喪二祖之廟絕而不祀苟非親賢孰能紹此嗣祖配天非咸陽之譬扶正討逆何推讓之有於此時也不知速尊有德以奉大統使民欣反正世覩舊物扶順者森心附逆者同懼可謂闇惑矣其黜降也宜哉臣松之以為鑿齒論議惟此議最善 建興三年隨諸葛亮南行歸至漢陽縣降人李鴻來詣亮亮見鴻時蔣琬與詩在坐鴻曰間過孟達許適見王沖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頗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沖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邪亮默然不答亮欲誘達以為外援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歲末及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託名榮貴為華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侍士之義又鴻道王沖造作虛語云足下量

度吾心不受冲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遣有書達得亮書數相交通辭欲叛魏魏遣司馬宣王征之即斬滅達亮亦以達無款誠之心故不救助也將琬秉政以詩為諫議大夫卒於家王冲者廣漢人也為牙門將統屬江州督李嚴為嚴所疾懼罪降魏魏以冲為樂陵太守孫盛曰蜀世譜曰詩字立晉散騎常侍自後益州諸費有名位者多是詩之後也評曰霍峻孤城不傾王連固節不移向朗好學不倦張裔敏應機楊洪乃心忠公費詩率意而言皆有可紀焉以先主之廣濟諸葛之準繩詩吐直言猶用陵遲況庸后乎哉

蜀志卷十一考證

霍峻兄篤於鄉里合郡曲數百人○郡曲宋本作部曲

寵待有加注高陽呂雅○元本高陽作南陽

向朗歷射聲校尉尚書注鎮南將軍衛瓘○臣明楷按魏志衛覬傳云子瓘咸熙中為鎮西將軍此作鎮南字誤

又注孫盛曰昔公孫述云云○臣龍官按此語已見于魏志陳留王奐咸熙元年注中此為重出

楊洪君昔在桓下○宋本作桓下

況吾但委意於元儉而君不能忍邪○委意監本訛作委噫今改正

能盡時人之器用也注初往郡後為督軍從事○往郡疑作住郡

又注後夷反叛辭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耳時難屈祇拔祇族人為汶山復得安○太平御覽反叛辭下多曰字時難下多復字為下多之字

費詩羽聞黃忠為後將軍羽怒曰○太平御覽無下羽字

今漢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於漢室○臣浩按漢王太平御覽作漢中王漢室疑當作漢升黃忠字也

左遷部永昌從事注夫創本之君俟大定而後正已纂統之主須速建以係衆心○監本訛作須大定俟速建令改正

豈徒托空名榮貴為華離乎○華離冊府作垂離

蜀志卷十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杜微　周羣　張裕　杜瓊　許慈　孟光　來敏

尹默　李譔　譙周　郤正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於廣漢任安劉璋辟為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聾閉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為別駕五梁為功曹微為主簿微固辭舉而致之既至亮引見微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覿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

著勲於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為謀故自割絶守勞而已不畐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答曰曹丕篡弒自立為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於山野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為諫議大夫以從議郎遷諫議大夫五官中郎將

其志五梁者字德山犍為南安人也以儒學節操稱從周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人也父舒字叔布少學術於廣漢楊厚名亞董扶任安數被徵終不詣時人有問春秋識曰代漢者當塗高此何謂也舒曰當塗高者魏也鄉黨學者私傳其語羣少受學於舒專心候業於庭中作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災纔見一氣即白羣羣自上樓觀之不避晨夜故凡有氣候無不見之者是以所言多中州牧劉璋辟以為師友從事續漢書曰建安七年越嶲有男子化為女人時羣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易代之祥也至二十五年獻帝果封于山陽十二年十月有星孛于鶉尾荆州分野羣以為荆州牧將死而失土明年秋劉表卒曹公平荆州十七年十二月星孛于五諸侯羣以為西方專據土地者皆將失土是時劉璋據益州張魯據漢中韓遂據涼州宋建據枹罕明年冬曹公遣偏將擊涼州十九年獲宋建韓遂逃于羌中被殺其年秋璋失益州二十年秋曹公攻漢中張魯降先主定蜀署儒林校尉先主欲與曹公爭漢中問羣羣對曰當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軍必不利當戒慎之時州後部司馬蜀郡張裕亦曉占候而天才過羣羣又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作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之人密白其言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為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小樓家富多奴常令奴更直於樓上視天災纔見一氣即白羣羣自上樓觀之不避晨夜故凡有氣候無不見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即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為涿令涿令者去官

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泳欲署泳則失潞乃署曰潞泳君先主無黯故裕以此及之先主常銜其不遜加忿其漏言乃顯裕諫爭漢中不驗下獄將誅之諸葛亮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鉏裕遂棄市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又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地也羣卒子巨頗傳其術

杜瓊字伯瑜蜀郡成都人也少受學於任安精究安術劉璋時辟為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瓊為議曹從事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遷左中郎將大鴻臚太常為人靜默少言闔門自守不與世事蔣琬費禕等皆器重之雖學業入深初不視天文有所論說後進通儒譙周常問其意瓊答曰欲明此術甚難須當身視識其形色不可信人也晨夜苦劇然後知之復憂漏泄不如不知是以不復視也周因問曰昔周徵君以為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邪周曰未達也瓊又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始自漢已来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瓊年八十餘延熙十三年卒著韓詩章句十餘萬言不教諸子內學無傳業者周緣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春秋傳著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命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為帝後皆免為諸侯與師服言相似也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意者甚於穆侯靈帝之名子後宦人黃皓弄權於內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既亡咸以周言為驗周曰此雖已所推尋然有所因由杜君之辭而廣之耳殊無神思獨至之異也

許慈字仁篤南陽人也師事劉熙善鄭氏學治易尚書

三禮毛詩論語建安中與許靖等俱自交州入蜀時又有魏郡胡潛字公興不知其所以在益土潛雖學不沽洽然卓犖殭識祖宗制度之儀喪紀五服之數皆指掌畫地舉手可采先主定蜀承喪亂歷紀學業衰廢乃鳩合典籍沙汰衆學慈潛並為博士與孟光来敏等典掌舊文值庶事草創動多疑議慈潛更相克伐謗讟忿爭形於聲色書籍有無不相通借時尋楚撻以相震攄攄虚晚反其矜已妬彼乃至於此先主愍其若斯羣僚大會使倡家假為二子之容儛其訟閱之狀酒酣樂作以為嬉戲初以辭義相難終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潛先沒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卒孫盛曰蜀少人士故慈潛等並見載述子勗傳其業復為博士

孟光字孝裕河南洛陽人漢太尉益郁之族續漢書云郁中常侍孟貴之弟靈帝末為講部吏獻帝遷都長安遂逃入蜀劉焉父子待以客禮博物識古無書不覽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每與来敏爭此二義光常譊譊讙咋譊音奴交反讙音休咋音徂格反先主定益州拜為議郎與許慈等並掌制度後主踐阼為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少府遷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衆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禕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未聞以此獲譏呵左氏所習讀并其性情好尚正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未聞以此獲譏呵左氏每與来敏爭此二義光常譊譊讙咋譊音奴交反讙音休咋音徂格反先主定益州拜為議郎與許慈等並掌制度後主踐阼為符節令屯騎校尉長樂少府遷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光於衆中責大將軍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禕答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未聞以此獲譏呵左氏所習讀并其性情好尚正

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畧智調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既不得妄有所施設也光解正慎宜不為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每彈射利病為世人所譏嫌疑省君意亦不甚好吾言然語有次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智意雖有自然然不可力彊致也此儲君讀書寧當倣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為然後光坐事免官年九十餘卒

華嶠後漢書曰豔好學下士開館養徒衆少歷顯位靈帝時位至司空　漢末大亂敏隨姊夫荊州姊夫黃琬是劉璋祖母之姪故璋遣迎琬妻敏遂俱與姊入蜀常為璋賓客涉獵書籍善左氏春秋尤精於倉雅訓詁好是正文字先主定益州署敏典學校尉及立太子以為家令後主踐阼為虎賁中郎將丞相亮住漢中請為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亮教曰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邪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議者以為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為太子家令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後主即位吾闇於知人遂復擢為將軍祭酒逸議者之審見背先帝所疎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之以義今既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　亮卒後還成都為大長秋又免後累遷為光祿大夫復坐過黜前後數貶削皆以語言不節舉動違常也時益光亦以樞機不慎論議干時然猶愈於敏俱以其耆宿學士見禮於世而敏荊楚名族東宮舊臣特加優待是故廢而復起後以敏為執慎將軍欲令以官重自警戒也年九十七景耀中卒子忠亦博覽經學有敏風與尚書向充等並能協贊大將軍姜維維善之以為參軍

尹默字思潛梓潼涪人也益部多貴令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遠游荊州從司馬德操宋仲子等受古學皆通諸經史又專精於左氏春秋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咸略誦述不復按本先主

定益州領牧以為勸學從事及立太子以默為僕射以左氏傳授後主後主踐阼拜諫議大夫丞相亮住漢中請為軍祭酒亮卒還成都拜太中大夫卒子宗傳其業

李譔字欽仲梓潼涪人也父仁字德賢與同縣尹默俱游荆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譔具傳其業又從默講論義理五經諸子無不該覽加博好技藝算術卜數醫藥弓弩機械之巧皆致思焉始為州書佐尚書令史延熙元年後主立太子以譔為庶子遷為僕射轉中散大夫右中郎將猶侍太子太子愛其多知甚悅之然體輕脫好戲啁故世不能重也著古文易尚書毛詩三禮左氏傳太玄指歸皆依準費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而意歸多同景耀中卒時又有漢中陳術字申伯亦博學多聞著釋問七篇益部耆舊傳及志位歷三郡太守

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父岾字榮始治尚書兼通諸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州就假師友從事周幼孤與母兄同居既長耽古篤學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札頗曉天文而不以留意諸子文章非心所存不恚偏視也身長八尺體貌素朴性推誠不飾無造次辯論之才然潛識內敏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為勸學從事蜀記曰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況左右乎亮卒於敞庭周在家聞問即便奔赴尋有詔書禁斷惟周以速行得達大將軍蔣琬領刺史徙為典學從事總州之學者後主立太子以周為僕轉家令時後主頗出游觀增廣聲樂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於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衆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為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

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遂務理冤獄節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吳漢冦恂未識世祖遙聞德行遂以權計舉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勝數故能以弱為彊屠王郎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業也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銚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細行數出即時還車及征隗囂賴川盜起世祖還洛陽但遣冦恂往恂曰賴川以陛下遠征故姦猾起叛未知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臨賴川賊必即降遂至賴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姿至孝喪踰三年言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一大小戮力臣所不能陳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

不能者夫輓大重者其用力苦不衆扳大艱者其善術不廣且承事宗廟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於四時之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奉脩先帝所施下為子孫節儉之教徒為中散大夫猶侍太子于時軍旅數出百姓彫瘁周與尚書令陳祇論其利害退而書之謂之仇國論其辭曰因餘之國小而釁建之國大並爭於世而為仇敵因餘之國有高賢卿者問於伏愚子曰今國事未定上下勞心往古之事能以弱勝彊者其術何如伏愚子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恒多慢處小有憂者恒思善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人養民以少取多勾踐卑衆以弱斃彊此其術也賢卿曰曩者項彊漢弱相與戰爭無日寧息然項氏豈必由文王之事乎

肇建之國方有疾疢我因其隙陋其邊陲覘增其疾而斃之也伏愚子曰當殷周之際王侯世尊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劒鞭馬而取天下乎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改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彊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肇建皆傳國易世矣既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為文王難為漢祖夫民疲勞則驫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是故智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如遂極武黷征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若乃奇變從橫出入無間衝波截轍超谷越山不由舟楫而濟盟津者我愚子也實所不及後遷先禄大夫位亞九列周雖不與政事以儒行見禮時訪大議輒據經以對而後生好事者亦咨問所疑焉景耀六年冬魏大將軍鄧艾克江由長驅而前而蜀本謂敵不便至不作城守調度及聞艾已入陰平百姓擾擾皆迸山野不可禁制後主使羣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為蜀之與吳本為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為南中七郡阻險斗絶易以自守宜可奔南惟周以為自古已来無寄他國為天子者也今若入吳固當臣服且政理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則魏能并吳不能并魏明矣等為小稱臣孰與為大再辱之耻何與一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為之計然後可果今大敵以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羣臣或難周曰今艾以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之受之後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以古義爭之衆人無以易周之理後主猶疑於入南周上疏曰或說陛下以北兵深入有欲適南之計臣愚以為不安何者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

為猶數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勢偪之窮乃幸從是後
供出官賦取以給兵以為愁怨此患國之人也今以窮
迫欲往依恃恐必復反叛一也北兵之来非但取蜀而
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勢衰及時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
偪於郎欲棄還關中邳彤諫曰明公西還則邯鄲城民
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亡叛可必也世祖
從之遂破邯鄲今北兵至陛下南行誠恐邳彤之言復
信於今四也願陛下早為之圖可獲爵土若遂適南勢
窮乃服其禍必深易曰亢之為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
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
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
求授人子雖不肖禍尚未萌而迎授與人況禍以至乎
故徵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壁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
得已也於是遂從周策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

孫綽評曰譙周說後主降魏可乎曰自為天子而乞降
請命何恥之深乎夫為社稷亡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
之先君正魏之篡不與同天矣推過於其父俛首而事
讎可謂苟存豈大居正之道哉孫盛曰春秋之義國君
死社稷卿大夫死位況稱天子而可辱於人乎周謂萬
乘之君偷生苟免亡禮希利要奠徵榮惑矣且以事勢
言之理有未盡何者禪雖庸主實無桀紂之酷戰雖屢
北未有土崩之亂縱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
而慮於必亡邪魏師之来蹇國大舉欲追則舟楫靡資
欲留則師老多虞且屈伸有會情勢代起徐因思奮之
民以攻驕情之卒此越王所以敗闔閭田單所以摧騎
劫也何為匆匆遽自囚虜下堅壁於敵人致斫石之至
恨哉葛生有云事之不濟則已耳安能復為之下壯哉
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觀古燕齊荊越之敗或國覆
主滅或魚縣鳥竄終能建功立事康復社稷豈曰天助
抑人謀也向使懷苟存之計納譙周之言何邦基之能
至漢中困疾不進咸熙二年夏巴郡文立從洛陽還蜀
過見周周語次因書板示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沒兮典
午者謂司馬也月酉者謂八月也至八月而文王果崩

華陽國志曰文立字廣休少治毛詩三禮兼通羣書剌
史費禕命為從事入為尚書郎復辟為大將軍東曹掾

稍遷尚書蜀并于魏梁州建首為別駕從事舉秀才晉泰始二年拜濟陰太守遷太子中庶子立上言故蜀大官及盡忠死事者子孫雖住郡國或有不才同之齊民為剿又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畿各宜量才敘用以慰巴蜀之心傾吳人之望事皆施行轉散騎常侍獻可替否多所補納稍遷衛尉中朝服其賢雅為時名卿咸宜本章奏 晉室踐祚累下詔所在發遣周周遂興疾語落秦始三年至以疾不起就拜騎都尉周乃自陳無功而封求還爵土皆不聽許五年予嘗為本郡中正清定事訖求休還家往與周別周語予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揚雄七十一和而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劉揚同軌恐不出後歲必便長逝不復相見矣疑周以術知之假此而言也六年秋為散騎常侍疾篤不拜至冬卒 晉陽秋載詔曰朕甚悼之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五萬周息熙上言周臨終屬熙曰久抱疾未曾朝見若國恩賜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當還舊墓道險行難豫作輕棺殯斂已畢上還所賜詔曰還衣服給棺直 凡所著述撰定法訓五經論古史考書之屬百餘篇 益部耆舊傳曰益州刺史董榮圖畫周像於州學命從事李通頌之曰抑抑譙侯好古述儒實道懷真鑒世盈虛雅名美迹終始是書我后欽賢無言不譽攀諸前哲丹青是圖嗟爾來葉鑒茲顯模

周三子熙賢同少子同頗好周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棄官洗馬名不就周長子熙熙子秀字元彥 晉陽秋曰秀性清靜不交於世知將大亂豫絕人事從兄弟及諸親里不與相見州郡辟命及李雄盜蜀安車徵秀又雄叔父驤驤子壽辟命皆不應常冠鹿皮躬耕田畝永和三年安西將軍桓溫平蜀表薦秀曰臣聞大朴既虧則忠貞之義彰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亦有秉心矯迹以惇在三之節是以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俗訓民靜一流競伏惟大晉應符御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神州丘墟三方圮裂兆庶免罝絕響於中林白駒無聞於空谷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歎息者也陛下聖德嗣興方恢天緒臣昔奉役有事 土鯨鯢既仍縣思宣大化訪諸故老搜揚潛逸遣使武羅羿涅之墟想王蠋於亡齊之境竊聞巴西龔植操貞固抱德肥遁揚清渭波于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羣黎蹈顛沛之艱絕迹不面偷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談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之默遼海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土以為美談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聖哲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狼當路遺黎偷薄義聲弗聞益宜振起道義之徒以敦流遁之弊老秀蒙蒲帛之徵足以鎮靜頹風軌訓罔俗幽遐仰澤九服知化矣及蕭敬叛亂避難宕渠川中鄉人宗族馮依數以百數秀年八十衆人以其篤老欲代之負擔 方矩曰各以有老弱當先營救吾氣力自足堪此不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後十餘年卒於家

郤正字令先河南偃師人也祖父儉靈帝末為益州刺史為盜賊所殺會天下大亂故正父揖因留蜀揖為大

將軍孟達營都督隨達降魏為中書令史正本名纂少以父死母嫁單煢隻立而安貧好學博覽墳籍弱冠能屬文入為祕書吏轉為令史遷郎至令性澹於榮利而尤耽意文章自司馬王揚班傅張蔡之儔遺文篇賦及當世美書善論益部有者則鑽鑿推求略皆寓目自在內職與宦人黃皓比屋周旋經三十年皓從微至貴操弄威權正既不為皓所愛亦不為皓所憎是以官不過六百石而免於憂患依則先儒假文見意號曰釋譏其文繼於崔駰達旨其辭曰或有譏余者曰聞之前記夫事與時竝名與功偕然則名之與事前哲之急務也是故創制作範匪時不立流稱垂名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乃顯事亦俟時以行止身沒名滅君子所恥是以達人研道探賾索微觀天運之符表考人事之盛衰辨者馳說智者應機謀夫演略武士奮威雲合霧集風激電飛量時揆宜用取世資小屈大申存公忽私雖尺枉而尋直終揚光以發輝也今三方鼎跱九有未又悠悠四海嬰丁禍敗嗟道義之沈塞愍生民之顛沛此誠聖賢拯救之秋烈士樹功之會也吾子以高朗之才珪璋之質兼覽博闚留心道術無遠不致無幽不悉挺身取命幹茲與秘躊躇紫闥喋舌是執九考不移有入無出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九考則二十七年究古今之真偽計時務之得失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官責慰此素飡固未能輸竭忠款盡瀝胥肝排方入直惠彼黎元俾吾徒草鄙並有聞焉也盍亦綏衡緩轡回軌易塗與安駕肆思馬斯徂審厲揭以投濟要衷庚之赫愔播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不亦盛與余聞而歎曰嗚呼有若云乎邪夫人心不同實若其面子雖光麗既美且豔管闚筐舉守厥所見未可以言八絃之形埒信萬事之精練也或人率爾仰而揚衡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余應之曰虞帝以面從為戒孔聖以悅已為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將為吾子論而釋之昔在鴻荒曚昧肇初三皇應籙五帝承符爰暨夏商前典攸書姬衰道缺霸者翼扶嬴氏慘

虐吞嚼八區於是從橫雲起徂詐如星奇邪蠭動智故萌生或飾真以雛偽或挾邪以干榮或詭道以要上或鬻技以自矜背正崇邪棄直就佞忠無定分義無常經故鞅法窮而慝作斯義敗而姦成呂門大而宗滅韓辨立而身刑夫何故哉利回其心寵耀其目赫赫龍章鑠車服嬴幸苟得如反如仄搖邪荒迷恣睢自極和鸞未調而身在轅側庭宁未踐而棟折榱覆天牧其精地縮其澤人弔其躬鬼妥其額初升高岡終隕幽壑朝含榮潤夕為枯魄是以賢人君子深圖遠慮畏彼咎戾超然高舉寧曳尾於塗中穢濁世之休譽彼豈輕主慢民而忽於時務哉蓋易著行止之戒詩有靖恭之歎乃神之聽之而道使之然也自我大漢應天順民政治之隆否於素秋玄陰抑於孟春羲和逝而望舒係運氣匿而耀靈陳沖質不永桓靈墜敗英雄雲布豪傑蓋世家挾殊議人懷異計故從橫者欻披其胷狙詐者暫吐其舌也今天綱已綴德樹西鄰丕顯祖之宏規縻好爵於士人興五教以訓俗豐九德以濟民肅明祀以祠祭幾皇道以輔真雖跱者未一偽者未分聖人垂戒蓋均無貧故君臣協美於朝黎庶欣戴於野動若重規靜若疊矩濟濟偉彥元凱之倫也有過必知顏子之仁也侃侃庶政冉季之治也鷹揚鸇騰伊望之事也總羣俊之上略舍薛氏之三計敷張陳之祕策故力征以勤世援華英而不遑豈暇脩枯籜於榛穢哉然吾不才在朝累紀託身所天心焉是恃樂滄海之廣深歎嵩嶽之高跱聞仲尼之贊商感鄉校之益已彼平仲之和羹亦進可而替否故矇冒瞽說時有攸獻譬適人之有采於市閭游童之吟詠乎疆畔庶以增廣福祥輸力規諫若其合也則以閤協明進應靈符如其違也自我常分退守已愚進

退任數不矯不誣循性樂天夫何恨諸此其所以既入不出有而若無者也狹屈氏之常醒濁漁父之必醉涸柳季之卑辱褊夷叔之高懽合不以得違不以失得不充詘失不慘悸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以慮輕不粥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忌紲何責之釋何殞之郵何方之排何直之入九考不移固其所執也方今朝士山積髦俊成羣猶鱗介之潛乎巨海毛羽之集乎鄧林遊禽逝不為之殷且陽靈幽於唐葉陰精應為之勘浮觴臻不為之盬且陽靈幽於唐葉陰精應為之息桑林禱而甘澤滋淮南子曰禹於陽盱之河湯苦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聖人之憂民如此其明矣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克夏桀而天下大旱三年不收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方萬方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傷民之大命湯於是剪其髮攬其爪以自以為犧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行止有道啓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怨不尤委命恭己我又何辭辭窮路單將反初節綜墳典之流芳尋孔氏之遺藝綴微辭以存道憲先軌而投制躧叔牙之優游美疎氏之遐逝收止足以言歸汎浩然以容裔欣環堵以恬娛免咎悔於斯世顧茲心之未泰懼末塗之泥滯仍求激而增憤肆中懷以告誓昔九方考精於至貴秦牙沉思於殊形

淮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卻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天下之馬臣下之馬臣有所與共儕纆采薪九方堙此其相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悅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也毛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所以千萬里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觀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天下之馬也淮南子又曰伯樂寒風秦牙葛青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蓋九方皐觀其精秦牙察其形薛燭察寶以飛譽越絕書曰昔越王勾踐有寶劍五枚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劒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吾有寶劒五請以示子乃取其豪曹巨闕薛燭曰皆非也又取純鈞湛盧燭曰觀其劒鈔爛如列宿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將溢於塘觀其文漪漪如氷將釋此所謂純鈞邪王曰是也王曰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三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可乎薛燭曰不可當造此劒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鼓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悉其伎巧一曰純鈞二曰湛盧今赤堇之山已合若邪之溪深而不測歐冶子已死雖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獨不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三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赤何足言與

瓠梁託弦以流聲淮南子曰瓠巴

鼓瑟而鯉魚聽之又曰瓠巴鼓瑟而鯉魚聽之又曰瓠巴鼓瑟而鯉魚聽之又曰瓠巴

降於鄧艾其書正所造也明年正月鍾會作亂成都後主東遷洛陽時擾攘倉卒蜀之大臣無翼從者惟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侍後主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時論嘉之賜爵關內侯泰始中除安陽令遷巴西太守泰始八年詔曰有治理之績其以正為巴西太守咸寧四年卒凡所著述詩論賦頌屬垂百篇

評曰杜微脩身隱靜不役當世庶幾夷皓之縣周羣占天有徵杜瓊沈默慎密諸生之純也許孟來李撫涉多聞尹默精於左氏雖不以德業為稱信皆一時之學士譙周詞理淵通為世碩儒有董揚之規郤正文辭粲爛有張蔡之風加其行止君子有取焉二子處晉事少在蜀事多故著于篇張璠以為譙周所陳降魏之策蓋素料劉禪懦弱心無害戾故得行也如遇忿肆之人雖無他算然孫殉鄙恥或發怒妄誅以立一時之威快其斯須之意者此亦夷滅之禍云

蜀志卷十二考證

杜微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勤元本作勸

許慈慈後主世稍遷至大長秋○何焯曰大長秋掌奉宣中宮命西京或用士人中興常用宦者今皆用通經之士為之則可以修周官內宰之職且仁篤通大經四小經三即在中土亦烏可無述耶

孟光漢太尉孟郁之族○郁後漢書靈帝紀作馥

光解正慎宜不為放談○宜疑作密

此儲君讀書寧當倣吾等竭力博識○儲君監本訛諸

君令改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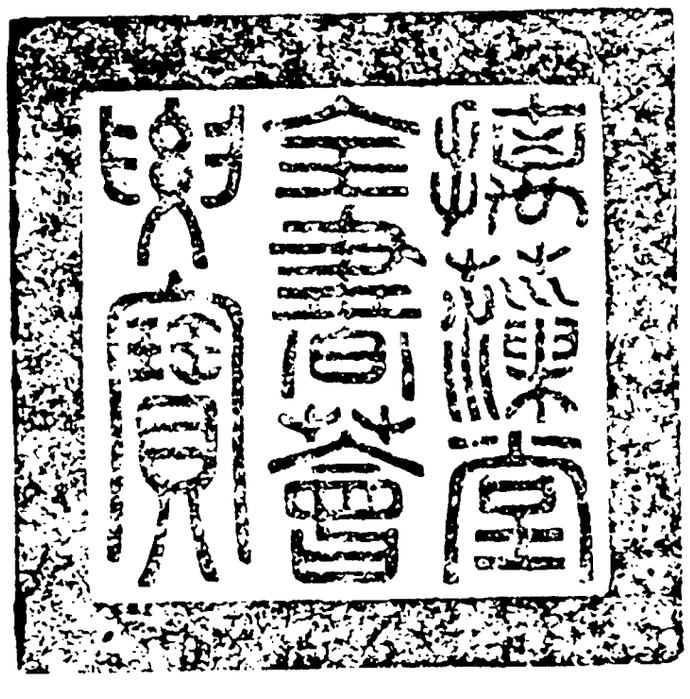
尹默自劉歆條例鄭衆賈逵父子陳元方服虔注說○臣洁按後漢書云陳元字長孫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元少傳父業為之訓詁與范升爭立左氏學據此則此云陳元方多字疑為傳寫之訛也

譙周故周人養民以少取多勾踐卹衆以弱斃彊○周

人宋本作周文
當秦罷侯置守之後民疲秦役○當秦宋本作及秦
至冬卒注若國恩賜朝服衣物者勿以加身○臣清植
按周雖勸降然不仕魏晉至臨終所囑又如此則其
勸降也蓋度殉國之義非後主所辦故姑以此為全
君計耳視夫誤其君以榮其身者則有間矣
周長子熙熙子秀字元彥○何焯曰元彥之去承祚遠
矣此十字疑皆裴注之文臣龍官按上文既云周三
子熙賢同此又云周長子熙于文義似贅其為裴注
無疑
卻正揩秋蘭以芳世副吾徒之彼圖○彼圖冊府作披
圖
不猥譽以干澤不辭愆以忌紲○猥元本作徵
楚客潛寇以保荊注偷即夜出解齊將軍之帳而獻之
子發○元修本作解齊將軍之幬帳多幬字
雍門援琴而挾說注鼓鈞乎不測之淵○鈞宋本作鈞
若士竦身於雲清注教幼而好游長不喻解○宋本作
至長不渝
又注此其外猶有沈沈之氾○沈沈宋本作汰沃
又注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宋本乃止下有駕
止杯治悖若有喪也九字

蜀志卷十二考證

謹案卷十第十九頁前一行自惟年官先琬刊本
惟訛為據監本改
卷十二第十八頁後四行未曾朝見刊本曾訛會
據監本改
第二十七頁後三行注猶突與也刊本突訛突據
淮南子改
第二十七頁後四行西窮宵冥之黨刊本宵訛冥
據淮南子改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錄監生臣顧　振

欽定四庫全書要 史部

蜀志 卷十三至十五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蜀志卷十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 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黃權 李恢 呂凱 馬忠 王平 張嶷

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少為郡吏州牧劉璋召為主簿時別駕張松建議宜迎先主使伐張魯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可但閉境以待河清璋不聽竟遣使迎先主出權為廣漢長及先主襲取益州將帥分下郡縣郡縣望風景附權閉城堅守須劉璋稽服乃詣降先主先主假權偏將軍 徐眾評曰權既忠諫於主又閉城堅守得事君之禮武王下車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所以大顯忠賢之士而明示所貴之旨先主假權將軍善矣然猶薄必未足彰忠義之高節而大勸為善者之心 及曹公破張魯魯走入巴中權進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為割蜀之股臂也於是先主以權為護軍

率諸將迎魯魯已還南鄭北降曹公然卒破杜濩朴胡殺夏侯淵據漢中皆權本謀也先主為漢中王猶領益州牧以權為治中從事及稱尊號將東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軍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先驅以嘗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先主自在江南及吳將軍陸議乘流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有司執法白收權妻子先主曰孤負黃權權不負孤也待之如初臣松之以為漢武用虛罔之言誅李陵之家劉主拒憲司所執宥黃權之室二主得失昭邈遠矣詩云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其劉主之所謂也魏文帝謂權曰君捨逆效順欲追蹤陳韓邪權對曰臣過受劉主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命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文帝善之拜為鎮南將軍封育陽侯加侍中使之陪乘蜀降人或云誅權妻子權知其虛言未便發喪果如所言及先主薨問至魏羣臣咸賀而權獨否文帝漢魏春秋曰文帝詔命發喪權答曰臣與劉葛推誠相信明臣本志疑惑未實請須後問後得審問後官至領軍

將軍儀同三司蜀記曰魏明帝問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為正權對曰當以天文為正往者漢文感守心而文皇帝崩吳蜀二主平安此其徵也明年卒謚曰景侯子邕嗣邕無子絕權留蜀子崇為尚書郎隨衛將軍諸葛瞻拒鄧艾到涪縣瞻盤桓未進崇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入平地瞻猶豫未納崇至于流涕會艾長驅而前瞻卻戰至縣竹崇帥厲軍士期於必死臨陣見殺

李恢字德昂建寧俞元人也任郡督郵姑夫爨習為建伶令有遠犯之事恢坐習免官太守董和以習方土大姓寢而不許華陽國志曰習後貢恢於州涉道未至聞先主自敗葫還攻劉璋恢知璋之必敗先主必成乃託

名郡使北詣先主遇於縣竹先主嘉之從至雒城遣恢
至漢中交好馬超超遂從命成都既定先主領益州牧
以恢為功曹書佐主簿後為亡虜所誣引恢謀反有司
執送先主明其不然更遷恢為別駕從事章武元年庲
降都督鄧方卒先主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
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
臣下盡情是以先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
自揆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狐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
以恢為庲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任平夷縣臣松之訊
之蜀人云庲降地名去蜀二千餘里時未有寧州號
為南中立此職以總攝之晉泰始中始分為寧州先
主薨高定恣睢於越巂雍闓跋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
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巂而恢案道向建寧諸縣大
相糾合圖恢軍於昆明時恢衆少敵倍又未得亮聲息
紿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
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
人信之故圍守怠緩於是恢出擊大破之追奔逐北南
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軍功居
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後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
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於成都賦出叟濮
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于時費用不乏建興七
年以交州屬吳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以還居本郡
徙居漢中九年卒子遺嗣恢弟子球羽林右部督隨諸
葛瞻担鄧艾臨陣授命死于縣竹
呂凱字季平永昌不韋人也孫盛蜀世譜曰初秦徙呂不韋子弟宗族於蜀漢漢
武帝時開西南夷置郡縣徙呂氏以充之因曰不韋縣仕
郡五官掾功曹時雍闓等閩先主薨於永安驕黠滋甚都護李嚴與閩書六紙
解喻利害閩但答一紙曰蓋聞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
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遠人惶惑不知所歸也其槃
慢如此閩又降於吳吳遙署閩為永昌太守永昌既在
益州郡之西道路壅塞與蜀隔絕而郡太守改易凱與
府丞蜀郡王伉帥屬吏民閉境拒閩閩數移檄永昌稱
說云云凱答檄曰天降喪亂奸雄乘釁天下切齒萬國

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腦塗地以除國難伏惟將軍世受漢恩以為當躬聚黨衆率先啟行上以報國家下不負先人書功竹帛遺名千載何期臣僕吳越背本就末乎昔舜勤民事隕于蒼梧書籍嘉之流聲無窮崩于江浦何足可悲文武受命成王乃平先帝龍興海内望風宰臣聰睿自天降康而將軍不覩盛衰之紀成敗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滅冰泮將何所依附曩者將軍先君雍侯造怨而封實融知興歸志世祖皆流名後葉世歌其美今諸葛丞相英才挺出深覩未萌受遺託孤翊贊季興興衆無忌錄功忘瑕將軍若能翻然改圖易跡更步古人不難追鄙土何足宰哉蓋聞楚國不恭裔桓是責夫差僭號晉人不長況臣於非主誰肯歸之邪竊惟古義臣無越境之交是以前後有來無往重承告示發憤忘食故略陳所懷惟將軍察焉

詩闔既發在道而闔已為高定部曲所殺亮至南上表曰永昌郡吏呂凱府丞王伉等執忠絶域十有餘年雍闓高定偪其東北而凱等守義不與交通臣不意永昌風俗敦直乃爾以凱為雲南太守封陽亭侯會為叛夷所害子祥嗣而王伉亦封亭侯為永昌太守（蜀世譜曰呂祥後為晉南夷校尉祥子及孫世為永昌太守李雄破寧州諸呂不肯附舉郡固守王伉等亦守正節）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也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乃復姓改名忠為郡吏建安末舉孝廉除漢昌長先主東征敗績猇亭巴西太守閻芝發諸縣兵五千人以補遺闕遣忠送往先主已還永安見忠與語謂尚書令劉巴曰雖士黃權復得狐篤此為世不乏賢也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忠為門下督三年亮入南拜忠牂牁太守郡承朱褒反叛亂之後忠撫育鄙理甚有威惠八年召為丞相參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又領州治中從事明年亮出祁山忠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夷豪帥劉胄反擾亂諸郡徵庲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胄平南土加忠

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初建寧郡殺太守正昂縛
太守張裔於吳故都督常駐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
處民夷之間又越舊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將太守張嶷
開復舊郡由此就加安南將軍進封彭鄉亭侯延熙五
年還朝因至漢中見大司馬蔣琬宣傳詔旨加封鎮南
大將軍七年春大將軍費禕北禦魏敵留忠成都平尚
書事禕還忠乃歸南十二年卒子修嗣修弟恢恢子義
晉建寧太守
忠為人寬濟有度量但訴喝大笑忿怒不形於色然處
事能斷威恩並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
喪庭流涕盡哀為之立廟祀迄今猶在張表時名士清
望踰忠閭宇宿有功幹於事精勤繼踵在忠後其威風
稱績皆不及忠益部耆舊傳曰張表肅子也華陽國志表張松子未詳閻宇字文平南郡人
也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王
隨杜濩朴胡詣洛陽假校尉從曹公征漢中因降先主
拜牙門將裨將軍建興六年屬參軍馬謖先鋒謖舍水
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
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
不往偪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丞
相亮既誅馬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
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
封亭侯九年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大將軍司馬宣
王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卒
於武功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遷後典
軍安漢將軍副車騎將軍吳壹住漢中又領漢中太守
十五年進封安漢侯代壹督漢中延熙元年大將軍蔣
琬住沔陽平更為前護軍署琬府事六年琬還住涪拜
平前監軍鎮北大將軍統漢中七年春魏大將軍曹爽
率步騎十餘萬向漢川前鋒已在駱谷時漢中守兵不
滿三萬諸將大驚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敵聽當固守漢
樂二城遇賊令入比爾間涪軍足得救關平曰不然漢
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禍也今宜先遣劉護軍

杜參軍據興勢平為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諸軍及大將軍費禕自成都相繼而至魏軍退還如平本策是時鄧芝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遵履法度言不戲謔從朝至夕端坐徹日懃無武將之體然性狹侵疑為人自輕以此為損焉十一年卒子訓嗣初平同郡漢昌句侯反扶忠勇寬厚數有戰功功名爵位亞平官至左將軍封宕渠侯華陽國志曰後張翼廖化並為大將軍時人語曰前有王句後有張廖

張嶷字伯岐巴西郡南充國人也益部耆舊傳曰嶷出自孤微而少有通壯之節弱冠為縣功曹先主定蜀之際山寇攻縣縣長捐家逃亡嶷冒白刃攜負夫人夫人得免由是顯名州召為從事時郡內士人龔祿姚伷位二千石當世有聲名皆與嶷友善建興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廣漢縣竹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劫略吏民嶷以都尉將兵討之嶷度其鳥散難以戰禽乃詐與和親克期置酒酒酣嶷身率左右因斬慕等五十餘級渠帥悉殄尋其餘類旬日清泰後得疾病困篤家素貧匱廣漢太守蜀郡何祇名為通厚嶷宿與踈闊乃自舉詣祇託以治疾祇傾財醫療數年除愈其黨道信義皆此類也稱拜為牙門將屬馬忠北討汶山叛羌南平四郡蠻夷輒有籌畫戰克之功益部耆舊傳曰嶷受兵馬三百人隨馬忠討叛羌嶷別督數營在先至他里邑所在高峻嶷隨山立上四五里羌於要厄作石門於門上施牀積石於其上過者下石槌擊之無不糜爛嶷度不可得攻乃使譯告曉之曰汝汶山諸種反叛傷害良善天子命將討滅惡類汝等若猶頼過軍資給糧費福禄永隆其報百倍若終不從大兵致誅雷擊電下雖追悔之亦無益也耆帥得命即出詣嶷給糧過軍軍前討餘種餘種聞他里已下悉恐怖失所或迎軍出降或奔竄山谷放兵攻擊軍以克捷後南夷劉冑又反以馬忠為督庸降討冑嶷復屬焉戰鬬常冠軍首遂斬冑平南事訖牂牁興古獠種復反忠令嶷領諸營往討嶷內招降得二千人悉傳詣漢中十四年武都氐王苻健請降遣將軍張尉往迎過期不到大將軍蔣琬深以為念嶷平之曰苻健求附款至必無他變素聞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同功將有乖離是以稽

留耳數日問至健弟果將四百戶就魏獨健來從初越舊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只住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其所領往之郡誘以恩信蠻夷皆服頗來降附北徼捉馬最驍勁不承節度嶷乃往討生縛其帥魏狼又解縱告喻使招懷餘類表拜狼為邑侯種落三千餘戶皆安土供職諸種聞之多漸降服嶷以功賜爵關內侯蘇祁邑君冬逄逄弟隗渠等已降復反嶷誅逄逄妻旄牛王女嶷以計原之而渠逃入西徼渠剛猛捷悍為諸種深所畏憚遣所親二人詐降嶷實取消息嶷覺之許以重賞使為反間二人遂合謀殺渠渠死諸種皆安又斯都者帥李求承昔手殺龔祿嶷求募捕得數其宿惡而誅之始嶷以郡郭宇頹壞更築小塢在官三年徙還故郡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致力定荐臺登單水三縣去郡三百餘里舊出鹽鐵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嶷率所領奪取署長吏焉嶷之到定荐率豪狼岑槃木王舅甚為蠻夷所信任忿嶷自侵不自來詣嶷使壯士數十直往收致撻而殺之持尸還種厚加賞賜喻以狼岑之惡且曰無得妄動動即殄矣種類咸面縛謝過嶷殺牛饗宴重申恩信遂獲鹽鐵器用周贍漢嘉郡界旄牛夷種類四千餘戶其率狼路欲為姑壻冬逄報怨遣叔父離將逄衆相度形勢嶷逆遣親近齎牛酒勞賜又令離姊逆逄妻宣暢意旨離既受賜并見其姊姊弟歡悅悉率所領將詣嶷嶷厚加賞待遣還旄牛由是輒不為患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絕道已百餘年更由安上既險且遠嶷遣左右齎貨幣賜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詣嶷嶷與盟誓開通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驛奏封路為旄牛晌毗王遣使將路朝貢後主於是加嶷撫戎將軍領郡如故嶷初見費禕為大將軍姿性汎愛待信新附太過嶷書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尊

權重宜鑒前事少以為警言後禕果為魏降人郭修所害
吳太傅諸葛恪以初破魏軍大興兵衆以圖攻取侍中
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嶷與書曰東主初崩帝
實幼弱太傅受寄託之重亦何容易親以周公之才猶
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
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牟
下人又今以垂没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
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屢敵庭恐非良
計長算之術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
失非明者之慮邪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進忠
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也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
之中東西並舉實為不晚願深採察恪竟以此夷族嶷
識見多如是類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屢乞求還乃徵
詣成都夷民戀慕扶轂泣涕過旄牛邑邑君禋負來迎
及追尋至蜀郡界其偕督率隨嶷朝貢者百餘人嶷至
拜盪寇將軍慷慨壯烈士人咸多貴之然放蕩少禮人
亦以此譏焉益部耆舊傳曰時車騎將軍夏侯霸謂嶷
曰雖與足下踈闊然託心如舊宜明此意嶷答曰僕未
知子子未知我大道在彼何云託心乎願三年之後徐陳斯言有識之士以為美談是歲
延熙十七年也魏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衛將軍姜維
率嶷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益部耆舊傳曰嶷風濕固疾至都寢篤扶杖然後能
起李簡請降衆議狐疑而嶷曰必然姜維之出時論以
嶷初還股疾不能在行中由是嶷自乞肆力中原致身
敵庭臨發辭後主曰臣當值聖明受恩過量加以疾病
在身常恐一朝隕没辜負榮遇天不違願得豫戎事若
涼州克定臣為藩表守將若有未
捷殺身以報後主慨然為之流涕既到狄道簡悉率城
中吏民出迎軍軍前與魏將徐質交鋒嶷臨陣隕身然
其所殺傷亦過倍既亡封長子瑛西鄉侯次子護雍襲
爵南土越嶲民夷聞嶷死無不悲泣為嶷立廟四時水
旱輒祀之益部耆舊傳曰余觀張嶷儀貌辭令不能駿人而其策略足以入算果烈足以立威為臣有忠誠之節處類有亮直之風而斷之雖古之英士何以遠踰哉蜀世譜曰嶷孫奕晉梁州刺史

評曰黃權引雅思量李恢公亮志業呂凱守節不回馬忠擾而能毅尚書曰擾而毅鄭玄注曰擾馴也致果曰毅王平忠勇而嚴整張嶷識斷明果咸以所長顯名發迹遇其時也

蜀志卷十三

蜀志卷十三考證

黃權少為郡吏○毛本作郡史

且敗軍之將免死為幸何古人之可慕也○太平御覽為幸作焉幸可慕作可纂

權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注往者榮惑守心○臣明楷按宋書天文志云三國史並無榮惑守心之文黃初六年五月十六日壬戌榮惑入太微至二十七日癸酉乃出疑是入太微非守心也

宜速行據險毋令敵得入平地○元本無地字

李恢任郡督郵○任元本作仕

馬忠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間○味宜作味音昧

張嶷而夷徼久自固食○固後漢書作錮

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牟下人○牟宋本作其

其偕督率隨嶷朝貢者百餘人○宋本作其督相率隨

嶷朝貢者百餘人

蜀志卷十三考證

蜀志卷十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閒喜裴松之注

蔣琬子斌 斌弟顯 劉敏 費禕 姜維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沉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幾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脩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頃之為什邡令先主為漢中王琬入為尚書郎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為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答曰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既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為參軍五年亮住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八年代裔為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為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弭曹敘驕凶遼東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糾結與之離隔敘大興衆役還相攻伐曩秦之亡勝廣首難今有此變斯乃天時君其治嚴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年就加為大司馬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搆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

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誡也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憒憒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琬以為昔諸葛亮數闢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興上庸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提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於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承命上疏曰艾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既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捔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枝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長短以為事首宜以姜維為涼州刺史若維征行衙持河右臣當帥軍為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遂還住涪疾轉增劇至九年卒謚曰恭子斌嗣為綏武將軍漢城護軍秩大將軍鍾會至漢城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名多矣至於足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洒埽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斌答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託通流未拒來謂也亡考昔遭疾疢亡於涪縣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欲屈駕脩敬墳墓視予猶父顏子之仁也聞命感愴以增情思會得斌書報嘉歎意義及至涪如其書云後主既降鄧艾斌詣會於涪待以交友之禮隨會至成都為亂兵所殺斌弟顯為太子僕會亦愛其才學與斌同時死劉敏左護軍揚威將軍與鎮北大將軍王平俱鎮

漢中魏遣大將軍曹爽襲蜀時議者或謂但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引退敏以為男女布野農穀栖畝若聽敵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與平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會大將軍費禕從成都至魏軍即退敏以功封雲亭侯

費禕字文偉江夏鄳人也鄳音盲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劉璋之母也璋遣使迎仁仁將禕遊學入蜀會先主定蜀禕遂留益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今而後吾意了矣

先主立太子禕與允俱為舍人遷庶子後主踐位為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屯漢濱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衆人莫不易觀亮以初從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禕節率衆往禦之遠此非吾之所及也聽事終日猶有不服爾琬自漢中還涪禕遷大將軍錄

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刃擬儀儀泣涕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卒禕為後軍師項之代蔣琬為尚書令禕別傳曰于時軍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代禕為尚書令欲斅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縣若此甚事終日猶有不服爾琬自漢中還涪禕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禕節率衆往禦之

光祿大夫來敏至韓許別求共圍基于時羽檄交馳人
馬擾甲嚴駕巳訖韓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
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韓至敵遂退封
成鄉侯殷基通語曰司馬懿誅曹爽韓設甲乙論平其
是非甲以為曹爽凡弟凡品庸人苟以宗室枝
屬得蒙顧命之任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
以亂國懿奮誅討一朝殄盡此所以稱其任副士民之
望也乙以為懿感曹仲附巳不一豈爽與相干事勢不
專以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譏其
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主之心大
逆已構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從後閉
門舉兵蹙而向芳必無悉寧忠臣為君深慮之謂乎以
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廢之刑之可也
滅其尺口被以不義絕子丹血食及何晏
子魏之親猶亦與同戮為僭濫不當矣　琬固讓州職
韓雖自身在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其推
任如此後十四年夏還成都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
相位故冬復北屯漢壽延熙十五年命韓開府十六年
歲首大會魏降人郭脩在坐韓歡飲沈醉為脩手刃所
害謚曰敬侯子承嗣為黃門侍郎承弟恭尚公主　韓別傳曰
名當世早卒　韓長女配太子璿為妃
恭為尚書郎顯
為人好立功名陰養
死士不脩布衣之業　仕郡上計掾州郡為從事以父冏
昔為郡功曹值羌戎叛亂身衛郡將沒於戰場賜維官
中郎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丞相諸葛亮軍向祁山時
天水太守適出案行維及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記梁
虔等從行太守聞蜀軍垂至而諸縣響應疑維等皆有
異心於是夜亡保上邽維等覺太守去追遲至城門城
門已閉不納維等相率還冀冀亦不入維維等乃俱詣
諸葛亮會馬謖敗於街亭亮拔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
還故維遂與母相失　魏略曰天水太守馬遵將維及諸
官屬隨雍州刺史郭淮偶自西至
洛門案行會聞亮已到祁山淮顧遵曰是欲不善遂驅
東還上邽遵念所治冀縣界乎西偏又恐吏民樂亂遂
亦隨淮去時維謂遵曰明府當還冀遵謂維等曰卿諸
人回復信皆賊也各自行維亦無如遵何而家在冀遂
與郡吏上官子脩等還冀冀中吏民見維等大喜便令
見亮二人不獲已乃共詣亮亮見大悅未及遣迎冀中
人會亮前鋒為張郃費繇等所破遂將維等郤編維不
得還遂入蜀諸軍攻冀皆得維母妻子亦以維本無去
意故不沒其家但繫保官
以延之此語與本傳不同　亮辟維為倉曹掾加奉義將
韓別傳曰
維性謙素家

軍封當陽亭侯時年二十七亮與留府長史張裔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其所有永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也又曰須先教中虎騎與青羌然後用之此人心存漢室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覲見主上（孫盛雜記曰初姜維詣亮與母相失復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後遷中監軍征西將軍十二年亮卒維還成都為右監軍輔漢將軍統諸軍進封平襄侯延熙元年隨大將軍蔣琬住漢中琬既遷大司馬以維為司馬數率偏軍西入六年遷鎮西大將軍領涼州刺史十年遷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共錄尚書事是歲汶山平康夷反維率衆討定之又出隴西南安金城界與魏大將軍郭淮夏侯霸等戰於洮西胡王治無戴等舉部落降維將還安處之十二年假維節復出西平不克而還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也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漢晉春秋曰費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為希冀徼倖而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及之無及）十六年春禕卒夏維率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魏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洛門維糧盡退還明年加督中外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乡所降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還後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經退保狄道城維圍之魏征西將軍陳泰進兵解圍維却住鍾題十九年春就遷維為大將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為魏大將鄧艾所破於段谷星散流離死者甚衆庶由是怨讟而隴已西亦騷動不寧維謝過引負求自貶削為後將軍行大將軍事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反於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虛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駱谷徑至沈嶺時長城積

穀甚多而守兵乃少聞維方到衆皆惶懼魏大將軍司馬望拒之鄧艾亦自隴右皆軍于長城維前住芒水皆倚山為營望艾傍渭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破敗乃還成都復拜大將軍初先主留魏延鎮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維建議以為錯守諸圍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並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并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却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五年維率衆出漢侯和為鄧艾所破還住沓中維本羈旅託國累年攻戰功績不立而宦官黃皓等弄權於內右大將軍閻宇與皓協比而皓陰欲廢維樹宇維亦疑之故自危懼不復還成都後主欲殺之後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切齒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避辭而出後主勅皓詣維陳謝維說皓求沓中種麥以避內逼爾六年維表後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張翼廖化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陰平橋頭以防未然皓徵信鬼巫謂敵終不自致啟後主寢其事而羣臣不知及鍾會將向駱谷鄧艾將入沓中然後乃遣右車騎廖化詣沓中為維援左車騎張翼輔國大將軍董厥等詣陽安關口以為諸圍外助比至陰平聞魏將諸葛緒向建威故住待之月餘維為鄧艾所摧還住陰平鍾會攻圍漢樂二城遣別將進攻關口蔣舒開城出降傅僉格鬬而死漢晉春秋曰蔣舒將出降乃詭謂傅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守城惟全為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為功我以出戰克敵為功請各行其志遂率衆出僉謂其戰也至陰平以降胡烈烈乘虛襲城僉格鬬而死魏人義之蜀記曰蔣舒為武興督在事無稱蜀命人代之因留舒助漢中守舒恨故開城出降

會會與維書曰公侯以文武之德懷邁世之略功濟巴漢聲暢華夏遠近莫不歸名每惟疇昔嘗同大化吳札鄭僑能喻斯好維不答書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傍入遂破諸葛瞻於緜竹後主請降於艾艾前據成都維等初聞瞻破或聞後主欲固守成都或聞欲東入吳或聞欲南入建寧於是引軍由廣漢鄨道以審虛實尋被後主勅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干寶晉記云會謂維曰今日見此為連矣會甚奇之）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蓋會與維出則同輦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世語曰時蜀官屬皆天下英俊無出維右）會既構鄧艾艾檻車徵因將維等詣成都自稱益州牧以叛（漢晉春秋曰會陰懷異圖維見而知其心謂可構成擾亂以圖克復也乃詭說會曰）聞君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夫韓信不背漢於擾攘以見疑於既平大夫種不從范蠡於五湖卒伏劍而死彼豈閨主恩臣哉利害使之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公泛舟絕迹全功保身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游乎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為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由是情好歡甚華陽國志曰維教會誅北來諸將諸將既死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蜀作密書與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孫盛晉陽秋曰盛以永和初從安西將軍平蜀見諸故老及姜維既降之後密與劉禪表疏說欲偽服事鍾會因殺之以復蜀土會事不捷遂至泯滅蜀人于今傷之盛以為古人云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其姜維之謂乎鄧艾之入江由士衆鮮少維進不能奮節緜竹之下退不能總帥五將擁衛蜀主思後圖之計而乃反覆於順逆之間希違情於艱冀之會以衆弱之國而屢觀兵於三秦已滅之邦冀理外之奇舉不亦闇哉臣松之以為盛之譏維又為不當于時鍾會大衆既造劍閣與維諸將列營守險會不得進已議還計全蜀之功幾乎立矣但鄧艾詭道傍入出於其後諸葛瞻既敗成都自潰維若回兵救內則會乘其背當時之勢焉得兩濟而責維不能奮節緜竹擁衛蜀主非其理也會欲盡坑魏將以舉大事授維重兵使為前驅若令魏將皆死兵事在維手殺會復蜀不為難也夫功成理外然後為奇不可以事有差牙而抑謂不然設使田單之計遁迫不會復可謂之愚閻哉欲授維兵五萬人使為前驅魏將士憤發殺會及維維妻子皆伏誅（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郤正著論論維曰姜伯約據上將之重處羈臣之右宅舍弊薄資財無餘側室無妾媵之褻後庭無聲樂之娛衣服取供輿馬取備飲食節制不奢不約官給費用隨手消盡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貪厲

濁抑情自割也直謂如是為足不在多求凡人之談常譽成毀敗扶高抑下咸以姜維投曆無所身死宗滅以是貶削不復料擿異乎春秋褒貶之義矣如姜維之樂學不倦清素節約自一時之儀表也孫盛曰異哉郤氏之論也夫士雖百行操業萬殊至於忠孝義節百行之冠冕也姜維策名魏室而外奔蜀朝違君徇利不可謂忠捐親苟免不可謂孝害加舊邦不可謂義敗不死難不可謂節且德政未敷而疲民以逞居槩侮之任而致敵喪守於夫智勇莫可云也凡斯六者維無一焉實有魏之通臣亡國之亂相而云人之儀表斯亦惑矣縱維好書而微自藻潔豈異夫盜者分財之義而程鄭降階之善也臣松之以為郤正此論取其可稱不謂維始終行事皆可準則也既過苦又非所以難郤正也　維甞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臣松之以為蔣費為相克遵畫一未嘗徇功妄動有所虧喪外卻駱谷之師內保寧緝之實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何以過於此哉今議其未盡而不著其事故使覽者不知所謂也　姜維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黷衆黷旅明斷不周終致隕斃老子有云治大國者猶烹小鮮況於區區蕞爾而可屢擾乎哉干寶曰姜維為蜀相國亡主辱弗之死而死於鍾會之亂惜哉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也是以古之烈士見危授命不愛死也固知命之不長而懼不得其所也

蜀志卷十四

蜀志卷十四考證

費禕由是衆人莫不易觀○大平御覽無人字

魏降人郭修在坐○監本訛作郭循今改正

姜維仕郡上計掾州郡為從事○州郡疑作州辟

冀亦不入維○毛本維下乡等字

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郤○此胡濟又一人非胡

偉度也

維前住芒水○監本誤作亡水楊戲傳誤同皆據鄧艾

傳改正

平且重關鎮守以捍之○監本且誤曰今改正

傅僉格鬬而死注蜀命人代之○命宋本作令

吳札鄭僑能喻斯好○鄭僑監本誤鄭有今改正

自稱益州牧以叛注徐欲殺會盡坑魏兵還復蜀祚○

監本誤遠復蜀祚今改正

又注設使田單之計邂逅不會○不會元本作不集

蜀志卷十四考證

蜀志卷十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閻喜裴松之注

鄧芝　張翼　宗預廖化　楊戲王嗣　常播衛繼

鄧芝字伯苗義陽新野人漢司徒禹之後也漢末入蜀

未見知待時益州從事張裕善相芝往從之裕謂芝曰

君年過七十位至大將軍封侯芝聞巴西太守龐羲好

士往依焉先主定益州芝為郪邸閣督先主出至郪與

語大奇之擢為郪令遷廣漢太守所在清嚴有治績入

為尚書先主薨於永安先是吳王孫權請和先主累遣

宋瑋費禕等與相報答丞相諸葛亮深慮權聞先主殂

隕恐有異計未知所如芝見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在位

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亮答之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

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為誰亮曰即使君也乃遣芝

修好於權權果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權曰臣

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權乃見之語芝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偪為魏所乘不自保全以此猶豫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吳有三江之阻合此二長共為脣齒進可并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必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權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自絕魏與蜀連和遣張溫報聘於蜀蜀復令芝重往權謂芝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芝對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如并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者也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權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權與亮書曰丁厷挾張挾音夾念反或作蛗臣松案漢書禮樂志曰長離前挾光耀明左思蜀都賦摛藻挾天庭孫權蓋謂丁厷之言多浮蛗也陰化不盡和合二國唯有鄧芝及亮北住漢中以芝為中監軍揚武將軍亮卒遷前軍師前將軍領兗州刺史封陽武亭侯頃之為督江州權數與芝相聞饋遺優渥延熙六年就遷為車騎將軍後假節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即梟其渠帥百姓安堵華陽國志曰芝征涪陵見玄猿緣山芝性好弩手自射猿中之猿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嗟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一日芝見猿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中猿母其子為拔箭以木葉塞創芝乃歎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十四年卒芝為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卹卒伍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性剛簡不飾意氣不得士類之和於時人少所敬貴唯器異姜維云子良襲爵景耀中為尚書左選郎晉朝廣漢太守

張翼字伯恭犍為武陽人也高祖父司空浩曾祖父廣陵太守綱皆有名迹益部耆舊傳曰浩字叔明治律春秋游學京師與廣漢鍾案漢中李邰蜀郡張霸共結為友善大將軍鄧騭辟浩稍遷尚書僕射出為彭城相薦隱士閻丘邀等徵拜廷尉光三年安帝議廢太子唯浩與太常桓焉太僕來歷議以為不可順帝初立拜浩司空年八十三卒績漢書曰綱字文紀少以三公子經明行脩舉孝廉不就司徒辟以高第為侍御史漢安元年拜光祿大夫與侍中杜喬等八

人同日受詔持節分出紫行天下貪麻墨綬有罪便收刺史二千石以驛表聞威恵清忠名振郡國號曰八儁是時大將軍梁冀侵擾百姓喬等七人皆奉命四出唯綱獨埋車輪於洛陽都亭不去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上書曰大將軍梁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姿安居阿保不能敷揚五教翼贊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婪甘心好貨縱恣無厭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於左皆忠臣之所切齒也書奏御京師震慄時冀妹為皇后內寵方盛冀兄弟權重於人主順帝雖知綱言不誣然無心治冀冀深恨綱會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冀欲陷綱乃諷尚書以綱為廣陵太守若不為嬰所殺則欲以法中之前太守往輒多請兵及綱受拜詣闕問冀得兵馬幾何綱對曰無用兵馬遂單車之官徑詣嬰壘門示以禍福嬰大驚懼走欲閉門綱又於門外罷遣吏兵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語其長老素為嬰所信者請與相見問以本變因以詔恩使還請嬰見綱意誠即出見綱綱延置上坐問其疾苦禮畢乃謂之曰前後二千石多非其人杜塞國恩肆其私求鄉郡遠天子不能朝夕聞也故民人相聚以避害二千石信有罪矣為之者乃非義也忠臣不欺君以自榮孝子不捐父以求福天子聖人欲文德以來之故使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也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若閉門義不服天子赫然發怒大兵雲合豈不危乎宜深計其利害嬰聞泣曰荒裔愚人數為二千石所侵枉不堪其困故遂相聚偷生明府仁及草木乃嬰等更生之澤但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耳綱曰豈其然乎要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方當相顯以爵位何禍之有乎嬰曰苟赦其罪得全首領以就農畝則抱戴沒齒爵祿非所望也嬰雖為大賊起於狂暴自以為必死及得綱言曉然開明乃辭還營明日遂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詣綱降綱悉釋縛慰納謂嬰曰卿諸

人一旦解散方垂溫然當除名上之必受封賞嬰曰乞歸故業不願以職名汙明時也綱以其至誠乃各從其意親為安處居宅子弟欲為吏者隨才任職欲為民者勸以農桑田業並豐南州晏然論功綱當封為奠所過絕故不得侯天子美其功徵欲用之嬰等上書乞留在郡二歲建康元年病卒官時年三十六嬰等三百餘人皆衰杖送綱喪至雒陽葬訖為起冢立祠四時奉祭思慕如喪考妣天子追念不已下詔褒揚除一子為郎

先主定益州領牧翼為書佐建安末舉孝廉為江陽長徙涪陵令遷梓潼太守累遷至廣漢蜀郡太守建興九年為庲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者率劉胄背叛作亂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當還羣下咸以為宜便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為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亮卒拜前領軍追論討劉胄功賜爵關內侯延熙元年入為尚書稍遷督建威假節進封都亭侯征西大將軍十八年與衛將軍姜維俱還成都維議復出軍唯翼

庭爭以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將翼等行進翼位鎮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經衆死於洮水者以萬計翼曰可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毀此大功維大怒曰為蛇畫足維竟圍經於狄道城不能克自翼建異論維心與翼不善然常奉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往景耀二年遷左車騎將軍領冀州刺史六年與維咸在劒閣共詣降鍾會于涪明年正月隨會至成都為亂兵所殺華陽國志曰翼字伯恭好學官至廣漢太守

宗預字德豔南陽安衆人也建安中隨張飛入蜀建興初丞相亮以為主簿遷參軍右中郎將及亮卒吳慮魏或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一欲以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也蜀聞之亦益永安之守以防非常預將命使吳孫權問預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預對曰臣以為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權大笑嘉其抗直甚愛待之見敬亞於鄧芝費禕遷為侍中徙尚書延熙十年為屯騎校尉時車騎將軍鄧芝自江州還來朝謂預曰禮六十不服戎而卿甫受兵何也預答曰卿七十不還兵我六十何為不受邪臣松之以為芝以年啁預是忌載之記牒不自顧然預之此答蝸人所近為煩文芝性驕傲自大將軍費禕等皆避下之而預獨不為屈預復東聘吳孫權捉預手涕泣而別曰君每銜命結二國之好今君年長孤亦衰老恐不復相見遺預大珠一斛吳歷曰預臨別謂孫權曰蜀土僻小雖云鄰國東西相賴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君臣憑恃唯陛下重垂神慮又自說年老多病恐不復得奉聖顏孫盛曰夫帝王之保唯道與義道義既建雖小可大殷周是也苟在詐力雖強必敗秦項是也況乎居偏鄙之城恃山水之固而欲連橫萬里永相資賴哉昔九國建合從之計而秦人卒併六合罷遂營輔車之謀而光武終兼隴蜀夫以九國之強隴漢之大莫能相救坐觀屠覆何者道德之基不固而強弱之心難一故也而云吳不可無蜀蜀不可無吳豈不謬哉乃還遷後將軍督永安就拜征西大將軍賜爵關內侯景耀元年以疾徵還成都後為鎮軍大將軍領兗州刺史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瞻許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邪遂不往廖化字元儉本名淳襄陽

人也為前將軍關羽主簿羽敗屬吳思歸先主乃詐死時人謂為信然因攜持老母晝夜西行會先主東征遇於秭歸先主大悅以化為宜都太守先主薨為丞相參軍後為督廣武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并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官位與張翼齊而在宗預之右漢晉春秋曰景耀五年姜維率衆出狄道廖化曰兵不戰必自焚伯約之謂也知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何以能立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今日之事也咸熙元年春化預俱內徙洛陽道病卒

楊戲字文然犍為武陽人也少與巴西程祁公弘巴郡楊汰季儒蜀郡張表伯達並知名戲每推祁以為冠首丞相亮深識之戲年二十餘從州書佐為督軍從事職典刑獄論法決疑號為平當府辟為屬主簿亮卒為尚書右選部郎刺史蔣琬請為治中從事史琬以大將軍開府又辟為東曹掾遷南中郎參軍副貳庲降都督領建寧太守以疾徵還成都拜護軍監軍出領梓潼太守入為射聲校尉所在清約不煩延熙二十年隨大將軍

姜維出軍至芒水戲素心不服維酒後言笑每有傲弄之辭維外寬內忌竟不能堪軍還有司承旨奏戲免為庶人後景耀四年卒戲性雖簡惰省畧末嘗以甘言加人過情接物書符指事希有盈紙煞篤於舊故居誠存厚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相親厚後儼痼疾廢頓韜無行見捐戲經紀振卹恩好如初又時人謂譙周無當世才少歸敬者唯戲重之嘗稱曰吾等後世終自不如此長兒也有識以此貴戲張表有威儀風觀始名位與戲齊後至尚書督庲降後將軍先戲沒祁汰各早死戲同縣後進有李密者字令伯華陽國志曰密祖父光朱提太守父早亡母何氏更適人密見養於祖母治春秋左氏傳博覽多所通涉機警辯捷事祖母以孝聞其侍疾則泣湯藥必自口嘗本郡禮命不應州辟從事尚書郎大將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聘吳吳主問蜀馬多少對曰官用有餘人間自足吳主與羣臣汎論道義謂寧為人弟密曰願為人兄矣吳主曰何以為兄密曰為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羣臣皆稱善蜀平後征西將軍鄧艾聞其名請為主簿及書招欲與相見皆不往以祖母年老心在色養晉武帝立太子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偏遣於是密上書曰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伯叔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

兒息外無期功强近之親内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早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達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偪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若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愍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猥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亦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敢廢遠臣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

臣之辛苦非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言庶劉僥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武帝覽表曰密不空有名也嘉其誠欵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養其祖母卒服終從尚書郎為河内温縣令政化嚴明中山諸王每過温縣必責求供給温吏民患之及密至中山王過縣欲求茵茭薪蒸密牋引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供一無煩擾伏惟明王孝思維則動識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求之碎所未聞命自後諸王過不敢有煩隴西王司馬子舒深敬友密而貴勢之家憚其公直密去官為州大中正性方直不曲意勢位後失荀勗張華指左遷漢中太守諸王多以為寃一年去官年六十四卒著述理論十篇安東將軍胡熊與皇甫士安並善之

戲以延熙四年著季漢輔臣贊其所頌述今多載于蜀書是以記

之於左自此之後卒者則不追論故或有應見稱紀而不在乎篇者也其戲之所贊而今不作傳者余皆注疏本末於其辭下可以粗知其髣髴云爾

昔文王歌德武王歌興夫命世之主樹身行道非唯一時亦由開基植緒光于來世者也自我中漢之末王綱棄柄雄豪並起役殷難結生人塗地於是世主感而慮之初自燕代則仁聲洽著行自齊魯則英風播流寄業荆郢則臣主歸心顧援吳越則賢愚賴風奮威巴蜀則萬里肅震厲師庸漢則元寇斂迹故能承高祖之始兆復皇漢之宗祀也然而姦凶懟險天征未加猶孟津之翔師復須戰於鳴條也天祿有終奄忽不豫雖攝歸一統萬國合從者當時儁乂扶携翼戴明德之所懷致也蓋濟濟有可觀焉遂乃並述休風動于後聽其辭曰

皇帝遺植爰滋八方別自中山靈精是鍾順期挺生傑起龍驤始于燕代伯豫君荆吳越憑賴望風請盟挾巴跨蜀庸漢以并乾坤復秩宗祀惟寧躡基履迹播德芳

聲華夏思美西伯其音開慶來世歷載攸興

贊昭烈皇帝

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世真受遺阿衡整武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賢愚競心僉忘其身誕靜邦內四裔以綏屢臨敵庭實耀其威研精大國恨於未夷

贊諸葛丞相

司徒清風是咨是臧識愛人倫孔音鏘鏘

贊許司徒

關張赳赳出身匪世扶翼儁上雄壯虎烈藩屏左右翻飛電發濟于艱難賛主洪業侔迹韓耿齊聲雙德交待無禮並致姦慝悼惟輕慮隕身匪國

贊關雲長張益德

驃騎奮起連橫合從首事三秦保據河潼宗計於朝或異或同敵以乘釁家破軍亡乖道反德託鳳攀龍

贊馬孟起

翼佐良謀料世興衰委質于主是訓是諮暫思經算覩事知機

贊法孝直

軍師美至雅氣曄曄致命明主忠情發臆惟此義宗亡身報德

贊龐士元

將軍敦壯摧鋒登難立功立事于時之幹

贊黃漢升

掌軍清節亢然恒常讜言惟司民思其綱

贊董幼宰

安遠彊志允休允烈輕財果壯當難不惑以少御衆多殊方保業

贊鄧孔山孔山名方南郡人也以荆州從事隨先主入蜀蜀既定為犍為屬國都尉因易郡名為朱提太守選為安遠將軍庲降都督住南昌縣章武二年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

揚威才幹赦歔文武當官理任衍衍雜舉圖殖財施有義有叙

贊費賨伯賨伯名觀江夏鄳人也劉璋母觀之族姑璋又以女妻觀觀建安十八年參李嚴軍拒先主於緜竹與嚴俱降先主既定益州拜為裨將軍後為巴郡太守江州都督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加振威將軍觀為人善於交接都護李嚴性自矜高護軍輔匡等年位與嚴相次而嚴不與親褻觀年少嚴二十餘歲而與嚴通狎如時輩云年三十七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

屯騎主舊固節不移既就初命盡心世規軍資所恃是辨是裨

贊王文儀

尚書清尚勑行整身抗志存義味覽典文倚其高風好侔古人

贊劉子初

安漢雍容或婚或賨見禮當時是謂循臣

贊糜子仲

少府修慎王元泰名謀漢嘉人也有容止操行劉璋時為巴郡太守還為州治中從事先主定益州領牧以為別駕先主為漢中王用荊楚宿士零陵賴恭為太常南陽黃柱為光祿勳謀為少府建興初賜爵關內侯後代賴恭為太常恭柱謀皆失其行事故不為傳恭子仏為丞相西曹令史隨諸葛亮於漢中早夭亮甚惜之與留府長史參軍張裔蔣琬書曰令史失賴仏掾屬喪楊顒為朝中損益多矣顒亦荊州人也後大將軍蔣琬問張休曰漢嘉前輩有王元泰今誰繼者休對曰至於元泰州里無繼況鄙郡乎其見重如此襄陽記曰楊顒字子昭楊儀宗人也入蜀為巴郡太守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顒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

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郎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言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後為東曹屬典選舉顒亮垂泣三日鴻臚明真何彥英名宗蜀郡郫人也事廣漢任安學精究安術與杜瓊同師而名問過之劉璋時為犍為太守先主定益州領牧辟為從事祭酒後援引圖讖勸先主即尊號踐阼之後遷為大鴻臚建興中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子雙字漢偶滑稽談笑有淳于髡東方朔之風為雙柏長早卒諫議隱行儒林天文宣班大化或首或林

贊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宣

車騎高勁惟其泛愛以弱制強不陷危隆

贊吳子遠子遠名壹陳留人也隨劉焉入蜀劉璋時為中郎將將兵拒先主於涪詣降先主定益州以壹為護軍討逆將軍納壹妹為夫人章武元年為關中都督建興八年與魏延入南安界破魏將費瑤徙亭侯進封高陽鄉侯遷左將軍十二年丞相亮卒以壹督漢中車騎將軍假節領雍州刺史進封濟陽侯十五年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壹族弟班字元雄大將軍何進官屬吳匡之子也以豪俠稱官位常與壹相亞先主時為領軍後主世稍遷至驃騎將軍假節封縣竹侯

安漢寧南奮擊舊鄉剪除蕪穢惟刑以張廣遷蠻濮國用用強

贊李德昂

輔漢惟聰既機且惠困言遠思切問近對贊時休美和我業世

贊張君嗣

鎮北敏思籌畫有方導師禳穢遂事成章偏任東隅永命不祥哀悲本志放流殊疆越騎惟忠厲志自祗職于內外念公忘私

贊黃公衡

贊楊季休

征南厚重征西忠克統時選士猛將之烈

贊趙子龍陳叔至叔至名到汝南人也自豫州隨先主名位常亞趙雲俱以忠勇稱建興初官永安都督征西將軍封亭侯

贊魏文長

鎮南粗強輔元弼名匡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為巴郡太守建興中徙鎮南為右將軍封中鄉侯監軍尚篤劉南和名邕義陽人也隨先主入蜀益州既定為江陽太守建興中稍遷至監軍後將軍賜爵關內侯卒子式嗣少子武有文與樊建齊名官亦至尚書並豫戎任任自封裔

贊輔元弼劉南和

司農性才敷述允章藻麗辭理斐斐有光

贊秦子敕

正方受遺豫聞後綱不陳不貪造此異端斥逐當時任業以喪

贊李正方

文長剛粗臨難受命折衝外禦鎮保國境不協不和忘節言亂疾終惜始實惟厥性

贊魏文長

威公狷狹取異衆人閑則及理逼則傷侵舍順入凶大易之云

贊楊威公

季常良實文經勤類士元言規處仁聞計文經士元皆失其名實行事郡縣處仁本名存南陽人也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南攻至雒以為廣漢太守存素不服麗統統中矢卒先主發言嘉歎存曰統雖盡忠可惜然違大雅之義先主怒曰統殺身成仁更為非也免存官頃

之病卒失其行事故不為傳孔休文祥或才或臧孔休名觀為荆州主簿別駕從事見先主傳失其郡縣文祥名禎襄陽人也隨先主入蜀歷雒郪令南廣漢太守失其行事子忠官至尚書郎襄陽記曰習禎有風流善談論名亞龐統而在馬良之右子忠亦有名忠子隆為步兵校尉掌校祕書播播述志楚之蘭芳

贊馬季常衛文經韓士元張處仁殷孔休習文祥國山休風國山名甫廣漢鄨人也好人流言議劉璋時為鄨長先主定蜀後為緜竹令還為荆州議曹從事隨先主征吳軍敗於秭歸遇害子祐有父風官至尚書右選郎永南耽思永南名邵廣漢鄨人也先主定蜀後為州書佐先主定蜀後為緜竹令還為荆州議曹從事為州書佐部從事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為西曹椽亮南征留邵為治中從事是歲卒華陽國志曰邵兄邈字漢南劉璋時為牛鞞長先主領牧為從事正旦命行酒得進見讓先主曰振威以將軍宗室肺腑委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鄜州甚為不宜也先主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曰匪不敢也力不足耳有司將殺之諸葛亮為請得免久之為犍為太守丞相參軍安漢將軍建興六年亮西征馬謖在前敗績亮將殺之邈諫以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還蜀十二年亮卒後主素服發哀三日邈上疏曰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為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偪主畏其威故姦萌生亮身杖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須没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為慶後主怒下獄誅之盛衡承伯言藏言時盛衡名勳承伯名齊皆巴西閬中人也勳劉璋時為州書佐先主定蜀後為尚書郎建興元年丞相亮辟為西曹椽遷廣漢太守復為飛參軍亮卒為尚書勳齊皆以才幹自顯見歸信於州黨不如姚伷伷字子緒亦閬中人先主定益州後為功曹書佐建興元年為廣漢太守丞相亮北駐漢中辟為掾並進文武之士亮稱曰忠

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遷為參軍亮卒稍遷為尚書僕射時人服其真誠篤粹延熙五年卒在作贊之後孫德果銳孫德名福梓潼涪人也先主定益州後為書佐西充國長成都令建興元年徙巴西太守為江州督揚威將軍入為尚書僕射封平陽亭侯延熙初大將軍蔣琬出征漢中福以前監軍領司馬卒益部耆舊雜記曰諸葛亮於武功病篤後主遣福省侍遂因諮以國家大計福往具宣聖旨聽亮所言至別去數日忽馳思未盡其意遂却騎馳還見亮亮語福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一決耳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公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其次亮不答福還奉使稱旨福為人精識果銳敏於從政子驤字叔龍亦有名官至尚書郎廣漢太守偉南篤常偉南名朝永南兄郡功曹舉孝廉臨邛令入為別駕從事隨先主東征吳章武二年卒於永安益部耆舊雜記曰朝又有一弟早亡各有才望時人號之李氏三龍華陽國志曰羣下上先主為漢中王其文朝所造也臣松之案耆舊所記以朝邵及早亡者為三龍邈之狂直不得在此數德緒義彊志壯氣剛德緒名祿巴西安漢人也先主定益州為郡從事牙門將建興三年為越傷太守隨丞相亮南征為蠻夷所害時年三十一弟衡景耀中為領軍義彊名士廣漢鄚人國山從兄也從先主入蜀後舉孝廉為苻節長遷牙門將出為宕渠太守徙在犍為會丞相亮南征轉為益州太守將南行為蠻夷所害濟修志蜀之芬香

贊王國山李永南馬盛衡馬承伯李孫德李偉南

龔德緒王義彊

休元輕寇損時致害休元名習南郡人隨先主入蜀先主東征吳習為領軍統諸軍大敗於猇亭文進奮身同

此顛沛文進名南亦自荆州隨先主入蜀領兵從先主
征吳與習俱死時又有義陽傅肜先主退軍斷後拒戰
兵人死盡吳將語肜令降肜罵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
者遂戰死拜子僉為左中郎後為關中都督景耀六年
又臨危授命論者嘉其父子奕世忠義蜀記載晉武帝
詔曰蜀將軍傅僉前在關城身拒官軍致死不顧僉父
肜復為劉備戰亡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為異僉
息著慕後没入奚官免為庶人愚生一人至於弘大

贊馮休元張文進
江陽剛烈立節明君兵合遇寇不屈其身單夫隻役隕
命於軍
贊程季然季然名畿巴西閬中人也劉璋時為漢
昌長縣有賓人種類剛猛昔從高祖以定關中巴
西太守龐羲以天下擾亂郡宜有武衛頗招合部
曲有譏於璋說羲欲叛者璋陰疑之羲聞甚懼將
謀自守遣畿子郁宣旨索兵自助畿報曰郡合部

曲本不為叛雖有交搆要在盡誠若必以懼遂懷
異志非畿之所聞并救郁曰我受州恩當為州牧
盡節汝為郡吏當為太守效力不得以吾故有異
志也羲使人告畿曰爾子在郡不從太守家將及
禍畿曰昔樂羊為將飲子之羹非父子無恩大義
然也今雖復羹子吾必飲之義知畿必不為已厚
陳謝於璋以致無咎璋聞之遷畿江陽太守先主
領益州牧辟為從事祭酒後隨先主征吳遇大軍
敗績沂江而還或告之曰後追已至解船輕去乃
可以免畿曰吾在軍未曾為敵走況從天子而見
危哉追人遂及畿船畿身執戟戰敵船有覆者衆
大至共擊之乃死
公弘後生卓爾奇精天命二十悼恨未呈
贊程公弘弘名祁季然之子也
古之奔臣禮有來徧怨興同官不顧大德靡有匡救倍
成奔北自絶于人作笑二國

廩芳士仁郝普潘濬廩芳字子方東海人也為南郡太守士仁字君義廣陽人也為將軍住公安統屬關羽與羽有隙叛迎孫權郝普字子大義陽人先主自荆州入蜀以普為零陵太守為吳將呂蒙所譎開城詣蒙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先主入蜀以為荆州治中典留州事亦與關羽不穆孫權襲羽遂入吳普至廷尉濬至太常封侯

益部耆舊雜記載王嗣常播衛繼三人皆劉氏王蜀時人故錄于篇

王嗣字承宗犍為資中人也其先延熙世以功德顯著舉孝廉稍遷西安圍督汶山太守加安遠將軍綏集羌胡咸悉歸服諸種素桀惡者皆來首降嗣待以恩信時北境得以寧靜大將軍姜維每出北征羌胡出馬牛羊氈毡及義穀稗軍糧國賴其資還鎮軍故領郡後從維北征為流矢所傷數月卒戎夷會葬贈送數千人號呼涕泣嗣為人美厚篤至衆所愛信嗣子及孫羌胡見之

後縣令頼川趙敦圖其像贊頌之

衛繼字子業漢嘉嚴道人也兄弟五人繼父為縣功曹繼為兒時與兄弟隨父游戲庭寺中縣長蜀郡成都張君無子數命功曹呼其子省弄甚憐愛之張因言宴之間語功曹欲乞繼功曹即許之遂養為子繼敏達風成學識通博進仕州郡歷職清顯而其餘兄弟四人各無堪當世者父恒言已之將衰張明府將盛也時法禁以異姓為後故復為衛氏屢遷拜奉車都尉大尚書忠篤

信厚為衆所敬鍾會之亂遇害成都

評曰鄧芝先主累遣宋瑋費禕等與相報答○宋瑋先主傳

鄧芝先主累遣宋瑋費禕等與相報答○宋瑋先主傳

作宗瑋

張翼高祖父司空浩○浩後漢書作晧

宗預權大笑喜其抗直○抗直太平御覽作蓋直通鑑

作盡直

遺預大珠一斛注夫帝王之保唯道與義○保元本作

寶

楊戲楊戲字文然○戲華陽國志作羲

祁汰各早死注戲同縣後進有李密者○文選李密一

名虔

贊王元泰何彥英杜輔國周仲宣○輔國毛本作國輔

贊程季然注吾在軍未曾為敵走○曾華陽國志作習

衛繼屢遷拜奉車都尉大尚書○大字疑衍

謹案卷十五第十頁前六行猥蒙拔擢文選猥作過

第十三頁後六行為犍為屬國都尉刊本屬訛蜀據毛本改

第十五頁後七行婢典炊爨刊本典訛與據監本改

第十八頁後三行為巴郡太守刊本郡訛都據監本改

第二十五頁前六行今雖復羲子刊本羲訛已據監本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錄監生臣丁湘錦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吳志 卷一 二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吳志卷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臣聞喜裴松之注

孫堅 孫策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吳書曰堅世仕吳家于富春藝於城東家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於天曼延數里衆皆往觀視父老相謂曰是非凡氣孫氏其興矣及母懷娠堅夢腸出繞吳昌門寤而懼之以告鄰母鄰母曰安知非吉徵也堅生容貌不凡性闊達好奇節少為縣吏年十七與父共載船至錢唐會海賊胡玉等從匏里上掠取賈人財物方於岸上分之行旅皆住船不敢進堅謂父曰此賊可擊請討之父曰非爾所圖也堅行操刀上岸以手東西指麾若分部人兵以羅遮賊狀賊望見以為官兵捕之即委財物散走堅追斬得一級以還父大驚由是顯聞府召署假尉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靈帝紀曰昌以其父為越王也與其子韶扇動諸縣衆以萬數堅以郡司馬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

州郡合討破之是歲熹平元年也刺史臧旻列上功狀詔書除堅鹽瀆丞數歲徙盱眙丞又徙下邳丞（江表傳曰堅歷佐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親附鄉里知舊好事少年往來者常數百人堅接撫待養有若子弟焉）中平元年黃巾賊帥張角起於鉅鹿郡託有神靈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潛相連結自稱黃天泰平三月甲子三十六萬一旦俱發天下響應燔燒郡縣殺害長吏（獻帝春秋曰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漢遣車騎將軍皇甫嵩中郎將朱儁將兵討擊之儁表請堅為佐軍司馬鄉里少年隨在下邳者皆願從堅又募諸商旅及淮泗精兵合千許人與儁并力奮擊所向無前（吳書曰堅乘勝深入於西華失利堅被創墮馬臥草中軍衆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踣地呼鳴將士隨馬於草中得堅堅還營十數日創少愈乃復出戰）汝潁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登城先入衆乃蟻附遂大破之儁具以狀聞上拜堅別部司馬（續漢書曰儁字公偉魯稽人少好學為郡功曹察孝廉舉進士漢朝以討黃巾功拜車騎將軍累遷河南尹董卓見儁外甚親納而心忌之儁亦陰備焉關東兵起卓議移都儁輒止卓雖憚儁然貪其名重乃表拜太僕以自副儁被名不肯受拜因進曰國不宜遷必孤天下望成山東之結臣不見其可也有司詰曰名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非計臣之所急也辭所不堪進臣所急臣之所宜也有司曰遷都之事初無此計也就有未露何所受聞儁曰相國董卓為臣說之臣聞之於相國有司不能屈朝廷稱服焉後為太尉李傕郭汜相攻劫質天子公卿儁性剛即發病而卒）邊章韓遂作亂涼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對應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而鴟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曰卓素著威名於隴蜀之間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何賴於卓觀卓所言不假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遂跋扈經年當以時進討而卓云未可沮軍疑衆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留而軒昂自高三罪也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者也是以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明公垂意於卓不即加誅虧損威刑於是在矣溫不忍發舉乃曰君且還卓將疑人堅因起出章遂聞大兵向至黨衆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

斷功賞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温斬之無不歎息拜堅議郎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衆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為長沙太守到郡親率將士施設方畧旬月之間克破星等魏書曰堅到郡郡中震服任用良吏勑吏曰謹遇良善治官曹文書必循治以盜賊付太守周朝郭石亦帥徒衆起於零桂與星相應遂越境尋討三郡肅然漢朝録前後功封堅烏程侯吳録曰是時盧江太守陸康從子作宜春長為賊所攻遣使求救於堅堅整嚴救之主簿進諫堅答曰太守無文德以征伐為功越界攻討以全異國以此獲罪何乎乃進兵往救賊聞而走 靈帝崩卓擅朝政橫恣京城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江表傳曰堅聞之拊膺歎曰張公昔從吾言朝廷安得有此難也堅亦舉兵赴之案王氏譜虡字通糧晉太保祥伯父也吳録曰虡先與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虡舉兵欲討卓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案行使者光禄大夫温毅檄移堅説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堅即承檄勒兵襲虡虡聞兵至登樓望之遣問欲何為堅前部答曰兵久戰勞苦所得賞不足以為衣服詣使君更乞資直耳虡曰刺史豈有所吝便開庫藏使自入視之知有所遺不兵進及樓下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何以在其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虡曰我何罪堅曰生無所知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比至南陽衆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若英雄記咨字子議潁川人亦知名虡帝春秋曰袁術表堅假中郎將堅到南陽移檄太守請軍糧咨以問綱紀綱紀曰堅鄰郡二千石不應調發咨遂不與 堅以牛酒禮咨咨明日亦答詣堅酒酣長沙主簿入白堅前移南陽而道路不治軍資不具請收主簿推問意故咨大懼欲去兵陳四周不得出有頃主簿復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不時討請收出案軍法從事便牽咨於軍門斬之郡中震慄無求不獲吳歷曰初堅至南陽咨既不給軍糧又不肯見堅堅欲進兵恐有後患乃詐得急疾舉軍震惶迎呼巫醫禱祀山川遣所親人説咨言病困欲以兵付咨咨聞之心利其兵即將步騎五六百人詣營省堅堅臥與相見無何卒然而起拔劒罵咨遂執斬之此語與本傳不同 前到魯陽與袁術相見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遂治兵於魯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公仇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於城東門外祖道送稱官屬並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勑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堅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士衆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英雄記曰初堅討董卓到

梁縣之陽人卓亦遣兵步騎五千迎之陳郡太守胡軫為大督護呂布為騎督其餘步騎將校都督者甚衆軫字文才性急預宣言曰今此行也要當斬一青綬乃整齊耳諸將聞而惡之軍到廣成去陽人城數十里日暮士馬疲極當止宿又本受卓節度宿廣成秣馬飲食以夜進兵投曉攻城諸將惡憚軫欲賊敗其事布等宣言陽人城中賊已走當追尋之不然失之矣便夜進軍城中守備甚設不可掩襲於是吏士饑渴人馬甚疲且夜至又無鑾鑒釋甲休息而布又宣言相驚云城中賊出來軍衆擾亂奔走皆棄甲失鞍馬行十餘里定無賊會天明便還拾取兵器欲進攻城城守已固穿鑾已深軫等不能攻而還堅移屯梁東大為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常著赤罽幘乃脫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卓騎爭逐茂故堅從間道得免茂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間燒柱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繞數重定近覺是柱乃去堅復相收兵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梟其都督華雄等是時或間堅於術術懷疑不運軍糧江表傳曰或謂術曰堅若得洛不可復制此為除狼而得虎也故術疑之陽人去魯陽百餘里堅夜馳見術畫地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為國家討賊下為將軍家門之私讐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譖潤之言還相嫌疑江表傳載堅語曰大勲垂捷而軍糧不繼此吳起所以歎泣於西河樂毅所以遺恨於垂成也願將軍深思之術踧踖即調發邑堅乃前入至雒修諸陵平塞卓所發掘江表傳曰舊京空虛數百靖也時又上章言狀而孫堅隨周慎行謂慎求將萬兵造金城使慎以二萬作後駐邊韓城中無宿穀當於外運畏慎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曹用必還羌谷中涼州或能定之温既不能用孤慎又步騎四千屯安定以為聲勢叛羌以為西方可一時蕩擊輒開畏安定有兵故也虜謂安定當數萬人不知但西征慎圍邊韓於金城孤語張温求引所將兵為慎作後駐温不聽孤時上言其形勢知慎必不克臺今有本未事未報温又使孤討先零叛羌更還欲截歸道孤小定孤皆知其不然而不得止遂行留別部司馬劉靖將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軍敗數矣皆畏孤無能為也惟孫堅小戇頗能用人當語諸將使知忌之孤昔與周慎

不用堅自攻金城壞其外垣馳使語温自以克在旦夕温時亦自以計中也而渡遼兒果斷蔡圍慎棄輜重走果如孤策臺以此封孤都鄉侯堅以佐軍司馬所見與人同自為可耳艾曰堅雖時見計故自不如李傕郭汜聞在美陽亭北將千騎步與虜合殆死亡失印綬此不為能也卓曰堅時烏合義從兵不如虜精且戰有利鈍但當論山東大勢終無所至耳艾曰山東兒驅畧百姓以作寇逆其鋒不如人堅甲利兵彊弩之用又不如人亦安得久卓曰然但殺二袁劉表孫堅天下自服從孤耳卓尋徙都西入關焚燒雒邑堅乃前入至雒修諸陵平塞卓所發掘江表傳曰舊京空虛數百

里中無煙火堅前入城惆悵流涕吳書曰堅入洛埽除漢宗廟祠以太牢堅軍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氣舉軍驚性莫有敢汲堅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劫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山陽公載記曰表術將僭號聞堅得傳國璽乃拘堅夫人而奪之江表傳曰案漢獻帝起居注云天子從河上還得六璽於閤上又太康之初孫皓送金璽六枚無有玉明其偽也虞喜志林曰天子六璽者文曰皇帝之璽天子行璽天子信璽此六璽所封事異故文字不同獻帝起居注云從河上還得六玉璽於閤上此之謂也傳國璽者乃漢高祖所佩秦皇帝璽世世傳受號曰傳國璽案傳國璽不在六璽之數安得總其說乎應氏漢宮皇甫世紀其論六璽文義皆符漢宮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康永昌二字為錯未知兩家何者為得金玉之精率有光氣加以神器秘寶輝耀益彰蓋一代之奇觀將來之異聞而以不解之故彊謂之偽不亦誣乎陳壽為破虜傳亦除此說俱惑起居注不知六璽殊名與傳國為七者也吳時無能刻玉故天子以金為璽璽雖以金於玉文不異吳降而送璽者送天子六璽最所得玉璽乃古人遺印不可施用天子之璽今以無有為難不通其義者耳臣松之以為孫堅於興義之中最有忠烈之稱若得漢神器而潛匿不言此為陰懷異志豈所謂忠臣者乎吳史欲以為國華而不知損堅之令德如其果然以傳子孫縱非六璽之數要非常人所蓄孫皓之降亦不得但送六璽而寶藏傳國也受命于天奚取於蹈命之堂若如喜言則此璽今尚在孫門匹夫懷璧猶曰有罪而況斯物哉

訖引軍還住魯陽

吳錄曰是時關東州郡務相兼并以自彊大袁紹遣會稽典錄曰初曹公興義兵周暢為豫州刺史來襲取州郡悉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勠力乎言發涕下暢字仁明周昕之弟也會稽次凡九江太守昂救社稷逆賊垂破而各若此吾當誰與勠力乎言發涕下暢字仁明周昕之弟也會稽次凡九江太守昂遣人要暢暢即收合兵衆得二千人從公征伐以為軍師後與堅爭豫州屢戰失利會稽典錄曰初曹公興義兵遣人要暢暢即收合兵衆得二千人從公征伐以為軍師後與堅爭豫州屢戰失利會次凡九江太守昂為表術所攻暢往助之軍敗還鄉里為許貢所害初平三年術使堅征荊州擊劉表遣黃祖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為祖軍士所射殺典略曰堅悉其衆攻表表閉門夜遣將黃祖潛出發兵祖將兵欲還堅逆與戰祖敗走竄峴山中堅乘勝夜追祖祖部兵從竹木間暗射堅殺之吳錄曰堅時年三十七英雄記曰堅以初平四年正月七日死又云劉表將呂公將兵緣山向堅堅輕騎尋山討公公兵下石中堅頭應時腦出物故其不同如此也兄子賁帥將士衆就術術復表賁為豫州刺史堅四子策權翊匡權既稱尊號諡堅曰武烈皇帝吳錄曰尊堅廟曰始祖墓曰高陵志林曰堅有五子策權翊匡吳氏所生少子朗庶生也一名仁策字伯符堅初興義兵策將母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江表傳曰堅為朱儁所表為佐軍留家著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聲譽發聞有周瑜者與策同年亦英達風成聞策聲聞自舒來造焉更推結分好義同斷金勸策徙居舒策從之

堅薨還葬曲阿已乃渡江居江都

魏書曰策當嗣侯讓與弟匡徐州牧陶謙深忌策策舅吳景時為丹陽太守策乃載母徙曲阿與呂範孫河俱就景因緣召募得數

百人與平元年從袁術術甚奇之以堅部曲還策吳歷曰初策在江都時張紘有母喪策數詣紘咨以世務曰方今漢祚中微天下擾攘英雄儁傑各擁衆營私未有能扶危濟亂者也先君與袁氏共破董卓功業未遂卒為黃祖所害策雖暗稚竊有微志欲從袁揚州求先君餘兵就舅氏於丹陽收合流散東據吳會報讐雪恥為朝廷外藩君以為何如紘答曰既素空劣方居袁紹之中無以奉贊盛畧策曰君高名播越遠近懷歸今日事計決於君何得不紆慮啓告副其高山之望若微志得展血讐得報此乃君之勳力策心所望也因滂泣橫流顏色不變紘見策忠壯內發辭令慷慨感其志言乃答曰昔周道陵遲齊晉並興王室已寧諸侯貢職今君紹先侯之軌有驍武之名若投丹陽收兵吳會則荊揚可一讐敵可報據長江奮威德誅除麤穢匡輔漢室功業伴於桓文豈徒外藩而已哉方今世亂多難若功成事立

當與同好俱南濟也策曰一與君同符合契同有永固之分今便行矣以老母弱弟委付於君策無復回顧之憂江表傳曰策徑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而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於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勳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使君垂察其誠術甚貴異之然未肯還其父兵術謂策曰孤始用貴舅為丹陽太守賢從伯陽為都尉彼精兵之地可還依名募策遂詣丹陽依舅得數百人而為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於是復往見術術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

太傅馬日磾杖節安集關東在壽春以禮辟策表拜懷義校尉術大將喬蕤張勳皆傾心敬焉術常歎曰使術有子如孫郎死復何恨策驕士有罪逃入術營隱於內廐策指使人就斬之訖詣術謝術曰兵人好叛當共疾之何為謝也由是軍中益畏憚之術初許策為九江太守已而更用丹陽陳紀後術欲攻徐州從廬江太守陸康求米三萬斛康不與術大怒策曾詣康康不見使主簿接之策常銜恨術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策攻康拔之術復用其故吏劉勳為太守策益失望先是劉繇為揚州刺史州舊治壽春壽春術已據之繇乃渡江治曲阿時吳景尚在丹陽策從兄貢又為丹陽都尉繇至皆迫逐之景貢退舍歷陽繇遣樊能于麋陳橫屯江津張英屯當利口以距術術自用故吏琅邪惠衢為揚州刺史更以景為督軍中郎將與貢共將兵擊英等連年不克策乃說術乞助景等平定江東江表傳曰策說術云家有舊恩在東願助舅討橫江橫江拔因投本土召募可得三萬兵以佐明使君匡濟漢室術知其恨而以劉繇據曲阿王朗在會稽謂策未必能定故許之術表策為折衝校尉行殄寇將軍兵財千餘騎數十匹賓客願從者數百人比至歷陽衆五六千策母先自曲阿徙於歷陽

策又從母阜陵渡江轉鬬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而軍令整肅百姓懷之江表傳曰策渡江攻繇牛渚營盡得邮閣糧穀戰具是歲興平二年也時彭城相薛禮下邳相笮融依繇為盟主禮據秣陵城融屯縣南策先攻融融出兵交戰斬首五百餘級融即閉門不敢動因渡江攻禮禮突走而樊能于麋等復合衆襲奪牛渚屯策聞之還攻破能等獲男女萬餘人復下攻融為流矢所中傷股不能乘馬因自輿還牛渚營盡得叛告融曰孫郎被箭已死融大喜即遣將於茲鄉策策遣步騎數百挑戰設伏於後賊出擊之鋒刃未接而偽走賊追入伏中乃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策因往到融營下令左右大呼曰孫郎竟云何賊於是驚怖夜遁融聞策尚在更深溝高壘繕治守備策以融所屯地勢險固乃舍去攻破繇別將於海陵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策為人美姿顏好笑語性闊達聽受善於用人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劉繇棄軍遁逃諸郡守皆捐城郭奔走江表傳曰策時年少雖有位號而士民皆呼為孫郎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及至軍士奉令不敢虜略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詣軍劉繇既走策入曲阿勞賜將士遣將陳寶詣阜陵迎母及弟發恩布令告諸縣其劉繇笮融等故鄉部曲來降首者一無所問樂從軍者一身行復除門戶不樂者勿彊也旬日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匹威震江東形勢轉盛吳人嚴白虎等衆各萬餘人處處屯聚吳景等欲先擊破虎等乃至會稽策曰虎等烏合之衆無有統一各自守保若不早除後必為害今此成禽耳遂引兵渡浙江據會稽屠東治乃攻破虎等吳錄曰時有烏程鄒他錢銅及前合浦太守嘉興王晟等各聚衆萬餘或數千引兵攻討皆攻破之策母吳氏曰晟與汝父有升堂見妻之分今其諸子凡弟皆已梟夷獨餘一老翁何足復憚乎乃舍之餘咸族誅策自討虎虎高壘堅守使其弟輿請和許之輿請獨輿策會面約既會策引白刃斫席輿體動策笑曰聞卿能坐躍動捉不常聊戲卿耳輿曰我見刃乃然策知其無能也乃以手戟投之立死輿有勇力虎衆以其死也甚懼進攻破之虎奔餘杭投許昭於虜中程普請擊昭策曰許昭有義於舊君舊君有誠於故友則受嚴白虎於故友此丈夫之志也乃舍之臣松之案許昭有義於舊君謂濟盛憲也事見後注有誠於故友謂受嚴白虎也盡更置長吏策自領會稽太守以孫賁為豫章太守分豫章為廬陵郡以賁弟輔為廬陵太守丹陽朱治為吳郡太守復以吳景為丹陽太守彭城張昭廣陵張紘秦松陳端等為謀主江表傳曰策遣奉正都尉劉由五官掾高承奉章詣許拜獻方物時表術僭號策以書責而絕之吳錄載策使張紘為書曰蓋上天垂司過之星聖王建敢諫之鼓設非謬之備急箴闕之言何哉凡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冬傳有大計無不悚懼旋知供備貢獻萬夫解惑頃聞建議復欲追遵前圖即事之期便有定月益使憮然想是流妄設其必爾民何望乎曩日之舉義兵也天下之士所以響應者董卓擅廢置害太后弘農王暑烝宮人發掘園陵暴逆至此故諸州郡雄豪聞聲慕義神武外振卓遂內殲元惡既斃幼主東顧俾保傳宣命欲令諸軍振旅於河北通謀黑山曹操放毒東齊劉表稱亂南荊公孫瓚恣北幽劉繇決力江淮劉備爭盟淮隅是以未獲承命橐弓戢戈也今備繇

既破操等饑餒謂當與天下合謀以誅醜類捨而不圖有自取之志非海內所望一也昔成湯伐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罪罰重哉此二主者雖有聖德宜當君世如使不遭其時亦無由興矣幼主非有惡於天下徒以春秋尚少費於彊臣若無過而奪之懼未合於湯武之事二也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與亦猶未也而天下聞其桀虐攘臂同心而疾之以中土希戰之兵當邊地勁悍之虜所以斯須游魂也今四方之人皆玩敵而便戰鬬矣可得而勝者以彼亂而我治彼逆而我順也見當世之紛若欲大舉以臨之適足趣禍三也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烏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皆因民困悴於桀紂之政毒苦於秦莽之役故能芟去無道致成其志今天下非惠於幼主未見受命之應驗而欲一旦卒然登即尊號未之或有四也天子之貴四海之富誰不欲焉義不可勢不得耳陳勝項籍王莽公孫述之徒皆南面稱孤莫之能濟帝王之位不可橫冀五也幼主岐嶷若除其偪去其鯁必成中興之業夫致主於周成之盛自受旦奭之美此誠所望於尊明也縱使幼主有他改異猶望推宗室之譜屬論近親之賢良以紹劉統以固漢宗皆所以書功金石圖形丹青流慶無窮垂聲管絃捨而不為為其難者想明明之素必所不忍六也五世為相權之重勢之盛天下莫得而比焉患惟所以扶國家之躓頓念社稷之貞者必曰宜夙夜思惟危殆以奉祖考之志以報漢室之恩其忽屣道之節而彊進取之欲者將曰天下之人非家吏則門生也孰不從我四方之敵非吾匹則吾役也誰能違我盡乘累世之勢起而取之哉二者殊數不可不詳察七也所貴於聖哲者以其審於機宜慎於舉措若難圖之事難保之勢以激羣敵之氣以生衆人之心公義既不可私計又不利明哲不處八也世人多惑於圖緯而牽非類比合文字以悅所事苟以阿上惑衆終有後悔者自往迄今未嘗無之不可不深擇而熟思九也九者尊明所見之餘耳庶備起予補所遺忘忠言逆耳幸留神聽典畧云

將軍封為吳侯

江表傳曰建安二年夏漢朝遣議郎王輔奉戊辰詔書曰董卓逆亂虐國害民先將軍堅念在平討雅意未遂厥美著聞策遵善道求福不回今以策為騎都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守又詔勑曰故左將軍袁術不顧朝恩坐創凶逆造合虛偽欲因兵亂詭詐百姓聞其言以為不然定得使持節平東將軍領徐州牧溫侯布上術所造惑衆妖妄知術鳩集之性遂其無道修治王宮署置公卿郊天祀地殘民害物為禍深酷布前後上策乃心本朝欲還討術為國効節乞加顯異夫懸賞俟功惟勤是與故便寵授承襲前邑重以大郡榮耀兼至是策輸力竭命之秋也其亟與布及行吳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瑀戮力一心同時赴討策自以統領兵馬但以騎都尉領郡為輕欲得將軍號乃使人諷輔輔便承制假策明漢將軍是時陳瑀屯海西策奉詔治嚴當與布瑀參同形勢行到錢塘瑀陰襲圖策遣都尉萬演等密渡江使持印傳三十餘細賊與丹陽宣城涇陵陽始安黟歙諸險縣大帥祖郎焦已及吳郡烏程嚴白虎等使為內應伺策軍發欲攻取諸郡策覺之遣呂範徐逸攻瑀於海西大破瑀獲其吏士妻子四千人山陽公載記曰瑀單騎走冀州自歸表紹紹以為故安都尉吳錄載策上表謝曰臣以罔陋孤持邊陲陛下廣播高澤不遺細節以臣襲爵兼典名郡仰榮寵顧所不克堪興平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於吳郡曲阿得表術所呈表以臣行殄寇將軍至被詔書乃知詐擅雖輒捐廢猶用悚悸臣年十七喪失所怙懼有不任堂構之鄙以忝析薪之戒誠無去病十八建功世祖列將弱冠佐命臣初領兵年未弱冠威靈奉辭罰罪庶必獻微命惟術狂惑為惡深重臣憑虓雖驁懦不武然思竭

捷以報所授臣松之案本傳云孫堅以初平三年卒策以建安五年卒策死時年二十六計堅之亡策應十八而此表云十七則為不符張璠漢記及吳歷並以堅初平二年死此為是而本傳誤也江表傳曰建安三年策又遣使貢方物倍於元年所獻其年制書轉拜討逆將軍改封吳侯後術死長史楊宏大將張勲等將其衆欲就策廬江太守劉勲要擊悉虜之收其珍寶以歸策聞之偽與勲好盟勲新得術衆時豫章上繚宗民萬餘家在江東策勸勲攻取之勲既行策輕軍晨夜襲拔廬江勲衆盡降勲獨與麾下數百人自歸曹公江表傳曰策被詔勑與司空曹公衛將軍董承共昇術棺柩扶其妻子及部曲男女就劉勲於皖城勲益州牧劉璋等并力討袁術劉表軍嚴當進會糧食少無以相振乃遣從弟賁將萬斛米以與階階往歷月纔得數千斛階乃報勲具說形狀使勲來襲取之勲得階書便潛軍到海昏邑下宗部告雜於豫章太守華歆歆郡素少穀遣吏將階就海昏上繚使諸宗帥共出三萬人步襲皖城即克之得術百術死術從弟胄女婿黃猗等畏懼曹公不敢守壽春乃帥知之空壁逃匿勲了無所得時策西討黃祖行及石城聞勲輕身詣海昏便分遣從凡賁輔率八千人於彭澤待勲自與周瑜寧二萬人步襲皖城即克之得術百工及鼓吹部曲三萬餘人并術妻子表用汝南李術為廬江太守給兵三千人以守皖皆徙所得人東詣吳賁輔又於彭澤破勲勲走入楚江從尋陽步上到置馬亭聞策等已克皖乃投西塞至沂築壘自守告急於劉表求救於黃祖祖遣太子射亦遁走策收得勲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前進夏口攻黃祖時劉表遣從子虎南陽韓晞將長子五千來為黃祖前鋒策與戰大破之吳錄載策表曰臣討黃祖以十一日平旦部所茂縣劉表遣將助祖並來趣吳會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領桂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將呂範領零陵大守行湯寇中郎將程普行奉業校尉孫權行先登校尉黃蓋等同時俱進身跨馬櫂陳手擊急鼓以聲戰勢吏士奮激踊躍百倍心精意果各競用命越渡重壍迅疾若飛火放上風兵激烟下弓弩並發流矢雨集日加辰時祖乃潰爛鋒刃所截焚火所焚前無生寇惟祖進走獲其妻息男女七人斬虎狼韓晞已下二萬餘級其赴水溺者一萬餘口船六千餘艘財物山積雖表未禽祖宿狡猾為表腹心出作爪牙表之鴟張以祖氣息而祖家屬部曲掃地無餘表孤特之虜成兒行尸誠皆聖朝神武遠振臣討有罪得效微勤是時表紹方彊而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吳歷曰曹公聞策平定江南意甚難之常呼猘兒難與爭鋒也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為子章取賁女皆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建安五年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欲襲許迎漢帝吳錄曰時有高岱者隱於餘姚策命出使會稽丞陸昭逆之策虛已候焉聞其善左傳乃自玩讀欲與論講或謂之曰高岱以將軍但英武而已無文學之才若與論傳而或云不知者則甚言符矣又謂岱曰孫將軍為人惡勝己者若每問當言不知乃合意耳如皆辨義此必危殆以為然及與論傳或答不知策果怒以為輕己乃因之知交及時人皆露坐為請策登樓望見數里中填滿策惡其收衆心遂殺之岱字孔文吳郡人也受性聰達輕財貴義其友士拔奇取於未顯所友八人皆世之

英偉也太守盛憲以為上計舉孝廉許貢來領郡岱將憲避難於許貺家求救於陶謙謙未即救岱憾悼泣血水漿不入口謙感其忠壯有申包胥之義許為出軍以書與貢岱得謙書以還而貢已囚其母吳人大小皆為危竦以貢宿忿往必見害岱言在君則為君且母在牢獄期於當往若得入見事自當解遂通書自白貢即與相見才辭敏捷好自陳謝貢登時出其母岱將見貢語友人張允沈暗令豫具船以貢必悔當追逐之出便將母乘船易道而逃貢須臾追人追之令追者若及於船江上便殺之已過則止使與岱錯道遂免被誅時年三十餘江表傳曰時有道士琅邪于吉先寓居東方往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治病吳會人多事之策嘗於郡城門樓上集會諸將賓客吉乃盛服杖小巫漆畫之名為仙人鐐趨庭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迎拜之掌賓者禁呵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諸事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母請救之母謂策曰于先生亦不可不除也諸將復連名通白事陳乞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為交州刺史舍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常著絳帕頭鼓琴燒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為南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籙勿復費紙筆也即催斬之縣首於市諸事之者尚不謂其死而云尸解焉復祭祀求福志林曰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此子妖妄能幻惑衆心遠使諸將不復相顧君臣之禮盡委策下樓拜之師于吉所得神書於曲陽泉水上白素朱界號太平青領道凡百餘卷順帝至建安中五六十歲于吉是時近已百年年在耄悼禮不加刑又天子巡狩問百年者就而見之敬齒以親愛聖王之至教也吉罪不及死而暴加酷刑是乃謬誅非所以為美也喜推考桓王之薨建安五年四月四日是時曹袁相攻未有勝負案夏侯元讓與石威則書袁紹破後也書云授孫賁以長沙業張津於後死不得相讓譬津以零桂此為桓王於前亡張津又天子巡狩問百年者就言津之死意矣臣松之案太康八年廣州大中正王範上交廣二州春秋建安六年張津猶為交州牧江表傳之虛如志林所云搜神記曰策欲渡江襲許與吉俱行時大旱所在熇厲策催諸將士使速引船或身自早出督切見將吏多在吉許策因此激怒言我為不如于吉邪而先趨務之便使收吉至呵問之曰天旱不雨道塗艱澁不時得過故自早出而卿不同憂戚安坐船中作鬼物態敗吾部伍今當相除令人縛置地上暴之使請雨若能感天日中雨者當原赦不爾行誅俄而雲氣上蒸膚寸而合比至日中大雨摠至溪澗盈溢將士喜悅以為吉必見原並往慶慰策遂殺之將士哀惜共藏其尸天夜忽更興雲霞之明旦往視不知所在案江表傳搜神記于吉事不同未詳孰是

守許貢客所殺先是策殺貢小子與客亡匿江邊策單騎出卒與客遇客擊傷策江表傳曰廣陵太守陳登治射陽登即瑀之從凡于也策前西征登陰復遣間使以印綬與嚴白虎餘黨圖為後害以報瑀見破之辱策歸復討登軍到丹徒須待運糧策性好獵將步騎數出策驅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初吳郡太守許貢上表於漢帝曰孫策驍雄與項籍相似宜加貴寵名還京邑若被詔不得不還若放於外必作世患策候吏得貢表以示策策請貢相見以責讓貢貢辭無表策即令武士絞殺之貢奴客潛民間欲為貢報讐獵日卒有三人即貢客也策問爾等何人答云是韓當兵在此射鹿耳策曰當兵吾皆識之未嘗見汝等因射一人應弦而倒餘二人怖急便舉弓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九州春秋曰策聞曹公北征柳城悉起江南之衆自號大司馬將北襲許特其勇行不設備故及於難孫盛異同評曰凡此數書各有所失孫策雖威行江外畧有六郡然黃祖秉其上流

陳登間其心腹且深險彊宗未盡歸服曹表虎爭勢傾山海策豈暇遠師汝頼而遷帝於吳越哉斯蓋庸人之所鑒見況策達於事勢者乎又案表紿以建安五年至黎陽而策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聞曹公與紿相拒於官渡謬矣伐登之言為有證也又江表傳說策悉識韓當軍士疑此為詐便射殺一人夫三軍將士或有新附策為大將何能悉識以所不識便射殺之非其論也又策見殺在五年柳城之役在十二年九州春秋乖錯尤甚矣臣松之案傅子亦云曹公征柳城將襲許記述若斯何其踈哉然孫盛所譏未為悉是黃祖始被策破魂氣未反但劉表君臣本無兼并之志雖在上流何辦規擬吳會策之此舉理應先圖陳登但舉兵所在不止登而已于時彊宗驍帥祖郎嚴虎之徒禽滅已盡所餘山越蓋何足慮然則策之所規未可謂之不暇也若使策志獲從大權在手淮泗之間所在皆可都何必畢志江外其當遷帝於揚越哉案魏武紀武帝以建安四年已出屯官渡策未死之前久與袁紹交兵則國志所云不為謬也許貢客無聞之小人而能感識恩遇臨義忘生卒然奮發有侔古烈矣詩云君子有徵猷小人與屬貢客其有焉

創甚請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夫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至夜卒時年二十六

吳歷曰策既被創醫言可治當好自將護百日勿動策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尚可復建功立事乎推凡大奮創皆分裂須臾卒搜神記曰策既殺于吉每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有失常後治創方差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再三因撲鏡大叫創皆崩裂須臾而死權稱尊號追諡策曰長沙桓王封子紹為吳侯後改封上虞侯紹卒于奉嗣孫皓時詔言謂奉當立誅死

評曰孫堅勇撃剛毅孤微發迹導温戮卓山陵杜塞有忠壯之烈策英氣傑濟猛銳冠世覽奇取異志陵中夏然皆輕佻果躁隕身致敗且割據江東策之基兆也而權尊崇未至子止侯爵於義儉矣孫盛曰孫氏兄弟皆明器絶羣創基立事策之由也且臨終之日顧命委權夫意氣之間猶有刎頸況天倫之篤愛豪達之英鑒豈吝名號於既往違本情之至實哉抑將遠思虚盈之數而慎其名器者乎夫正本定名為國之大防杜絶疑貳消釁之良謨是故魯隱矜義終致羽父之禍宋宣懷仁卒有殤公之哀皆心存小善而不達經綸之圖求譽當年而不思貽厥之謀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孫氏因擾攘之際得奮其縱橫之志業非積德之基邦無磐石之固勢一則禄祚可終情乖則禍亂塵起安可不防微於未兆慮難於將來壯哉策為首事之君有吳開國之主將相在列皆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陳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至夜卒時年二十六吳歷曰策既被創醫言可治當好自將護百日勿動策引鏡自照謂左右曰面如此尚可復建功立事乎推凡大奮創皆分裂須臾卒搜神記曰策既殺于吉每獨坐彷彿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有失常後治創方差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

吳志卷一

吳志卷一考證

孫堅三十六萬一旦俱發○臣龍官按萬宜作方想當
時傳寫誤方為万因正万為萬魏志賈詡傳注屠三
十六萬方則又多一萬字也
卓對應不順○對應宋本作應對
明公親率天兵威震天下○天兵宋本作王兵
晏然自若注洛字子議○毛本作子儀
拒雒九十里注兒曹用必還羌谷中涼州或能定也○
兒曹以下疑有脫文
平塞卓所發掘注旦有五色氣○文選作每旦有五色
氣
為祖軍士所射殺注劉表將吕公○後漢書劉表傳注
中引英雄記作吕介
孫策堅喪還葬曲阿○何焯曰按此云還葬曲阿而吳
主傳太元元年秋八月大書吳高陵松柏斯拔叅之
謝詢請置守冢之表則文臺定葬于吳也
以堅部曲還策注遂詣丹陽依舅得數百人○依舅盬
本誤依舊今改正
乃攻破虎等注策引白刃斫席○白刃太平御覽作白
削
又注虎衆以其死也甚懼○以宋本作
策以書責而絶之注卓雖狂狡至廢主自興亦猶未也
○毛本作廢主自興
封為吳侯注遣議郎王輔○王輔宋本作王誧下同
又注聞其言以為不然○北宋本作始聞其言多始
字
又注瑀陰襲圖策○疑作陰圖襲策
又注仰榮寵顧所不克堪○宋本作仰榮顧寵
勳獨與麾下數百人自歸曹公注斬虎狼韓暐已下二
萬餘級○臣明楷按前江表傳云時劉表遣從子虎
南陽韓暐將長矛五千來為黃祖前鋒則此虎即表
從子也狼字宜衍

又為子章取貢女○章當作彰鄣陵侯也

策陰欲襲許迎漢帝注名為仙人鏵○一本作仙人鎌

年二十六注推几大奮創皆分裂須臾卒○推几宋本

作椎几須臾卒北宋本作其夜卒

吳志卷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孫權

孫權字仲謀兄策既定諸郡時權年十五以為陽羨長江表傳曰堅為下邳丞時權生方頤大口目有精光堅異之以為有貴象及堅亡策起事江東權常隨從性度弘朗仁而多斷好俠養士始有知名侔於父兄矣每參同計謀策甚奇之自以為不及也每請會賓客常顧權曰此諸君汝之將也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漢以策遠修職貢遣使者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禄祚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恒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試識之

建安四年從策征廬江太守劉勳勳破進討黃祖於沙羨

五年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邪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師非欲違父

時不得行也臣松之按禮記曾子問子夏曰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鄭氏注曰周人卒哭而致事時有徐戎作難伯禽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昭所云伯禽不師蓋謂此也況今姦宄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而揖盜未可以為仁也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是時惟有魯稽吳郡丹陽豫章廬陵猶未盡從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賓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為意未有君臣之固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故委心而服事焉曹公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屯吳使丞之郡行文書事待張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為將率招延俊秀聘求名士魯肅諸葛瑾等始為賓客分部諸將鎮撫山越討不從命江表傳曰初策表用李術為廬江太守術不肯事權而多納其亡叛權移書求索術報曰有德見歸無德見叛不應復還權大怒乃以狀白曹公曰嚴刺史昔為公所用又是州舉將而李術凶惡輕犯漢制殘害州司肆其無道宜速誅滅以懲醜類今欲討之進為國朝掃除鯨鯢退為舉將報塞怨讎此天下達義夙夜所甘心術必懼誅復詭說求救明公所居阿衡之任海內所瞻願勑執事勿復聽受是歲舉兵攻術於皖城術閉門自守求救於曹公曹公不救糧食乏盡婦女或凡泥而吞之遂屠其城梟術

首徙其部曲三萬餘人

七年權母吳氏薨

八年權西伐黃祖破其舟軍惟城未克而山寇復動還過豫章使呂範平鄱陽會稽程普討樂安太史慈領海昏韓當周泰呂蒙等為劇縣令長

九年權弟丹陽太守翊為左右所害以從兄瑜代翊吳錄曰是時權大會官寮沈友有所是非令人扶出謂曰人言卿欲反友知不得脫乃曰主上在許有無君之心者可謂非反乎遂殺之友字子正吳郡人年十一華歆行風俗見而異之因呼曰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逡巡却曰君子講好會宴以禮今仁義陵遲聖道漸壞先生銜命將以裨補先王之教整齊風俗而輕脫威儀猶負薪救火無乃吏崇其熾乎歆慙曰自桓靈以來雖多英彥未有幼童若此者弱冠博學多所貫綜善屬文辭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每所至衆人皆默然莫與為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權以禮聘既至論王霸之略當時之務權敬容敬焉陳荊州宜并之計納之正色立朝清議峻厲為庸臣所譖誣以謀反權亦以終不為已用故害之時年二十九

十年權使賀齊討上饒分為建平縣

十二年西征黃祖虜其人民而還

十三年春權復征黃祖祖先遣舟兵拒軍都尉呂蒙破

其前鋒而凌統董襲等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亡走騎士馮則追梟其首虜其男女數萬口是歲使賀齊討黟歙黟音伊歙音攝分歙為始新新定吳録曰晉改新定為遂安犂陽休陽縣吳録曰晉改休陽為海寧以六縣為新都郡荆州牧劉表死魯肅乞奉命弔表二子且以觀變肅未到而曹公已臨其境表子琮舉衆以降劉備欲南濟江肅與相見因傳權旨為陳成敗備進住夏口使諸葛亮詣權權遣周瑜程普等行是時曹公新得表衆形勢甚盛諸議者皆望風畏懼多勸權迎之江表傳載曹公與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得書以示羣臣莫不懾震失色惟瑜肅執拒之議意與權同瑜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公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饑疫死者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曹公遂北還留曹仁徐晃於江陵使樂進守襄陽時甘寧在江陵為仁黨所圖用呂蒙計留凌統以拒仁以其半救寧軍以勝反權自率衆圍合肥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昭兵不利權攻城踰月不能下曹公自荆州還遣張喜將騎赴合肥未至權退十四年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權以瑜為南郡太守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備領荆州牧屯公安十五年分豫章為鄱陽郡分長沙為漢昌郡以魯肅為太守屯陸口十六年權徙治秣陵明年城石頭改秣陵為建業聞曹公將來侵作濡須塢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須權與相拒月餘曹公望權軍歎其齊肅乃退吳歷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軍諸將皆以為是挑戰者欲擊之公曰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勑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妄發權行五六里迴還作鼓吹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權為牋與曹公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公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魏略曰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迴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徵令內移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斬春廣陵戶十餘

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皖城

十九年五月權征皖城閏月克之獲廬江太守朱光及眾軍董和男女數萬口是歲劉備定蜀權以備已得益州令諸葛瑾從求荊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荊州與吳耳權曰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虛辭引歲遂置南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權大怒乃遣呂蒙督鮮于丹徐忠孫規等兵二萬取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巴丘今曰巴陵）以禦關羽權住陸口為諸軍節度蒙到二郡皆服惟零陵太守郝普未下會備到公安使關羽將三萬兵至益陽權乃召蒙等使還助肅蒙使人誘普普降盡得三郡將守因引軍還與孫皎潘璋并魯肅兵並進拒羽於益陽未戰會曹公入漢中備懼失益州使使求和權令諸葛瑾報更尋盟好遂分荊州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備歸而曹公已還權反自陸口遂征合肥合肥未下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淩統甘寧等在津北為魏將

張遼所襲統等以死扞權權乘駿馬越津橋得去（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吳降人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是誰降人答曰是孫會稽遼及樂進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追自得舉軍歎恨江表傳曰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見徹丈餘無版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權既得免即拜利都亭侯谷利者本左右給使也以謹直為親近監性忠果亮烈言不苟且權愛信之）

二十一年冬曹公次于居巢遂攻濡須

二十二年春權令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公報使修好誓重結婚

二十三年十月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於廋亭（廋音擻陵反）馬為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却廢常從張世擊以戈舊之

二十四年關羽圍曹仁於襄陽曹公遣左將軍于禁救之會漢水暴起羽以舟兵盡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惟城未拔權內憚羽外欲以為己功牋與曹公乞以討羽自效曹公且欲使羽與權相持以鬬之驛傳權書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猶豫不能去閏月權征羽先遣呂

蒙襲公安獲將軍士仁蒙到南郡南郡太守麋芳以城降蒙據江陵撫其老弱釋于禁之囚陸遜別取宜都獲秭歸枝江夷道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關羽還當陽西保麥城權使誘之羽偽降立幡旗為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都督趙累等於章鄉遂定荊州是歲大疫盡除荊州民租稅曹公表權為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權遣校尉梁寓奉貢于漢及令王惇市馬又遣朱光等歸魏器曰梁寓字孔儒吳人也權遣寓觀望曹公曹公因以為掾尋遣南還

二十五年春正月曹公薨太子丕代為丞相魏王改年為延康秋魏將梅敷使張儉求見撫納南陽陰鄧筑陽筑音逐山都中廬五縣民五千家來附冬魏嗣王稱尊號改元為黃初二年四月劉備稱帝於蜀魏啓曰權聞魏文帝受禪而劉備稱帝乃呼問知星者已分野中星氣何如遂有僭意而以位次尚少無以威衆又欲先卑而後踞之為卑則可以假寵後踞則必致討致討然後可以怒衆怒然後可以自大故深絕蜀而專事魏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雉尋陽陽新柴桑沙羨六縣為武昌郡五月建業言甘露降八月城武昌下令諸將曰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昔儁不疑漢之名臣於安平之世而刀劒不離於身蓋君子之於武備不可以已況今處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輕忽不思變難哉頃聞諸將出入各尚謙約不從人兵甚非備慮愛身之謂夫保已遺名以安君親孰與危辱宜深警戒務崇其大副孤意焉自魏文帝踐阼權使命稱藩及遣于禁等還十一月策命權曰蓋聖王之法以德設爵以功制祿勞大者祿厚德盛者禮豐故叔旦有夾輔之勳太公有鷹揚之功並啓土宇并受備物所以表章元功殊異賢哲也近漢高祖受命之初分裂膏腴以王八姓斯則前世之懿事後王之元龜也朕以不德承運革命君臨萬國秉統天機思齊先代坐而待旦惟君天資忠亮命世作佐深覩歷數達見廢興遠遣行人浮于潛漢禹貢曰沱潛既道注曰水自江出為沱漢為潛望風影附抗疏稱藩兼納纖絺南方

之貢普遣諸將來還本朝忠肅內發款誠外昭信著金石義蓋山河朕甚嘉焉今封君為吳王使使持節太常高平侯貞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以大將軍使持節督交州領荆州牧事錫君青土苴以白茅對揚朕命以尹東夏其上故驃騎將軍南昌侯印綬符策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綏安東南綱紀江外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務財勸農倉庫盈積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柔百越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謀宣方任賢是用錫君納陛以登君忠勇並奮清除姦慝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振威陵邁宣力荆南梟滅凶醜罪人斯得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外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弧弓十弧矢千君以忠肅為基恭勤為德是用錫君秬鬯一卣圭瓚副焉欽哉敬敷訓典以服朕命以最相我國家

永終爾顯烈江表傳曰權羣臣議以為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應受魏封權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拜為漢王此蓋時宜耳復何損邪遂受之孫盛曰昔伯夷叔齊不屈有周魯仲連不為秦民夫以匹夫之志猶義不辱況列國之君三分天下而可二三其節或臣或否乎余觀吳蜀咸稱奉漢至於漢代莫能固秉臣節君子是以知其不能克昌厥後卒見吞於大國也向使權從羣臣之義終身稱漢將豈不義悲六合仁感百世哉是歲劉備帥軍來伐至巫山秭歸使使誘道武陵蠻夷假與印傳許之封賞於是諸縣及五谿民皆反為蜀權以陸遜為督督朱然潘璋等以拒之遣都尉趙咨使魏魏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畧之主也帝問其狀咨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荆州而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據三國志吳書咨字德度南陽人博聞多識應對辯捷權為吳王聘魏文帝善之嘲咨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畧雖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採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咨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又曰吳難魏不咨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又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咨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咨頻載使北人敬異權聞而嘉之拜騎都尉咨言曰觀北方終不能守盟

今日之計朝廷承漢四百之際應東南之運宜改年號正服色以應天順民權納之帝欲封權子登權以登年幼上書辭封重遣西曹掾沈珩陳謝并獻方物吳書曰珩字仲山吳郡人少總經藝尤善春秋內外傳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信特曰崇尚信義以為寶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文帝善之乃引珩自近談語終日珩隨事響應無所屈服珩還言曰臣密參侍中劉曄數為賊設姦計終不久憸臣聞兵家舊論不恃敵之不我犯恃我之不可犯今為朝廷慮之且當省息他役惟務農桑以廣軍資脩繕舟車增作戰具令皆兼盈撫養兵民使各得其所覽延英俊獎勵將士則天下可圖矣安鄉侯官至少府立登為王太子江表傳曰是歲魏文帝遣使求崔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琦琱孔雀翡翠鬬鴨長鳴雞羣臣奏曰荊揚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權曰昔惠施尊齊為王客難之曰公之學去尊今王齊何其倒也惠子曰有人於此欲擊其愛子之頭而石可以代之子頭所重而石所輕也以輕代重何為不可乎方有事於西北江表元恃主為命非我愛子邪彼所求者於我瓦石耳孤何惜焉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

黃武元年春正月陸遜部將軍宋謙等攻蜀五屯皆破之斬其將三月鄱陽言黃龍見蜀軍分據險地前後五十餘營遜隨輕重以兵應拒自正月至閏月大破之臨陣所斬及投兵降首數萬人劉備奔走僅以身免吳歷曰權以使聘魏具上破備獲印綬及首級所得土地并表將吏功勤宜加爵賞之意文帝報使致驃子表明光鎧騑馬又以素書所作典論及詩賦與權魏書載詔答曰老虜邊窟越險深入曠日持久內迫罷弊外困智力故見身於難頭分兵擬西陵其計不過謂可轉是前迹以搖動江東根未著地摧折其支雖未剋備五藏使身首分離其所降誅亦足使虜部衆兇懼昔吳漢先燒荊門後發夷陵而子陽無所逃其死來歙始襲略陽文叔喜之而知隗囂無所施其巧今討此虜正似其事將軍勉建方略務全獨克誠心不款魏欲遣侍中卒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并徵任子權辭讓不受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須曹真夏侯尚張郃徐晃圍南郡權遣呂範等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諸葛瑾潘璋楊粲救南郡朱桓以濡須督拒仁時揚越蠻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故權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終餘年文帝報曰君生於擾攘之際本有從橫之志降身奉國以享茲祚自君策名已來貢獻盈路討備之功國朝仰成埋而掘之古人之所恥國語曰狸埋之狸掘之是以無成功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

師遠臨江漢廊廟之議王者所不得專三公上君過失皆有本末朕以不明雖有曾母投杼之疑猶冀言者不信以為國福故先遣使者犒勞又遣尚書侍中踐修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設辭不欲使進議者怪之魏略載魏三公奏曰臣聞枝大者披心尾大者不掉有國有家之所慎也昔漢承秦弊天下新定大國之王臣節未盡以蕭張之謀不備録之至使六王前後反叛已而伐之戎車不輟又文景守成忘戰戢役驕縱吳楚養虺成蛇既為社稷大憂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吳王孫權幼豎小子無尺寸之功遭遇兵亂因父凡之緒少蒙翼卵眴伏之恩長含鴟梟反逆之性背棄天地罪惡積大復與關羽更相覬伺逐利見便挾為卑辭先帝知權姦以求用時以于禁敗於水災等當討羽因以委權先帝委裘下席權不盡心誠在惻怛欲因大喪寡弱王室希託董桃傳先帝令乘未得報許擅取襄陽及見驅逐乃更折節邪辟之態巧言如流雖重驛累使發遣禁等內包隄嚢顧望之姦外欲緩誅支仰蜀賊聖朝含弘既加不忍優而赦之與之更始猥乃割地王之使南面稱孤兼官累位禮備九命名馬百駟以成其勢光寵顯赫古今無二權為犬羊之姿橫被虎豹之文不思靜力致死之節以報無量不世之恩臣每見所下權前後章表又以愚意揆察權旨自以阻帶江湖負固不服狃挾累世詐偽成功上有尉佗英布之計下誦伍被屈彊之辭終非不侵不叛之臣以為晁錯不發削弱王侯之謀則七國同衡禍又不制通不決襲歷下之策則田橫自慮罪深變重臣謹考之周禮九伐之法平權凶惡逆節萌生見罪十五昔九黎亂德黃帝加誅項羽罪十漢祖不捨權所犯罪暴明白非仁恩所養宇宙所容臣請免權官鴻臚削爵土捕治罪敢有不從移兵進討以明國典好惡之常以靜三州元元之苦其十五條文多不載又前都尉浩周勸君遣子乃實朝臣交謀以此卜君君果有辭外引隄嚢遣子不終內喻竇融守忠而已世殊時異人各有心浩周之還口陳指麾益令議者發明衆嫌終始之本無所據杖故遂俛仰從羣臣議令省上事款誠深至心用慨然悽愴動容即日下詔勑諸軍但深溝高壘不得妄進若君必效忠節以解疑議登身朝到夕名兵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魏略曰浩周字孔異上黨人建安中仕為蕭令至徐州刺史後領護于禁軍軍沒為關羽所得權襲羽并得周甚禮之及文帝即王位權乃遣周為牋魏王曰昔討關羽獲于將軍即白先王當發遣之此乃奉欵之心不言而發先王未深留意而謂權中間復有異圖愚情悽愴用未果決遂值先王委離國祚殿下承統下情始通公私契闊未獲備舉是令本誓未即昭顯梁寓傳命委曲周至深知殿下以為意望權之赤心不敢有他願垂明恕保權所執謹遣浩周東里衮至情至實皆周等所具又曰權本性空薄文武不昭昔承父兄成軍之緒得為先王所見奬飾遂因國恩撫綏東土而中間寡慮庶事不明畏威忘德以取重戾先王思仁不忍遐棄既釋其宿罪且開明信雖致命虜廷彙獲關羽功效淺薄未報萬一事業未究先王即世殿下踐祚威仁流邁私懼情願未蒙昭察梁寓來到具知殿下不遂疏遠必欲撫録追本先遇分義深篤今日之事永執一心惟察愽愽重垂含宥

又曰先王以權推誠已驗軍當引還故除合肥之守著南北之信今權長驅不復後顧近得守將周泰全琮等白事過月六日有馬步七百徑到橫江又篤將馬和復將四百人進到居巢琮等聞有兵馬渡江視之為兵馬所擊臨時交鋒大相殺傷卒得此問情用恐懼權實在遠不豫聞知約敕無素敢謝其罪又聞張征東朱橫海除賊備重聞斯問深使使失圖凡遠人所恃在於明信顧殿下克卒前分開示坦然使使權誓命得卒本規凡所顧今復還合肥先王盟要由來未久且權自度未獲罪釁不審今者何以發起韋軍遠次事業未訖甫當為國討而東里衮謂其不可必服帝悅周言以為有以知之是歲冬魏王受漢禪遣使以權為吳王詔使周與使者俱往周既致詔命時與權私宴謂權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也周以闔門百口明之權因字謂周曰浩孔異卿言周等所當傳也初東里衮為于禁軍司馬前與周俱沒又俱還到有詔皆見之帝問周等周以為權必臣服乃以舉家百口保我當何言邪遂流涕襟及與周別又指天為誓周還之後權不遣子而設辭帝乃久留其使到八月權上書謝又與周書曰自道路開通不忘修意既新奉國命加知起居假歸河北故使情問不獲果至望想之勞曷云其已孤以空閣分信不昭中間招罪以取棄絕幸蒙國恩復見赦宥喜乎與君克卒本圖傳不云乎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又曰昔君之來欲令遣子入侍于時傾心歡以承命徒以登年幼欲假年歲之間耳而赤情未蒙昭信遂見討責常用慙怖自頃國恩復加開導忘其前愆取其後效喜得因此尋竟本誓前已有表具說遣子之意想君假還已知之也又曰今子當入侍而未有妃耦昔君念之以為可上連綴宗室若夏侯氏雖中間自棄常奉戰在心當垂宿念為之先後使獲攀龍附驥永自固定其為分惠豈有量哉如是欲遣孫長緒與小兒俱入奉行禮聘成之在君又曰小兒年弱加教訓不足念當與別為之緬然父子恩情豈有

夫鄭泉聘劉備于白帝始復通也江表傳曰權云近得玄德書已深引咎求復舊好前所以名西為蜀者以漢帝尚存故耳今漢已廢自可名為漢中王也吳書曰自道路開通不忘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閑居每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覆沒飲之儻即住而啖肴膳酒有斗升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權以為即中嘗與之言卿好於衆中面諫或失禮敬寧畏龍鱗乎對曰臣聞君明臣直今值朝廷上下無諱實恃洪恩不畏龍鱗後侍讌權乃怖之使提出付有司促治罪泉臨出屢顧權呼還笑曰卿言不畏龍鱗何以臨出而顧乎對曰實恃恩覆知無死憂至當出閤感惟威靈不能不顧耳使蜀劉備問曰吳王何以不答吾書得無以吾正名不宜乎泉曰曹操父子陵轢漢室終奪其位殿下既為宗室有雄城之責不荷戈執殳為海內率先而於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議是以寡君未復書耳備甚慙恧泉臨卒謂同

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　然猶與魏文帝相往來至後年乃絕是歲改葬陵為西陵

二年春正月曹真分軍據江陵中州是月城江夏山以四分用乾象歷江表傳曰權推五德之運以為土行用未祖辰臘志林曰土行以辰臘得其數矣土盛於戌而以未祀其義非也土生於未故未為坤初是以月令建未之月祖黃精於郊祖用其盛令祖用其始豈應運乎　三月曹仁遣將軍常雕等以兵五千乘油船晨渡濡須中州仁子泰因引軍急攻朱桓桓兵拒之遣將軍嚴圭等擊破雕等是月魏軍皆退夏四月權羣臣勸即尊號權不許江表傳曰權辭讓曰漢家埋替不能存救亦何心而競乎羣臣稱天命符瑞固重以請權未之許而謂將相曰往年孤以玄德方向西鄙故先命陸遜選衆以待之聞北部分欲以助孤孤內嫌其有挾若不受其拜是相折辱而趣其速發便當與西俱至二處受敵於孤為劇故自抑按就其封王低屈之趣諸君似未之盡今故以此相解耳　劉備薨于白帝吳書曰權遣立信都尉馮熙聘于蜀弔備喪也熙宇子柔潁川人馮異之後也權之為車騎熙歷東曹掾使蜀還為中大夫後使于魏文帝問曰吳王若欲修宿好宜當厲兵江關縣於巴蜀而聞復遣修好必有變故熙曰臣聞西使直報問且以觀釁非有謀也又曰聞吳國比年災旱人物彫損以大夫之明觀之何如熙對曰吳王體量聰明善於任使賦政施役每事必心敬賓旅親賢愛士賞不擇怨仇而罰必加有罪臣下皆感恩懷德惟忠與義帶甲百萬穀帛如山稻田沃野民無饑歲所謂金城湯池彊富之國也以臣觀之輕重之分未可量也帝不悅以陳羣與熙同郡使羣誘之陷以重利熙不為迴送至廣未至鄙懼見迫不從必危身辱命乃引刀自刺御者覺之不得死權聞之垂涕曰此與蘇武何異竟死於魏　五月曲阿言甘露降先是戲口守將晉宗殺將王直以衆叛如魏魏以為虧春太守

數犯邊境六月權令將軍賀齊督廩芳劉邵等襲虧春邵等生虜宗十一月蜀使中郎將鄧芝來聘吳歷曰蜀致馬二百匹錦千端及方物自是之後聘使往來以為常吳亦致方土所出以答其厚意焉　三年夏遣輔義中郎將張溫聘于蜀秋八月赦死罪九月魏文帝出廣陵望大江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乃還千寶晉紀曰魏文帝之在廣陵吳大駭乃臨江為疑城自石頭至于江乘車以木楯衣以葦席加采飾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憚之遂退軍權令趙達算之曰魏軍雖然吳衰庶子歲權曰幾何達屈指而計之曰五十八年權曰今日之憂不服及遠此子孫事也吳錄曰是歲蜀主又遣鄧芝來聘重結盟好權謂芝曰山民作亂江邊守兵多徹慮曹丕乘空美態而反求和議者以為內有不暇幸來求和於我有利宜當與通以自寧得忘此復有他圖　辨定恐西州不能明孤赤心用致嫌疑孤土地邊外間隙萬端而長江巨海皆當防守丕觀釁而動惟不見便

四年夏五月丞相孫邵卒吳錄曰邵字長緒北海人長尺八為孔融功曹融稱曰廊

廟才也從劉繇於江東及權統事數陳便宜以為應納貢聘權即從之拜廬江太守遷車騎長史黃武初為丞相威遠將軍封陽羨侯張溫暨豔奏其事卻辭位請罪權釋令復職年六十三卒志林曰吳之創基卻為首相史無其傳竊嘗怪之嘗問劉聲叔聲叔博物君子也云推其名位自應立傳項峻吳孚時已有注記此云與張惠恕不能後韋氏作史蓋惠恕之黨故不見書

六月以太常顧雍為丞相吳書曰以尚書令陳化為太常化字元嚮汝南人博覽衆書氣幹剛毅長七尺九寸雅有威容為即中令使魏魏文帝因酒酣嘲問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孚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加聞先哲知命論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帝曰昔文王以西伯王天下豈復在東乎化曰周之初基太伯在東是以文王能興於西帝笑無以難心奇其辭使畢當還禮送甚厚權以化奉命光國拜建為太守兼尚書令正色立朝勸子弟廢田業絕治產仰官廩祿不與百姓爭利妻早亡化以古事為鑒乃不復娶權聞而貴之以其年壯勑宗正妻以宗室女化固辭以疾權不違其志年出七十乃上疏乞骸骨遂爰居章安卒於家長子熾字公熙少有志操能計算衛將軍全琮表稱熾任大將軍赴台道卒

賊彭綺自稱將軍攻沒諸縣衆數萬人是歲地連震吳錄曰是冬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兵有十餘萬旌旗彌數百里有渡江之志權嚴設固守時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孫韶又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之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

皖口言木連理冬十二月鄱陽

五年春令曰軍興日久民離農畔父子夫婦不能相卹

定事以衆濟若徒守江東修崇寬政兵自足用復用多為顧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調恐臨時未可便用也又孤與君分義特異榮戚實同來表云不敢隨衆容身苟免此實甘心所望於君也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齎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是歲分交州置廣州俄復舊江表傳曰權於武昌新裝大船名為長安試泛之釣臺沂時風大盛谷利令栝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向栝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即轉栝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輕於不測之淵戲於猛浪之中船樓裝高避逅顛危叅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死爭權於是貴重之自此後不復名之常呼曰谷

六年春正月諸將獲彭綺閏月韓當子琮以其衆降魏七年春三月封子慮為建昌侯罷東安郡夏五月鄱陽太守周魴偽叛誘魏將曹休秋八月權至皖口使將軍陸遜督諸將大破休於石亭大司馬呂範卒是歲改合浦為珠官郡江表傳曰是歲將軍瞿丹叛如魏權恐諸將畏罪而亡乃下令曰自今諸將有重罪三然後議

黃龍元年春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夏四月夏口武昌並有黃龍鳳皇見丙申南郊即皇帝位吳錄載權告天文曰皇帝臣權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漢享國二十有四世歷年四百三十有四行氣數終祿祚運盡普天弛絕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奪神器丕子叡繼世作慝滔名亂制權生於東南遭值期運承乾秉戎志在平世奉辭行罰舉足為民羣臣將相州郡百城執事之人咸以為天意已去於漢漢氏已絕祀於天皇帝位虛郊祀無主休徵嘉瑞前後雜沓歷數在躬不得不受權畏天命不敢不從謹擇元日登壇燔祭即皇帝位惟爾有神饗之左右有吳永終天祿是日大赦改年追尊父破虜將軍堅為武烈皇帝母吳氏為武烈皇后兄討逆將軍策為長沙桓王吳王太子登為皇太子將吏皆進爵加賞初興平中吳中童謡曰黃金車班蘭耳閶昌門出天子昌門吳西郭門夫差所作五月使校尉張剛管篤之遼東六月蜀遣衛尉陳震慶權踐位權乃參分天下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為界造為盟曰天降喪亂皇綱失叙逆臣承釁刼奪國柄始於董卓終於曹操窮凶極惡以覆四海至令九州幅裂普天無統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弥逆遺醜荐作姦回偷取天位而虐亾么麼尋丕凶蹟阻兵盜土未伏厥誅昔共工亂象而高辛

行師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虧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誰任夫討惡翦暴必聲其罪宜先分裂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是以春秋晉侯伐衛先分其田以畀宋人斯其義也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禮有司盟之官尚書有告誓之文漢之與吳雖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約諸葛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國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故立壇殺牲昭告神明再歃加書副之天府天高聽下靈威棐諶司慎司盟羣神羣祀莫不臨之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勠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攜貳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若始凡百之約皆如載書信言不豔實居于好有渝此盟創禍先亂違貳不協悟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于爾大神其明鑒之秋九月權遷都建業因故府不改館徵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登掌武昌留事

二年春正月魏作合肥新城詔立都講祭酒以教學諸子遣將軍衛温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絶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

三年春二月遣太常潘濬率衆五萬討武陵蠻夷衛温諸葛直皆以違詔無功下獄誅夏有野蠶成繭大如卯由拳野稻自生改為禾興縣中郎將孫布詐降以誘魏將王淩淩以軍迎布冬十月權以大兵潛伏於阜陵侯之淩覺而走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十二月丁卯大赦改明年元也

嘉禾元年春正月建昌侯慮卒三月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秋九月魏將田豫要擊斬賀于成山

冬十月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閻中令孫綜稱藩於權并獻貂馬權大悅加淵爵位江表傳曰是冬羣臣以權未郊祀奏議曰頃者嘉瑞屢臻遠國慕義天意人事前後備集宜修郊祀以承天意權曰郊祀當於土中今非其所於何施此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為家昔周文武郊於酆鎬非必土中權曰武王伐紂即作酆鎬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為天子立郊於酆見何經典復書曰伏見漢書郊祀志匡衡奏從甘泉河東郊於酆權曰文王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匡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志林曰吳王紛馭郊祀之奏追貶匡衡謂之俗儒凡在見者莫不慨然以為統盡物理達於事宜至於稽之典籍乃更不通毛氏之說云堯見天因即而生后稷故國之於郊命便事天故詩曰后稷肇祀無罪悔以迄于今言自后稷以來皆得祭天猶魯人郊祀也是以棫樸之作有積燎之新文王郊酆經有明文匡衡豈俗而枉之哉文王雖未為天子既棄殷乃眷西顧太伯三讓以有天下文王為王於天義何疑然則匡衡之奏有所未盡按世宗立甘泉汾陰之祠皆出方士之言非據經典者也方士以甘泉汾陰黃帝祭天地之處故孝武因之遂立二時漢治長安而甘泉在北謂就乾位而衡云武帝居甘泉祭於南宮此既誤矣祭汾陰在水之脽呼為澤中而匡衡云東之少陽失其本意此自吳事於傳無非恨無辯正之辭故矯之云脽音誰見漢書音義

二年春正月詔曰朕以不德肇受元命夙夜兢兢不遑假寢思平世難救濟黎庶上答神祇下慰民望是以眷眷勤求俊傑將與戮力共定海內苟在同心與之偕老今使持節督幽州領青州牧遼東太守燕王久嘗賊虜隔在一方雖乃心於國其路靡緣今因天命遠遣二使欵誠顯露章表殷勤朕之得此何喜如之雖湯遇伊尹周獲呂望世祖未定而得河右方之今日豈復是過普天一統於是定矣書不云乎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其明下州郡咸使聞知特下燕國奉宣詔恩令普天率土備聞斯慶三月遣舒綜還使大常錫備物乘海授淵江表傳載權詔曰故魏使持節車騎將軍遼東太守平樂侯天地失序皇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極不建元惡大慝作害于民海內分崩羣生堙滅雖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方之今日亂有甚焉朕受歷數君臨萬國夙夜戰戰念在弭難若涉淵水罔知攸濟是以把旄仗鉞翦除凶虐自東徂西靡遑寧處苟力所及民無災害雖賊虜遺種未伏鼇誅猶繫囚枯木待時而斃惟將軍天姿特達兼包文武觀時覩變審於去就踰越險阻顯致赤心肇建大計為天下先元勳巨績侔於古人雖昔竇融背棄隴右卒占西河以定光武休名美實豈復是過欽嘉雅尚朕實欣之自古聖帝明王建化垂統以爵褒德以祿報功功大者祿厚德盛者禮崇故周公有夾輔之勞太師有鷹揚之功並啓土宇兼受備物今將軍規萬年之計建百世之畧絕僭逆之虜順天人之

肅濟成洪業功無與比齊魯之事奚足言哉詩不云乎無言不讐無德不報今以幽青二州十七郡七十縣封君為燕王使持節守太常張彌授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錫家社方有戎事典統兵馬以大將軍曲蓋麾幢督幽州青州牧遼東太守如故今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三世相承保綏一方寧集四郡訓及異俗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玄牡二駟君務在勸農蕃人成功倉庫盈積官民俱豐是用創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正化以德敬下以禮敦義崇謙內外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保邊遠遠人迴面莫不影附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運其才畧官方任賢顯直措枉羣善必舉是用錫君虎賁之士百人君戎馬整齊威震遐方斜虔天刑彰厥有罪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外禽討逆節折衝掩難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矰弓十矰矢千君忠勤有効温恭為德明允篤誠感于朕心是用錫君拒卹一卣珪瓚副焉欽哉敬茲訓典寅亮天工相我國家永終爾休

舉朝大臣自丞相雍已下皆諫以為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數百護送舒綜權終不聽臣松之以為權慢諫違衆信淵意了非有攻伐之規重複之慮宣達錫命乃用萬人是何不愛其民昏虐之甚乎此役也非惟閭塞實為無道淵果斬彌等送其首于魏没其兵資權大怒欲自征淵江表傳載權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子頭以擲于海無顏復臨萬國就令顛沛不以為恨尚書僕射薛綜等切諫乃止是歲權向合肥新城遣將軍全琮征六安皆不克還吳書曰初張彌許晏等俱到襄平官屬從者四百許人淵欲圖彌晏先分其人衆置遼東諸縣以中使秦旦張羣杜德黃疆等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郡玄菟郡在遼東北相去二百里太守王贊領戶二百兼重可三四百人旦等皆舍於民家仰其飲食積四十許日旦與疆等議曰吾人遠辱國命自棄於此與死亡何異今觀此郡形勢甚弱若一旦同心焚燒城郭殺其長吏為國報恥然後伏死足以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為囚虜乎疆等然之於是陰相約結當用八月十九日夜發其日中時為部中張松所告贊便會士衆閉城門旦羣德疆等皆踰城得走時羣病疽創著膝不及羣於德常扶接與俱崎嶇山谷行六七百里創益困不復能前卧草中相守悲泣羣曰吾不幸創甚死亡無日卿諸人宜速進道冀有所達空相守俱死於窮谷之中何益也德曰萬里流離死生共之不忍相委於是推旦疆使前德獨留守羣捕菜果食之旦疆別數日得達句驪王宮因宣詔於句驪王宮及其主簿詔言有賜為遼東所攻奪宮等大喜即受詔命使人隨旦還迎羣德其年宮遣皂衣二十五人送旦等還奉表稱臣貢貂皮千枚鸓雞皮十具旦等見權悲喜不能自勝權義之皆拜校尉間一年遣使者謝宏中書陳恂拜宮為單于加賜衣服珍寶恂等到安平口先遣校尉陳奉前見宮而宮受魏幽州刺史諷旨令以吳使自效奉聞之到還宮遣主簿笮咨帶固等出安平與宏相見宏即縛得三十餘人質之宮於是謝罪上馬數百匹宏乃遣咨固奉詔書賜物歸與宮是時宏船小載馬八十匹而還

諸葛恪勿復督課夏五月權遣陸遜諸葛瑾等屯江夏沔口孫韶張承等向廣陵淮陽權率大衆圍合肥新城是

時蜀相諸葛亮出武功權謂魏明帝不能遠出而帝遣兵助司馬宣王拒亮自率水軍東征未至壽春權退還孫韶亦罷秋八月以諸葛恪為丹陽太守討山越九月朔隕霜傷穀冬十一月太常潘濬平武陵蠻夷事畢還武昌詔復曲阿為雲陽丹徒為武進廬陵賊李桓羅厲等為亂

四年夏遣呂岱討桓等秋七月有雹魏使以馬求易珠璣翡翠瑇瑁權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得馬何苦而不聽其交易

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畀直設盜鑄之科二月武昌言甘露降於禮賓殿輔吳將軍張昭卒中郎將吾粲獲李桓將唐咨獲羅厲等自十月不雨至於夏冬十月彗星見于東方鄱陽賊彭旦等為亂

六年春正月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人情之極痛也賢者割哀以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無事君子不奪人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門至於有事則殺禮以從宜要經而處事故聖人制法有禮無時則不行遭喪不奔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義斷恩也前故設科長吏在官當須交代而故犯之雖隨糾坐猶已廢曠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官司宜各盡節先公後私而不恭承甚非謂也中外羣僚其更平議務令得中詳為節度顧譚議以為奔喪立科輕則不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雖嚴刑益設違奪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則恩所不忍有減則法廢不行愚以為長吏在遠苟不告語勢不得知比選代之間若有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重之刑將軍胡綜議以為喪紀之禮雖有典制苟無其時所不得行方今戎事軍國異容而長吏遭喪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聞憂不奔之恥不計為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輕所致忠節在國孝道立家出身為臣焉得兼之故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違犯有罪

無赦以殺止殺行之一人其後必絶丞相雍奏從大辟
其後吳令孟宗喪母奔赴已而自拘於武昌以聽刑陸
遜陳其素行因為之請權乃減宗一等後不得以為比
因此遂絶二月陸遜討彭旦等其年皆破之冬十月遣
衛將軍全琮襲六安不克諸葛恪平山越事畢北屯廬
江
赤烏元年春鑄當千大錢夏呂岱討廬陵賊畢還陸口
秋八月武昌言麒麟見有司奏言麒麟者太平之應宜
改年號詔曰間者赤烏集於殿前朕所親見若神靈以
為嘉祥者改年宜以赤烏為元羣臣奏曰昔武王伐紂
有赤烏之祥君臣觀之遂有天下聖人書策載述最詳
者以為近事既嘉親見又明也於是改年步夫人卒追
贈皇后初權信任校事呂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
登數諫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姦罪發露伏誅
權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
所當損益禮還復有詔責數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等
曰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相見並以時事當
有所先後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陳悉推之伯
言承明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執
危怖有不自安之心聞此悵然深自刻怪何者夫惟聖
人能無過行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厝何能悉中獨當
已有以傷拒衆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耳不爾何
緣乃至於此乎自孤興軍五十年所役賦凡百皆出於
民天下未定孳類猶存士民勤苦誠所貫知然勞百姓
事不得已耳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以謂表
裏足以明露公私分計足用相保盡言直諫所望諸君
拾遺補闕孤亦望之昔衛武公年過志壯勤求輔弼每
獨歎責江表傳曰權又云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衆之所積也夫能以駁致純不惟積乎故能用衆力則無敵於天下矣能用衆智則無畏於聖人矣且布衣韋帶相與交結分成好合尚汚垢不異今日諸君與孤從事雖君臣義存猶謂骨肉不復是過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同船濟水將

誰與易齊桓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公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出於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於齊桓良優未知諸君於管子何如耳久不相見因事當笑共定大業整齊天下當復有誰凡百事要所當損益樂聞異計匡所不逮

二年春江表傳載權正月詔曰郎吏者宿衛之臣古之命士也間者所用頗非其人自今選三署皆依四科不得以虛辭相飾三月遣使者羊衜鄭胄將軍孫怡之遼東擊魏守將張持高慮等虜得男女文士傳曰胄字敬先沛國人父札才學博達權為驃騎將軍以札為從事中郎與張昭孫邵共定朝儀胄其少子有文武資局少知名舉賢良稍遷建安太守呂壹竇客於郡犯法胄收付獄考竟壹懷恨後密譖胄權大怒台胄還潘濬陳表証為請得釋後拜宣信校尉往救公孫淵已為魏所破還遷執金吾子豐字曼李有文學操行與陸雲善與雲詩詞往反司空張華辟未就卒臣松之聞孫怡者東州人非權之宗也零陵言甘露降夏五月城沙羨

冬十月將軍蔣秘南討夷賊秘所領都督廖式殺臨賀太守嚴綱等自稱平南將軍與弟潛共攻零陵桂陽及摇動交州蒼梧鬱林諸郡衆數萬人遣將軍呂岱唐咨討之歲餘皆破

冬十月將軍蔣秘南討夷賊秘所領都督廖式殺臨賀太守嚴綱等自稱平南將軍與弟潛共攻零陵桂陽及摇動交州蒼梧鬱林諸郡衆數萬人遣將軍呂岱唐咨討之歲餘皆破

三年春正月詔曰蓋君非民不立民非穀不生頃者以來民多征役歲又水旱年穀有損而吏不良侵奪民時以致饑困自今以來督軍郡守其謹察非法當農桑時以役事擾民者舉正以聞夏四月大赦詔諸郡縣治城郭起譙樓穿塹發渠以備盜賊冬十一月民饑詔開倉廩以賑貧窮

四年春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大半夏四月遣衜將軍全琮略淮南決芍陂燒安城邸閣收其人民威北將軍諸葛恪攻六安琮與魏將王淩戰于芍陂中郎將秦晃等十餘人戰死車騎將軍朱然圍樊大將軍諸葛瑾取柤中漢晉春秋曰零陵太守殷札言於權曰今天棄曹氏喪誅累見虎爭之際而幼童蓝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亡宜滌荆揚之地舉彊羸之數使彊者執戟羸者轉運西命益州軍于隴右授諸葛瑾朱然大衆指事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駕入淮揚歷青徐襄陽壽春困於受敵長安以西務對蜀軍許洛之衆勢必分離猗角互解民必內應將帥對向或失便宜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蹈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易於屢退民疲威消時往力竭非出兵之策

也權弗能用之五月太子登卒是月魏太傅司馬宣王救樊六月軍還閏月大將軍瑾卒秋八月陸遜城邾

五年春正月立子和為太子大赦改禾興為嘉興百官奏立皇后及四王詔曰今天下未定民物勞瘁且有功者或未録饑寒者尚未恤猥割土壤以豐子弟崇爵位以寵妃妾孤甚不取其釋此議三月海鹽縣言黃龍見夏四月禁進獻御減太官膳秋七月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以兵三萬討珠崖儋耳是歲大疫有司又奏立后及諸王八月立子霸為魯王

六年春正月新都言白虎見諸葛恪征六安破魏將謝順營收其民人冬十一月丞相顧雍卒十二月扶南王范旃遣使獻樂人及方物是歲司馬宣王率軍入舒諸葛恪自皖還于柴桑

七年春正月以上大將軍陸遜為丞相秋宛陵言嘉禾生是歲步騭朱然等各上疏云自蜀還者咸言欲背盟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又將琬守漢中聞司馬

棄父甚傷義教自今勿殺也

八年春二月丞相陸遜卒夏雷霆犯宮門柱又擊南津大橋楹茶陵縣鴻水溢出流漂居民二百餘家秋七月將軍馬茂等圖逆夷三族吳歷曰茂本淮南鍾離長而為王淩所失叛歸吳吳以為征西將軍九江太守外部督封侯領千兵權數出苑中與公卿諸將射茂與兼符節令朱貞無難督虞欽牙門將朱志等合計伺權在苑守公卿諸將在門未入令貞持節稱詔悉收縛之茂引兵入苑擊權分據宮中及石頭遣人報魏魏聞皆族之八月大赦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

九年春二月車騎將軍朱然征魏柤中斬獲千餘夏四月武昌言甘露降秋九月以驃騎步騭為丞相車騎朱然為左大司馬衛將軍全琮為右大司馬鎮南呂岱為上大將軍威北將軍諸葛恪為大將軍

日陳鑄大錢云以廣貨故聽之今聞民意不以為便其省息之鑄為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勑以輸藏計畀其直勿有所枉也

十年春正月右大司馬全琮卒 江表傳曰是歲權遣諸葛壹偽叛以誘諸葛誕誕以步騎一萬迎壹於高山權出涂中遂至高山潛軍以待之誕覺而退

二月權適南宮三月改作太初宮諸將及州郡皆義作 江表傳載權詔曰建業宮乃朕從京來所作將軍府寺耳材柱率細皆以腐朽常恐損壞今未復西可徙武昌宮材瓦更繕治之有司奏言曰武昌宮已二十八歲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更伐致權曰大禹以卑宮為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若更通伐妨損農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

夏五月丞相步騭卒冬十月赦死罪

十一年春正月朱然城江陵二月地仍震 江表傳載權詔曰朕以德過奉先祀祚事不聰獲譴靈祇風夜祇戒若不終日羣僚其各厲精思朕過失勿有所諱

三月宮成夏四月雨雹雲陽言黃龍見五月鄱陽言白虎仁 瑞應圖曰白虎仁者王者不暴虐則仁虎不害也

詔曰古者聖王積行累善修身以臻茲書云雖休勿休公卿百司其勉修所職以匡不逮

十二年春三月左大司馬朱然卒四月有兩烏銜鵲墮東館丙寅驃騎將軍朱據領丞相燎鵲以祭 吳錄曰六月戊戌寶鼎出臨平湖八月癸丑白鳩見於章安

十三年夏五月日至熒惑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二星而東八月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鴻水溢詔原逋責給貸種食廢太子和處故鄣魯王霸賜死冬十月

魏將文欽偽叛以誘朱異權遣呂據就異以迎欽異等持重欽不敢進十一月立子亮為太子遣軍十萬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十二月魏大將軍王昶圍南郡荊州刺史王基攻西陵遣將軍戴烈陸凱往拒之皆引還 江表傳載權詔曰楊都賦注曰烽火以炬置孤山頭皆緣江相望或百里或五十三十里寇至則舉以相告一夕可行萬里孫權時令暮舉火於西陵鼓三竟達吳郡南沙是歲神人授書告以改年立后太元元年夏五月立皇后潘氏大赦改年初臨海羅陽

縣有神自稱王表吳錄曰羅陽令安固縣周旋民間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崇齎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與崇及所在郡守令長談論崇等無以易所歷山川輒遣婢與其神相聞秋七月崇與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為立第舍數使近臣齎酒食往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孫盛曰聞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權年老志衰讒臣在側廢嫡立庶以妾為妻可謂多涼德矣而偽設符命求福妖邪將亡之兆不亦顯乎秋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深八尺吳志卷二 四

吳高陵松柏斯拔郡城南門飛落冬十一月大赦權祭南郊還寢疾吳錄曰權得風疾十二月驛徵大將軍恪拜為太子太傅詔省繇役減征賦除民所患苦

二年春正月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居長沙子奮為齊王居武昌子休為琅邪王居虎林二月大赦改元為神鳳皇后潘氏薨諸將吏數詣王表請福表亡去夏四月權薨時年七十一謚曰大皇帝秋七月葬蔣陵傳子曰孫策為人明果獨斷勇蓋天下以父堅戰死少而合其兵將以報讐轉鬬千里盡有江南之地誅其名豪威行鄰國及權繼其業有張子布以為腹心有陸議諸葛瑾步騭以為股肱有呂範朱然以為爪牙分任受職乘間伺隙兵不妄動故戰少敗而江南安

評曰孫權屈身忍辱任才尚計有句踐之奇英人之傑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業然性多嫌忌果於殺戮暨臻末年彌以滋甚至于讒說殄行脅嗣廢斃馬融注尚書曰殄絕也絕君子之行豈所謂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哉其後葉陵遲遂致覆國未必不由此也臣松之以為孫權橫廢無罪之子雖為兆亂然國之傾覆自由暴皓若權不廢和皓異哉此則喪國由於守虐不在於廢黜也設使亮保國作休不早死則皓不得立皓不得立則吳不亡矣

吳志卷二考證

孫權多勸權迎之注旄麾南指○北宋本作旌麾南指
時甘寧在江陵為仁黨所圍○江陵宋本作夷陵
羽以舟兵盡虜禁等步騎三萬送江陵○太平御覽作
生虜禁等多生字
又遣朱光等歸注曹公因以為掾尋遣南還○宋本作
尋遣還南
冬魏嗣王稱尊號四月劉備稱帝於蜀○臣清植按於
丕書嗣王書稱尊明其為漢之王而僭稱尊也於先
主則書名書稱帝而已即此亦見此書之書法不苟
注魏啟曰○魏啟疑作魏略
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注吳書○疑脱曰字
并獻方物注少總經藝○總宋本作綜
僅以身免注其計不過謂可轉是前迹以搖動江東○
轉是宋本作轉足
議者怪之注皆棄天地○宋本作皆棄天施
又注狃挾累世○狃挾宋本作旌麾南指○北宋本作旌麾南指
又注以為晁錯不發削弱王侯之謀○北宋本以為
有如大江注又篤將馬和復將四百人進到居巢○篤
上多臣字
將疑作督將
又注惟恐赤心不先暢達○不先冊府作不克
又注又欲為子於京師求婦此權異心之明效也○
臣龍官按下云帝既信權甘言且謂周為得其真則
此詔語非謂權有異心也此權下疑脱無字諸本俱
同惟冊府作無異心是
改四分用乾象歷注土盛於戊而以未祀其義非也○
未祀宋本作未祖
劉備薨于白帝注乃引刀自刺○太平御覽自刺下多
字臣清植按後主傳云遣尚書郎鄧芝来聘○宋本十一月上有冬
十一月蜀使中郎將鄧芝来聘○宋本十一月上有冬
中乳房三字

本傳於時芝正入為尚書此作中即將蓋興國紀録之悞而編史者因之

以太常顧雍為丞相注勸子弟廢田業絶治産○勸宋本作勑

分三郡忠地十縣置東安郡○何焯曰三郡上不著丹陽吳會疑是脱文

韓當子琮以其衆降魏○琮當作綜

魏遼東太守公孫淵遣校尉宿舒閻中令孫綜稱藩於

權○閻中令通鑑作郎中令

加淵爵位注羣臣以權未郊祀奏議○何焯曰宋書五行志云權稱帝三十年竟不於建業創七廟但有父堅一廟遠在長沙而郊禋禮缺末年雖一南郊而北郊遂無聞焉及三江五湖衡霍會稽皆吳楚之望亦不見秩反禮羅陽妖神以求福助

又注故國之於邰命便事天○便宋本作使

又注庶無罪悔以迄於今○監本訛作罪侮據詩改正

又注復書曰○應作復奏曰

殷禮者本占倏名而温先後乞將到蜀又顧邵傳稱雲陽殷禮官零陵太守合二傳參校作禮為是蓋禮

之於札為傳寫而互異也

又注授諸葛瑾朱然大衆指事襄陽○通鑑作直指

襄陽

又人家治國舟船城郭何得不護○監本作不獲 臣龍官按文義當作護即指上多作舟船繕治城郭而言謂此不過為保護境土之常非有他意也今改正

人言若不可信○若宋本作苦

將軍馬茂等圖逆叛三族注伺權在苑守公卿諸將在

門未入○宋本作伺權在苑中

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何焯曰今道當是孫氏所鑿雲陽即今丹陽

吳志卷二考證

謹案卷一第八頁後四行豈所謂忠臣者乎據毛本臣作烈

第十六頁後二行注共出三萬斛米刊本共訛其據毛本改

第十七頁前五行注祖乃潰爛刊本潰訛漬據監本改

第二十頁前一行未盡歸服刊本服訛復據毛本改

第二十一頁前八行違本情之至實哉刊本本情訛情本據毛本改

卷二第二頁前六行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刊本脫布字據毛本增

第二十七頁前一行苟在同心刊本同訛用據毛本改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録監生臣施昌華

欽定四庫全書卷

史部

吳志卷三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吳志卷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閻喜裴松之注

孫亮 孫休 孫皓

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權春秋高而亮最少故尤留意
姊全公主嘗譖太子和子母心自不安因倚權意欲廢
自結數稱述全尚女勸為亮納赤烏十三年和廢權遂
立亮為太子以全氏為妃太元元年夏亮母潘氏立為
皇后冬權寢疾徵大將軍諸葛恪為太子太傅會稽太
守滕胤為太常並受詔輔太子明年四月權薨太子即
尊號大赦改元是歲於魏嘉平四年也閏月以恪為帝
太傅胤為衛將軍領尚書事上大將軍呂岱為大司馬
諸文武在位皆進爵班賞冗官加等冬十月太傅恪率
軍過巢湖（巢音祖了反）城東興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
略守東城十二月朔丙申大風雷電魏使將軍諸葛誕

胡遵等步騎七萬圍東興將軍王昶攻南郡毋丘儉向武昌甲寅恪以大兵赴敵戊午兵及東興交戰大破魏軍殺將軍韓綜桓嘉等是月雷雨天災武昌端門改作端門又災內殿臣松之案孫權赤烏十年詔徙武昌宮材瓦以繕治建康宮而此猶有端門內殿吳録云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武昌宮今所災者恪所新作

二年春正月丙寅立皇后全氏大赦庚午王昶等皆退二月軍還自東興大行封賞三月恪率軍伐魏夏四月圍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秋八月恪引軍還冬十月大饗武衛將軍孫峻伏兵殺恪於殿堂大赦以峻為丞相封富春侯十一月有大鳥五見於春申明年改元

五鳳元年夏大水秋吳侯英謀殺峻覺英自殺冬十一月星茀於斗牛江表傳曰是歲交阯稗草化為稻二年春正月魏鎮東將軍毋丘儉前將軍文欽以淮南之衆西入戰於樂嘉閏月壬辰峻及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率兵襲壽春軍及東興聞欽等敗壬寅兵進於橐皋欽詣峻降淮南餘衆數萬口來奔魏諸葛誕入

太平元年春吳歷曰正月為權立廟稱太祖廟二月朔建業火峻用征北大將軍文欽計將征魏八月先遣欽及驃騎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軍自江都入淮泗九月丁亥峻卒以從弟偏將軍綝為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召還據等聞綝代峻大怒己丑大司馬呂岱卒壬辰太白犯南斗據欽咨等表薦衛將軍滕胤為丞相綝不聽癸卯更以胤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欲討綝綝遣使以詔書告喻欽咨等使取據冬十月

丁未遣孫憲及丁奉施寬等以舟兵逆據於江都遣將軍劉丞督步騎攻屑屑兵敗東滅已酉大赦改元辛亥獲呂據於新州十一月以綝為大將軍假節封永康侯孫憲與將軍王惇謀殺綝事覺綝殺惇廻憲令自殺十二月使五官中郎將刁玄告亂於蜀

二年春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以長沙東部為湘東郡西部為衡陽郡會稽東部為臨海郡豫章東部為臨川郡夏四月亮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綝所表奏多見難問又科兵子弟年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為之將帥亮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日於苑中習焉吳歷曰亮數出中左右侍臣先帝數有特制今大將軍問事但令我書可否亮後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侍中刁玄張邵啓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盡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矢裏燥亮大笑謂玄邵曰若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外濕裏燥必是黃門所為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江表傳曰亮使黃門以銀椀并蓋就中藏吏取文書視孫權舊事問吏以蜜漬梅蜜無緣有此黃門將有恨於汝邪吏叩頭曰實如聖旨亮曰必是此也覆問黃門具首伏即於日前加髡鞭斥付外署臣松之以為鼠矢新者亦表裏皆濕黃門取新矢則無以得其幹也緣遇燥矢故成亮之慧然猶謂吳歷五月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以淮南之衆保壽春城遣將軍朱成稱臣上疏又遣子靚長史吳綱諸牙門子弟為質六月使文欽唐咨全端等英騎二萬救誕朱異自虎林率衆襲夏口夏口督孫壹奔魏秋七月綝率衆救壽春次於鑊里朱異至自夏口綝使異為前部督與丁奉等將介士五萬解圍八月會稽南部反殺都尉鄱陽新都民為亂廷尉丁密步兵校尉鄭曹將軍鍾離牧率軍討之朱異以軍士之食引還綝大怒九月朔已已殺異於鑊里辛未綝自鑊里還建業甲申大赦十一月全緒子禕儀以其母奔魏十二月全端懌等自壽春城詣司馬文王

三年春正月諸葛誕殺文欽三月司馬文王克壽春誕及左右戰死將吏已下皆降秋七月封故齊王奮為章安侯詔州郡伐宮材自八月沈陰不雨四十餘日亮以

綝專恣與太常全尚將軍劉丞謀誅綝九月戊午綝以兵取尚遣弟恩攻殺丞於蒼龍門外召大臣會宮門黜亮為會稽王時年十六

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年十三從中書郎射慈郎中盛沖受學大元二年正月封琅邪王居虎林四月權薨休弟亮承統諸葛恪秉政不欲諸王在濱江兵馬之地徙休於丹陽郡太守李衡數以事侵休休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居數歲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覺而異之孫亮廢已未孫綝使宗正孫楷與中書郎董朝迎休休初聞問意疑楷朝具述綝等所以奉迎本意留一日二夜遂發十月戊寅行至曲阿有老公于休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願陛下速行休美之是日進及布塞亭武衛將軍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於永昌亭築宮以武帳為便殿設御坐已卯休至望便殿止住使孫楷先見恩楷還休乘輦進羣臣再拜稱臣休升便殿謙不即御坐止東廂戶曹尚書前即階下贊奏丞相奉璽符休三讓羣臣三請休曰將相諸侯咸推寡人寡人敢不承受璽符羣臣以次奉引休就乘輿百官陪位綝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於道側休下車答拜即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是歲於魏甘露三年也

永安元年冬十月壬午詔曰夫褒德賞功古今通義其以大將軍綝為丞相荊州牧增食五縣武衛將軍恩為御史大夫衛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威遠將軍授為右將軍縣侯偏將軍幹雜號將軍亭侯長水校尉張布輔導勤勞以布為輔義將軍封永康侯董朝親迎封為鄉侯又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斬袪在君為君遣衡還郡勿令自疑襄陽記曰衡字叔平本襄陽卒家于也漢末入吳為武昌庶民聞羊衜有人物之鑒往干之衜曰多事之世尚書劇曹郎才也是時校事郎呂壹操弄權柄大臣畏偪莫有敢言衡無能困之者遂共薦為郎權引見衡口陳壹短數千言權有愧色數月壹被誅而衡大見顯擢後嘗為諸葛恪司馬幹恪府事恪被誅求為丹陽太守時孫休在郡治衜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誡衡衡不從會休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遂欲奔魏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既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見中國人乎衡曰計何所出妻曰琅邪王

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因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衛從之果得無患又加威遠將軍授以榮戟衛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容遠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勅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耳衛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為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為吳末衛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晉咸康中其宅上枯樹猶在

已丑封孫皓為烏程侯皓弟德謙賜侯謙永安侯江表傳曰羣臣奏立寡德奉承洪業莅事日淺恩澤未敷加后妃之號皇后太子詔曰朕以嗣子之位非所急也有司又固請休讓虛不許

十一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衆霧連日綵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有所陳述敬而不違於是益恣休恐其有變數加賞賜丙申詔曰大將軍忠敬內發首建大計以安社稷卿士內外咸贊其議並有勳勞昔霍光定計百僚同心無復是過亟案前日與議定策告廟人名依故事應加爵位者促施行之戊戌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事統煩多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壬子詔曰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為役父兄在都子弟給郡縣吏既出限米軍出又從至於家事無經護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為役聽其父兄所欲留為留一人除其米限軍出不從又曰諸將吏奉迎陪位在永昌亭者皆加位一級頃之休聞綵逆謀陰與張布圖計十二月戊辰臘百僚朝賀公卿升殿詔武士縛綵即日伏誅已詔以左將軍張布討奸臣加布為中軍督封布弟惇為都亭侯給兵三百人惇弟恂為校尉詔曰古者建國教學為先所以道世治性為時養器也自建興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去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尚不淳則傷化敗俗其案古置學官立五經博士核取應選加其寵祿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敦王化以隆風俗

二年春正月震電三月備九卿官詔曰朕以不德託於王公之上夙夜戰戰忘寢與食今欲偃武修文以崇大

化推此之道當由士民之贍必須農桑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一夫不耕有受其饑一婦不織有受其寒饑寒並至而民不為非者未之有也自頃年以來州郡吏民及諸營兵多違此業皆浮船長江貿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欲求大定豈可得哉亦由租入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彊羸課其田畝務令優均官私得所使家給戶贍足相供養則愛身重命不犯科法然後刑罰不用風俗可整以羣僚之忠賢若盡心於時雖太古盛化未可卒致漢文升平庶幾可及及之則臣主俱榮不及則損削侵辱何可從容俯仰而已諸卿尚書可共咨度務取便佳田桑已至不可後時事定施行稱朕意焉

三年春三月西陵言赤烏見秋用都尉嚴密議作浦里塘會稽郡謠言王亮當還為天子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以聞黜為候官侯遣之國道自殺衛送者伏罪吳錄曰或云休鴆殺之至晉太康中吳故少府丹陽戴顒迎亮喪葬之賴鄉以會稽南郡為建安郡分宜都置建平郡吳歷曰是歲得大鼎于建德縣

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涌溢秋八月遣光祿大夫周奕石偉巡行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為黜陟之詔楚國先賢傳曰石偉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學修節不怠介然獨立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即位特徵偉累遷至光祿勳及皓即位朝政昏亂偉乃辭老老病痼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吳平建威將軍王戎親詣偉太康二年詔曰吳故光祿大夫石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雖處危亂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偉為議郎加二千石秩以終厥世偉乃陽狂及盲不受晉爵年八十三太熙元年卒九月布山言白龍見是歲安吳民陳焦死埋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五年春二月白虎門北樓災秋七月始新言黃龍見八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涌溢乙酉立皇后朱氏戊子立子霣為太子大赦吳錄載休詔曰人之有名以相紀別長為作字憚其名耳禮名子欲令難犯易避五十稱伯仲古或一字今人競作好名好字又令相配所行不副此瞽字伯明者也孤常晒之或師友父兄所作或自己為師友尚可父兄猶非自為最不謙孤今為四男作名字太子名霣霣音如湖水灣澳之灣字蒨蒨音如迄今之迄次子名窴窴音如兕觥之觥弊弊音如亞礙首之礙次子名鉅鉅音如草莽之莽字昷昷音如舉物之舉次子名寔寔音如褒衣下寬大之褒字焚焚音如有所擁持之擁此都不與世所用者同故鈔舊文會合作之夫書八體損益因事而生今造此名字既不相配又字但一庶易棄避其普告天下使咸

閒知臣松之以為傳稱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治民是以政成而民則易則生亂斯言之作豈虛也哉然欲令難犯何患無名而乃造無況之字制不典之音違明詰於前修毋嗤駭於後代不亦異乎是以墳土未乾而妻子絕滅師服之言於是乎徵矣

冬十月以衛將軍濮陽興為丞相廷尉丁密光祿勳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休以丞相興及左將軍張布有舊恩委之以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尤好射雉春夏之間常晨出夜還唯此時舍書休欲與博士祭酒韋曜博士盛沖講論道藝曜沖素皆切直布恐入侍發其陰失令已不得專因妄飾說以拒遏之休答曰孤之涉學羣書略徧所見不少也其明君闇主奸臣賊子古今賢愚成敗之事無不覽也今曜等入但欲與論講書耳不為從曜等始更受學也縱復如此亦何所損君特當以曜等恐道臣下奸變之事以此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曜等然後乃解也此都無所損君意特有所忌故耳布得詔陳謝重自序述又言懼妨政事休答曰書籍之事患人不好好之無傷也此無所為非而

有察戰巷

六年夏四月梌陵言黃龍見五月交阯郡吏呂興等反殺太守孫諝諝先是科郡上手工千餘人送建業而察戰至恐復見取故興等因此扇動兵民招誘諸夷也冬十月蜀以魏見伐來告癸未建業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甲申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魏壽春將軍留平別詣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丁封孫異如汚

中皆救蜀主劉禪降魏問至然後罷呂興既殺孫謂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丞相興建取屯田萬人以為兵分武陵為天門郡吳歷曰是歲青龍見于長沙白燕見于慈胡赤雀見于豫章

七年春正月大赦二月鎮軍陸抗撫軍步協征西將軍留平建平太守盛曼率衆圍蜀巴東守將羅憲夏四月魏將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句章略長吏賞林及男女二百餘口將軍孫越徼得一船獲三十人秋七月海賊破海鹽殺司鹽校尉駱秀使中書郎劉川發兵廬陵豫章民張節等為亂衆萬餘人魏使將軍胡烈等騎二萬侵西陵以救羅憲陸抗等引軍退復分交州置廣州壬午大赦癸未休薨江表傳曰休寢疾口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子竺出拜之休把興臂而指竺以託之

時年三十謚曰景皇帝葛洪抱朴子曰吳景帝時戍將于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冢內有重閣戶扇皆摳轉可開開四周為徼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為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劒列侍靈座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公王之冢破其棺槨中有人髮已班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輩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如棗許大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効也

孫皓字元宗權孫和子也一名彭祖字皓宗孫休立封皓為烏程侯遣就國西湖民景養相皓當大貴皓入喜而不敢泄休薨是時蜀初亡而交阯攜叛國內震懼會得長君左典軍萬彧昔為烏程令與皓相善稱皓才識明斷是長沙桓王之疇也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屢言之於丞相濮陽興左將軍張布興布說休妃太后朱欲以皓為嗣朱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於是遂迎立皓時年二十三改元大赦

元興元年八月以上大將軍施績大將軍丁奉為左右大司馬張布為驃騎將軍加侍中諸增位班賞一皆如舊九月貶太后為景皇后追謚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為太后十月封休太子霣為豫章王次子汝南王次子梁王次子陳王立皇后滕氏江表傳曰皓初立發優詔出宮女以配無妻禽獸擾于苑者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為明主皓既得志麤暴驕奢多

忌諱好酒色大小失望興布竊悔之或以譖晧十一月
誅興布十二月孫休葬定陵封后父滕牧為高密侯吳
曰牧本名密避丁密改丁密避牧改名為固歷
魏置交阯太守之郡晉文帝為魏相國遣昔吳壽春城
降將徐紹孫彧街命齎書陳事勢利害以申喻晧漢晉
春秋
載晉文王與晧書曰聖人稱有君臣然後有上下禮義
是故大必字小小必事大然後上下安服羣生獲所建
至末塗純德既毀勳民之命以爭彊於天下違禮順之
理則仁者弗由也方今主上聖明覆幬無外僕備位
宰輔屬當國重唯華夏乘殊方隅把裂六十餘載金革
亟動無年不戰暴骸喪元困悴罔定每用悼心坐以待
旦將欲止戈興仁為百姓請命故分命偏師平定蜀漢
役未經年全軍獨克於時猛將謀夫朝臣庶士咸以奉
天時之宜就既征之軍藉吞敵之勢宜遂回旗東指以
臨吳境舟師泛江順流而下陸軍南轅取徑四部兼成
都之械漕巴漢之粟然後以中軍整旅二方雲會未及
浹辰可使江表底平南夏順軌然國朝深惟伐蜀之舉
雖有靜難之功亦悼黷武之戒備幾何對曰自
帥以下並受斬戮伏尸蔽地血流丹野一之於前猶追
恨不忍況重之於後乎是故旋師按甲思與南邦共全
百姓之命夫料力忖勢度資量險遠考古昔廢興之理
近鑒西蜀安危之効隆德保祚去危即順屈己以寧四
海者仁哲之高致也屢危偷安隕德覆祚而不稱於後
世者非智者之所居也今朝廷遣徐紹孫彧獻書脩懷
若書御於前必以留意回慮草篡結歡弭兵共為一家
惠矜吳會施及中土豈不泰哉此昭心之大願也敢不
承受若不獲命則普天率土期於大同雖重干戈固不

獲已也

甘露元年三月晧遣使隨紹或報書曰知以高世之才
處宰輔之任漸導之功勤亦至矣孤以不德階承統緒
思與賢良共濟世道而以壅隔未有所緣嘉意允著深
用依依今遣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郎將弘璆宣明至
懷江表傳曰晧書兩頭言白稱名言而不著姓吳錄曰
陟字子上丹陽人初為中書郎孫峻使詰南陽王和
令共引分陟密使令正辭自理峻怒陟擿閉門不出孫
休時父亮為尚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
隔其座出為豫章大守干寶晉紀曰陟琰奉使如魏入
境而問諱入國而問俗壽春將王布示之馬射既而問

火傳紹行到濡須召還殺之徙其家屬建安始有白紹稱
筏中國者故也夏四月蔣陵言甘露降於是改元大赦
秋七月皓逼殺景后朱氏亡不在正殿於苑中小屋治
喪衆知其非疾病莫不痛切又送休四子於吳小城尋
復追殺大者二人九月從西陵督步闡表徙都武昌御
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建業陝璆至洛遇晉文
帝崩十一月乃遣還皓至武昌又大赦以零陵南部為
始安郡桂陽南部為始興郡十二月晉受禪
寶鼎元年正月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郎將丁忠弔祭
晉文帝及還儼道病死吳録曰儼字子節吳人也弱冠
才故相屈行對曰皇皇者華既至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
秀侍中荀勗等欲徼以所不知而不能屈尚書僕射羊
祜尚書何禎並知名歷顯位以博聞多識拜大鴻臚使於晉皓謂儼曰今南北通好以君為有出境之
美磨厲鋒鈐思不辱命儼曰臣聞立君以厭之既聞但反自以為徙土得計也使數百人鼓
結縭帶之好　忠説皓曰北方守戰之具不設弋陽可
襲而取皓訪羣臣鎮西大將軍陸凱曰夫兵不得已而
用之耳且三國鼎立已來更相侵伐無歲寧居今疆敵
新并巴蜀有兼土之實而遣使求親欲息兵役不可謂
滕牧留鎮武昌

其求援於我今敵形勢方彊而欲徼幸求勝未見其
也車騎將軍劉纂曰天生五才誰能去兵譎詐相雄自
自來矣若其有闕庸可棄乎宜遣間諜以觀其勢皓陰
大鼎於是改年大赦以陸凱為左丞相常侍萬彧為右
丞相冬十月永安山賊施但等聚衆數千人吳録曰永安今武康縣
也劫皓庶弟永安侯謙出烏程取孫和陵上鼓吹曲益
比至建業衆萬餘人丁固諸葛靚逆之於牛屯大戰但
等敗走獲謙謙自殺漢晉春秋曰初望氣者云荆州有王氣破揚州而建業宮不利故皓
徙武昌遣使者發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與山岡連
者以厭之既聞但反自以為徙土得計也使數百人鼓
課入建業殺但妻子云天子使
荆州兵來破揚州賊以厭前氣分會稽為東陽郡分吳
丹陽為吳興郡皓詔曰古者分土建國所以褒賞賢能
廣樹藩屏秦毀五等為三十六郡漢室初興闡立乃至百王因事制宜益無常數也今吳郡陽
羨永安餘杭臨水及丹陽故鄣安吉原鄉於潛諸縣地勢水流之便悉注烏程既宜立郡以鎮山越且以藩衛
明陵奉承大祭不亦可乎其亟分此九縣為吳興郡治烏程以零陵北部為邵陵郡十二月皓還都建業衛將軍
滕牧留鎮武昌

二年春大赦右丞相萬彧上鎮巴丘夏六月起顯明宮太康二年地記曰吳有太初宮方三百丈權所起也昭明宮方五百丈皓所作也避晉諱故曰顯明吳歷云顯明在太初之東江表傳曰皓營新宮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攝伐木又破壞諸營大開園囿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功役之費以億萬計陸凱固諫不從　冬十二月皓移居之是歲分豫章廬陵長沙為安成郡

三年春二月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仁為司徒司空吳書曰初固為尚書夢松樹生其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吾其為公乎卒如夢焉　秋九月皓出東關丁奉至合肥是歲遣交州刺史劉俊前部督修則等入擊交阯為晉將毛炅等所破皆死兵散還合浦

建衡元年春正月立子瑾為太子及淮陽東平王冬十月改年大赦十一月左丞相陸凱卒遣監軍虞汜威南將軍薛珝蒼梧太守陶璜由荊州監軍李勗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皆就合浦擊交阯

二年春萬彧還建業李勗以建安道不通利移道將馮斐引軍還三月天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夏四月左大司馬施績卒殿中列將何定白少府李勗枉殺馮斐擅徹軍退還勗及徐存家屬皆伏誅秋九月何定將兵五千人上夏口獵都督孫秀晉是歲大赦

三年春正月晦皓舉大衆出華里皓母及妃妾皆行觀令華覈等固爭乃還江表傳曰初丹陽刁玄使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大下者劉揚之君乎又得國中降人言壽春下有童謠曰司馬徽興劉虞論運命歷數事吳天子當上皓聞之喜曰此天命也即載其母妻子後宮數千人從牛渚陸道西上云青蓋入洛陽以順天命行過大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仗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兵人不堪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耳皓聞之乃還是歲汜璜破交阯禽殺晉所置守將九真日南皆還屬

漢晉春秋曰初霍弋遣楊稷毛炅等戍與之誓曰才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而城沒者刺史受其罪稷等日未滿而糧盡乞降於璜璜不許而給糧使守吳人並諫璜曰霍弋已死無能來者可須其糧盡然後乃受使彼來無罪而我取有義內訓吾尸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炅糧盡救不至乃納之華陽國志曰稷城中食盡死亡者半將軍王約反降吳人得入城獲稷毛炅等咸與之誓曰才都稷至合浦歐血死晉追贈之孫皓使送稷炅皆因之孫皓送稷下交州刺史初毛炅與吳軍戰殺前部督修則陶濳等以吳壯勇欲赦之而則子允固求殺炅炅亦不為璜等屈璜等於是面縛炅語之曰晉兵賊吳厲聲曰吳狗何等為賊吳人生剖其腹允割其心肝罵曰庸復作賊炅猶罵不止曰尚欲斬汝孫皓汝父何死狗也乃斬之晉武帝聞而哀矜即詔使吳長子

襲爵餘三子皆闕內侯此與漢晉春秋所說不同大赦分交阯為新昌郡諸將破扶嚴置武平郡以武昌督范慎為太尉右大司馬丁奉司空孟仁卒吳錄曰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厚褥大被或問其故母易焉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為作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初為驃騎將軍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因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據亦稍知之除為鹽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母因以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吳令時皆不得將家之官每得時物來以寄母常不先食及聞母亡犯禁委官語在據傳特為減死一等復使為官益優之也楚國先賢傳曰宗母嘗旬日乃還公矣之所得以供母皆以為至孝之所致感累遷光祿勳遂至公矣西苑言鳳皇集改明年元鳳皇元年秋八月徵西陵督步闡闡不應據城降晉遣樂鄉都督陸抗圍取闡闡衆悉降闡及同計數十人皆夷三族大赦是歲右丞相萬或被譴憂死徙其子弟於廬陵江表傳曰初皓游華里或與丁奉留平密謀曰此行不急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此語頗泄皓聞知以或等舊臣且以計忍而陰銜之後因會以毒酒飲或傳酒人私減之又飲留平平覺之服他藥以解得不死或自殺平憂懣月餘亦死張布追改定名為布江表傳曰定汝南人本孫權給使也後出補吏定佞邪僭媚自表先帝舊人求還內侍皓以為樓下都尉典知酤羅事專為威福而皓信任委以衆事定為子求少府李勗女不許定挾忿譖勗於皓皓尺口誅之焚其尸定又使諸將谷上好犬皆千里遠求一犬至直數千匹御犬率具纓直錢一萬一犬一兵養以捕兎供廚所獲無幾吳人苦踣罪於定而皓以為忠勤賜爵列侯吳歷曰中書郎奚熙譖宛陵令賀惠惠邵弟也遣使者徐粲訊治熙又譖粲顧護不即決斷皓遣使就宛陵斬粲收惠付獄會赦得免二年春三月以陸抗為大司馬司徒丁固卒秋九月改封淮陽為魯東平為齊又封陳留章陵等九王凡十一王給三千兵大赦皓愛妾或使人至市刼奪百姓財物司市中郎將陳聲素皓幸臣也恃皓寵遇繩之以法妾以愬皓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是歲太尉范慎卒

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為天子臨海太守奚熙與會稽太守郎誕書非論國政誕但白熙書不白妖言送付建安作船會稽邵氏家傳曰邵疇字溫伯時為誕功曹誕被收惶遽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自在疇之事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於已非府君罪吏上疇辭皓怒猶盛疇處誕卒不免遂自殺以證之臨亡置辭曰疇生長遘陽不聞教道得以門資厠身本郡踰越僭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

以福今妖訛橫興干國亂紀疇以嗥噭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足有虞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舍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躁歸靜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為愆實由於疇謹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唯乞天鑒特垂清察吏牧疇喪得辭以聞皓乃免誕大刑送付建安作船疇亡時年四十皓嘉疇節義詔郡縣圖形廟堂遣三郡督何植收熙熙發兵自衛斷絕海道熙部曲殺熙送首建業夷三族秋七月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亡叛大司馬陸抗卒自改年及是歲連大疫分遣林為桂林郡天册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於是大赦改年

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穢壅塞今更開通長老相傳此湖開天下平又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年大赦會稽太守車浚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算緡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江表傳曰浚在公清忠值郡荒旱民無資糧表求振貸皓謂浚欲樹私恩遣人梟首又尚書熊睦見皓酷虐微有所諫皓使人以刀環撞殺之身無完肌秋八月京下督孫楷降晉鄱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江表傳曰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穿駢羅穿中色黃赤不與本體相似俗相傳謂之石印又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下有祠屋巫祝言石印發皓遣使以印綬拜三郎為王又刻石立銘褒贊靈德以答休祥又吳興陽羨山有空石長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為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縣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

天紀元年夏夏口督孫慎出江夏汝南燒略居民初騶子張俶多所譖白累遷為司直中郎將封侯甚見寵愛是歲奸情發聞伏誅江表傳曰俶父魯播山陰縣卒也知俶不良上表云若用俶為司直有罪乞不從坐皓許之俶表立彈法於是愛惡相攻互相謗告彈曲二十人專糾司不失理獄以賄成人民窮困無所措手足俶奢淫無厭取小妻三十餘人擅殺無辜衆奸並發父子俱見車裂

三年夏郭馬反馬本合浦太守修允部曲督允轉桂林太守疾病住廣州先遣馬將五百兵至郡安撫諸夷允

死兵當分給馬等累世舊軍不樂離別皓時又科實廣州戶口馬與部曲將何典王族吳述殷興等因此恐動兵民合聚人衆攻殺廣州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興廣州刺史述南海太守典攻蒼梧族攻始興漢晉春秋曰先是吳有說讖者曰吳之敗兵起南裔亡吳者公孫也皓聞之文武職位至於卒伍有姓公孫者皆徙於廣州不令停江邊及聞馬反大懼曰此天亡也八月以軍師張悌為丞相牛渚都督何植為司徒執金吾滕循為司空未拜轉鎮南將軍假節領廣州牧率萬人從東道討馬興族遇於始興未得前馬殺南海太守劉略逐廣州刺史徐旗皓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從西道命交州牧陶璜部伍所領及合浦鬱林諸郡兵當與東西軍共擊馬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耆家依緣橐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又有蕢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菜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蕢菜作平慮草遂以耆為侍芝郎平為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冬晉命鎮東大將軍司

馬伷向涂中安東將軍王渾揚州刺史周浚向牛渚建威將軍王戎向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向夏口鎮南將軍杜預向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浮江東下太尉賈充為大都督量宜處要盡軍勢之中陶濬至武昌聞北軍大出停駐不前初皓每宴會羣臣無不咸令沈醉置黃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為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迕視之答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輒以為罪後宮數千而采擇無已又激水入宮宮人有不合意者輒殺流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峻刑嚴誅貴幸致位九列好興功役衆所患苦是以上下離心莫為皓盡力蓋積惡已極不復堪命故也吳平後晉侍中庾峻等問皓侍中李仁曰聞吳主披人面剖人足有諸乎仁曰以告者過也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蓋此事也若信有之亦不足能怪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肉刑之制未為酷虐皓為一國之主秉殺生之柄罪人陷法加之以懲何足多罪夫受堯誅者不能無怨賞者不能無慕此人情也又問曰云歸命侯乃惡人橫睛逆視皆鑿其眼有諸乎仁曰亦無此事傳之者謬耳曲禮曰視天子由衿以下視諸侯由顄以下視大夫由衡視士則平面得游目五步之內視上於衡則傲下於帶則憂旁則邪以禮

視瞻高下不可不慎況人君乎哉視人君相迓是乃禮所謂傲慢傲慢則無禮無禮則不臣不臣則犯罪犯罪則陷不測矣正使有之將有何失凡仁所荅峻等皆善之文多不悉

四年春立中山代等十一王大赦濬彬所至則土崩瓦解靡有禦者預又斬江陵督伍延渾復斬丞相張悌丹陽太守沈瑩等所在戰克 干寶晉紀曰吳丞相軍師張悌護軍孫震丹陽太守沈瑩帥衆三萬濟江圍成陽都尉張喬於揚荷喬衆才七千閉柵自守舉白接告降吳副軍師諸葛靚欲屠之悌曰彊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疑降不祥靚曰此等以救兵未至而力少故且偽降以緩我非衆伏也因其無戰心而盡阬之可以成三軍之氣若舍之而前必為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與討吳護軍張翰揚州刺史周浚成

悌帥衆三萬濟江圍成陽都尉張喬於揚荷喬衆才七千閉柵自守舉白接告降吳副軍師諸葛靚欲屠之悌曰彊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疑降不祥靚曰此等以救兵未至而力少故且偽降以緩我非衆伏也因其無戰心而盡阬之可以成三軍之氣若舍之而前必為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與討吳護軍張翰揚州刺史周浚成

陣相對沈瑩領丹陽銳卒刀楯五千號曰青巾兵前後屢陷堅陣於是以馳淮南軍三衝不動退引亂薛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軍以次土崩將帥不能止張喬又出其後大敗吳軍於版橋獲悌震瑩等襄陽記曰悌字巨先襄陽人少有名理孫休時為屯騎校尉魏伐蜀吳人問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資力遠征巴蜀兵勞民疲而不知恤敗於不暇何以能濟昔夫差伐齊非不克勝所以危亡不憂其本也況彼之爭地乎悌曰不然曹操雖功益中夏威震四海崇詐杖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正使承之係以慘虐內興宮室外懼雄豪東西驅馳無歲獲安彼之失民為日久矣司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同如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羣情服矣奸計立矣今蜀閹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弊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彼彊弱不同智算亦勝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過無功終無退北之憂覆軍之慮也何為不可哉昔楚欽利而秦昭懼孟明用而晉人憂彼之得志故我之大患也吳人笑其言而蜀果降於魏晉來伐吳皓使悌督沈瑩諸葛靚帥衆三萬渡江逆之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衆萬里聲力必悉益州之衆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矣宜畜衆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西自清上方雖壞可還取之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推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來至此衆心必駭懼不可復整今宜渡江可用決戰力爭若其敗喪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勝則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行散盡

相與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戰吳軍大敗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謂曰且夫天下存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如何故自取死為卿家丞相所拔常恐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思今日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逭邪莫牽曳之如是靚流涕放之去百餘步已見為晉軍所殺吳錄曰悌少知名及處大任希合時趣將護左右清論識之搜神記曰臨海松陽人柳榮從悌至揚州榮病死船中二日時軍已上岸無有埋之者忽然大呼言人縛軍師人縛軍師聲激揚遂活人問之榮曰上天北斗門下卒見人縛張悌意中大愕不覺大呼言何以縛張軍師門下人怒榮叱逐使去榮便去怖懼發揚耳其日悌戰死榮至晉元帝時猶在 三月丙寅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皓殺岑昏皓惶憒從之 干寶晉紀

曰皓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謂皓曰北軍日近而兵不畢忉陛下將如之何皓曰何故對曰坐吝昏皓獨言若爾當以奴謝百姓衆因曰唯遂並起收昏皓駱驛追止已屠之也 戊辰陶濬從武昌還即引見問水軍消息對曰蜀船皆小今得二萬兵乘大船戰自足擊之於是合衆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衆悉逃走而王濬順流將至司馬伷王渾皆臨近境皓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沖等計分遣使奉書於濬伷渾曰昔漢室失統九州分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分阻山川與魏乖隔今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闇劣偷安未喻天命至於今者猥煩六軍衡蓋路次遠臨江渚舉國震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所佩印綬委質請命惟垂信納以濟元元 江表傳載皓將敗與舅何植書曰昔大皇帝以神武之略奮三千之卒割據江南席卷交廣開拓洪基欲祚之萬世至孤末德嗣守成緒不能懷集黎元多為咎闕以違天度閭昧之變反謂之祥致使南蠻逆亂征討未克聞普大衆遠來臨江麻蝎勞瘁衆皆推退而張悌不反喪軍過半孤甚愧悵於今無聊得陶濬表云武昌以西並復不守不守者非糧不足非城不固兵將背戰耳兵之背戰豈怨兵非孤之罪也天文縣變於上上民愒歎於下觀此事勢危如累卵吳祚終訖何其局哉天匪亡吳孤所招也瞭日黃壤當復何顏見四帝乎公其勗哉奇謨飛筆以聞

皓又遣羣臣書曰孤以不德忝繼先軌處位歷年政教凶悖遂令百姓久困塗炭至使一朝歸命有道社稷傾覆宗廟無主慙愧山積沒有餘罪自惟空薄過偷尊號才瑣質穢任重王公故周易有折鼎之誡詩人有彼其之譏自居宮室仍抱篤疾計有不足思慮失中多所荒替邊側小人因生酷虐虐毒橫流忠順被害閭昧不覺尋其壅蔽孤負諸君事已難圖覆水不可收也今大晉平治四海勞心務於擢賢誠是英俊展節之秋也管仲極譬桓公用之良平去楚入漢臣舍亂就理非不忠也莫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嘉聽休尚愛敬動靜夫復何言投筆而已 壬申王濬最先到於是受皓之降解縛焚櫬延請相見 晉陽秋曰濬收其圖籍領州四郡四十二縣三百一十三萬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 伷以皓致印綬於已遣使送皓皓舉家西遷以太康元年五月丁亥集於京邑四月甲申詔曰孫皓窮迫歸降前詔待之以不死今皓垂至意猶愍之其賜號為歸命侯進給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穀五千斛錢五十萬絹五百匹綿五百斤皓太子瑾拜中郎諸子為王者拜郎中 搜神記曰吳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也守將皆質共妻子名曰保質童子少年以類相與嬉遊若日有十數永安二年三月有一異兒長四尺餘年可六七歲衣青衣來從羣兒戲諸兒莫之識也皆問曰爾誰家小兒今日忽來答曰兒爾輩戲樂故來耳詳而視之眼有光芒倫輒外射諸兒畏之重問其故兒乃答曰爾毋惡我乎我非人也乃熒惑

星也將有以告爾三公鉏司馬如諸兒大驚或走告大人大人馳往觀之兒曰舍爾去乎竦身而躍即以化矣仰而視之若引一匹練以登天大人來者猶及見焉飄漸高有頃而沒時吳政峻急莫敢宣也後五年而蜀亡六年而晉興至是而吳滅司馬如矣干寶晉紀曰王濬治船於蜀吾彥取其流柿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江皓弗從陸抗之克步闡皓意張大乃使尚廣箠并天下遇同人之頤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故皓不修其政而恒有窺上國之志是歲也實在庚子

五年皓死於洛陽吳録曰皓以四年十二月死時年四十二葬河南縣界

評曰孫亮童孺而無賢輔其替位不終必然之勢也休以舊愛宿恩任用興布不能拔進良才改絃易張雖志善好學何益救亂乎又使既廢之亮不得其死友于之義薄矣皓之淫刑所濫隕斃流黜者蓋不可勝數是以羣下人人惴恐皆日以冀朝不謀夕其熒惑巫祝交致祥瑞以為至急昔舜禹躬稼至聖之德猶或失譽衆臣子違女弼或拜昌言常若不及況皓凶頑肆行殘暴忠諫者誅讒諛者進虐用其民窮搖極侈宜腰首分離以謝百姓既蒙不死之詔復加歸命之寵豈非曠蕩之恩遐厚之澤也哉孫盛曰夫古之立君所以司牧羣黎必仰協乾坤覆燾萬物若乃淫虐是縱酷彼羣生則天人亟之勦絶其祚奪其南面之尊加其獨夫之戮是故湯武抗鉞不犯不順之譏漢高奮劒而無失節之議何者誠四海之酷讐而人神之所擯故也況皓罪為逋寇虐過辛癸梟首素旗猶不足以謝冤魂涕室薦社未足以紀暴迹而乃優以顯命寵錫仍加豈冀行天罰伐罪弔民之義乎是以知僭逆之不懲而凶酷之莫戒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聊諮猶然矧僭虐乎且神旗電掃兵臨偽窟理窮勢迫然後請命不赦之罪既彰三驅之義又塞極之權道亦無取焉陸機著辨亡論言吳之所以亡其上篇曰昔漢氏失御奸臣竊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泰王室遂卑於是羣雄蜂駭義兵四合吳武烈皇帝慷慨既下國電發荊南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震蕩兵交則醜虜授馘遂掃清宗祊蒸禋皇祖於時雲興之將帶州甌起之師跨邑哮嗣之羣風驅熊羆之族霧集雖兵以義合同盟殘力然皆包藏禍心阻兵怙亂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忠規武節未有若此其著者也武烈既沒長沙桓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招擊遺老興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衆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飾法修師而威德翕赫賓禮名賢而張昭為之雄文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彼二君子皆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集而江東益多士矣將北伐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舊閭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戎車既次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隕用集我大皇帝以奇蹤龍翔於逸軌處心發乎令圖從政洽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而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俊茂好謀善斷東帛旅於丘園旌命交於塗巷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影驚異人輻輳猛士如林於是張昭為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為腹心出作股肱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風雅則諸葛瑾張承炎隲以聲名光

國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奉使則趙咨沈珩以敏達延譽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董襲陳武殁身以衛主駱統劉基殭諫以補過謀無遺算舉不失策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魏氏常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羽揖萬計龍躍順流銳騎千旅虎步原隰謀臣盈室武將連衡喟然有吞江淮之志一宇宙之氣而周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漢王亦禍帝王之號率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我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謹龍之戰子輪不反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推鋒勢劒財遺而吳藐然坐乘其弊故魏人請好漢氏乞盟遂蹐天號鼎峙而立西屠庸蜀之郊北裂淮漢之涘東苞百越之地南拓羣蠻之表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王之樂告類上帝拱揖羣后虎臣殺辛循江而守長戟勁鋭望颺而奮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於下化協殊裔風行遐圻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巨象逸駿擾於外閑明珠瑋寶輝於內府珍瑰重跡而至奇玩應響而赴輶軒騁於南荒衝輣息於朔野齊民免干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大皇既殁幼主莅朝奸回肆虐景皇聿興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之良主也降及歸命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謀盡規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樓玄賀邵之屬掌機事元首雖病股肱猶良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煞後黔首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釁仗命應化而徵王師躡運而發卒散于陣民奔於邑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非有工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夫曹劉之將非一世之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險阻之利俄然未改而成敗貿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受任之才異也其下篇曰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揚而有交廣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劉公因險飾知功已薄矣其俗陋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深遠矣其求賢如不及親仁罄丹府之愛拔呂蒙能受嗤不患權之我逼執鞭勒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甲宮罄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以納謨士之算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衆險而效命高張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娛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感陸公之規而除刑政之煩奇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屏氣蹋踏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登壇慷慨歸魯肅之功削授惡言信子瑜之節是以忠臣競盡其謀志士咸得肆力洪規遠略固不厭夫區區者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益慊如也爰及中葉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粗修雖醲化懿綱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具亦足以為政矣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沃其民練其財豐其器利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家之利未見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敦率遺寔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或曰吳蜀昏茵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何則其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陂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舳艫千里前驅不過百艦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天子總羣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過之理而

機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惰揚而爭舟揖之用是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其闌之亂憑保城以延疆寇重資幣以誘羣蠻於是大邦之衆雲翻電發縣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坑深溝高壘案甲養威反虜跼跡待殘而不敢北闚生路彊寇肆意遁喪師大半分命銳師三千西禦水軍東西同掎犄戮俘萬計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陸公沒而潛謀兆吳釁深而六師駭夫太康之役衆未盛乎襄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而邦家顛覆宗廟為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悴不其然與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或曰亂不極則治不形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吳之興也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入孫卿所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川之氓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業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故先王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恭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同患則其難不足邮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參秀無悲啟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吳志卷三

吳志卷三考證

孫亮心自不安○太平御覽作心不自安

勸為亮納○太平御覽作勸權為亮納為妃

閏月以恪為帝太傅○臣龍官按以孫休永安元年與皓元興元年例之閏月上應有建興元年四字未有嗣君改元而不書其紀年之理

召還據等聞綝代峻大怒○臣浩按文義似應作召還據等聞綝代峻大怒

據等據等聞綝代峻大怒應重書據等二字

日於苑中習焉注緣遇燥矢故成亮之慧○慧監本作惠今從毛本作慧然晉宋以下史慧惠多通用

詔州郡伐宮材○宮材毛本作官材

孫休有老公于休叩頭曰○于休宋本作干休

以會稽南郡為建安郡○南郡宜作南部

大赦注政以治民是以政成而民則○治民宋本作正民民則宋本作民聽

又注然欲令難犯何患無名○宋本然作休

癸未休薨注休寢疾口不能言○監本訛作日不能言
今改正
孫皓宣明至懷注孫休時父亮為尚書令○孫休時太
平御覽作景皇時
又注西王失土為君王所禮○西王冊府作西主
儼道病死注蒙其榮耀無古人延譽之美○太平御覽
作蒙其榮懼無古人延譽之美
九眞日南皆還屬注璜等怒面縛叉詰之曰晉兵賊○

兵字疑衍
送付建安作船注吏收疇喪○監本訛作更收疇喪今
改正
太平始注所有七穿駢羅穿中色黃赤○七穿宋本作
土穿
又注皓大喜曰吳當為九州作都渚乎○宋本無為
字
是歲奸情發聞伏誅注敘表立彈曲二十人專糾司不
法○表立監本訛作表正今改正
又注彈曲承言收繫囹圄○收繫監本訛作收累今
改正
又注取小妻三十餘人○宋本三十作二十
所在戰克注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謂曰且夫天下存
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臣明揩按且夫二字疑
衍或為巨先之譌巨先張悌字也下文悌曰仲思今
日是我死日也明為彼此相字
皓惶憒從之注皓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謂皓曰○謂
皓宋本作請皓
延請相見注郡四十二○太平御覽作郡三十三
諸子為王者拜郎中○太平御覽作皆拜郎中
五年皓死於洛陽○臣清植按蜀志於安樂公書曰公
太始七年薨於洛陽而皓則書名書死亦見史法
昔舜禹躬稼至聖之德○稼字疑衍
過厚之澤也哉注則天人殛之○宋本無人字

又注遂掃清宗祏蒸禋皇祖○宗祏監本誤宗枋今改正

又注丁奉鍾離斐以武毅稱○何焯曰文選無鍾字注云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為先登黎斐力戰拜左將軍黎與離音相近是一人但字不同臣浩按李善所見之本必可徵信但此斐字恐牧字之譌鍾離牧為武陵太守以少衆討平五谿事在蜀并于魏之後作牧為得也

又注分命銳師三千○宋本作五千

謹案第八頁前六行其宅上枯樹猶在據毛本上作址

第二十頁前六行三年刊本三訛二據毛本改

第二十六頁前五行亡吳者公孫也刊本亡訛世據毛本改

第二十九頁後七行怖懼口餘聲發揚耳刊本口訛日據搜神記改

第三十五頁前三行劉公刊本誤作翁据明監本改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録監生臣朱　溥

欽定四庫全書卷

史部

吳志卷四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吳志卷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 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閒喜裴松之注

劉縣子基 太史慈 士燮子徽 燮弟壹 黯 壹子匡

劉縣字正禮東萊牟平人也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子孫家焉縣伯父寵為漢太尉續漢書曰縣祖父本師受經傳博學羣書號為通儒舉賢良方正為般長卒官寵守祖榮受父業以經明行脩舉孝廉光祿大夫察四行除東平陵令視事數年以母病棄官百姓士民攀輿拒輪車不得前乃止亭輕服潛遁歸脩供養後辟大將軍府稍遷會稽太守正身率下郡中大治徵入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民去治數十里有若邪中在山谷間五六老翁年皆七八十聞寵遷相率共送寵人齎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皆對曰山谷鄙老生未嘗至郡縣他時吏發求不去民間或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吏稀至民間年老遭值聖化今聞當見棄去故勠力來送寵謝之為選受一大錢故會稽號寵為取一錢太守其清如是寵前後歷二郡八居九列四登三事家不藏賄無重寶器恒菲飲食薄衣服弊車羸馬號為窶陋三去相位輒歸本土往來京師常下道脫驂過人莫知焉寵嘗欲止亭吏止之曰整頓傳舍以待劉公不可得止寵因過去其廉儉皆此類也以老病卒於家縣兄弢字公山歷位侍中究州刺史續漢書曰縣父輿一名方

山陽太守岱縣皆有雋才英雄記稱岱考悌仁恕以虛己受人縣年十九從父韙為賊所劫質縣篡取以歸由是顯名舉孝廉為郎中除下邑長時郡守以貴戚託之遂棄官去州辟部濟南濟南相中常侍子貪穢不循縣奏免之平原陶丘洪薦縣欲令舉茂才刺史曰前年舉公山奈何復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途駘駼驥於千里不亦可乎會辟司空掾除侍御史不就避亂淮浦詔書以為揚州刺史時袁術在淮南縣畏憚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術圖為僭逆攻沒諸郡縣縣遣樊能張英屯江邊以拒之以景賁術所授用乃迫逐使去於是術乃自置揚州刺史與景賁并力攻英能等歲餘不下漢命加縣為牧振武將軍衆萬餘人孫策東渡破英能等縣奔丹徒表宏漢紀曰劉縣將奔會稽許子將曰會稽富實策之所貪且窮在海隅不可往也不如豫章北連豫壤西接荊州若收合吏民遣使貢獻與曹兗州相聞雖有表公路隔在其間其人豺狼不能久也足下受王命子孟德景升必相救濟縣從之遂泝江南保豫章駐彭澤笮融先至殺太守朱皓笮音壯力反獻帝春

秋曰是歲縣屯彭澤又使融助皓討劉表所用太守諸葛玄許子將謂縣曰笮融出軍不顧命名義者也朱文明善推誠以信人宜使密防之融到果詐殺皓代領郡事入居郡中縣進討融為融所破更復招合屬縣攻破融融敗走入山為民所殺縣尋病卒時年四十二笮融者丹陽人初聚衆數百往依徐州牧陶謙謙使督廣陵彭城運漕遂放縱擅殺坐斷三郡委輸以自入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塗身衣以錦采垂銅槃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餘人悉課讀佛經令界內及旁郡人有好佛者聽受道復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遠近前後至者五千餘人戶每浴佛多設酒飯布席於路經數十里民人來觀及就食且萬人費以巨億計曹公攻陶謙徐土搔動融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先是彭城相薛禮為陶謙所偪屯秣陵融利廣陵之衆因酒酣殺昱放兵大略因載而去過殺禮然後殺皓後策西伐江夏還過豫章收載縣喪善遇其家王朗遺策書曰劉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達實賴尊門為之先後用能濟

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結意情在終始後以
袁氏之嫌稍更垂刺更以同盟還為讐敵原其本心實
非所樂康寧之後常念渝平更成復踐宿好一爾分離
欵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為傷恨知敦以厲薄德以報怨
收骨肓孤哀亡賉存捐既往之猜保六尺之託誠深恩
重分美名厚實也昔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
之謂之得禮誠良史之所宜藉鄉校之所歎聞正禮元
子致有志操想必有以殊異威盛刑行施之以恩不亦
優哉縣長子基字敬輿年十四居縣喪盡禮故吏餽餉
皆無所受吳書曰基遭多難嬰丁困苦潛處味道不以
為戚與羣弟居常夜臥早起妻妾希見其面
諸弟敬憚事之猶父不妄交游門無雜賓次
姿容美好孫權愛敬之權為驃騎
將軍辟東曹掾拜輔義校尉建忠中郎將權為吳王遷
基大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
怒甚盛由基諫爭翻以得免權大暑時嘗於船中宴飲
於船樓上值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
其見待如此徙郎中令權稱尊號改為光祿勳分平尚

書事年四十九卒後權為子霸納基女賜第一區四時
寵賜與全張比基二弟鑠尚皆駙馬都尉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少好學仕郡奏曹史會郡
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為善時州章已去郡守
恐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
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欲求通慈問曰君欲通章邪吏
曰然問章安在曰車上慈曰章題署得無誤邪取來視
之吏殊不知其東萊人也因為取章慈已先懷刀便截
敗之吏踴躍大呼言人壞我章慈將至車間與語曰向
使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為吉凶禍福等
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默然俱出去可以存易亡無事
俱就刑辟吏言君為郡敗吾章已得如意欲復亡為慈
答曰初受郡遣但來視章通與未耳吾用意太過乃相
敗章今還亦恐以此見譴怒故俱欲去爾吏然慈言即
日俱去慈既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家聞之更遣吏
通章有司以格章之故不復見理州受其短由是知名

而為州家所疾恐受其禍乃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奇之數遣人訊問其母并致餉遺時融以黃巾寇暴出屯都昌為賊管亥所圍慈從遼東還母謂慈曰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至汝行後贍恤殷勤過於故舊今為賊所圍汝宜赴之慈留三日單步徑至都昌時圍尚未密夜伺閒隙得入見融因求兵出斫賊融不聽欲待外救外救未有至者而圍日偪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慈自請求行融曰今賊圍甚密衆人皆言不可卿意雖壯無乃實難乎慈對曰昔府君傾意於老母老母感遇遣慈赴府君之急固以慈有可取而來必有益也今衆人言不可慈亦言不可豈府君愛顧之義老母遣慈之意邪事已急矣願府君無疑融乃然之於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右人並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各一出射之射之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或臥慈復植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者於是下鞭馬直突圍中馳去北賊覺知慈行已過又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遂到平原說備曰慈東萊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鄉黨特以名志相好有分災共患之義今管亥暴亂北海被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北海區區延頸恃仰使慈冒白刃突重圍從萬死之中自託於君惟君所以存之備斂容答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邪即遣精兵三千人隨慈賊聞兵至解圍散走融既得濟益奇貴慈曰卿吾之少友也事畢還啟其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孔北海也揚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慈自遼東還未與相見暫渡江到曲阿見繇未去會孫策至或勸繇可以慈於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鞬攝弓上馬將兩騎自隨各為大將軍繇曰我若用子義許子將不當笑我邪但使慈偵視輕重時獨與二騎卒遇策策從騎十三皆韓當宋謙黃蓋輩也慈便前鬬正與策對策刺慈馬而擊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各來赴於

是解散慈當與縣俱奔豫章而遁於蕪湖七入山中稱
丹陽太守是時策已平定宣城以東惟涇以西六縣未
服慈因進住涇縣立屯府大為山越所附策躬自攻討
遂見囚執策即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邪若卿爾
時得我云何慈曰未可量也策大笑曰今日之事當與
卿共之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為策所執策素聞其名
即解縛請見次咨問進取之術慈答曰破軍之將
不足與論事策曰韓信定計於廣武今策決疑於仁
者君何辭焉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若儻分散難復
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長跪答曰誠本心
所望也明日中望君來還諸軍皆疑策曰太史子義雖

州名士以信義為先終不欺策明日大請諸將豫設酒
食立竿視影日中而至策大悅常與參論諸軍事臣
松之按吳歷云慈於神亭戰敗為策所得與本傳大異
疑為謬誤江表傳曰策謂慈曰聞卿昔為太守劫州章
赴文舉請詣玄德皆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
其人射鉤斬祛古人不嫌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
出敎曰龍欲騰翥先階尺水者也即置門下督還吳授兵拜折衝中郎
將後劉縣亡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未有所附策命慈往
撫安焉江表傳曰策謂慈曰劉牧往責吾為袁氏攻廬
江其意頗猥理恕不足何者先君手下兵數千
餘人盡在公路許孤志在立事不得不屈意於公路求
索故兵再往纔得千餘人耳仍令孤攻廬江爾時事勢
不得不為行但其後不達臣節自棄作邪僭事誅之不
從丈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不離孤交求公路及絕之
本末如此今劉縣喪亡恨不及其生時與共論辯今兒
子在豫章不知華子魚待遇何如其故部曲復依隨之
否卿則州人昔又從事寧能往視其兒子並宣孤意於
其部曲部曲樂來者便與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并
觀察子魚所以牧禦方規何似視廬陵鄱陽人民親附
之否卿手下兵宜將多少自由意慈對曰慈有不赦之
罪將軍量同桓文待遇過望古人報主以死期於盡節
沒而後已今並息兵兵不宜多將數十人自足以往還
也左右皆曰慈必北去不還策曰子義捨我當復與誰
餞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果如
期而反江表傳曰策初遣慈也議者紛紜謂慈未可信
或云與華子魚州里恐留彼為壽策或疑慈西
託黃祖假路還北多言遣之非計策曰諸君語皆非也
孤斷之詳矣太史子義雖氣勇有膽烈然非縱橫之人

其心有士謨志經道義貴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已死亡
不相負諸君勿復憂也慈從豫章還議者乃始服慈見
策曰華子魚良德也然非籌略才無他方規自守而已
又丹陽僮芝自擅廬陵詐言被詔書為太守鄱陽民帥
別立宗部阻兵守界不受子魚所遣長吏言我以別立
郡須漢遣真太守來當迎之耳子魚不但不能諧廬陵
鄱陽近自海昏有上繚壁有五六千家相結聚作宗伍
惟輸租布於郡耳發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魚亦靦視之
而已策拊掌大笑仍有兼并之志矣頃之遂定豫章劉表從子磐驍勇數為寇於
艾西安諸縣東於是分海昏建昌左右六縣以慈為建
昌都尉治海昏并督諸將拒磐磐絕跡不復為寇慈長
七尺七寸美鬚髯猨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策討麻保

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棼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棼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孫權統事以慈能制磐遂委南方之事年四十一建安十一年卒

吳書曰慈臨亡歎息曰丈夫生世當帶七尺之劒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從奈何而死乎權甚悼惜之子亨官至越騎校尉

吳書曰亨字元復歷尚書吳郡太守

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其先本魯國汶陽人至王莽之亂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賜桓帝時為日南太守

燮少游學京師事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公事免官父賜喪闋後舉茂材除巫令遷交趾太守弟壹初為郡督郵刺史丁宮徵還京都壹侍送勤恪宮感之臨別謂曰刺史若待罪三事當相辟也後宮為司徒辟壹比至宮已免黃琬代為司徒甚禮遇壹董卓作亂壹亡歸鄉里

吳書曰琬與卓相害而壹盡心於琬甚有聲稱卓惡之乃署教曰司徒掾士壹不得除用故歷年不遷會卓入關壹乃亡歸

交州刺史朱符為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乃表壹領合浦太守次弟徐聞令蘭領九真太守

蘭音于鄙反見字林蘭弟武領海南太守燮體器寬厚賢手著棼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孫權統事以慈能制磐遂委南方之事年四十一建安十一年卒

吳書曰慈臨亡歎息曰丈夫生世當帶七尺之劒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從奈何而死乎權甚悼惜之子亨官至越騎校尉

亨字元復歷尚書吳郡太守

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其先本魯國汶陽人至王莽之亂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賜桓帝時為日南太守

燮少游學京師事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公事免官父賜喪闋後舉茂材除巫令遷交趾太守弟壹初為郡督郵刺史丁宮徵還京都壹侍送勤恪宮感之臨別謂曰刺史若待罪三事當相辟也後宮為司徒辟壹比至宮已免黃琬代為司徒甚禮遇壹董卓作亂壹亡歸鄉里

吳書曰琬與卓相害而壹盡心於琬甚有聲稱卓惡之乃署教曰司徒掾士壹不得除用故歷年不遷會卓入關壹乃亡歸

交州刺史朱符為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乃表壹領合浦太守次弟徐聞令蘭領九真太守

蘭音于鄙反見字林蘭弟武領海南太守燮體器寬厚賢手著棼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孫權統事以慈能制磐遂委南方之事年四十一建安十一年卒

吳書曰慈臨亡歎息曰丈夫生世當帶七尺之劒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從奈何而死乎權甚悼惜之子亨官至越騎校尉

亨字元復歷尚書吳郡太守

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其先本魯國汶陽人至王莽之亂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賜桓帝時為日南太守

燮少游學京師事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公事免官父賜喪闋後舉茂材除巫令遷交趾太守弟壹初為郡督郵刺史丁宮徵還京都壹侍送勤恪宮感之臨別謂曰刺史若待罪三事當相辟也後宮為司徒辟壹比至宮已免黃琬代為司徒甚禮遇壹董卓作亂壹亡歸鄉里

吳書曰琬與卓相害而壹盡心於琬甚有聲稱卓惡之乃署教曰司徒掾士壹不得除用故歷年不遷會卓入關壹乃亡歸

交州刺史朱符為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乃表壹領合浦太守次弟徐聞令蘭領九真太守

蘭音于鄙反見字林蘭弟武領海南太守燮體器寬厚賢手著棼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其妙如此曹公聞其名遺慈書以篋封之發省無所道而但貯當歸孫權統事以慈能制磐遂委南方之事年四十一建安十一年卒

吳書曰慈臨亡歎息曰丈夫生世當帶七尺之劒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從奈何而死乎權甚悼惜之子亨官至越騎校尉

亨字元復歷尚書吳郡太守

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其先本魯國汶陽人至王莽之亂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賜桓帝時為日南太守

燮少游學京師事潁川劉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補尚書郎公事免官父賜喪闋後舉茂材除巫令遷交趾太守弟壹初為郡督郵刺史丁宮徵還京都壹侍送勤恪宮感之臨別謂曰刺史若待罪三事當相辟也後宮為司徒辟壹比至宮已免黃琬代為司徒甚禮遇壹董卓作亂壹亡歸鄉里

吳書曰琬與卓相害而壹盡心於琬甚有聲稱卓惡之乃署教曰司徒掾士壹不得除用故歷年不遷會卓入關壹乃亡歸

交州刺史朱符為夷賊所殺州郡擾亂燮乃表壹領合浦太守次弟徐聞令蘭領

史璜死表又遣吳巨代之與恭俱至漢聞張津死賜燮
璽書曰交州絶域南帶江海上恩不宣下義壅隔知逆
賊劉表又遣賴恭闚看南土今以燮爲綏南中郎將董
督七郡領交阯太守如故後燮遣吏張旻奉貢詣京都
是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絶而燮不廢貢職特復下詔拜
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後巨與恭相失舉兵逐恭恭走
還零陵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騭爲交州刺史騭到燮
率兄弟奉承節度而吳巨懷異心騭斬之權加燮爲左
將軍建安末年燮遣子廞入質權以爲武昌太守燮壹
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將燮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闓等
率郡人民使遥東附權益嘉之遷衛將軍封龍編侯弟
壹偏將軍都鄉侯燮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
數明珠大貝流離翡翠瑇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
龍眼之屬無歲不至壹時貢馬凡數百匹權輒爲書厚
加寵賜以答慰之燮在郡四十餘歲黄武五年年九十
卒權以交阯縣遠乃分合浦以北爲廣州呂岱爲刺史

交阯以南爲交州戴良爲刺史又遣吳巨代之與恭俱至漢聞張津死賜燮
璽書曰交州絶域南帶江海上恩不宣下義壅隔知逆
賊劉表又遣賴恭闚看南土今以燮爲綏南中郎將董
督七郡領交阯太守如故後燮遣吏張旻奉貢詣京都
是時天下喪亂道路斷絶而燮不廢貢職特復下詔拜
安遠將軍封龍度亭侯後巨與恭相失舉兵逐恭恭走
還零陵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騭爲交州刺史騭到燮
率兄弟奉承節度而吳巨懷異心騭斬之權加燮爲左
將軍建安末年燮遣子廞入質權以爲武昌太守燮壹
諸子在南者皆拜中郎將燮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闓等
率郡人民使遥東附權益嘉之遷衛將軍封龍編侯弟
壹偏將軍都鄉侯燮每遣使詣權致雜香細葛輒以千
數明珠大貝流離翡翠瑇瑁犀象之珍奇物異果蕉邪
龍眼之屬無歲不至壹時貢馬凡數百匹權輒爲書厚
加寵賜以答慰之燮在郡四十餘歲黄武五年年九十
卒權以交阯縣遠乃分合浦以北爲廣州呂岱爲刺史
庶人數歲壹薨坐法誅廞病卒無子妻寡居詔在所月

給俸米賜錢四十萬

評曰劉繇繇虜名行好尚臧否至於擾攘之時據萬里之土非其長也太史慈信義篤烈有古人之分士變作守南越優游終世至子不慎自貽凶咎蓋庸才玩富貴而恃阻險使之然也

吳志卷四考證

劉繇繇伯父寵為漢太尉注山陰縣民去治數十里○民各本俱訛作氏今改正

又注八居九列四登三事○毛本作入居九列

中常侍子貪穢不循○循册府作脩

漢命加繇為牧振武將軍衆萬餘人○宋本作衆數萬人

殺太守朱晧注笮融出軍不顧命名義者也○册府無命字

因酒酣殺昱○監本誤阻誅殺昱今改正

後策西伐江夏○監本誤路住江夏今改正

太史慈州家聞之更遣吏通章○通章監本誤有章今改正

策命慈往撫安焉注但其後不達臣節○不達宋本作不遵

子亨官至越騎校尉○監本亨作享今改正

士燮壹亡歸鄉里注會卓入關壹乃亡歸○關疑作闕

黯弟武領海南太守○海南宋本作南海

尉他不足踰也注捧其頤搖稍之○臣龍官按搖稍二字不可解稍疑當作捎廣韻搖捎動也蓋謂捧其頤搖動之也

燮又誘導益州豪姓雍闓等率郡人民使遙東附○遙監本訛作搖今改正

蓋庸才玩富貴而恃阻險○毛本無阻字

吳志卷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閒喜裴松之注

孫破虜吳夫人 夫人弟景

吳主權謝夫人 權徐夫人 祖父真 真子琨

權步夫人 權王夫人

權王夫人 權潘夫人

孫亮全夫人 孫休朱夫人

孫和何姬 孫皓滕夫人

孫破虜吳夫人吳主權母也本吳人徙錢唐早失父母與弟景居孫堅聞其才貌欲娶之吳氏親戚嫌堅輕狡將拒焉堅甚以懟恨夫人謂親戚曰何愛一女以取禍乎如有不遇命也於是遂許為婚生四男一女（搜神記曰初夫人孕而夢月入其懷既而生策及權在孕又夢日入其懷以告堅曰昔妊策夢月入我懷今也又夢日入我懷何也堅曰日月者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景常隨堅征伐有功拜騎

都尉袁術上景領丹陽太守討故太守周昕遂據其郡
孫策與孫河呂範依景合衆共討涇縣山賊祖郎郎敗
走會景為劉繇所迫復北依術術以為督軍中郎將與
策被創牛渚降賊復反景攻討盡禽之從討劉繇繇奔
豫章策遣景責到壽春報術術方與劉備爭徐州以景
為廣陵太守術後僭號策以書喻術術不納便絕江津
不與通使人告景景即委郡東歸策復以景為丹陽太
守漢遺議郎王誧音普銜命南行表景為揚武將軍領郡
如故及權少年統業夫人助治軍國甚有補益會稽典
功曹魏騰以迕意見譴將殺之士大夫憂恐計無所出
夫人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
優賢禮士捨過録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
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
大驚遽釋騰夫人智畧權譎類皆如此

後事合葬高陵志林曰案會稽貢舉簿建安十二年到十三年闕無舉者云府君遭憂此則吳郡都督以鎮東方

建安七年臨薨引見張昭等屬以
封新亭侯卒吳書曰權母吳夫人會稽吳人也父早卒後十餘年弟承拜五官郎中稍遷長沙東部都尉武陵太守撰後漢書百餘卷會稽典録曰承字偉平博學洽聞嘗所知見終身不忘子崇揚威將軍崇弟勗吳郡太守並知名

吳主權徐夫人吳郡富春人也祖父真與權父堅相親
堅以妹妻真生琨琨少仕州郡漢末擾亂去吏隨堅征
伐有功拜偏將軍堅薨隨孫策討樊能于麋等於橫江
擊張英於當利口而船少欲駐軍更求琨母時在軍中
謂琨曰恐州家多發水軍來逆人則不利矣如何可駐
邪宜伐蘆葦以為汋佐船渡軍汋音敷郭璞注方言曰汋水中簿也琨具
啟策策即行之衆悉俱濟遂破英擊走笮融劉繇事業
克定策表琨領丹陽太守會吳景委廣陵來東復為丹

陽守江表傳曰初袁術遣從弟胤為丹陽策令琨討而代之會景還以景前任仕丹陽寬仁得衆吏民所思而琨手下兵多策嫌其太重且方攻伐宜得琨衆乃復用景召琨還矣琨以督軍中郎將領兵從破廬江太守李術封廣德侯遷平虜將軍後從討黃祖中流矢卒琨生夫人初適同郡陸尚尚卒權為討虜將軍在吳聘以為妃使母養子登後權遷移以夫人妬忌廢處吳積十餘年權為吳王及即尊號登為太子羣臣請立夫人為后權意在步氏卒不許後以疾卒兄矯嗣父琨侯討平山越拜偏將軍先夫人卒無子弟吳主權步夫人臨淮淮陰人也與丞相醴陵亭侯雍奉策授號配食祚襲封亦以戰功至于蕪湖督平魏將軍母攜將徙廬江廬江為孫策所破皆東渡江以美麗得幸於權寵冠後庭生二女長曰魯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後配全琮少曰魯育字小虎前配朱據後配劉纂

吳歷曰纂先尚權中女早卒故又以小虎為繼室

夫人性不妒忌多所推進故久見愛待權為王及帝意欲以為后而羣臣議在徐氏權依違者十餘年然宮內皆稱皇后親戚上疏稱中宮及薨臣下緣權指請追正名號乃贈印綬策命曰惟赤烏元年閏月戊子皇帝曰嗚呼皇后惟后佐命共承天地虔恭夙夜與朕均勞內教脩整禮義不愆寬容慈惠有淑懿之德民臣縣望遠近歸心朕以世難未夷大統未一緣后雅志每懷謙損是以于時未授名號亦必謂后降年有永永與朕躬對揚天休不寤奄忽大命近止朕恨本意不早昭顯傷后殂逝不終天祿愍悼之至痛于厥心今使使持節丞相醴陵亭侯雍奉策授號配食先后魂而有靈嘉其寵榮嗚呼哀哉葬於蔣陵

吳書曰夫人父名盧九

夫人以選入宮吳主權王夫人琅邪人也黃武中得幸生孫和寵次步氏步氏薨後和立為太子權將立夫人為后而全公主素憎夫人稍稍譖毀及權寢疾言有喜色由是權深責怒以憂死和子皓立追尊夫人曰大懿皇后封三弟皆列侯吳主權王夫人南陽人也以選入宮嘉禾中得幸生孫休及和為太子和母貴重諸姬有寵者皆出居外夫人

出公安卒因葬焉休即位遣使追尊曰敬懷皇后改葬敬陵王氏無後封同母弟文雍為亭侯

吳主權潘夫人會稽句章人也父為吏坐法死夫人與姊俱輸織室權見而異之召克後宮得幸有娠夢有以龍頭授已者已以蔽膝受之遂生孫亮赤烏十三年亮立為太子請出嫁夫人之姊權聽許之明年立夫人為皇后性險妬容媚自始至卒譖害袁夫人等甚衆吳錄曰袁夫人者袁術女也有節行而無子權數以諸姬子與養之輒不育及步夫人薨權欲立之夫人自以無子固辭不受權不豫夫人使問中書令孫弘呂后專制故事侍疾

夫人姊壻譚紹為騎都尉授兵亮廢紹與家屬送本郡廬陵

孫亮全夫人全尚女也尚從祖母公主愛之每進見輒與俱及潘夫人母子有寵全主自以與孫和母有隙乃勸權為潘氏男亮納夫人亮遂為嗣夫人立為皇后以尚為城門校尉封都亭侯代滕胤為太常衛將軍進封永平侯錄尚書事時全氏侯有五人並典兵馬其餘為侍郎騎都尉宿衛左右自吳興外戚貴盛莫及及魏大將諸葛誕以壽春來附而全懌全端全禕全儀等並因此際降魏全熙謀泄見殺由是諸全衰弱會孫綝廢亮為會稽王後又黜為候官侯夫人隨之國居候官尚將家屬徙零陵道見殺吳錄曰亮妻惠解有容色居候官吳平乃歸永寧中卒

孫休朱夫人朱據女休姊公主所生也臣松之以為休妻其甥事同漢惠荀悦譏之已當故不復廣言赤烏末權為休納以為妃休為琅邪王隨居丹陽建興中孫峻專政公族皆患之全尚妻即峻姊故惟全主祐焉初孫和為太子時全主譖害王夫人欲廢太子立魯王朱主不聽由是有隙五鳳中孫儀謀殺峻事覺被誅全主因言朱主與儀同謀峻枉殺朱主休懼遣夫人還建業執手泣別既至峻遣還休太平中孫亮知朱主為全主所害問朱主死意全主懼曰我實不知皆據二子熊損所白亮殺熊損損妻是峻妹也孫

綝益忌亮遂廢亮立休永安五年立夫人為皇后休卒羣臣尊夫人為皇太后孫皓即位月餘賊為景皇后稱安定宮甘露元年七月見逼薨合葬定陵搜神記曰孫峻殺朱主埋於石子岡歸命即位將欲改葬之冢墓相亞不可識別而宮人頗識主亡時所著衣服乃使兩巫各住一處以伺其靈使察鑒之不得相近久時二人俱白見一女人年可三十餘上着青錦東頭紫白裕裳丹綈絲履從石子岡上半岡而以手抑膝長太息小住須臾進一冢上便止徘徊良久奄然不見二人之言不謀而同於是開冢衣服如之

孫和何姬丹陽句容人也父遂本騎士孫權嘗游幸諸營而姬觀於道中權望見異之命宦者召入以賜子和生男權喜名之曰彭祖即皓也太子和既廢後為南陽王居長沙孫亮即位孫峻輔政峻素媚事全主全主與和母有隙遂勸峻徙和居新都遣使賜死嫡妃張氏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養孤遂拊育皓及其三弟皓即位尊和為昭獻皇帝吳錄曰皓初尊和為昭獻皇帝俄改曰文皇帝何姬為昭獻皇后稱升平宮月餘進為皇太后封弟洪永平侯蔣溧陽侯植宣成侯洪卒子邈嗣為武陵監軍為晉所殺植官至大司徒吳末昏亂何氏驕僭子弟橫放百姓患之故民謠言皓久死立者何氏子云江表傳曰皓以張布女為美人有寵皓問曰汝父所在答曰賊以殺之皓大怒棒殺之後思其顏色使巧工刻木作美人形象恒置座側問左右布復有女否答曰布大女適故衛尉馮朝子純即奪純妻入宮大有寵拜為左夫人晝夜與夫人房宴不聽朝政使尚方以金作華燧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出更作工匠因緣偷盜府藏為空會夫人死皓哀慟思念葬于苑中大作冢使工匠刻指作木人內冢中以為兵衛以金銀珍玩之物送葬不可稱計已葬之後皓治喪於內半年不出國人見葬大奢麗皆謂皓已死所葬者是也皓勇子何都顏狀似皓云都代立臨海太守奚熙信說謠言舉兵欲還誅都都叔父信時為備海督擊殺熙夷三族謠言乃息而人心猶疑

孫皓滕夫人故大常胤之族女也胤夷滅夫人父牧以疏遠徙邊郡孫休即位大赦得還以牧為五官中郎既封烏程侯聘牧女為妃皓即位立為皇后封牧高密侯拜衛將軍錄尚書事後朝士以牧尊戚頗推令諫爭而夫人寵漸衰皓滋不悅皓母何恒左右之又太史言於運歷后不可易皓信巫覡故得不廢常供養升平宮牧見遣居蒼梧郡雖爵位不奪其實裔也遂道路憂死

長秋官僚備員而已受朝賀表疏如故而皓内諸寵姬佩皇后璽紱者多矣江表傳曰皓又使黄門備行州郡科取將吏家女其二千石大臣子女皆當歲歲言名年十五六一簡閱簡閱不中乃得出嫁後宮千數而採擇無已天紀四年隨

皓遷于洛陽

評曰易稱正家而天下定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誠哉是言也遠觀齊桓近察孫權皆有識士之明傑人之志而嫡庶不分閨庭錯亂遺笑古今殃流後嗣由是論之惟以道義為心平一為主者然後克免斯累邪

吳志卷五考證

孫破虜吳夫人甚有補益注策功曹魏勝○太平御覽作魏勝臣明楷按吳範傳作魏滕注引忭策幾殆賴太妃救得免事與此合蓋騰與滕音同勝則滕字之譌耳

吳主權徐夫人復為丹陽守注乃復用景召琨還矣○還矣宋本作還吳

弟祚襲封亦以戰功至于蕪湖督平魏將軍○漢丹楊郡蕪湖縣東晉始改名于湖此于字疑衍

吳主權潘夫人夢有以龍頭授已者○以毛本作似

孫亮全夫人尚將家屬徙零陵道見殺○道宋本作追

孫和何姬植宣成侯○北宋本作宣城

立者何氏子云注臨海太守奚熙信譌言舉兵欲還誅都都叔父信時為備海督擊殺熙○宋本作舉兵欲還誅都都叔父信作都叔父植

吳志卷六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閻喜裴松之注

孫靜子瑜　皎　孫賁子陽　子隣

孫輔　孫翊　孫匡　孫韶　孫桓

孫靜字幼臺堅季弟也堅始舉事靜糾合鄉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為保障衆咸附焉馬策破劉繇定諸縣進攻會稽遣人請靜靜將家屬與策會于錢唐是時太守王朗拒策於固陵策數度水戰不能克靜說策曰朗負阻城守難可卒拔查瀆南去此數十里而道之要徑也宜從彼據其內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者也吾當自帥衆為軍前隊破之必矣策曰善乃詐令軍中曰項連雨水濁兵飲之多腹痛令促具糞缶數百口澄水至昏暮四維然火誑朗便分軍夜投查瀆道襲高遷屯（臣松之案今永興縣有高遷橋查音祖加反）朗大驚遣故丹陽太守周昕等帥兵前

覽羣書明於風角善推災異辟太陽太守曹公起義兵昕前後遣兵萬餘人助公征伐袁術之在淮南也昕惡其淫虐絕不與通獻帝春秋曰袁術遣吳景攻昕未拔景乃募百姓敢從周昕者死不赦昕曰我則不德百姓何罪遂散兵還本郡　表拜靜為奮武校尉欲授之重任靜戀墳墓宗族不樂出仕求留鎮守策從之權統事就遷昭義中郎將終於家有五子暠瑜皎奐謙暠三子綽超恭超為偏將軍恭生峻綽生綝

瑜字仲異以恭義校尉始領兵衆是時賓客諸將多江西人瑜虛心綏撫得其歡心建安九年領丹陽太守為衆所附至萬餘人加綏遠將軍十一年與周瑜共討麻保二屯破之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權欲交戰瑜說權持重權不從軍果無功遷奮威將軍領郡如故自溧陽徙屯牛渚瑜以永安人饒助為襄安長無錫人顏連為居巢長使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濟陰人馬普篤學好古瑜厚禮之使二府將吏子弟數百人就受業遂立學宮臨饗講肄是時諸將皆以軍務為事而瑜好樂墳

典雖在戎旅誦聲不絕年三十九建安二十年卒瑜五子彌熙燿曼紘曼至將軍封侯

孫皎字叔朗始拜護軍校尉領衆二千餘人是時曹公數出濡須皎每赴拒號為精銳遷都護征虜將軍代程普督夏口黃蓋及兄瑜卒又并其軍賜沙羨雲杜南新市竟陵為奉邑自置長吏輕財能施善於交結與諸葛瑾至厚委廬江劉靖以得失江夏李允以衆事廣陵吳碩河南張梁以軍旅而傾心親待莫不自盡皎嘗遣兵候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皎皎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曰今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擊其老弱由是江淮間多歸附者嘗以小故與甘寧忿爭或以諫寧寧曰臣子一例征虜雖公子何可專行侮人邪吾值明主但當輸効力命以報所天誠不能隨俗屈曲矣權聞之以書讓皎曰自吾與北方為敵中間十年初時相持年小今者且三十矣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授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欲使如楚任昭奚恤揚威於北境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近聞卿與甘興霸飲因酒發作侵陵其人其人求屬呂蒙督中此人雖麤豪有不如人意時然其較畧大丈夫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踈憎之卿所為每與吾違其可久乎夫居敬而行簡可以臨民愛人多容可以得衆二者尚不能知安可董督在遠禦寇濟難乎卿行長大特受重任上有遠方瞻望之視下有部曲朝夕從事何可恣意有盛怒邪人誰無過貴其能改宜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煩諸葛子瑜重宣吾意臨書惆悵心悲淚下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寧結厚後呂蒙當襲南郡權欲令皎與蒙為左右部大督蒙說權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雖事決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寤謝蒙曰以卿為大督命皎為後繼禽關羽定荊州皎有力焉建安二十四年卒權追錄其功封子肅為丹陽侯肅卒無子弟

睎嗣領兵有罪自殺國除弟咨彌儀皆將軍封侯咨羽林督儀無難督咨為滕脩所殺儀為孫峻所害

孫奐字季明兄皎既卒代統其衆以揚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在事一年遵皎舊迹禮劉靖李允吳碩張梁及江夏閻舉等並納其善奐訥於造次而敏於當官軍民稱之黃武五年權攻石陽奐以地主使所部將軍鮮于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自帥吳碩張梁五千人為軍前鋒降高城得三將大軍引還權詔使在前住駕過其軍見奐軍陣整齊權歎曰初吾憂其遲鈍今治軍諸將少能及者吾無憂矣拜揚威將軍封沙羨侯吳碩張梁皆裨將軍賜爵關內侯江表傳曰初權在武昌欲還都建業而慮水道泝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懷疑及至夏口於塢中大會百官議之詔曰諸將吏勿拘位任其有計者為國言之諸將或陳宜立柵夏口或言宜重設鐵鎖者權皆以為非計時梁為小將未有知名乃越席而進曰臣聞香餌引泉魚重幣購勇士今宜明樹賞罰之信遣將入沔與敵爭利形勢既成彼不敢干也使武昌有精兵萬人付智畧者任將常使嚴整一旦有警應聲相赴作甘水城輕艦數千諸所宜用皆使備具如此開門延敵敵自不來矣權以梁計為最得即超增梁位後稍以功進至沔中督奐亦愛樂儒生復命部曲子弟就業後仕進朝廷者數十人年四十嘉禾三年卒子承嗣以昭武中郎將代統兵領郡赤烏六年卒無子封承庶弟壹奉奐後襲業為將孫峻之誅諸葛恪也壹與全熙施績攻恪弟公安督融融自殺壹從鎮南遷鎮軍假節督夏口及孫綝誅滕胤呂據據胤皆壹之妹夫也壹弟封又知胤據謀自殺綝遣朱異潛襲壹異至武昌壹知其攻已率部曲千餘口過將胤妻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封吳侯以故主芳貴人邢氏妻之邢美色妬忌下不堪命遂共殺壹及邢氏壹入魏黃初三年死

孫賁字伯陽父羌字聖壹堅同產兄也賁早失二親弟輔嬰孩賁自贍育友愛甚篤為郡督郵守長堅於長沙舉義兵賁去吏從征伐堅薨袁術攝帥餘衆扶送靈柩後術從壽春賁又依之術從兄紹用會稽周昂為九江太守紹與術不協術遣賁攻破昂於陰陵術表賁領豫州刺史轉丹陽都尉行征虜將軍討平山越為揚州刺

史劉繇所迫逐因將士衆還住歷陽頃之術復使賁與吳景共擊樊能張英等未能拔及策東渡助賁景破英能等遂進擊劉繇繇走豫章策還賁景還壽春報術值術僭號署置百官除賁九江太守賁不就棄妻孥還江南江表傳曰表術以吳景守廣陵策族兄香亦為術所用作汝南太守而令賁為將軍領兵在壽春策與景等書曰今征江東未知二三君意云何耳景即棄守歸賁因而獲免香以道遠獨不得還吳書曰香字文陽父儒字仲孺堅再從弟也仕郡主簿功曹香從堅征伐有功拜郎中後為表術驅馳加征南將軍死於壽春時策已平吳會二郡賁與策征廬江太守劉勳江夏太守黃祖軍旋聞繇病死過定豫章上賁領太守江表傳曰時丹陽僮芝自署廬陵太守策留賁弟輔領兵住南昌策謂賁曰兄今據豫章是扼僮芝咽喉而守其門戶矣但當伺其形便因令國儀杖兵而進使公瑾為作勢援一舉可定也後賁聞芝病即如策計周瑜到巴丘輔遂得進據廬陵後封都亭侯建安十三年使者劉隱奉詔拜賁為征虜將軍領郡如故在官十一年卒子鄰嗣鄰年九歲代領豫章進封都鄉侯吳書曰鄰字公達雅性精敏幼有令譽在郡垂二十年討平叛賊政績修理召還武昌為繞帳督時太常潘濬掌荊州事重安長陳留舒燮有罪下獄濬嘗失燮欲

寘之於法論者多有為言濬猶不釋鄰謂濬曰舒伯膺兄弟爭死海內義之以為美譚仲膺又有奉國舊意今君殺其子弟若天下一統青蓋北巡中州士人必問仲膺繼嗣答者云潘承明殺燮於事何如濬意即解燮用得濟博物志曰仲膺名邵初伯膺親友為人所殺仲膺為報怨事覺兄弟爭死皆得免袁術時卻為阜陵長亦見江表傳鄰遷夏口沔中督威遠將軍所居任職赤烏十二年卒子苗嗣苗弟旅及叔父安熙績皆歷列位吳歷曰鄰又有子曰述為武昌督平荊州事震無難督諸城門校尉敬樂鄉督震後禦晉軍與張悌俱死貢曾孫惠字德孫惠別傳曰惠好學有才智晉永寧元年赴齊王冏義以功封晉興侯辟大司馬賊曹屬冏驕矜僭侈天下失望惠獻言於冏諷以五難四不可勸令委讓萬機歸藩青岱辭甚深切冏不能納頃之果敗成都王穎召為大將軍參軍是時穎將有事於長沙以陸機為前鋒都督惠與機鄉里親厚憂其致禍謂之曰子盍讓都督於王粹乎機曰將謂吾避賊首鼠更速其害機尋被戮二弟雲眕亦見殺惠甚傷恨之永興元年乘輿幸鄴司空東海王越治兵下邳惠以書干越說其姓名自稱南岳逸民秦秘之勉以勤王匡世之畧辭義甚美越省其書牓題道衢推求其人惠乃出見越即以為記室參軍專掌文疏豫參謀議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辭旨累遷顯職後為廣武將軍安豐內史年四十七卒惠文翰凡數十首

孫輔字國儀賁弟也以揚武校尉佐孫策平三郡策討

丹陽七縣使輔西屯歷陽以拒袁術并招誘餘民鳩合遺散又從策討陵陽生得祖郎等江表傳曰策既平定江東逐袁胄袁術深怨策乃陰遣間使齎印綬與丹陽宗帥陵陽祖郎等使激動山越大合衆圖共攻策策自率將士討郎生獲之策謂郎曰爾昔襲擊孤斫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與天下通耳非但汝汝莫恐怖郎叩頭謝罪即破械賜衣服署門下賊曹及軍還郎與太史慈俱在前導軍人以為榮策西襲廬江太守劉勳輔隨從身先士卒有功策立輔為廬陵太守撫定屬城分置長吏遷平南將軍假節領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聞事覺權幽繫之典畧曰輔恐權不能保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人以告權乃還偽若不知與張昭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邪何為呼他人輔云無是權因投書與昭昭示輔輔慙無辭乃悉斬輔親近分其部曲徙輔置東數歲卒子興昭偉昕皆歷列位

孫翊字叔弼權弟也驍悍果烈有兄策風太守朱治舉孝廉司空辟典畧曰翊名儼性似策策臨卒張昭等謂策當以兵屬儼而策呼權佩以印綬建安八年以偏將軍領丹陽太守時年二十後卒為左右邊鴻所殺鴻亦即誅吳歷載翊妻徐節行宜與嫗覽等事相次故列於後孫韶傳中子松為射聲校尉都鄉侯吳錄曰松善與人交輕財好施鎮巴丘數咨陸遜以得失嘗有小過遜面責松松意色不平遜觀其少釋謂曰君過聽不以某鄙數見訪及是以承來意進盡言便變色何也松笑曰屬亦自忿行事有此豈有望邪黃龍三年卒蜀丞相諸葛亮與兄瑾書曰既受東朝厚遇依依於子弟又子喬良器為之惻愴見其所與亮器物感用流涕其悼松如此由亮養子喬咨述故云

孫匡字季佐翊弟也舉孝廉茂才未試用卒時年二十餘江表傳曰魯休出洞口呂範率軍禦之時匡為定武中郎將遣範令放火燒損茅芒以乏軍用範即啟送匡還吳權別其族為丁氏禁固終身臣松之案本傳曰匡未試用卒時年二十餘而江表傳云呂範在洞口匡為定武中郎將既為定武非為未試用且孫堅以初平二年卒洞口之役在黃初三年堅卒至此合三十一年匡時若尚在本傳不得云卒時年二十餘也此蓋權別生弟朗江表傳誤以為匡也朝之名位見三朝錄及虞喜志林也子泰曹氏之甥也為長水校尉嘉禾三年從權圍新城中流矢死泰子秀為前將軍夏口督秀公室至親握兵在外皓意不能平建衡二年皓遣何定將五千人至夏口獵先是民間僉言秀當見圖而定遠獵秀遂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奔晉晉以秀為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封會稽公江表傳曰皓大怒追改秀姓曰厲干寶晉紀曰秀在晉朝初聞皓降羣臣畢賀

秀稱疾不與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為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朝廷美之晉諸公贊曰吳平降為伏波將軍開府如故永寧中卒追贈驃騎開府子儉字仲節給事中

孫韶字公禮伯父河字伯海本姓俞氏亦吳人也孫策愛之賜姓為孫列之屬籍吳書曰河堅族子也出後姑俞氏後復姓為孫河質性忠直訥言敏行有氣幹能服勤少從堅征討常為前驅後領左右兵典知內事待以腹心之任又從策平定吳會拜威寇中郎將領廬江太守後為將軍屯京城初孫權殺吳郡太守盛憲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稍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高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融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曰歲月不居時節如流涕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會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孑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復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譚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是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稚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平破柄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民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鄒使郭隗倒縣而王不解臨溺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也因表不悉曲是徵為騎都尉制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憲子奉

故孝廉嫣覽戴員亡匿山中孫翊為丹陽皆禮致之覽員以不能全權令使奸變得施二人議曰伯海與將軍疎遠而責我乃爾討虜若來吾屬無遺矣遂殺河使人北迎揚州刺史劉馥令往歷陽以丹陽應之會翊帳下徐元孫高傅嬰等殺覽員吳歷曰嫣覽戴員親近邊鴻等數為翊所困常欲叛逆因吳主出征遂其奸計時諸縣令長並會見翊翊以妻徐氏頗曉卜翊入語徐吾明日欲為長吏作主人卿試卜之徐言卦不能佳可須異日翊以長吏來久宜速遣乃大請賓客翊出入常持刀乘時有酒色空手送客鴻從後斫翊郡中擾亂無救翊者遂為鴻所殺迸走入山徐氏購募追捕中宿乃得覽員歸罪殺鴻諸將皆知覽員所為而力不能討覽入居軍府中悉取翊嬪妾及左右侍御欲復取徐恐逆之見害乃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時月垂竟覽聽須祭畢徐潛使所親信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傅嬰等說覽已虜器婢妾今又欲見偪所以外許之者欲安其意以免禍耳欲立微計願二君哀救高嬰涕泣答言受府君恩遇所以不即死難者以死無益欲思惟事計事未立未敢啓夫人耳今日之事實夙夜所懷也乃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以徐意語之共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更於他室安施牀幃帳言笑歡悅示無威容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覘無復疑意徐呼高嬰與諸婢羅住戶內使人報覽說已除凶即吉惟府君勑

命覽盛意入徐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便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得殺覽餘人即就外殺員夫人乃還線經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以為神異吳主續至悉殊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為牙門其餘皆加賜金帛殊其門戶

韶年十七收河餘衆繕治京城起樓櫓修器備以禦敵權聞亂從椒丘還過定丹陽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營試攻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讙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喻乃止明日見韶甚器之即拜承烈校尉統河部曲食曲阿丹徒二縣自置長吏一如河舊後為廣陵太守偏將軍權為吳王遷揚威將軍封建德侯權稱尊號為鎮北將軍韶為邊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力常以警疆場遠斥堠為務先知動靜而為之備故鮮有負敗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濱江屯候皆撤兵遠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自權西征還都武昌韶不進見者十餘年權還建業乃得朝覲權問青徐諸屯要害遠近人馬衆寡魏將帥姓名盡具識之所問咸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權歡悅曰吾久不見公禮不圖進益乃爾加領幽州牧假節赤烏四年卒子越嗣至

右將軍越兄楷武衛大將軍臨成侯代越為京下督楷弟異至領軍將軍弈宗正卿恢武陵太守天璽元年徵楷為宮下鎮驃騎將軍初永安賊施但等刼晧弟謙襲建業或白楷二端不即赴討者晧數遣詰楷楷常惶怖而卒被召遂將妻子親兵數百人歸晉晉以為車騎將軍封丹陽侯晉諸公贊曰吳平降為渡遼將軍永安元年卒吳錄曰楷處事嚴整不如孫秀而人間知名過也

孫桓字叔武河之子也吳書曰河有四子長助曲阿長次誼海鹽長並早卒次桓儀容端正器懷聰朗博學彊記能論議應對權常稱為宗室顏淵擢為武衛都尉從討關羽於華容誘羽餘黨得五千人牛馬器械甚衆年二十五拜安東中郎將與陸遜共拒劉備備軍衆甚盛彌山盈谷桓投刀奮命與遜勠力備遂敗走桓斬上兕道截其徑要備踰山越險僅乃得免忿恚歎曰吾昔初至京城桓尚小兒而今迫孤乃至此也桓以功拜建武將軍封丹徒侯下督牛渚作橫江塢會卒

吳書曰桓弟俊字叔英性度恢弘才經文武為定武中郎將屯戍薄落赤烏十三年卒長子建襲爵平虜將軍少子慎鎮南將軍慎子丞字顯世文士傳曰丞好學有文章作螢火賦行於世為黃門侍郎與顧榮俱為侍臣

歸命世內侍多得罪尤惟榮丞獨獲全常使二人記事丞答顧問乃下詔曰自今已後用侍郎皆當如今宗室丞顧榮疇也吳平赴洛為范陽涿令甚有稱績永安中陸機為成都王大都督請丞為司馬與機俱被害

評曰夫親親恩義古今之常宗子維城詩人所稱況此諸孫或贊興初基或鎮據邊陲克堪厥任不忝其榮者乎故詳著云

吳志卷六考證

孫靜令促具覺缶數百口澄水至昏暮四維煞火誑朗○四維煞火宋本作羅以煞火

壹入魏黃初三年死○臣明楷按孫亮傳云太平二年夏口督孫壹奔魏魏志高貴鄉公紀云甘露二年魏以壹為侍中車騎將軍假節交州牧吳侯四年十一月癸卯車騎將軍孫壹為婢所殺此云黃初三年死疑誤黃初二字或衍蓋壹以甘露二年奔魏甘露四年死適當三年則云壹入魏三年死于文義亦合也

孫賁賁不就棄妻孥還江南注景即棄守歸賁因而獲免○監本訛作因而後免今改正

鄰年九歲代領豫章進封都鄉侯○九歲無領郡理疑濬嘗失樊欲寘之於法論者多有為言○監本訛作多脫十字

孫翊子松為射聲校尉都鄉侯注君過聽不以某鄙數為有言今改正

見訪及○監本訛作不以其鄙令改正

孫匡秀公室至親握兵在外○握兵毛本作提兵宋本作捉兵

下同

孫桓作横江塢會卒注慎子丞字顯世○丞晉書作拯

又注皆當如今宗室○太平御覽作皆當令如宗室

謹案卷四第九頁前四行古人報主以死刊本主訛生據毛本改

第十頁前一行慈引弓射之刊本引訛以據毛本改

考證二頁前四行蓋謂捧其頤刊本頤訛頭據上文改

卷五第二頁後八行注吳書曰刊本書訛主據監本改

卷六第十一頁後四行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刊本馳訛持據毛本改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錄監生臣宋　鏵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史部 吳志 卷七 八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吳志卷七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張昭子承 休 顧雍子邵 邵子譚
弟子奮 承

諸葛瑾少子融 步騭少子闡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少好學善隸書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覽衆書與琅邪趙昱東海王朗俱發名友善弱冠察孝廉不就與朗共論舊君諱事州里才士陳琳等皆稱善之時汝南主簿劭議宜為舊君諱論者皆互有異同事在風俗通昭著論曰客有見大國之議士君子之論云起元建武已來舊君名諱五十六人以為後生不得協也取乖義高辭麗甚可嘉羨愚意褊淺竊有疑焉蓋乾坤剖分萬物定形肇有父子君臣之經故聖人順天之性制禮尚敬在三之義君實食之在喪之哀君親臨之厚莫重焉大馬誠臣子所尊仰萬夫所恃馬得而同之哉然親親有衰尊尊有殺故禮服上不盡高祖下不盡玄孫又傳記四世而緦麻服之窮也五世祖免降殺同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又曲禮有不諱事之義則不諱不諱者蓋名之謂屬絕之義不拘於協況乃古君五十六哉邾子會盟季友來歸不稱其名成書字者是時魯人嘉之也何解臣子為君父諱乎周穆王諱滿至定王

時有王孫滿者其為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及莊王之子名胡其比衆多夫類事建議經有明據傳有徵案然後進攻退守萬無奔北垂示百世永無咎失今應劭雖上尊舊君之名而下無所斷齊猶歸之疑云曲禮之篇疑事無質觀省上下闕義自詿文辭可為倡而不法將来何觀言聲一放猶拾瀋也過辭在前悔其何追

刺史陶謙舉茂才不應謙以為輕已遂見拘執昱傾身營救方以得免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皆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吳書曰策得昭甚悅謂曰吾方有事四方以士人賢者上吾於子不得輕矣乃上為校尉待以師友之禮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進退不安策聞之歡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羣僚立而輔之吳歷曰策謂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復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上表漢室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權悲感未視事昭謂權曰夫為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勳業也方今天下鼎沸羣盜滿山孝廉何得寢伏哀戚匪夫

之情哉乃身自扶權上馬陳兵而出然後衆心知有所歸昭復為權長史授任如前吳書曰是時天下分裂擅命者衆孫策泝事日淺恩澤未洽一旦傾隕士民狼狽頗有同異及昭輔權綏撫百姓諸侯賓旅寄寓之士得用自安權每出征留昭鎮守領幕府事後黃巾賊起昭討平之權征合肥命昭別討匡琦又督領諸將攻破豫章賊率周鳳等於南城自此希復將帥常在左右為謀謨臣權以昭舊臣待遇尤重後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昭為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慚君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為方目間不置蓋一人為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羣之獸輒復犯車而權每手擊以為樂昭雖諫爭常笑而不答魏黃初二年遣使者邢貞拜權為吳王貞入門不下車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故法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遽下車拜昭為綏遠將軍封由拳侯吳錄曰昭與孫紹滕胤鄭禮等探周漢撰定朝儀權於武昌臨釣臺飲酒大醉

權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飲惟醉墮臺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車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為共作樂耳公何為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權默然有慙色遂罷酒初權當置丞相衆議歸昭權曰方今多事職統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後孫邵卒百寮復舉昭權曰孤豈為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怒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乃用顧雍權既稱尊號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江表傳曰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昭忠謇亮直有大臣節權敬重之然所以不相昭者蓋以昔駁周瑜魯肅等議為非也臣松之以為張昭勸迎曹公所存豈不遠乎夫其揚休正色委質孫氏誠以厄運初遘塗炭方始自策及權才略足輔是以盡誠匡弼以成其業上藩漢室下保民物昺峙之計本非其志也曹公仗順而起功以義立冀以清一諸華拓平荊郢大定之機在於此會若使昭議獲從則六合為一豈有兵連禍結遂為戰國之弊哉雖無功於孫氏有大當於天下矣昔竇融歸漢與國升降張魯降魏賞延于世況權舉全吳望風順服寵靈之厚其可測量哉然則昭為人謀豈不忠且正乎更拜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注權嘗問衛尉嚴畯寧念小時所閤書不畯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畯鄙生臣請為陛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忠為知所誦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會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羣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自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慙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為燕王昭諫曰淵背魏懼討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不亦取笑於天下乎權與相反覆昭意彌切權不能堪案刀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於衆

中折孤孤嘗恐失計昭熟視權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因涕泣橫流權擲刀致地與昭對泣然卒遣彌晏往昭忿言之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戶權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習鑿齒曰張昭於是乎不臣矣夫臣人者三諫不從則奉身而退身苟不絕何忿懟之有且秦穆遣諫卒霸西戎晉文暫怒終成大業遺誓以悔過見錄狐偃無怨絕之辭君臣道泰上下俱榮今權悔往之非而求昭後益迴慮降心不遠而復是其善也昭為人臣不度權得道匡其後失夙夜匪懈以延來譽乃追忿不用歸罪於君閉戶拒命坐待焚滅豈不悖哉昭

會稽長子承已自封侯少子休襲爵昭弟子奮年二十造作攻城大攻車為步隲所薦昭不願曰汝年尚少何為自委於軍旅乎奮對曰昔童汪死難子奇治阿奮實不才耳於年不為少也遂領兵為將軍連有功效至平州都督封樂鄉亭侯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與諸葛瑾步隲嚴畯相友善權為驃騎將軍辟西曹掾出為長沙西部都尉討平山寇得精兵萬五千人後為濡須都督奮威將軍封都鄉侯領部曲五千人承為人壯毅忠讜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款南陽謝景於孤微童幼後並為國士款至衛尉景豫章太守吳錄曰款字文德歷位內外以清真顯於當世後以衛尉領中書令封留侯二子修機條孫皓時位至尚書令太子少傅機為臨川太守謝景事在孫登傳又諸葛恪年少時眾人奇其英才承言終敗諸葛氏者恪之年八十一嘉禾五年卒遺令幅巾素棺斂以時服權素服臨弔謚曰文侯典略曰余冀聞劉荊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稱正平正平出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乎如正平言以為子布之才高乎雖然猶自蘊藉典雅不可謂之無筆迹也加聞吳中稱謂之仲父如此其人信一時之良幹恨其不於嵩岳等資而乃播殖於

會稽長子承已自封侯少子休襲爵昭弟子奮年二十造作攻城大攻車為步隲所薦昭不願曰汝年尚少何為自委於軍旅乎奮對曰昔童汪死難子奇治阿奮實不才耳於年不為少也遂領兵為將軍連有功效至平州都督封樂鄉亭侯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與諸葛瑾步隲嚴畯相友善權為驃騎將軍辟西曹掾出為長沙西部都尉討平山寇得精兵萬五千人後為濡須都督奮威將軍封都鄉侯領部曲五千人承為人壯毅忠讜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款南陽謝景於孤微童幼後並為國士款至衛尉景豫章太守吳錄曰款字文德歷位內外以清真顯於當世後以衛尉領中書令封留侯二子修機條孫皓時位至尚書令太子少傅機為臨川太守謝景事在孫登傳又諸葛恪年少時眾人奇其英才承言終敗諸葛氏者恪之年八十一嘉禾五年卒遺令幅巾素棺斂以時服權素服臨弔謚曰文侯典略曰余冀聞劉荊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稱正平正平出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乎如正平言以為子布之才高乎雖然猶自蘊藉典雅不可謂之無筆迹也加聞吳中稱謂之仲父如此其人信一時之良幹恨其不於嵩岳等資而乃播殖於

會稽長子承已自封侯少子休襲爵昭弟子奮年二十造作攻城大攻車為步隲所薦昭不願曰汝年尚少何為自委於軍旅乎奮對曰昔童汪死難子奇治阿奮實不才耳於年不為少也遂領兵為將軍連有功效至平州都督封樂鄉亭侯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與諸葛瑾步隲嚴畯相友善權為驃騎將軍辟西曹掾出為長沙西部都尉討平山寇得精兵萬五千人後為濡須都督奮威將軍封都鄉侯領部曲五千人承為人壯毅忠讜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款南陽謝景於孤微童幼後並為國士款至衛尉景豫章太守吳錄曰款字文德歷位內外以清真顯於當世後以衛尉領中書令封留侯二子修機條孫皓時位至尚書令太子少傅機為臨川太守謝景事在孫登傳又諸葛恪年少時眾人奇其英才承言終敗諸葛氏者恪之年八十一嘉禾五年卒遺令幅巾素棺斂以時服權素服臨弔謚曰文侯典略曰余冀聞劉荊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稱正平正平出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乎如正平言以為子布之才高乎雖然猶自蘊藉典雅不可謂之無筆迹也加聞吳中稱謂之仲父如此其人信一時之良幹恨其不於嵩岳等資而乃播殖於

會稽長子承已自封侯少子休襲爵昭弟子奮年二十造作攻城大攻車為步隲所薦昭不願曰汝年尚少何為自委於軍旅乎奮對曰昔童汪死難子奇治阿奮實不才耳於年不為少也遂領兵為將軍連有功效至平州都督封樂鄉亭侯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與諸葛瑾步隲嚴畯相友善權為驃騎將軍辟西曹掾出為長沙西部都尉討平山寇得精兵萬五千人後為濡須都督奮威將軍封都鄉侯領部曲五千人承為人壯毅忠讜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款南陽謝景於孤微童幼後並為國士款至衛尉景豫章太守吳錄曰款字文德歷位內外以清真顯於當世後以衛尉領中書令封留侯二子修機條孫皓時位至尚書令太子少傅機為臨川太守謝景事在孫登傳又諸葛恪年少時眾人奇其英才承言終敗諸葛氏者恪之年八十一嘉禾五年卒遺令幅巾素棺斂以時服權素服臨弔謚曰文侯典略曰余冀聞劉荊州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稱正平正平出之言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乎如正平言以為子布之才高乎雖然猶自蘊藉典雅不可謂之無筆迹也加聞吳中稱謂之仲父如此其人信一時之良幹恨其不於嵩岳等資而乃播殖於

之權數令和修敬於承執子壻之禮震諸葛恪誅時亦死休字叔嗣弱冠與諸葛恪等俱為太子登僚友以漢書授登吳書曰休進授指摘文義分別事物並有章條每升堂宴飲酒酣樂作登輒降意與同歡樂休為人解達登甚愛之常在左右從中庶子轉為右弼都尉權嘗游獵迨暮乃歸休上疏諫戒權大善之以示於昭及登卒後為侍中拜羽林都督平三典軍事遷揚武將軍為魯王霸友黨所譖與顧譚承俱以苟陂論功事休承與典軍陳恂通情詐增其伐並徙交州中書令孫弘佞偽險詖休素所忿吳錄云弘會稽人也弘因是譖訴下詔書賜休死時年四十一

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也吳錄曰雍曾祖父奉字季鴻潁川太守蔡伯喈從朔方還嘗避怨於吳雍從學琴書江表傳曰雍從伯喈學專一清靜敏而易教伯喈貴異之謂曰卿必成致令以吾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由此也吳錄曰雍字元歎言為蔡雍之所歎因以為字焉州郡表薦弱冠為合肥長後轉在婁曲阿上虞皆有治迹孫權領會稽太守不之郡以雍為丞行太守事討除寇賊郡界寧靜吏民歸服數年入為左司馬權為吳王累遷大理奉常領尚書令封陽遂鄉侯拜侯還寺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黃武四年迎母於吳既至權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公卿大臣畢會後太子又往慶馬雍為人不飲酒寡言語舉動時當權嘗數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權亦曰顧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是歲改為太常進封醴陵侯代孫邵為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權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權嘗咨問得失張昭因陳聽采聞顧以法令太稠刑罰微重宜有所蠲損權默然顧雍曰君以為何如雍對曰臣之所聞亦如昭所陳於是權乃議獄輕刑江表傳曰權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即與相反覆究而論之為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即退告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見敬信如此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臣

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國也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也權從之軍國得失行事可不自非面見口未嘗言之　久之呂壹秦博為中書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等因此漸作威福遂造作權酤障管之利舉罪糾姦纖介必聞重以深案醜誣毀短大臣排陷無辜雍等皆見舉白用被譴讓後壹姦罪發露收繫廷尉雍往斷獄壹以因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郎懷叙面詈辱壹雍責叙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江表傳曰權嫁從女女顧氏甥故請雍父子及孫譚譚時為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權極歡譚醉酒三起舞舞不知止雍內恕之明日召譚訶責之曰君王以含垢為德臣下以恭謹為節昔蕭何吳漢並有大功何每見高帝似不能言漢奉光武亦信恪勤汝之於國寧有汗馬之勞可書之事邪但階門戶之資遂見寵任耳何有舞不復知止雖為酒後亦由恃恩敬謙虛不足損吾家者必爾也因背向壁臥譚立過一時乃見遣徐衆評曰雍不以呂壹見毀之故而和顏悅色誠長者矣然開引其意問所欲道此非也壹姦險亂法毀傷忠賢吳國寒心自太子登陸遜已下切諫不能得是以潘濬欲同手劒之以除國患疾惡忠主義形於色而今乃發起令言若壹稱枉邪不申理則非錄獄本旨若承辭而奏之吳主儻以敬丞相所言而復原省伯言承明不當悲慨哉懷叙本無私恨無所為嫌故詈辱之疾惡意耳惡不仁者其為仁也季武子死曾點倚其門而歌子皙創發子產催令自裁以此言之雍不當責懷叙也　雍為相十九年七十六赤烏六年卒初疾徵時權令醫趙泉視之拜其少子濟為騎都尉雍聞悲曰泉善別死生吾必不起故上欲及吾目見濟拜也權素服臨弔謚曰肅侯長子邵早卒次子裕有篤疾少子濟嗣無後絕永安元年詔曰故丞相雍至德忠賢輔國以禮而侯統廢絕朕甚愍之其以雍次子裕襲爵為醴陵侯以明著舊勳　吳錄曰裕一名穆終宜都太守裕子榮晉書曰榮字彥先為東南名士仕吳為黃門郎在晉歷顯位元帝初鎮江東以榮為軍司馬禮遇甚重卒表贈侍中驃騎將軍儀同三司榮兄子禺字孟著少有名望為散騎侍郎早卒吳書曰雍母弟徵字子歎少游學有辱吻孫權統事聞徵有才辯召署主簿嘗近出行兄行刑問之何罪云盜百錢徵語使住須史馳詣闕陳啟方今畜養士衆以圖北虜視此兵丁壯健兒且所益少愚乞哀原權許而嘉之轉東曹掾或傳曹公欲東權謂徵曰卿孤腹心今傳孟德懷異意莫足使揣之卿為吾行拜輔義都尉到北與曹公相見公具問境內消息徵應對婉順因說江東大豐山藪宿惡皆慕化為善義出作兵公笑曰孤與孫將軍一結婚姻共輔漢室義如一家君何為道此徵曰正以明公與主將義固磐石休戚共之必欲知江表消息是以及耳公厚待遣還權問定云何徵曰敵國隱情卒難探察然徵潛采聽方與袁譚交爭未有他意乃拜徵巴東太守欲大用之會卒子裕字季則少知名位至鎮東將軍雍族人悌字子通以孝悌廉正聞於鄉黨年十五為郡吏除郎中稍遷偏將軍

摧末年嫡庶不分悌數與驃騎將軍朱據於陳禍福言辭切直朝廷憚之待妻有禮常夜入晨出希見其面嘗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扶起冠幘加襲起對趨令妻還其貞潔不瀆如此悌父向歷四縣令年老致仕悌每得父書常灑掃整衣服更設几筵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後再拜若父有疾耗之問至則臨書垂涕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柩象設神座於下每對之哭泣服未闋而卒悌四子彥禮謙秘秘晉交州刺史秘子衆尚書僕射邵字孝則博覽書傳好樂人倫少與舅陸績齊名而陸遜張敦卜靜等皆亞焉吳錄曰敦字叔方靜字玄風並吳郡人敦德量淵懿清虛淡泊又善文辭孫權為車騎將軍辟西曹掾轉主簿出補海昏令甚有惠化年三十一卒卜靜終於郡令自州郡庶幾及四方人士往來相見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風聲流聞遠近稱之權妻以策女年二十七起家為豫章太守下車祀先賢徐孺子之墓優待其後禁其淫祀非禮之祭者小吏姿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舉善以教風化大行初錢唐丁諝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烏程吾粲雲陽殷禮起乎微賤邵皆拔而友之為立聲譽秉遭大喪親為制服結絰邵當之

豫章發在近路值秉疾病時送者百數邵辭賓客曰張仲節有疾苦不能來別恨不見之暫還與訣諸君少時相待其留心下士惟善所在皆此類也諝至典軍中郎秉雲陽太守禮零陵太守禮子基作通語曰禮字德嗣弱不好奕潛識過人少為郡吏年十九守吳縣丞孫權為王召除郎中後與張溫俱使蜀諸葛亮甚稱歎之稍遷至零陵太守卒官文士傳曰禮子基無難督以才學知名著通語數十篇有三子巨字元大有才器初為吳偏將軍統家部曲城夏口吳平後為蒼梧太守少子祐字慶元吳郡太守粲太子少傅世以邵為知人在郡五年卒官子譚承譚字子默弱冠與諸葛恪等為太子四友從中庶子正位東宮天子方隆訓導之義妙簡俊彥講學左右時四方之傑畢集太傅諸葛恪等雄奇蓋衆而譚以清識絕倫獨見推重自太尉范慎謝景羊徽之徒皆以秀稱其名而悉在譚下赤烏中代恪為左節度吳書曰譚初踐官府上疏於徐詳雅性高亮不修意氣或以此望之然權鑒其能見待甚隆數蒙賞賜特見召請每省簿書未嘗下筭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服之加奉車都尉薛綜為選曹尚書固讓譚曰譚心精體密貫道達微才照人物德允衆望誠非愚臣所可越先後遂代

綜祖父雍卒數月拜太常代雅平尚書事是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階級踰遠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為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疎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疎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慎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儀陳人奪之戒帝既悅懌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霸與譚有隙時長公主壻衛將軍全琮子寄為覇賓客寄素傾邪譚所不納先是譚弟承與張休俱北征壽春全琮時為大都督與魏將王淩戰於芍陂軍不利魏兵乘勝陷沒五營將秦兒軍休承奮擊之遂駐魏師時琮羣子緒端亦並為將因敵既住乃進擊之淩軍用退時論功行賞以為駐敵之功大退敵之功小休承並為雜號將軍緒端偏裨而已寄父子益恨共搆會譚吳錄曰全琮父子屢言芍陂之役為興軍陳恂詐增張休顧承之功而休承與恂通情休坐縶獄權為譚故沉吟不決欲令譚謝而釋之及大會以問譚譚不謝而曰陛下謬言其與乎江表傳曰有司奏譚誣罔大不敬罪應大辟權以雅故不致法皆徙之譚坐徙交州幽而發憤著新言二十篇其知難篇蓋以自悼傷也見流二年年四十二卒於交阯

承字子直嘉禾中與舅陸瑁俱以禮徵權賜丞相雍書曰貴孫子直令問休休至與相見過於所聞為君嘉之拜騎都尉領羽林兵後為吳郡西部都尉與諸葛恪等共平山越別得精兵八千人還屯軍章阮拜昭義中郎將入為侍中芍陂之役拜奮威將軍出領京下督數年與兄譚張休等俱徙交州年三十七卒

諸葛瑾字子瑜琅邪陽都人也吳書曰其先葛氏本琅邪諸縣人後徙陽都陽都先有姓葛者時人謂之諸葛因以為氏瑾少游京師治毛詩尚書左氏春秋遭母憂居喪至孝事繼母恭謹甚得人子之道風俗通曰葛嬰為陳涉將軍有功而誅葛嬰子孝文帝追錄封其孫諸縣侯因并氏焉此與吳書所說不同漢末避亂江東值孫策卒孫權姊壻曲阿弘咨見而異之薦於權與魯肅等並見賓待後為權長史轉中

司馬建安二十年權遣瑾使蜀通好劉備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與權談說諫喻未嘗切愕微見風采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捨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以物類相求於是權意往往而釋吳郡太守朱治權舉將也權曾有以望之而素加敬難自詰讓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不敢顯陳乃乞以意私自問遂於權前為書泛論物理因以已心遥往忖度之畢以呈權權喜笑曰孤意解矣顧氏之德使人加親豈謂此邪權又怪校尉殷模罪至不測羣下多為之言權怒益甚與相反覆惟瑾默然權曰子瑜何獨不言瑾避席曰瑾與殷模等遭本州傾覆生類殄盡棄墳墓攜老弱披草萊歸聖化在流隸之中蒙生成之福不能躬相督厲陳答萬一至令模孤負恩惠自陷罪戾臣謝過不暇誠不敢有言權聞之愴然乃曰特為君赦之後從討關羽封宣城侯以綏南將軍代呂蒙領南郡太守住公安劉備東伐吳吳王求和瑾與備牋曰奄聞旗鼓來至白帝或恐議臣以吳王侵取此州危害關羽怨深禍大不宜荅和此用心於小未留意於大者也試為陛下論其輕重及其大小陛下若抑威損忿擬省瑾言者計可立決不復咨之於羣后也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荆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於反掌臣松之云以為劉后以庸蜀為關河荆楚為維翰關羽揚兵沔漢志陵上國雖匡主定霸功未可必要為威聲遠震有其經略孫權潛包禍心助魏除害是為蔪宗子勤王之師紓曹公移都之計拯漢之規於茲而止義旗所指宜其在孫氏矣瑾以大義責備荅之何患無辭且備羽相與有若四體股肱橫虧憤痛已深豈此奢闊之書所能迴駐哉載之於篇寔為辭章之費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之不負孤猶孤之不負子瑜也江表傳曰瑾之在南郡人有密譲瑾者此語頗流聞於外陸遜表保明瑾無此宜以散其意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深相明究其為人非道不行非義不言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當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産且弟隨兄於義為順何以不留孔明孔明若留從卿者孤當以書解玄德意自隨人耳子瑜答孤言弟亮以失身於人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留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孤前得妄語文疏即封示子瑜并手筆與子瑜即得其報論天下君臣大節一定之分孤與子瑜可謂神交非外言所間也知卿意至輒封來表以示子瑜使知卿意　黄武元年遷左將軍督公安假節封

宛陵侯 吳錄曰曹真夏侯尚等圍朱然於江陵又分據中州瑾以大兵為之救援瑾性弘緩推道理任計畫無應卒倚伏之術兵久不解權以此望之及春水生潘璋等作水城於上流瑾進攻浮橋真等退走雖無大勲亦以全師保境為功 虞翻以狂直流徙惟瑾屢為之說翻與所親書曰諸葛敦仁則天活物比蒙清論有以保分惡積罪深見忌殷重雖有祁老之救德無羊舌解釋難冀也瑾為人有容貌思度于時服其弘雅權亦重之大事咨訪又別咨瑾曰近得伯言表以為曹丕已死毒亂之民當望旌旄解而更靜然聞皆選用忠良寬刑罰布恩惠薄賦省役以悅民心其患更深於操時孤以為不然操之所行其惟殺伐小為過差及離間人骨肉以為酷耳至於御將自古少有比之於操萬不及也今敵之不如丕猶丕不如操也其所以務崇小惠必以其父新死自度衰微恐困苦之民一朝崩沮故彊屈曲以求民心欲以自安住耳寧是興隆之漸邪聞任陳長文曹子丹輩或文人諸生或宗室戚臣寧能御雄才虎將以制天下乎夫威柄不專則其事乖錯如昔張耳陳餘非不敦睦

亂亡之道也子瑜卿但側耳聽之伯言常長於計校恐此一事小短也 臣松之以為魏明帝一時明主政自己出孫權此論竟為無徵而史載之者將以主幼國疑威柄不一亂亡之形有如權言宜其存錄以為鑒戒或當以雖失之於明帝而事著於齊王齊王之世可不謂驗乎不敢顯斥抑足表之微辭 權稱尊號拜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及呂壹誅權又有詔切磋瑾等語在權傳瑾輒因事以答辭順理正瑾子恪名盛當世權深器異之然瑾常嫌之謂非保家之子每以憂戚

吳書曰初瑾為大將軍而弟亮為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馬督領將帥族弟誕又顯名於魏一門三方為冠蓋天下榮之瑾才略雖不及弟而德

行尤純妻死不改娶有所愛妾生子不舉其篤慎皆如此命令素棺斂以時服事從省約恪已自封侯故弟融襲爵攝兵業駐公安吳書曰融字叔長生於寵貴少而驕藝數以巾褐奉朝請後拜騎都尉赤烏中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陳表吳郡都尉顧承各率所領人會佃毗陵男女各數萬口表病死權以融代表後代父瑾領攝融部曲吏士親附之疆外無事秋冬則射獵講武春夏則延賓高會休吏假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每會輒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敵選對或有博奕或有擲蒱投壺弓彈部別類分於是甘果繼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融父凡質素雖在軍旅身無采飾而融錦罽文繡獨為奢綺孫權甞徙奮威將軍後恪征淮南假融節令引軍入沔以擊西兵恪既誅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孫壹全熙等取融融卒聞兵士至惶懼猶豫不能決計兵到圍城飲藥而死三子皆伏誅江表傳曰先是公安有靈龜鳴童謠曰白龜龜鳴當死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及恪被誅融果刮金印龜服之而死

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吳書曰晉有大夫楊食采於步後有步叔與七十子師事仲尼秦漢之際有為將軍者以功封淮陰侯騭其後也赤烏四年年六十八卒遺命令素棺斂以時服事從省約恪已自封侯故弟融襲爵攝兵業駐公安吳書曰融字叔長生於寵貴少而驕藝數以巾褐奉朝請後拜騎都尉赤烏中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陳表吳郡都尉顧承各率所領人會佃毗陵男女各數萬口表病死權以融代表後代父瑾領攝融部曲吏士親附之疆外無事秋冬則射獵講武春夏則延賓高會休吏假卒或不遠千里而造焉每會輒歷問賓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敵選對或有博奕或有擲蒱投壺弓彈部別類分於是甘果繼進清酒徐行融周流觀覽終日不倦融父凡質素雖在軍旅身無采飾而融錦罽文繡獨為奢綺孫權甞徙奮威將軍後恪征淮南假融節令引軍入沔以擊西兵恪既誅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孫壹全熙等取融融卒聞兵士至惶懼猶豫不能決計兵到圍城飲藥而死三子皆伏誅江表傳曰先是公安有靈龜鳴童謠曰白龜龜鳴當死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及恪被誅融果刮金印龜服之而死

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吳書曰晉有大夫楊食采於步後有步叔與七十子師事仲尼秦漢之際有為將軍者以功封淮陰侯騭其後也世亂避難江東單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吳書曰騭博研道藝靡不貫覽性寬雅沈深能降志辱身會稽焦征羌郡之豪族吳錄曰征羌名矯嘗為征羌令人客放縱騭與旌求食其地懼為所侵乃共修刺奉瓜以獻征羌征羌方在內臥駐之移時旌欲委去騭止之曰本所以來畏其彊也而今舍去欲以為高祇結怨耳良久征羌開牖見之身隱几坐帳中設席致地坐騭旌於牖外旌愈恥之騭辭色自若征羌作食身享大案殽膳重沓以小盤飯與騭旌惟菜茹而已旌不能食騭極飯致飽乃辭出旌怒騭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恥吳錄曰衛旌字子旗官至尚書孫權為討虜將軍召騭為主記辟車騎將軍東曹掾吳書曰權為徐州牧以騭為治中從事舉茂才建安十五年出領鄱陽太守歲中徙交州刺史立武中郎將領武射吏千人便道南行明年追拜使持節征南中郎將劉

表所置蒼梧太守吳巨陰懷異心外附內違隲降意懷誘請與相見因斬狗之威聲大震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賓自此始也益州大姓雍闓等殺蜀所署太守正昂與燮相聞求欲內附隲因承制遣使宣恩撫納由是加拜平戎將軍封廣信侯延康元年權遣呂岱代隲隲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會劉備東下武陵蠻夷蠭動權遂命隲上益陽備既敗績而零桂諸郡猶相驚擾處處阻兵隲周旋征討皆平之黃武二年遷右將軍左護軍改封臨湘侯五年假節徙屯湓口權稱尊號拜驃騎將軍領冀州牧是歲都督西陵代陸遜撫二境頃以冀州在蜀分解牧職時權太子登駐武昌愛人好善與隲書曰夫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化佐理時務者也受性闇蔽不達道數雖實區區欲盡心於明德歸分於君子至於遠近士人先後之宜猶或緬焉未之能詳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斯其義也豈非所望於君子哉隲於是條于時事在荊州界者諸葛瑾陸遜朱然程普潘濬裴玄夏侯承衛旌李肅吳巨陰懷異心外附內違隲降意懷誘請與相見因斬狗之威聲大震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賓自此始也益州大姓雍闓等殺蜀所署太守正昂與燮相聞求欲內附隲因承制遣使宣恩撫納由是加拜平戎將軍封廣信侯延康元年權遣呂岱代隲隲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會劉備東下武陵蠻夷蠭動權遂命隲上益陽備既敗績而零桂諸郡猶相驚擾處處阻兵隲周旋征討皆平之黃武二年遷右將軍左將軍假節領交州牧封龍編侯隲初到交阯值漢末大亂民庶分離法度弛廢隲乃延致賢士錄用謀計以正威儀以明典法化行海表德流無窮自日南北戶口增長爲漢名郡後漢末年稍用荒散隲威德遠被民歸之者數萬口分爲四郡復古制也隲兄弟並爲列侯各據一郡偏在遐遠專制方面雄長百越賓服夷俗威尊無上奢侈逾度出入鳴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毂觀者傾倒以此爲榮吏民敬仰莫敢違犯隲性寬弘容納羣下接待賓客不問貴賤皆先見笑語以盡其歡心門下賓客及吏民有善論議臧否得中甄奇錄異薦述後進題目品藻曲有條貫衆人以此服之權擢以爲選舉號爲得才求出補吏爲桂陽太守吏民悅服徵爲卿會卒知與不知並痛惜焉周條石幹十一人甄別行狀因上疏奬勸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彈五弦之琴詠南風之詩不下堂廟而天下治也齊桓用管仲被髮載車齊國既治又致匡合近漢高祖擊三傑以興帝業西楚失雄俊以喪成功汲黯在朝淮南寢謀郅都守邊匈奴竄迹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方今王化未被於漢北河洛之濱尚有僭逆之醜誠擘英雄拔俊任賢之時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後中書呂壹典校文書多所糾舉隲上疏曰伏聞諸典校擿抉細微吹毛求瑕重案深誣趨欲陷人以成威福無罪無辜橫受大刑是以使民跼天蹐地誰不戰慄昔之獄官惟賢是任故皐陶作士呂侯贖刑張于廷尉民無冤枉休泰之祚實由此興今之小臣動與古異

獄以賄成輕忽人命歸咎于上為國速怨夫一人吁嗟王道為虧甚可仇疾明德慎罰哲人惟刑書傳所美自今蔽獄都下則宜諮顧雍武昌則陸遜潘濬平心專意務在得情隱黨神明受罪何恨又曰天子父天母地故宮室百官動法列宿若施政令欽順時節官得其人則陰陽和平七曜循度至於今日官寮多闕雖有大臣復不信任如此天地焉得無變故頻年枯旱亢陽之應也又嘉禾六年五月十四日赤烏二年正月一日及二十七日地皆震動地陰類臣之象陰氣盛故動臣下專政之故也夫天地見異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又曰丞相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憂深責重志在竭誠夙夜兢兢寢食不寧念欲安國利民建久長之計可謂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所司責其成效課其負殿此三臣者思慮不到則已豈敢專擅威福欺負所天乎又曰縣賞以顯善設刑以威奸任賢而使能審明於法術則何功而不成何事而不辨何聽而不聞何視而不覩哉若今郡守百里皆各得其人共相經緯如是庶政豈不康哉竊聞諸縣並有備吏吏多民煩俗以之弊但小人因緣銜命不務奉公而作威福無益視聽更為民害愚以為可一切罷省權亦覺悟遂誅呂壹隱前後薦達屈滯救解患難書數十上權雖不能悉納然時采其言多蒙濟賴吳錄云隱表言曰北降人王潛等說北相部伍圖以東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以大向荊州夫備不豫設難以應卒宜為之防權曰此曾衰弱何能有圖必不敢來若不如孤言當以牛千頭為君作主人後有呂範諸葛恪為說隱所言云每請步隱表輒失笑此江與開闢俱生寧有可以沙囊塞理也赤烏九年代陸遜為丞相猶誨育門生手不釋書被服居處有如儒生然門內妻妾服飾奢綺頗以此見譏在西陵二十年鄰敵敬其威信性寬弘得衆喜怒不形於聲色而外內肅然十一年卒子協嗣統隱所領加撫軍將軍協卒子璣嗣侯協弟閩繼業為西陵督加昭武將軍封西亭侯鳳皇元年召為繞帳督閩累世在西陵卒被徵命自以失職又懼有讒禍於是據城降晉遣璣與弟璿詣洛陽為任晉以閩

為都督西陵諸軍事衛將軍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領交州牧封宜都公璣監江陵諸軍事左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廬陵太守改封江陵侯璿給事中宣威將軍封都鄉侯命車騎將軍羊祜荆州刺史楊肇往赴救闡孫皓紹祀賴川周昭著書稱步騭及嚴畯等曰古今賢士大夫所以失名喪身傾家害國者其由非一也然要其大歸摠其常患四者而已急論議一也爭名勢二也重朋黨三也務欲速四也急論議則傷人爭名勢則敗友重朋黨則蔽主務欲速則失德此四者不除未有能全也當世君子能不然者亦比有之豈獨古人乎然論其絶異未若顧豫章諸葛使君步丞相嚴衛尉張奮威之為美也論語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又曰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豫章有之矣望之儼然即之也温聽其言也厲使君體之矣恭而安威而不猛丞相履之矣學不求祿心無苟得衛尉奮威蹈之矣此五君者雖德實有差輕

重不同至於趨舍大檢不犯四者俱一揆也昔丁謂出於孤家吾粲由於牧豎豫章揚其善以並陸全之列是以人無幽滯而風俗厚焉使君丞相衛尉三君昔以布衣俱相友善諸論者因各叙其優劣初先衛尉次丞相而後有使君也其後並事明主經營世務出處之才有不同先後之名須反其初此世常人所決勤薄也至於三君分好卒無虧損豈非古人交哉又魯横江昔杖萬兵屯據陸口當世之美業也能與不能孰不願焉而横江既亡衛尉應其選自以才非將帥深辭固讓終於不就後徙九列遷典八座榮不足以自曜祿不足以自奉至於二君皆位為上將窮富極貴衛尉既無求欲二君又不稱薦各守所志保其名好孔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斯有風矣又奮威之名亦三君之次也當一方之戍受上將之任與使君丞相不異也然歷國事論功勞實有先後故爵位之榮殊焉而奮威將處此決能明其部分心無失道之欲事無充詘之求每升朝堂循

禮而動辭氣謇謇罔不惟忠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文至雖疏賤談稱其賢女配太子受禮若弔慷慨之趣惟篤人物成敗得失皆如所慮可謂守道見幾好古之士也若乃經國家當軍旅於馳騖之際立霸王之功此五者未為過人至其純粹履道求不苟得升降當世保全名行邈然絕俗實有所師故粗論其事以示後之君子周昭者字恭遠與韋曜薛瑩華覈並述吳書後為中書郎坐事下獄覈表救之孫休不聽遂伏法云

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功勲克舉忠謇方直動不為已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處宰相又不登師保從容閭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顧雍依仗素業而將之智局故能究極榮位諸葛瑾步隲並以德度規檢見器當世張承顧邵虛心長者好尚人物周昭之論稱之甚美故詳錄焉譚獻納在公有忠貞之節休承修志咸庶為善愛惡相攻流播南裔哀哉

吳志卷七

吳志卷七考證

張昭孤豈為子布有愛乎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

領通鑑作顧

造作攻城大攻車○下攻字疑衍

顧雍雍從學琴書注故雍與伯喈同名由此也○毛本無由此二字

呂壹泰博為中書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官府毛本作宮府

官有正法何至於此注是以潘濬欲同手劒之以除國患○欲同手劒之宋本作欲因會手劒之

邵字孝則○太平御覽作孝時

或言議而去或結厚而別○世說注作或諷議而去或結友而別

陽羨張秉生於庶民○太平御覽作生於民庶

烏程吾粲○毛本作吳粲何焯曰古書吾邱壽王多作虞卬而虞仲亦作吳仲庾信作吳明徹墓誌用吾彥

事對吳起據此則吾與吳同

從中庶子轉輔正都尉注太傳諸葛恪等雄奇蓋衆○

等宋本作以

還屯軍章阮○章阮宋本作章阮

諸葛瑾琅邪陽都人也注時人謂之諸葛○廣韻注作

時人謂徙居者為諸葛

又注葛嬰為陳涉將軍有功而誅孝文帝追錄其孫

諸縣侯因并氏焉○何焯曰按孝文時侯者十人無

姓葛者高祖封樂毅後于一鄉嬰何功德而其孫乃

食一縣此風俗通傳聞之謬也

易於反掌注紆曹公移都之計○各本紆俱作行今改

正臣龍官按當作紆當日雲長威震華夏孟德恐懼

欲遷都以避之今荊州為權所破羽死而操安遷都

之計可以緩也

比蒙清論有以保分○保分冊府作保全

比之於操萬不及也○比疑作丕

步隲權遂命隲上益陽○遂監本訛作逆今改正

衛旌李肅注權擢以為選舉號為得才○太平御覽以

為下多選曹尚書四字

多蒙濟賴注後有呂範諸葛恪為說隲所言○有疑作

與

叔嗣雖親貴言憂其敗蔡文至雖疎賤談稱其賢○臣

明楷按傳稱張承能甄識人物拔彭城蔡款又言終

敗諸葛氏者元遜也叔嗣承弟休之字傳無憂敗之

文叔嗣二字當作元遜蔡文至即蔡款吳錄云款字

文德此作文至即名求義作文至於款更協文德誤

也

周昭之論稱之甚美故詳錄焉○詳監本誤作辭今改

正

吳志卷八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張紘子玄子尚　嚴畯袁玄　程秉徵崇　闞澤唐固　薛綜子甥　瑩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少游學京都（吳書曰紘入太學事博士韓宗治京氏易以方外多難深懷憂勞數有優令辭謝付屬以輔助之義紘輒拜牋答謝恩惟補察每有異事密計及章表書記與四方交結常令紘與張昭草創撰作紘以破虜有破走董卓扶持漢室之勳討逆平定江外建立大業宜以陽尚書又於外黃從濮陽闓受韓詩及禮記左氏春秋）還本郡舉茂才公府辟皆不就（吳書曰大將軍何進太尉朱雋司空荀爽三府辟為掾皆稱疾不就）避難江東孫策創業遂委質焉表為正議校尉（吳書曰紘與張昭並與參謀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後呂布襲取徐州因為之牧不欲令紘與策從事追舉茂才移書發遣紘心惡布恥為之屈策亦重惜紘欲以自輔答記不遣曰海產明珠所在為寶楚雖有才晉實用之英偉君子所游見珍何必本州哉）從討丹陽策身臨行陣紘諫曰夫主將乃籌謨之所自出三軍之所繫命也不宜輕脫自敵小寇願麾下重天授之姿副四海之望無令國內上下危懼建安四年策遣紘奉章至許宮留為侍御史少府孔融等皆與親善惟呼張昭曰張公紘曰東部所以重二人也）後權以紘為長史從征合肥（吳書曰權初承統春秋方富太夫人以方外多難深懷憂勞數有優令辭謝付屬以輔助之）

有紀頌以昭公義既成呈權權省讀悲感曰君真識孤家門閥閱也乃遣紘之部或以紘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於此權不以介意初琅邪趙昱為廣陵太守察紘孝廉昱後為笮融所殺紘甚傷憤而力不能討昱門戶絕滅及紘在東部遣主簿至琅邪相臧宣宣以趙宗中五歲男奉昱祀權聞而嘉之及討江夏以東部少事命紘居守遙領所職孔融遺紘書曰聞大軍西征足下留鎮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固折衝亦大勳也無乃太一當單于以盡餘憤乎南北並定世將無事孫叔投戈絳灌俎豆亦在今日但用離析無緣會面為愁歎耳道直途清相見豈復難哉權以紘有鎮守之勞欲論功加賞紘厚自挹損不敢蒙寵權不奪其志每從容侍燕微言密指常有以規諷江表傳曰初權於羣臣多呼其字

曰合肥城久不拔紘進計曰古之圍城開其一面以疑衆心今圍之甚密攻之又急誠懼并命幾力死戰之冦固難卒拔及救未至可小寬之以觀其變議者不同會救騎至數至圍下馳騁挑戰權率輕騎將往突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今麾下恃盛壯之氣忽彊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貴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納紘言而止既還明年將復出軍紘又諫曰自古帝王受命之君雖有皇靈佐於上文德播於下亦賴武功以昭其勳然而貴於時動乃後為威耳今麾下值四百之厄有扶危之功宜且隱息師徒廣開播殖任賢使能務崇寬惠順天命以行誅可不勞而定也於是遂止不行紘建計宜出都秣陵權從之江表傳曰紘謂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地勢岡阜連石頭訪問故老云昔秦始皇東巡會稽經此縣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今處所具存地有其氣天之所命宜為都邑權善其議未能從也後劉備之東宿於秣陵周觀地形亦勸權都之權曰智者意同遂都焉獻帝春秋云劉備至京謂孫權曰吳去此數百里即有警急赴救為難將軍無意屯京乎權曰秣陵有小江百餘里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軍當移據之備曰蕪湖近濡須亦佳也權曰吾欲圖徐州宜近下也臣松之以為秣陵之與蕪湖道理所校無幾於北

便利便亦有何異而云欲闊徐州貪秣陵近下非其理也諸書皆云劉備勸都秣陵而此獨云權自欲都之又為虛錯令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靖留戒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非無忠臣賢佐閤於治體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甘易同之歡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釁巧辯緣間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長幼失敘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悟之求賢如饑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宜加三思令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時年六十卒權省書流涕紘著詩賦銘誄十餘篇吳書曰紘見栴檀枕愛其文為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後紘見陳琳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

文章易為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非其實也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紘既好文學又善指蓁書與孔融書自書融遺紘書曰前勞手筆多篡書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也

子玄官至南郡太守尚書江表傳曰玄清介有高行而才不及紘

尚江表傳曰稱尚有俊才孫皓時為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擢為侍中中書令皓使尚鼓琴尚對曰素不能勅使學之後宴言次說琴之精妙尚因道晉平公使師曠作清角曠言吾君德薄不足以聽之皓意謂尚以斯喻已不悅後積他事下獄皆追以此為詰環氏吳紀曰皓嘗問詩云汎彼柏舟惟柏中舟乎尚對曰詩言擸揖松舟亦中舟也又問烏之大者惟鶴小者惟雀乎尚對曰大者有秃鶖小者有鷦鷯皓性忌勝已而尚談論每出其表積以致恨後問孤飲酒以方誰尚對曰陛下有百觚之量皓云尚知孔丘之不王而以孤方之因此發怒收尚尚書岑昏率公卿已下百餘人詣宮叩頭請罪尚得減死送建安作

船久之又就加誅初紘同郡秦松字文表陳端字子正並與紘見待於孫策參與謀謨各早卒

嚴畯字曼才彭城人也少耽學善詩書三禮又好說文避亂江東與諸葛瑾步騭齊名友善性質直純厚其於人物忠告善道志存補益張昭進之於孫權權以為騎都尉從事中郎及橫江將軍魯肅卒權以畯代肅督兵萬人鎮據陸口衆人咸為畯喜畯前後固辭樸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各悔必至發言慷慨至于流涕志林曰權又試畯騎上馬墮鞍權乃聽焉世嘉其能以實讓權為吳王及稱尊號畯嘗為衛尉使至蜀蜀相諸葛亮深善之不蓄祿賜皆散之親戚知故家常不充廣陵劉穎與畯有舊穎精學家巷權聞徵之以疾不就其弟略為零陵太守卒官穎往赴喪權知其詐病急驛收錄畯亦馳語穎使還謝權權怒廢畯而穎得免罪久之以畯為尚書令後卒吳書曰畯時年七十八二子凱爽凱官至升平少府

裴玄張承論管仲季路皆傳於世玄字彥黃下邳人也亦有學行官至太中大夫問子欽齊桓晉文serve患四人優劣欽答所見與玄相反各有文理欽與太子登游處登稱其翰采

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逮事鄭玄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士燮命為長史權聞其名

儒以禮徵秉既到拜太子太傅黃武四年權為太子登娉周瑜女秉守太常迎妃於吳權親幸秉船深見優禮既還秉從容進說登曰婚姻人倫之始王教之基是以聖王重之所以率先衆庶風化天下故詩美關雎以為稱首願太子尊禮教於閨房存周南之所詠則道化隆於上頌聲作於下矣登笑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誠所賴於傅君也病卒官著周易摘尚書駁論語弼凡三萬餘言秉為傳時率更令河南徵崇亦篤學立行云吳錄曰崇字子和治易春秋左氏傳兼善內術本姓李遭亂更姓遂隱於會稽躬耕以求其志好尚者從學所教不過數人輒止欲令其業必有成也所交結如丞相步騭等咸親焉嚴峻薦崇行足以厲俗學足以為師初見太子登以疾腸不拜東宮官僚皆從諮詢太子數訪以異聞年七十而卒

闞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追思論講究覽羣籍兼通歷數由是顯名察孝廉除錢唐長遷郴令孫權為驃騎將軍辟補西曹掾及稱尊號以澤為尚書嘉禾中為中書令加侍中赤烏五年拜太子太傅領中書如故澤以經傳文多難得盡用乃斟酌諸家刊約禮文及諸注說以授二宮為制行出入及見賓儀又著乾象歷注以正時日每朝廷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性謙恭篤慎官府小吏呼召對問皆為抗禮人有非短口未嘗及容貌似不足者然所聞少窮權嘗問書傳篇賦何者為美澤欲諷喻以明治亂因對賈誼過秦論最善權覽讀焉初以呂壹姦罪發聞有司窮治奏以大辟或以為宜加焚裂用彰元惡權以訪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宜復有此刑權從之又諸官司有所患疾欲增重科防以檢御臣下澤每曰宜依禮律其和而有正毋此類也吳錄曰闞子儒術德行亦令之仲舒也初魏文帝即位權嘗從容問羣臣曰曹丕以盛年即位恐孤不能及之諸卿以為何如羣臣未對澤曰不及十年丕其沒矣大王勿憂也權曰何以知之澤曰以宇言之不十為丕此其數也文帝果七年而崩臣松之計孫權年大文帝五歲其為長幼也微耳權六年冬卒權痛惜

為吳王拜固議郎自陸遜張溫駱統等皆拜之黃武四年為尚書僕射卒吳録曰固字子正卒時年七十餘矣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也吳録曰其先齊孟嘗君封於薛泰滅六國而失其祀子孫分散漢祖定天下過齊求孟嘗後得其孫陵國二人欲復其封陵國兄弟相推莫適受乃去之竹邑因家焉故遂氏薛自國至綜世典州郡為著姓綜少明經善屬文有秀才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士燮既附孫權召綜為五官中郎除合浦交阯太守時交土始開刺史吾彥率師討伐綜與俱行越海南征及到九真事畢還都守謁者僕射西使張奉於權前列尚書闚澤姓名以嘲澤澤不能荅綜下行酒因勸酒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臣松之見諸書本苟身或作句身以為既云橫目則宜曰句身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於是衆坐喜笑而奉無以對其樞機敏捷皆此類也江表傳曰費禕聘于吳陸見公卿侍臣皆在坐酒酣禕與諸葛恪相對嘲難言及吳蜀禕問曰蜀字云何恪曰無口者天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帝都與有水者濁無水者蜀橫目苟身虫入其腹禕復問吳字云何恪曰無口者天有口者吳下臨滄海天子帝都與本傳不同呂岱從交州召出綜懼繼岱者非其人上疏曰昔帝舜南巡卒於蒼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則四國之內屬也有自來矣趙佗起番禺懷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漢武帝誅呂嘉開九郡設交阯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別推結徒跣貫頭左衽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粗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為交阯任延為九真太守乃教其耕墾使之冠履為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户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為夫妻父母不能止交阯縻泠九真都龐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為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日南郡男女倮體不以為羞由此言之可謂蟲豸有醜面目耳然而土廣人衆阻險毒害易以為亂難使從治縣官羈縻示令威服田户之租賦裁取供辦貴致遠珍名珠香藥象牙犀角瑇瑁琉璃鸚鵡翡

翠孔雀奇物充備寶玩不必仰其賦入以益中國也然
在九甸之外長吏之選類不精覈漢時法寬多自放恣
故數反違法珠崖之廢起於長吏覩其好髮髡取為髮
及臣所見南海黃蓋為日南太守下車以供設不豐撾
殺主簿仍見驅逐九眞太守儋萌為妻父周京作主人
并請大吏酒酣作樂功曹番歆起舞屬京京不肯起歆
猶迫彊萌忿杖歆亡於郡內歆弟苗帥衆攻府毒矢射
萌萌至物故交阯太守士燮遣兵致討卒不能克又故
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
虐百姓彊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
並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離喪亡次得南陽張津與
荊州牧劉表為隙兵弱敵彊歲歲興軍諸將厭患去留
自在津小檢攝威武不足為所陵侮遂至殺沒後得零
陵賴恭先輩仁謹不曉時事表又遣長沙吳巨為荅梧
太守巨武夫輕悍不為恭服所取相怨恨遂出恭求步
騭是時津故將夷廖錢博之徒尚多騭以次鉏治綱紀

適定會仍召出吕岱既至有士民之變越軍南征平討
之日改置長吏章明王綱威加萬里大小承風由此言
之綏邊撫裔實有其人牧伯之任既宜清能荒流之表
禍福尤甚今日交州雖名粗定尚有高涼宿賊其南海
荅梧蠻林珠官四郡界未綏依作寇盜專為亡叛逋逃
之藪若岱不復南新刺史宜得精密檢攝八郡方畧智
計能稍稍以漸能治高涼者假其威寵借之形埶責其
成效庶幾可補復如但中人近守常法無奇數異術者
則羣惡日滋久遠成害故國之安危在於所任不可不
察也竊懼朝廷忽輕其選故敢竭愚情以廣聖思黃龍
三年建昌侯慮為鎮軍大將軍屯半州以綜為長史外
掌衆事內授書籍慮卒入守賊曹尚書遷尚書僕射時
公孫淵降而復叛權盛怒欲自親征綜上疏諫曰夫帝
王者萬國之元首天下之所繫命也是以居則重門擊
柝以戒不虞行則清道案節以養威嚴蓋所以存萬安
之福鎮四海之心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海之語季由

斯喜拒以無所取才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諺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萬乘之尊乎今遼東戎貊小國無城池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鉢鈍犬羊無政往必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埆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雖獲空城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滉瀁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倏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貢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汚染凡行海者稀無斯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顯以符瑞當乘平喪亂康此民物嘉祥日集海內垂定遠虜凶虐滅亡在近中國一平遼東自鬻但當拱手以待耳今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棄一朝之忿既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惟陛下抑雷霆之威忘赫斯之怒遵乘橋之安遠履冰之險則臣子賴祉天下安甚時羣臣多諫權遂不行正月乙未權勑綜祝祖不得用常文綜承詔卒造文義信辭粲爛權曰復為兩頭使滿三也綜復再祝辭令皆新衆咸稱善赤烏三年徙選曹尚書五年為太子少傅領選職如故吳書曰後權賜綜紫綬囊綜陳讓紫色非所宜服權曰太子年少涉道日淺君當博之以文約之以禮茅土之封非君而誰是時綜以儒后師傅之位仍兼選舉甚為優重六年春卒凡所著詩賦難論數萬言名曰私載又定五宗圖述二京解皆傳於世子翊官至威南將軍征交阯還道病死漢晉春秋曰孫休時翊為五官中郎將遣至蜀求馬及還休問蜀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為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翊弟瑩字道言初為祕府中書郎孫休即位為散騎中常侍數年以病去官孫皓初為左執法遷選曹尚書及立太子又領少傅建衡三年酷追嘆瑩父綜遺文且命瑩繼作瑩獻詩曰惟臣之先昔仕于漢奕世綿緜頗涉臺觀暨臣父綜遭時之難卬金失御邦家毀亂適

茲樂土庶存孑遺天啓其心東南是歸厥初流隸困于蠻垂大皇開基恩德遠施特蒙招命拯擢泥汙釋放巾褐受職剖符作守合浦在海之隅遷入京輦遂升機樞枯瘁更榮絶統復紀自微而顯非願之始亦惟寵遇心存足止重值文皇建[illegible]承宮乃作少傅先華益隆明明聖嗣至德謙崇禮遇兼加惟渥惟豐哀哀先臣念竭其忠洪恩未報委世以終嗟臣蔑賤惟昆及弟幸生幸育託綜遺體過庭既訓頑敝難啓堂構弗克志存耦耕豈悟聖朝仁澤流盈追錄先臣愍其無成是濟是拔被以殊榮翔忝千里受命南征旌旗備物金革揚聲及臣斯陋實闇實微既顯前軌人物之機復傳東宮繼世荷輝才不逮先是忝是違乾德博好文雅是貴追悼亡臣冀存遺類如何愚屑曾無髣髴瞻彼舊寵顧此頑虛孰能忍媿臣實與居夙夜反側克心自論父子兄弟累世蒙恩死惟結草生誓殺身雖則厥隕無報萬分是歲何定建議鑒聖聦以通江淮晧令營督萬人往遂以多盤石難施功罷還出為武昌左部督後定被誅晧追聖聦事下營獄徙廣州右國史華覈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皆立史官敘錄功美垂之無窮漢時司馬遷班固咸命世大才所撰精妙與六經俱傳大吳受命建國南土大皇帝末年命太史令丁孚部中項峻始撰吳書孚峻俱非史才其所撰作不足紀錄至少帝時更差韋曜周昭薛瑩梁廣及臣五人訪求往事所共撰立備有本末昭廣先亡曜負恩蹈罪瑩出為將復以過徙其書遂委滯迄今未撰奏臣愚淺才劣適可為瑩等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襲孚峻之跡懼墜大皇帝之元功損當世之盛美瑩涉學既博文章尤妙同寮之中瑩為冠首今者見吏雖多經學記述之才如瑩者少是以慺慺為國惜之實欲使卒垂成之功編於前史之末奏上之後退填溝壑無所復恨晧遂召瑩還為左國史項之選曹尚書周郡繆禕以執意不移為犀小所疾左遷衡陽太守既拜又追以職事見詰責拜表陳謝因過詣瑩復為人所白云

禕不懼罪多將賓客會聚瑩許乃收禕下獄徙桂陽瑩還廣州未至召瑩還復職是時法政多謬舉措煩苛瑩每上便宜陳緩刑簡役以濟育百姓事或施行遷光祿勳天紀四年晉軍征皓皓奉書於司馬佑王渾王濬請降其文瑩所造也瑩既至洛陽特先見敘為散騎常侍答問處當皆有條理干寶晉紀曰武帝從容問瑩曰孫皓之所以亡者何也瑩對曰歸命侯臣皓之君吳也昵近小人刑罰妄加大臣大將無所親信人人憂恐各不自保危亡之釁實由於此帝遂問吳士存亡者之賢愚瑩各以狀對太康三年卒著書八篇名曰新議王隱晉書曰瑩子長清素有器宇資望故如上國不似吳人歷位二宮丞相長史元帝踐阼累遷丹陽尹尚書又為太子少傅自綜至兼三世傅東宮

評曰張紘文理意正為世令器孫策待之亞於張昭誠有以也嚴程闞生一時儒林也至畧辭榮濟舊不亦長者乎薛綜學識規納為吳良臣及瑩纂蹈允有先風然於暴酷之朝屢登顯列君子殆諸

吳志卷八

張紘少游學京都○宋本無少字

出紘為會稽東部都尉○何焯曰漢書地理志會稽但有西部南部都尉趙明誠金石錄有永平八年所造會稽東部都尉路君闕銘在未分吳郡之前蓋班書略之也其居是官者惟紘見于史焉

非無忠臣賢佐閻於治體也○閻疑作詣

紘著詩賦銘誄十餘篇注又善楷篆書與孔融書自書

○元本作嘗與孔融書自書

玄子尚注江表傳曰稱尚有俊才○曰字疑衍

皆追以此為詰注岑昏率公卿已下百餘人詣宮叩頭請罪尚得減死○宋本作叩頭請尚罪得減死

薛綜台綜為五官中郎○元本中郎下有將字

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臣浩按自錫光任延

至此時尚未及三百年此云四百餘年疑誤

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户人民集會之時○除一本作餘臣龍官按文義似謂州縣之中猶存禮化除此之外則嫁娶由己不由父母也作餘非

不為恭服所取相怨恨○冊府所字衍取作輒

昔孔子疾時託乘桴浮海之語○監本脱海字今添

頗涉臺觀○涉疑作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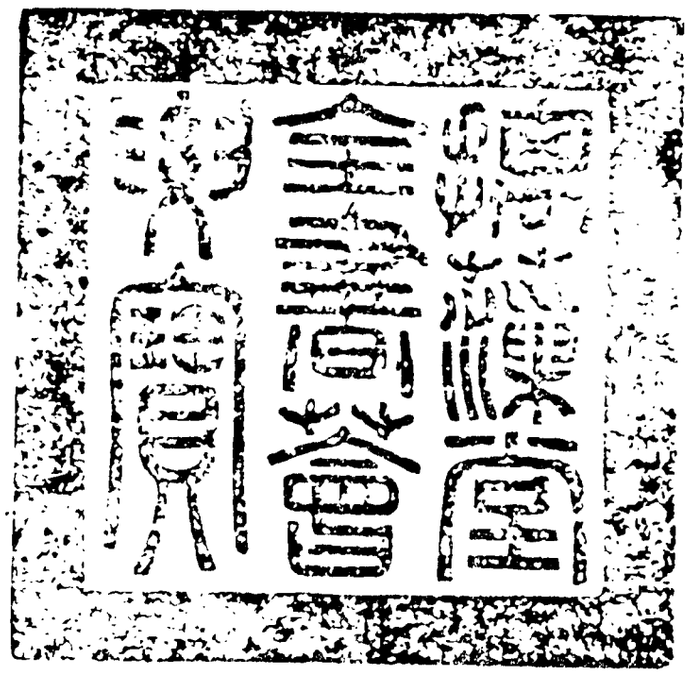
吳志卷八考證

謹案卷七第一頁前五行注弟子奮刊本脱弟子二字據本傳及目録增

卷八第五頁後二行後問孤飲酒以方誰據毛本以作可

第七頁前七行摘尚書刊本尚訛商據明監本改

第七頁後五行追思論講刊本思訛師據毛本改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録監生臣王應壁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史部

吳志卷九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吳志卷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周瑜 魯肅 呂蒙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從祖父景景子忠皆為漢太尉謝承後漢書曰景字仲嚮少以廉能見稱以明學察孝廉辟公府後為豫州刺史陳蕃為別駕潁川李膺荀緄杜密沛國朱寓為從事皆天下英俊之士也稍遷至尚書令遂登太尉張璠漢紀曰景父榮章和世為尚書令初景歷位牧守好善愛士每歲舉孝廉延請入上後堂與家人宴會如此者數四及贈送既備又選用其子弟常稱曰移臣作子於政何有先是司徒韓演為河內太守在公無私所舉一辭而已後亦不及其門戶曰我舉若可矣不令恩偏稱一家也當時論者或兩譏焉父異洛陽令瑜長壯有姿貌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從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瑜從父尚為丹陽太守瑜往省之會策將東渡到歷陽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遂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乃渡擊秣陵破笮融薛禮轉下湖

孰江乘進入曲阿劉繇奔走而策之衆已數萬矣因謂瑜曰吾以此衆取吳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鎮丹陽瑜還頃之袁術遣從弟胄代尚為太守而瑜與尚俱還壽春術欲以瑜為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為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即與兵二千人騎五十匹江表傳曰策又給瑜鼓吹為治館舍贈賜莫與為比策令曰周公瑾英儁異才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如前在丹陽發衆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者也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為周郎以瑜恩信著於廬江出備牛渚後領春穀長項之策欲取荊州以瑜為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江表傳曰策從容戲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壻亦足為歡復進尋陽破劉勳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留鎮巴丘臣松之案孫策于時始得豫章廬陵尚未能得定江夏瑜之所鎮應在今巴丘也與後所平巴丘處不同縣五年策薨權統事瑜將兵赴喪遂留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衆事江表傳曰曹公新破袁紹兵威日盛建安七年下書責權質任子權召羣臣魯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能決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荊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郢遂據荊陽

入柴桑瑜追討擊生虜龍送吳十三年春權討江夏瑜為前部大督其年九月曹公入荊州劉琮舉衆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懼延見羣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鬬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為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

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杖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能瞰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船楫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操後患且舍鞍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蒿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江表傳曰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懾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之卒御狐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軍勿慮權撫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文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為卿後援卿能辦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臣松之以為建計拒曹公實始魯肅于時周瑜使鄱陽肅勸權呼瑜瑜使鄱陽還但與肅閤同故能共成大勳本傳直云權延見羣下問以計策瑜撥衆人之議獨言抗拒之計了不云肅先有謀殆為攘肅之善也時劉備為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併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公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江表傳載蓋書曰蓋受孫氏厚恩常為將帥見遇不薄然顧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衆衆寡不敵海內所共見也東方將吏無有憂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肅偏懷淺戇意未解耳今日歸命是其實計瑜所督領自易摧破交鋒之日蓋為前部當因事變化效命在近曹公特見行人密問之口勑曰但恐汝詐耳蓋若信實當授爵賞超於前後也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

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還保南郡江表傳曰至戰日蓋先取輕利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積其中灌以魚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龍牙於艦上時東南風急因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蓋舉火白諸校使衆兵齊聲大叫曰降焉操軍人皆出營立觀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往船如箭飛埃赩爛燒盡北船延及岸邊營落瑜等率輕銳軍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壞曹公退走

備與瑜等復共追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歸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兵未交鋒吳錄曰備謂瑜云仁守江陵城城中糧多足為疾害使張益德將千人隨卿卿分二千人追我相為從夏水入截仁後仁聞吾入必走瑜以二千人益之瑜即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騎別攻圍寧寧告急於瑜瑜用呂蒙計留凌統以守其後身與蒙上救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戰瑜親跨馬櫟陣會流矢中右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臥未起勒兵就陣瑜乃自興案行軍營激揚吏士仁由是遂退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儁漢昌瀏陽州陵為奉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屈者憑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擘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為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乙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為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臣松之案瑜欲取蜀還江陵治嚴所卒之處應在今之巴陵與前所鎮巴丘名同處異也時年三十六權素服舉哀感動左右喪當還吳又迎之蕪湖衆事費度一為供給後著令曰故將軍周瑜程普其有人客皆不得問初瑜見友於策太妃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為將軍諸將賓客為禮尚簡而瑜獨先盡敬便執

臣節性度恢廓大率為得人惟與程普不睦江表傳曰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初曹公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為對乃布衣葛巾自詑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別隔遥聞芳烈故來敘濶并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弦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為設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宴飲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内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劉備之自京還也權乘飛雲大船與張昭秦松魯肅等十餘人共追送之大宴會敘別昭素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敷瑜曰公瑾文武籌略命世之才度德而處故魏軍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後書與人臣耳瑜之破魏軍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後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公劉備咸欲疑譖之及卒權流涕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後權稱尊號謂公卿曰孤非周公瑾不帝矣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故時人諺曰曲有誤周郎顧瑜兩男一女女配太子登男尚公主拜騎都尉有瑜風早卒循弟胤初拜興業都尉襲爵當還本土以罪徙廬陵郡赤烏二年諸葛瑾步騭連名上疏曰故將軍周瑜子胤昔蒙粉飾受封為將不能養之以福思立功效至縱情欲招速罪辟臣竊以瑜昔見寵任入作心膂出為爪牙銜命出征身當矢石盡節用命視死如歸故能摧曹操於烏林走曹仁於郢都揚國威德華夏是震蠢爾蠻荆莫不賓服雖周之方叔漢之信布誠無以尚也夫折衝扞難之臣自古帝王莫不貴重故漢高帝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書重以盟詛藏于宗廟傳于無窮欲使功臣之後世世相踵非徒子孫乃關苗裔報德明功勤勤懇懇如此之至欲以勸戒後人用命之臣死而無悔也況於瑜身没而未久而其子胤降為匹夫益可悼傷竊惟陛下欽明稽古隆於興繼為胤歸訴乞餘罪還兵復爵使失旦之雞復得一鳴抱罪之臣展其後效權答曰腹心舊勳與孤協事公瑾有之誠所不忘昔胤年少

初無功勞橫授精兵爵以侯將蓋念公瑾以及於肩也而肩恃此酗淫自恣前後告喻曾無悛改孤於公瑾義猶二君樂肩成就豈有已哉迫肩罪惡未宜便還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今二君勤勤援引漢高河山之誓孤用悁悁然雖德非其疇猶欲庶幾事亦如爾故未順旨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能改亦何患乎瑾騰表比上朱然及全琮亦俱陳乞權乃許之魯肩病死瑜兄子峻亦以瑜元功為偏將軍領吏士千人峻卒全琮表峻子護為將權曰昔走曹操拓有荊州皆是公瑾常不忘之初聞峻亡仍欲用護聞護性行危險用之適為禍故便止之孤念公瑾豈有已乎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生而失父與祖母居家富於財性好施與適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摽賣田地以賑窮弊結士為務甚得鄉邑歡心周瑜為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囷與周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僑札之分袁術聞其名就署東城長肅見術無紀不足與立事乃攜老弱將輕俠少年百餘人南到居巢就瑜瑜之東渡因與同行

乃學擊劒騎射招聚少年給其衣食往來南山中射獵陰相部勒講武習兵父老咸曰魯氏世衰乃生此狂兒後雄傑並起中州擾亂肅乃命其屬曰中國失綱寇賊橫暴淮泗間非遺種之地吾聞江東沃野萬里民富兵彊可以避害寧肯相隨俱至樂土以觀時變乎其屬皆從命乃使細弱在前彊壯在後男女三百餘人行州追騎至肅等徐行勒兵持滿謂之曰卿等丈夫當解大數今日天下兵亂有功弗賞不追無罰何為相偪乎又自植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既嘉肅言且度不能制乃相率還肅渡江往見策策亦雅奇之留家曲阿會祖母亡還葬東城劉子揚與肅友善遺肅書曰方今天下豪傑並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還迎老母無事滯於東城近鄭寶者今在巢湖擁衆萬餘處地肥饒盧江間人多依就之況吾徒乎觀其形埶又可博集時不可失足下速之肅答然其計葬畢還曲阿欲北行會瑜已徙肅母到吳肅具以狀語瑜時孫策已薨權尚住吳瑜謂肅曰昔馬援答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主人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吾聞先哲秘

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于東南推步事勢當其歷數終
搆帝基以協天符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騖之秋吾方達
此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介意也肅從其言瑜因薦肅
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見
肅與語甚悅之衆賓罷退肅亦辭出乃獨引肅還合榻
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
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
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為害也今之曹操猶
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為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
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
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
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
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
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非肅謙下不足頗訾毀
之云肅年少麤疎未可用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賜肅
母衣服幃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劉表死肅進說曰夫

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
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
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
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
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
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
其軍中用事者及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
備必喜而從命如其克諧天下可定也今不速往恐為
操所先權即遣肅行到夏口聞曹公已向荆州晨夜兼
道比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備惶遽奔走欲南渡
江肅徑迎之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騰權旨及陳江東
彊固勸備與權併力備甚歡悅時諸葛亮與備相隨肅
謂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備遂到夏口遣亮使權
肅亦反命臣松之案劉備與權併力共拒中國皆肅之本謀又語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則亮已亟聞肅言矣而蜀書亮傳云亮以連橫之畧說權權乃大喜如此計始出於亮若二國史官各記所聞競欲稱揚本國容美各取其功今此二書同出一人而舛互若此非載述之體也會權得曹公欲東

之問與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而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
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對曰向察
衆人之議專欲誤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
如將軍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
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吏卒交游士
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
計莫用衆人之議也權歎息曰此諸人持議甚失孤望
今卿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我也魏書及九州春秋曰

曹公征荊州孫權大懼魯肅實欲勸權拒曹公乃激說權曰彼曹公者實嚴敵也新并袁紹兵馬甚精乘戰勝之威代喪亂之國克可必也不如遣兵助之且送將軍家詣鄴不然將危權大怒欲斬肅肅因曰今事已急即有他圖何不遣兵助劉備而欲斬我乎權然之乃遣周瑜助備備孫盛曰吳書及江表傳魯肅一見孫權便說拒曹公而論帝王之畧劉表之死也又請使觀變無緣方復激說勸迎曹公也又是時勸迎者衆而云獨欲斬肅非其論也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追召瑜還遂任瑜以行事以肅為贊軍校尉助畫方畧曹公破走肅即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肅將入閤拜權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

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畧足任乞以代瑜瑜隕踣之日所懷盡矣江表傳載初瑜疾困與權牋曰瑜以凡才昔受討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榮任統御兵馬志執鞭弭自效戎行規定巴蜀次取襄陽憑恃威靈謂若在握至以不謹道遇暴疾昨自醫療日加無損人生有死脩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方今曹公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尚未知終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矣衆以此異矣即拜肅奮武校尉代瑜領兵瑜士衆四千餘人奉邑四縣皆屬焉令程普領南郡太守肅初住江陵後下屯陸口威恩大行衆

增萬餘人拜漢昌太守偏將軍十九年從權破皖城轉橫江將軍先是益州牧劉璋綱維頹弛周瑜甘寧並勸權取蜀權以咨備備內欲自規乃偽報曰備與璋託為宗室冀憑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竦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放髮歸於山林後備西圖璋留關羽守權曰猾虜乃敢挾詐及羽與肅鄰界數生狐疑疆埸紛錯肅常以歡好撫之備既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備不承旨權遣呂蒙率衆進取備聞自還公安遣羽爭三郡肅住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曰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為資故也今已得益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語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羽操刀起謂曰此自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吳書曰肅欲與羽會語諸將疑恐有變議不可往肅曰今日之事宜相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欲干命乃趨就羽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戮力破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觀於長阪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志勢摧弱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矜愍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土人之力使有所庇豫州私獨飾情遊德隱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翦并荊州之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肅聞貪而棄義必為禍階吾子屬當重任曾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輔時而負恃弱衆以圖力爭師曲為老將何獲濟羽無以答備遂割湘水為界於是罷軍肅年四十六建安二十二年卒權為舉哀又臨其葬諸葛亮亦為發哀吳書曰肅為人方嚴寡於玩飾內外節儉不務俗好治軍整頓禁令必行雖在軍陣手不釋卷又善談論能屬文辭思度弘遠有過人之明周瑜之後肅為之冠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肅遺腹子淑既壯濡須督張承謂終當到至永安中為昭武將軍都亭侯武昌督建衡中假節還夏口督所在嚴整有方幹風望三年卒子睦襲爵領兵馬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為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當顧見大驚呵叱不能禁止歸以告蒙母母恚欲罰之蒙曰貧賤難可居脫誤有功富貴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母

哀而舍之時當職吏以蒙年小輕之曰彼豎子何能為此欲以肉餧虎耳他日與蒙會又蚩辱之蒙大怒引刀殺吏出走逃邑子鄭長家出因校尉哀雄自首承間為言策召見奇之引置左右數歲節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權統事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欲并合之蒙陰賕貿為兵作絳衣行縢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練習權見之大悅增其兵從討丹陽所向有功拜平北都尉領廣德長從征黃祖祖令都督陳就逆以水軍出戰蒙勒前鋒親梟就首將士乘勝進攻其城祖聞就死委城走兵追禽之權曰事之克由陳就先獲也以蒙為橫野中郎將賜錢千萬是歲又與周瑜程普等西破曹公於烏林圍曹仁於南郡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瑜表以肅兵益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分衆圍寧寧困急使請救諸將以兵少不足分蒙謂瑜普曰留凌公績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

公績能十日守也又說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過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荊州還拜偏將軍領>

就學篤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後魯肅上代周瑜過蒙言議常欲受屈肅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畧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今論何一稱穫倭乎凡今代公瑾既難為繼且與關羽為鄰斯人長而好學讀左傳畧皆上口梗亮有雄氣然性頗自負好陵人今與為對當有單複以卿待之密為肅陳三策肅敬受之秘而不宣權常歎曰人長而進益如呂蒙蔣欽蓋不可及也富貴榮顯更能折節好學耽悅書傳輕財尚義所行可述並作國士不亦休乎時蒙與成當宋定辭陳啟顧等皆勤勞國事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權乃聽蒙於是又為擇師使輔導之其操心率如此魏使廬江謝奇為斷春典農屯皖田鄉數為邊寇蒙使人誘之不從則伺隙襲擊奇遂縮退其部伍孫子才宋豪等皆攜負老弱詣蒙降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數進奇計又勸權夾水口立塢所以備御甚精吳錄曰權欲作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為呂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曰善遂作之曹公不能下而退曹公遣朱光為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閔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衆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權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吳書曰諸將皆勸作土山添攻具蒙趨進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月乃成城備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且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盡還道艱難蒙竊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銳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權從之蒙乃薦甘寧為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銳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踊自升食時破之既而張遼至夾口聞城已拔乃退權嘉其功即拜廬江太守所得人馬皆分與之別賜尋陽屯田六百戶官屬三十人蒙還尋陽未期而廬陵賊起諸將討擊不能禽權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鴞復令蒙討之蒙至誅其首惡餘皆釋放復為平民是時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荊土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權時住陸口使魯肅萬人屯益陽拒羽而飛書召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鄱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及被書當還蒙秘之夜召諸將授以方畧晨當攻城顧

謂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為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為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救鄧遠為孫規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懸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銳人思致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今子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恃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旦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耳君可見之為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玄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勑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守城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慙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權乃歸普等

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蒙又密陳計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將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為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彊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深納其策又耶復與論取徐州意蒙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

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權尤以此言為當及蒙代肅初至陸口外倍脩恩厚與羽結好後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為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禽禁等人馬數萬託以糧乏擅取湘關米權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晉陽盡伏其精兵艫艦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吳書曰將軍士仁在公安拒守蒙令虞翻說之翻至城門謂守者曰吾欲與汝將軍語仁不肯相見乃為書曰明者防福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知得知失可與為人知存知亡足別吉凶大軍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不應之獨守孤城而不降死戰則毀宗滅祀為天下譏笑呂虔威欲徑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塞案其地形將軍為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為將軍不安幸熟思焉仁得書流涕而降翻謂蒙曰此誦兵也當將仁行留兵備城逐將仁至南郡太守糜芳城守蒙以仁示之遂降吳錄曰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焚燒軍器羽以責芳芳內畏懼權聞而誘之芳潛相和及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鬬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皆委羽而降權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即父子俱獲荊州遂定以蒙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江表傳曰權於公安大會之功子明謀也今大功已捷慶賞未行豈邑邑邪乃增給步騎鼓吹勑選虎威將軍宮屬并南郡廬江二郡威儀拜畢還營兵馬導從前後鼓吹光耀于路賜錢一億黃金五百斤蒙固辭

金錢權不許封爵未下會蒙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鍼加權為之悚懼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嗟夜不能寐病中瘳為下赦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權自臨視命道士於星辰下為之請命年四十二遂卒於內殿時權哀痛甚為之降損蒙未死時所得金寶諸賜盡付府藏勑主者命絕之日皆上還喪事務約權聞之益以悲感蒙少不脩書傳每陳大事常口占為牋疏常以部曲事為江夏太守蔡遺所白蒙無恨意及豫章太守顧邵卒權問所用蒙因薦遺奉職佳吏權笑曰君欲為祁奚耶於是用之甘寧麁暴好殺既嘗失蒙意又時違權令權怒之蒙輒陳請天下未定鬬將如寧難得宜容忍之權遂厚寧卒得其用蒙子霸襲爵與守家三百家復田五十頃霸卒兄琮襲侯琮卒弟睦嗣孫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畧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荊州邈焉難繼君今繼之公瑾昔要子敬來東致達於孤孤與宴語便及大畧帝王之業此一快也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張言方率數十萬衆水步俱下孤普請諸將咨問所宜無適先對至子布文表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子敬即駁言不可勸孤急呼公瑾付任以衆迓而擊之此二快也且其決計策意出張蘇遠矣後雖勸吾偕玄德地是其一短不足以損其二長也周公不求備於一人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常以比方鄧禹也又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畧奇至可以次於公瑾但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羽勝於子敬子敬答孤書云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為大言耳孤亦恕之不苟責也然其作軍屯營不失令行禁止部界無廢負路無拾遺其法亦美也

評曰曹公乘漢相之資挾天子而掃羣祑新盪荊城仗威東夏于時議者莫不疑貳周瑜魯肅建獨斷之明出

吳志卷九

吳志卷九考證

衆人之表實奇才也呂蒙勇而有謀斷識軍計譎郝普禽關羽最其妙者初雖輕果妄殺終於克己有國士之量豈徒武將而已乎孫權之論優劣允當故載録焉

周瑜皆爲漢太尉注景父榮章和世爲尚書令○後漢書作景祖父榮

又注我舉若可矣不令恩偏稱一家也○偏稱後漢書作偏積

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元本作吾得卿事諧也

留鎮巴丘注與後所平巴丘處不同○臣明楷按本傳後云瑜還江陵爲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裴注云瑜所卒之處在今之巴陵與瑜所鎮之巴丘名同地異據此則平字當作卒

共掌衆事注土風勁勇所向無敵○土風毛本作士風

將士聞之皆恐懼延見韋下問以計策○毛本恐懼下有權字宋本元本并無懼字

老賊欲廢漢自立矣○通鑑自立下有久字

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宋本無

方連二字

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煙炎漲天○太平御覽作熛炎

張云熛謂飛火也

還保南郡注同時發火火烈風猛往船如箭飛埃赤爛

燒盡北船延及岸邊營柴○發火毛本作舉火往船

通鑑作船往赤爛毛本作絕爛營柴宋本作營柴

魯肅瑜之東渡因與同行注肅渡江往見策策亦雅奇

之○臣清植按本傳後文肅以劉子揚言欲往依鄭

寶周瑜勸止乃薦之於權則不得有先自見策之事

以策之收納英雋若早見肅必不令其栖遲吳書所

云蓋傳訛也

所懷盡矣注意旨雖同其辭乖異矣○乖毋府作微矣

毛本作耳

目使之去注始與豫州觀於長阪○觀宋本作覲

又注而負恃弱衆以圖力爭○弱衆元本作強衆

呂蒙以蒙為橫野中郎將賜錢千萬○元本作十萬

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龍衣肅元本作龔肅

蒙謂瑜普曰○毛本作蒙謂諸將曰

權時住陸口使魯肅萬人屯陽拒羽○監本訛作普

肅今改正

今子以旦夕之命待不可望之救○臣浩按今子下疑

脫太字子太郝普之字也

仗威東夏○毛本作東下

吳志卷十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程普　黃蓋　韓當　蔣欽　周泰　陳武子表

董襲　甘寧　凌統　徐盛　潘璋　丁奉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也初為州郡吏有容貌計畧善於應對從孫堅征伐討黃巾於宛鄧破董卓於陽人攻城野戰身被創夷堅薨復隨孫策在淮南從攻廬江扳之還俱東渡策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麾等轉下秣陵湖熟句容曲阿普皆有功增兵二千騎五十四進破烏程石木波門陵傳餘杭普功為多策入會稽以普為吳郡都尉治錢唐後徙丹陽都尉居石城復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策嘗攻祖郎大為所圍普與一騎共蔽扞策騎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策因隨出後拜盪寇中郎將領零陵太守從討劉勳於尋陽進攻黃祖於沙羨還鎮石城策薨與張昭等共輔孫權遂周旋三郡平討不服又從征江夏還過豫章別討樂安樂安平定代太史慈備海昏與周瑜為左右督破曹公於烏林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沙羨食四縣先出諸將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性好施與喜士大夫周瑜卒代領南郡太守權分荊州與劉備普復還領江夏遷蕩寇將軍卒吳書曰普殺叛者數百人皆使投火即日病瘡百餘日卒權稱尊號追論普功封子咨為亭侯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吳書曰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枝葉分離自祖遷于零陵遂家焉蓋少孤嬰丁凶難辛苦備嘗然有壯志雖處貧賤不自同於凡庸常以負薪餘閒學書疏講兵事初為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從之堅南破烏程石木波門陵傳餘杭普功為多策入會稽以普為吳郡都尉治錢唐後徙丹陽都尉居石城復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策嘗攻祖郎大為所圍普與一騎共蔽扞策騎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策因隨出後拜盪寇中郎將領零陵太守從討劉勳於尋陽進攻黃祖於沙羨還鎮石城策薨與張昭等共輔孫權遂周旋三郡平討不服又從征江夏還過豫章別討樂安樂安平定代太史慈備海昏與周瑜為左右督破曹公於烏林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沙羨食四縣先出諸將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性好施與喜士大夫周瑜卒代領南郡太守權分荊州與劉備普復還領江夏遷蕩寇將軍卒吳書曰普殺叛者數百人皆使投火即日病瘡百餘日卒權稱尊號追論普功封子咨為亭侯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吳書曰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枝葉分離自祖遷于零陵遂家焉蓋少孤嬰丁凶難辛苦備嘗然有壯志雖處貧賤不自同於凡庸常以負薪餘閒學書疏講兵事初為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從之堅南破烏程石木波門陵傳餘杭普功為多策入會稽以普為吳郡都尉治錢唐後徙丹陽都尉居石城復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策嘗攻祖郎大為所圍普與一騎共蔽扞策騎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策因隨出後拜盪寇中郎將領零陵太守從討劉勳於尋陽進攻黃祖於沙羨還鎮石城策薨與張昭等共輔孫權遂周旋三郡平討不服又從征江夏還過豫章別討樂安樂安平定代太史慈備海昏與周瑜為左右督破曹公於烏林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沙羨食四縣先出諸將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性好施與喜士大夫周瑜卒代領南郡太守權分荊州與劉備普復還領江夏遷蕩寇將軍卒吳書曰普殺叛者數百人皆使投火即日病瘡百餘日卒權稱尊號追論普功封子咨為亭侯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吳書曰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枝葉分離自祖遷于零陵遂家焉蓋少孤嬰丁凶難辛苦備嘗然有壯志雖處貧賤不自同於凡庸常以負薪餘閒學書疏講兵事初為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從之堅南破烏程石木波門陵傳餘杭普功為多策入會稽以普為吳郡都尉治錢唐後徙丹陽都尉居石城復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策嘗攻祖郎大為所圍普與一騎共蔽扞策騎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策因隨出後拜盪寇中郎將領零陵太守從討劉勳於尋陽進攻黃祖於沙羨還鎮石城策薨與張昭等共輔孫權遂周旋三郡平討不服又從征江夏還過豫章別討樂安樂安平定代太史慈備海昏與周瑜為左右督破曹公於烏林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沙羨食四縣先出諸將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性好施與喜士大夫周瑜卒代領南郡太守權分荊州與劉備普復還領江夏遷蕩寇將軍卒吳書曰普殺叛者數百人皆使投火即日病瘡百餘日卒權稱尊號追論普功封子咨為亭侯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吳書曰故南陽太守黃子廉之後也枝葉分離自祖遷于零陵遂家焉蓋少孤嬰丁凶難辛苦備嘗然有壯志雖處貧賤不自同於凡庸常以負薪餘閒學書疏講兵事初為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從之堅南破烏程石木波門陵傳餘杭普功為多策入會稽以普為吳郡都尉治錢唐後徙丹陽都尉居石城復討宣城涇安吳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策嘗攻祖郎大為所圍普與一騎共蔽扞策騎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策因隨出後拜盪寇中郎將領零陵太守從討劉勳於尋陽進攻黃祖於沙羨還鎮石城策薨與張昭等共輔孫權遂周旋三郡平討不服又從征江夏還過豫章別討樂安樂安平定代太史慈備海昏與周瑜為左右督破曹公於烏林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沙羨食四縣先出諸將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性好施與喜士大夫周瑜卒代領南郡太守權分荊州與劉備普復還領江夏遷蕩寇將軍卒吳書曰普殺叛者數百人皆使投火即日病瘡百餘日卒權稱尊號追論普功封子咨為亭侯

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姦欺終不加以鞭杖宜各盡心無為衆先初皆怖威夙夜恭職久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漸容人事蓋亦嫌外懈怠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數事乃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皆叩頭謝罪蓋曰前已相勑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慄後轉春穀長尋陽令凡守九縣所在平定遷丹陽都尉抑彊扶弱山越懷附蓋姿貌嚴毅善於養衆每所征討士卒皆爭為先建安中隨周瑜拒曹公於赤壁建策火攻語在瑜傳吳書曰赤壁之役蓋為流矢所中時寒墮水為吳軍人所得不知其蓋也置廁牀中蓋自彊以一聲呼韓當當聞之曰此公覆聲也向之垂涕解易其衣遂以得生拜武鋒中郎將武陵蠻夷反亂攻守城邑乃以蓋領太守時郡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入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盡歸邑落誅討魁帥附從者赦之自春訖夏寇亂盡平諸幽窜邑醴由誕邑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郡境遂清後長沙益陽縣為山賊所攻蓋又平討加偏將軍病卒于官蓋當官決斷事無留滯國人思之吳書曰又圖畫蓋形四時祠祭及權踐祚追論其功賜子柄爵關內侯

韓當字義公遼西令支人也令音郎定反支音巨兒反以便弓馬有膂力幸於孫堅從征伐周旋數犯危難陷敵禽虜為別部司馬吳書曰當勤苦有功以軍旅陪隸分於英豪故爵位不加終於堅世為別部司馬及孫策東渡從討三郡遷先登校尉授兵二千騎五十匹從征劉勳破黃祖還討鄱陽領樂安長山越畏服後以中郎將與周瑜等拒破曹公又與呂蒙襲取南郡遷偏將軍領永昌太守宜都之役與陸遜朱然等共攻蜀軍於涿鄉大破之徙威烈將軍封都亭侯曹真攻南郡當保東南在外為帥厲將士同心固守又敬望督司奉導法令權善之黃武二年封石城侯遷昭武將軍領冠軍太守後又加都督之號將敢死及解煩兵萬人討丹陽賊破之會病卒子綜襲侯領兵其年權征石陽以綜有憂使守武昌而綜淫亂不軌權雖以父故不問綜內懷懼吳書曰綜欲叛恐左右不從因諷使劫署示欲饒之轉相放效為行旅大患後因詐言被詔以部曲為寇盜見

詰讓云將吏以下當並收治又言恐罪自及左右因曰惟當去耳遂共圖計以當葵父盡呼親戚姑姊悉以嫁將吏所幸婢妾皆賜與親近殺牛飲酒歃血與共盟誓　載父喪將母家屬部曲男女數千人奔魏魏以為將軍封廣陽侯數犯邊境殺害人民權常切齒東與之役綜為前鋒軍敗身死諸葛恪斬送其首以白權廟

蔣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也孫策之襲袁術欽隨從給事及策東渡拜別部司馬授兵與策周旋平定三郡又從定豫章調授葛陽尉歷三縣長討平盜賊遷西部都尉會稽治賊呂合秦狼等為亂欽將兵討擊遂禽合狼五縣平定徙討越中郎將以經拘昭陽為奉邑賀齊討黟賊欽督萬兵與齊并力黟賊平定從征合肥魏將張遼襲權於津北欽力戰有功遷盪寇將軍領濡須督後召還都拜津右護軍典領辭訟權嘗入其堂內母疎帳縹被妻妾布裙權歎其在貴守約即勑御府為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衣服悉皆錦繡初欽屯宣城嘗討豫章賊蕪湖令徐盛收欽屯吏表斬之權以欽在遠不許

盛由是自嫌於欽曹公出濡須欽與呂蒙持諸軍節度盛常畏欽困事害已而欽每稱其善盛既服德論者美焉江表傳曰權謂欽曰盛前白卿今舉盛欲慕祁奚邪欽對曰臣聞公舉不挾私怨盛忠而勤彊有膽畧器用好萬人督也今大事未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權嘉之權討關羽欽督水軍入沔還道病卒權素服舉哀以蕪湖民二百戶田二百頃給欽妻子子壹封宣城侯領兵拒劉備有功還赴南郡與魏交戰臨陣卒壹無子弟休領兵後有罪失業

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也與蔣欽隨孫策為左右服事恭敬數戰有功策入會稽署別部司馬授兵權愛其為人請以自給策討六縣山賊權住宣城使士自衛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圍落而山賊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刀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馬鞍衆莫能自定惟泰奮擊投身衛權膽氣倍人左右由泰並能就戰賊既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日無泰權幾危殆策深德之補春穀長後從攻皖及討江夏還過豫章復

補宜春長所在皆食其征賦從討黃祖有功後與周瑜程普拒曹公於赤壁攻曹仁於南郡荆州平定將兵屯岑曹公出濡須泰復赴擊曹公退留督濡須拜平虜將軍時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並不伏也權特為案行至濡須塢因會諸將大為酣樂權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鬬處以對畢使復服歡讌極夜其明日遣使者授以御蓋江表傳曰權把其臂因流涕交連字之曰幼平卿為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處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卿吳之功臣孤當與卿同榮辱等休戚威平意快為之勿以寒門自退也即勑以已常所用御幘青縑蓋賜之坐罷住駕使泰以兵馬導從出鳴鼓角作鼓吹於是盛等乃伏後權破關羽欲進圖蜀拜泰漢中太守奮威將軍封陵陽侯黃武中卒子邵以騎都尉領兵曹仁出濡須戰有功又從攻破曹休進位裨將軍黃龍二年卒弟承領兵襲侯

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孫策在壽春武往脩謁時年十八長七尺七寸因從渡江征討有功拜別部司馬策

破劉勳多得廬江人料其精銳乃以武為督所向無前及權統事轉督五校仁厚好施鄉里遠方客多依託之尤為權所親愛數至其家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葬江表傳曰權命以其愛妾殉葬復容二百家孫盛曰昔三良從穆秦師以之不征魏妾既出杜回以之僵仆禍福之報如此之效也權杖計任術以生從死祚之促不亦宜乎子脩有武風年十九權召見奬厲拜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時諸將新兵多有逃叛而脩撫循得意不失一人權奇之拜為校尉建安末追錄功臣後封脩都亭侯為解煩督黃龍元年卒弟表字文奧武庶子也少知名與諸葛恪顧譚張休等並侍東宮皆共親友尚書暨豔亦與表善後豔遇罪時人咸自營護信厚言薄表獨不然士以此重之徙太子中庶子拜翼正都尉兄脩亡後表母不肯事脩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家事當奉嫡母母若能為表屈情承順嫡母者是至願也若母不能直當出別居耳表於大義公正如此由是二母感寤雍穆表以父死敵場求用

為將領兵五百人表欲得戰士之力傾意接待士皆愛附樂為用命時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收考極毒惟死無辭廷尉以聞權以表能得健兒之心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械沐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權奇之欲全其名特為赦明誅戮其黨遷表為無難右部督封都亭侯以繼舊爵表皆陳讓乞以傳脩子延權不許嘉禾三年諸葛恪領丹陽太守討平山越以表領新安都尉與恪參勢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家在會稽新安縣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乞以還官克足精銳詔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得辭焉表乃稱曰今除國賊報父之仇以人為本空枉此勁銳以為僮僕非表志也皆輒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聞權甚嘉之下郡縣料正戶羸民以補其處表在官三年廣開降納得兵萬餘人事捷當出會鄱陽民吳遽等為亂攻沒城郭屬縣搔動表便越界赴討遽以

慷慨武毅英烈孫策入郡襲迎於高遷亭策見而偉之到署門下賊曹時山陰宿賊黃龍羅周勃聚黨數千人策自出討襲身斬羅勃首還拜別部司馬授兵數千遷揚武都尉從策攻皖又討劉勳於尋陽伐黃祖於江夏策薨權年少初統事太妃憂之引見張昭及襲等問江東可保安不襲對曰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衆事襲等為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衆皆壯其言鄱陽賊彭虎等望見旌旗便散走旬日盡平拜威越校尉遷偏

將軍建安十三年權討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
栟閤大絏繫石為矴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
不得前襲與淩統俱為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
乘大舸船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絏蒙衝乃橫流
大兵遂進祖便開門走兵追斬之明日大會權舉觴屬
襲曰今日之會斷絏之功也曹公出濡須襲從權赴之
使襲督五樓船住濡須口夜卒暴風五樓船傾覆左右
散走舸乞使襲出襲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
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
服臨喪供給甚厚

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吳書曰寧本南陽人其先
補蜀郡丞頃之棄官歸家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
帥羣聚相隨挾持弓弩負眠帶鈴民聞鈴聲即知是寧
吳書曰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於郡中其出入步則
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所如光道路住止常
以繒錦維舟去或割棄以示奢也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隆厚者
乃與交歡不爾即放所將奪其資貨於長吏界中有所
賊害作其發負至二十餘年止不攻劫頗讀諸子乃往
依劉表因居南陽不見進用後轉托黃祖祖又以凡人
畜之吳書曰寧將僮客八百人就劉表表儒人不習軍
事時諸英豪各各起兵寧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恐
一朝土崩幷受其禍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
乃留依祖祖三年不禮之權討祖祖軍敗奔走追兵急
寧以善射將兵在後射殺校尉淩操操祖既得免軍罷還
營待寧如初祖都督蘇飛數薦寧祖不用令人化誘其
客客稍亡寧欲去恐不獲免獨憂悶不知所出飛知其
意乃要寧為之置酒謂曰吾薦子者數矣主不能用日
月逾邁人生幾何宜自遠圖庶遇知己寧良久乃曰雖
有其志未知所由飛曰吾欲白子為邾長於是去就孰
與臨版轉丸乎寧曰幸甚飛白祖聽寧
之縣招懷亡客幷義從者得數百人於是歸吳周瑜
呂蒙皆共薦達孫權加異同於舊臣寧陳計曰今漢祚
日微曹操彌憍終為篡盜南荊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
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
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規之不可後操圖之圖
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
右欺弄務於貨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
不脩怠於耕農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
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權深

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權舉酒屬寧曰與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言乎權遂西果禽祖盡獲其士衆遂授寧兵屯當口吳書曰初權破祖先作兩函欲以盛祖及蘇飛首飛令人告急於寧寧曰飛若不言吾豈忘之權為諸將置酒寧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為權言飛疇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捐骸於溝壑不得致命於麾下今飛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為君致之若走去何寧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乃赦之後隨周瑜拒破曹公於烏林攻曹仁於南郡未拔寧建計先徑進取夷陵往即得其城因入守之時手下有數百兵并所新得僅滿千人曹仁乃令五六千人圍寧寧受攻累日敵設高樓雨射城中士衆皆懼惟寧談笑自若遣使報瑜瑜用呂蒙計帥諸將解圍後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羽號有三萬人寧時有三百兵乃曰可復以五百人益渡肅與諸將議寧時有三百兵乃曰可復以五百人益吾吾往對之保羽聞吾欻唾不敢涉水涉水即是吾禽自擇選銳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云欲夜涉肅便選千兵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住不渡而結柴營今遂名此處為關羽瀨權嘉寧功拜西陵太守領陽新下雉兩縣後從攻皖為升城督寧手持練身緣城為吏士先卒破獲朱光計功呂蒙為最寧次之拜折衝將軍後曹公出濡須寧為前部督受勑出斫敵前營權特賜米酒衆殽寧乃料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寧先以銀盃酌酒自飲兩盃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肯時持寧引白削置膝上呵謂之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與甘寧甘寧尚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見寧召厲即起拜時酒通酌兵各一銀盃至二更時衙枚出斫敵敵驚動遂退寧益貴重增兵二千人圍寧寧受攻累日敵設高樓雨射城中士衆皆懼惟寧談笑自若遣使報瑜瑜用呂蒙計帥諸將解圍後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羽號有三萬人自擇選銳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淺瀨云欲夜涉

兒亦樂為用命建安二十年從攻合肥會疫疾軍旅皆已引出唯車下虎士千餘人并呂蒙蔣欽凌統及寧從權逍遥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寧引弓射敵與統等死戰寧厲聲問鼓吹何以不作壯氣毅然權尤嘉之吳書曰凌統怨寧殺其父操寧常備統不與相見權亦命統不得讎之當於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寧起曰寧能雙戟舞寧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操刀持楯以身分之後權知統意因令寧將兵遂徙屯於半州寧厨下兒曾有過走投呂蒙蒙恐寧殺之故不即還後寧齎禮禮蒙母臨當與升堂乃出厨下兒還寧

寧許蒙不殺斯須還船縛置桑樹自挽弓射殺之畢勑船人更增舲纜解衣卧船中蒙大怒擊鼓會兵欲就船攻寧寧聞之故卧不起蒙母徒跣出諫蒙曰至尊待汝如骨肉屬汝以大事何有以私怒而欲攻殺甘寧寧死之日縱至尊不問汝豈是為臣下非法蒙素至孝聞母言即豁然意釋自至寧船笑呼之曰興霸老母待卿食急上寧涕泣歔欷曰負卿與蒙俱還見母歡宴竟日寧卒權痛惜之子環以罪徙會稽無幾死

凌統字公績吳郡餘杭人也父操輕俠有膽氣孫策初興每從征伐常冠軍履鋒守永平長平治山越姦猾歙手遷破賊校尉及權統軍從討江夏入夏口先登破其前鋒輕舟獨進中流矢死統年十五左右多稱述者權亦以操死國事拜統別部司馬行破賊都尉使攝父兵後從擊山賊權破保屯先還餘麻屯萬人統與督張異等留攻圍之克日當攻先期統與督陳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督祭酒陵轢一坐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侮慢面折不為用勤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答衆因罷出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辱統統不忍引刀斫勤數日乃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厲士卒身當矢石所攻一面應時披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拘於軍正權壯其果毅使得以功贖罪後權復征江夏統為前鋒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船常去大兵數十里行入石江斬黃祖將張碩盡復船人還以白權引軍兼道水陸並集時呂蒙敗其水軍而統先搏其城於

是大獲權以統為承烈都尉與周瑜等拒破曹公於烏
林遂攻曹仁遷為校尉雖在軍旅親賢接士輕財重義
有國士之風又從破皖拜盪寇中郎將領沛相與呂蒙
等西取三郡反自益陽從往合肥為右部督時權徹軍
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兵兵去
已遠勢不相及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扶扞權出敵已
毀橋橋之屬者兩版權策馬驅馳統復還戰左右盡死
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權已免乃還橋敗路絶統被

甲潛行權既御船見之驚喜統痛親近無反者悲不自
勝權引決拭之謂曰公績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
人吳書曰統創甚權遂留統於舟盡易其衣服其創賴得卓氏良藥故得不死　拜偏將軍倍
給本兵時有薦同郡盛暹於權者以為梗槩大節有過
於統權曰且令如統足矣後召暹夜至時統已臥聞之
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害如此統以山中人
尚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權令東占且討之命勑屬城
凡統所求皆先給後聞統素愛士士亦慕焉得精兵萬

餘人過本縣步入寺門見長吏懷三版恭敬盡禮親舊
故人恩意益隆事畢當出會病卒時年四十九權聞之
拊牀起坐哀不能自止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使張承為
作銘誄二子烈封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愛待與諸子
同寘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
教之讀書十日一令乘馬追錄統功封烈亭侯還其故
兵後烈有罪免封復襲爵領兵孫盛曰觀孫權之養士
也傾心竭思以求其死力泣周泰之疮殉陳武之妾請呂蒙之命育淩統之孤
卑曲苦志如此之勤也是故雖令德無聞仁澤內著而

能屈彊荆吳僭儗年歲者抑有由也然霸王之道期於
大者遠者是以先王建德義之基恢信順之宇制經畧
之網明貴賤之序易簡而其親可久體全而其功可大
豈委瑣近務邀利於當年哉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
焉致遠恐泥
其是之謂乎

徐盛字文嚮琅邪莒人也遭亂客居吳以勇氣聞孫權
統事以為別部司馬授兵五百人守柴桑長拒黃祖祖
子射嘗率數千人下攻盛盛時吏士不滿二百與相拒
擊傷射吏士千餘人已乃開門出戰大破之射遂絶迹
不復為寇權以為校尉蕪湖令復討臨成南阿山賊有

功徙中郎將督校兵曹公出濡須從權禦之魏嘗大出橫江盛與諸將俱赴討時乘蒙衝遇迅風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斫敵敵披退走有所傷殺風止便還權大壯之及權為魏稱藩魏使邢貞拜權為吳王權出都亭候貞貞有驕色張昭既怒而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旅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後遷建武將軍封都亭侯領廬江太守賜臨城縣為奉邑劉備次西陵盛攻取諸屯所向有功曹休出洞口盛與呂範全琮渡江拒守遭大風船人多喪盛收餘兵與休夾江休使兵將就船攻盛盛以少禦多敵不能克各引軍退還安東將軍封蕪湖侯後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計從建業築圍作薄落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船諸將以為無益盛不聽固立之文帝到廣陵望圍愕然彌漫數百里而江水盛長便引軍退諸將乃伏干寶晉紀所云疑城已注孫權

傳魏氏春秋云文帝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也黃武中卒子楷襲爵領兵

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也孫權為陽羨長始往隨權性博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家至門輒言後豪富相還權奇愛之因使召募得百餘人遂以為將討山賊有功署別部司馬後為吳大市刺奸盜賊斷絕由是知名遷豫章西安長劉表在荊州民數被寇自璋在事寇不入境比縣建昌起為賊亂轉領建昌加武猛校尉討治惡民旬月盡平召合遺散得八百人將還建業合肥之役張遼奄至諸將不備陳武鬬死宋謙徐盛皆披走璋身次在後便馳進橫馬斬謙盛兵走者二人兵皆還戰權甚壯之拜偏將軍遂領百校屯半州權征關羽璋與朱然斷羽走道到臨沮住夾石璋部下司馬忠禽羽并羽子平都督趙累等權即分宜都至秭歸二縣為固陵郡拜璋為太守振威將軍封溧陽侯甘寧卒又并其軍劉備出夷陵璋與陸遜并力拒之璋部下斬備護軍馮習等所殺傷甚衆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魏將夏侯尚

等圍南郡分前部三萬人作浮橋渡百里洲上諸葛瑾
楊粲拉會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絕瑋曰魏
勢始盛江水又淺未可與戰便將所領到魏上流五十
里伐葦數百萬束縛作大筏欲順流放火燒敗浮橋作
筏適畢伺水長當下尚便引退瑋下備陸口權稱尊號
拜右將軍瑋為人麤猛禁令肅然好立功業所領兵馬
不過數千而其所在常如萬人征伐止頓便立軍市他
軍所無皆仰取足然性奢泰末年彌甚服物僭擬吏兵
富者或殺取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舉奏權惜其功而
輒原不問嘉禾三年卒子平以無行徙會稽瑋妻居建
業賜田宅復客五十家

丁奉字承淵廬江安豐人也少以驍勇為小將屬甘寧
陸遜潘璋等數隨征伐戰鬬常冠軍每斬將搴旗身被
創夷稍遷偏將軍孫亮即位為冠軍將軍封都亭侯魏
遣諸葛誕胡遵等攻東興諸葛恪率軍拒之諸將皆曰
敵聞太傅自來上岸必遁走奉獨曰不然彼動其境內

悉許洛兵大舉而來必有成規豈虛還哉無恃敵之不
至恃吾有以勝之及恪上岸奉與將軍唐咨呂據留贊
等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
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帥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
奉舉帆二日至遂據徐塘天寒雪敵諸將置酒高會奉
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
解鎧著冑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為設備奉縱兵斫
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遷滅寇將軍進封
都亭侯魏將文欽來降以奉為虎威將軍從孫峻至壽
春迎之與敵追軍戰於高亭奉跨馬持矛突入其陣中
斬首數百獲其軍器進封安豐侯太平二年魏大圍之
遣朱異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為先登屯
於黎漿力戰有功拜左將軍孫休即位與張布謀欲誅
孫綝布曰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略過人能斷大事休
召奉告曰綝秉國威將行不軌欲與將軍誅之奉曰巫
相兄弟友黨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可因臘會有

陛下兵以誅之也休納其計因會請綵奉與張布目左右斬之遷大將軍加左右都護永安三年假節領徐州牧六年魏伐蜀奉率諸軍向壽春為救蜀之勢蜀亡軍還休甍奉與丞相濮陽興等從萬彧之言共迎立孫皓遷右大司馬左軍師寶鼎三年皓命奉與諸葛靚攻合肥奉與晉大將石苞書搆而間之苞以徵還建衡元年奉復帥衆治徐塘因攻晉穀陽穀陽民知之引去奉無所獲皓怒斬奉導軍三年奉貴而有功漸以驕矜或有毀之者皓追以前出軍事徙奉家於臨川奉弟封官至後將軍先奉死

評曰凡此諸將皆江表之虎臣孫氏所厚待也以潘璋之不修權能忘過記功其保據東南宜哉陳表將家支庶而與曹子名人比翼齊衡拔萃出類不亦美乎

吳志卷十

吳志卷十考證

程普增兵二千騎五十四〇四疑作匹

韓當為別部司馬注以軍旅陪隸分於英豪〇分疑作介

綜內懷懼注又言恐罪自及〇自及元本作及己

蔣欽孫策之襲袁術欽隨從給事〇臣明楷按孫策傳袁術僭號策止以書責而絕之未有襲術之事疑有誤

賀齊討黟賊欽督萬兵與齊并力〇黟賊疑作黟賊周泰惟泰奮擊投身衛權〇監本訛作奮激没身今改正

遣使者授以御蓋注威平意快為之勿以寒門自退也〇威平疑作幼平周泰字也

陳武收考極毒惟死無辭〇惟元本作雖

甘寧祖又以凡人畜之注祖三年不禮之〇毛本作三年祖不禮之

又注吾薦子者數矣主不能用○臣龍官按各本俱作王不能用誤黃祖未嘗為王也

遂授寧兵屯當口注今為君致之若走去何○致疑作走云何今改正

置陳范二史此二字多通用若走去何監本訛作若涉水即是吾禽○元本作即為吾禽

即起拜時酒通酌兵各一銀盌○毛本作即起拜持酒太平御覽作次通酌兵各一銀盌多次字

權尤嘉之注因操刀持楯○元本作操刀持稍

凌統復襲爵領兵注豈委璞近務邀利於當年哉○監本訛作踒璞臣龍官按踒音窩訓折足也於璞義無涉當作委璞今改正

徐盛射遂絕迹不復為寇○元本作不敢為寇

潘璋禁令肅然好立功業○功業各本俱訛作功夫今改正

丁奉太平二年魏大園之○元修本太平二年下有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來降十二字魏大園之作人園之

奉無所獲皓怒斬奉道軍三年○三年下疑脫卒字

吳志卷十考證

謹案卷九第六頁前一行皆延頸觀望刊本延訛
二據監本改
第七頁後五行感動左右刊本動訛慟據毛本改
第十四頁後二行不如遣兵助之刊本遣訛還據
毛本改
第十五頁後六行與本傳所載刊本脫傳字據毛
本增
卷十第十三頁前一行張昭時在坐刊本坐訛位
據毛本改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錄監生臣蔣大鎔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史部

吳志卷十一至十三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吳志卷十一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朱治　朱然子績　呂範子據　朱桓子異

朱治字君理丹陽故鄣人也初為縣吏後察孝廉州辟從事隨孫堅征伐中平五年拜司馬從討長沙零桂等三郡賊周朝蘇馬等有功堅表治行都尉從破董卓於陽人入洛陽表治行督軍校尉特將步騎東助徐州牧陶謙討黃巾會堅薨治扶翼策依就袁術後知術政德不立乃勸策還平江東時太傅馬日磾在壽春辟治為掾遷吳郡都尉是時吳景已在丹陽而策為術攻廬江於是劉繇恐為袁孫所幷遂搆嫌隙而策家門盡在州下治乃使人於曲阿迎太妃及權兄弟所以供奉輔護甚有恩紀治從錢唐欲進到吳吳郡太守許貢拒之於由拳治與戰大破之貢南就山賊嚴白虎治遂入郡領

太守事策既走劉繇東定會稽權年十五治舉為孝廉後策薨治與張昭等共尊奉權建安七年權表治為九眞太守行扶義將軍割婁由拳無錫毗陵為奉邑置長吏征討夷越佐定東南禽截黃巾餘類陳敗萬秉等黃武元年封毗陵侯領郡如故二年拜安國將軍金印紫綬徙封故鄣權歷位上將及為吳王治每進見權常親迎執版交拜饗宴賜賜恩敬特隆至從行吏皆得奉贄私覿其見異如此初權弟翊性峭急喜怒快意治數責教諭以道義權從兄豫章太守責女為曹公子婦及曹公破荊州威震南土責畏懼欲遣子入質治聞之求往見責為陳安危江表傳載治說責曰破虜將軍昔率義兵入討董卓聲冠中夏義士壯之討逆將以君侯骨肉至親器為時生故表漢朝剖符大郡兼建將校仍閫綜兩府榮冠宗室為遠近所瞻加討虜聰明神武繼承洪業攬結英雄周濟世務軍衆日盛事業日隆雖昔蕭王之在河北無以加也必克成王基應運東南故劉玄德遠布腹心求見拯救此天下所共知也前在東聞道路之言云將軍有異趣良用憮然令曹公阻兵傾覆漢室幼帝流離百姓元元未知所歸而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煙城邑空虛道殣相望士歎於外婦怨乎室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以此料之豈能越長江與我爭利哉將軍當斯時也而欲背骨肉之親違萬安之計割同氣之膚啖虎狼之口為一女子改慮易圖失機毫釐差以千里豈不惜哉責由此遂止權常歎治憂勤王事性儉約雖在富貴車服惟供事權優異之自令督軍御史典屬城文書治領四縣租稅而已然公族子弟及吳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數治率數年一遣詣王府所遣數百人每歲時獻御權答報過厚是時丹陽深地頻有奸叛亦以年向老思戀土風自表屯故鄣鎮撫山越諸父老故人莫不詣門治皆引進與共飲晏鄉黨以為榮在故鄣歲餘還吳黃武三年卒在郡三十一年年六十九子才素為校尉領兵既嗣父爵遷偏將軍吳書曰才字君業為人精敏善騎射權愛異之常侍從游戲少以父任為武衛校尉領兵隨從征伐屢有功捷本郡議以才少處榮貴未留意於鄉黨才乃歎曰我初為將者以才少處榮貴未留意於鄉黨才乃歎曰我初為將謂跨馬蹈敵當身履鋒足以揚名不知鄉黨復追述其舉措乎於是更折節為恭留意於宿客輕財尚義施不望報又學兵法名聲始聞於遠近會疾卒才弟紀權以策女妻之亦以校尉領兵紀弟緯萬歲皆早夭才子琬襲爵為將至鎮西將軍

朱然字義封治姊子也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

三乃啓策乞以為嗣策命丹陽郡以羊酒召然然到吳策優以禮賀然嘗與權同書學結恩愛至權統事以然為餘姚長時年十九後遷山陰令加折衝校尉督五縣郡授兵一千人會山賊盛起然平討旬月而定曹公出濡須然備大塢及三關屯拜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從討關羽別與潘璋到臨沮禽羽遷昭武將軍封西安鄉侯虎威將軍呂蒙病篤權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為可任蒙卒權假然節鎮江陵黃武元年劉備舉兵攻宜都然督五千人與陸遜并力拒備然別攻破備前鋒斷其後道備遂破走拜征北將軍封永安侯魏遣曹真夏侯尚張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住宛為其勢援連屯圍城權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上立圍塢為然外救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即時却退郃據州上圍守然中外斷絕權遣潘璋楊粲等解而圍不解時然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宴如而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閒隙攻破兩屯魏攻圍然凡六月日未退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欲盡因與敵交通謀為內應垂發事覺然治戮泰尚等不能克乃徹攻退還由是然名震於敵國改封當陽侯六年權自率衆攻石陽及至旋師潘璋斷後夜出錯亂敵追擊璋璋不能禁然即還住拒敵使前船得引極遠徐乃後發黃龍元年拜車騎將軍右護軍領兗州牧頃之以兗州在蜀分解牧職嘉禾三年權與蜀克期大舉權自向新城然與全琮各受斧鉞為左右督會吏士疾病故未攻而退赤烏五年征柤中（襄陽記曰柤音如租稅之租柤中在上黃界去襄陽一百五十里魏時夷王梅敷兄弟三人部曲萬餘家屯此分布在中廬宜城西山隅汚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陸良田汚南之膏腴沃壤謂之柤中）魏將蒲忠胡質各將數千人忠要遮險隘圖斷然後質為忠繼援時然所督兵將先四出聞問不暇收合便將帳下見兵八百人逆掩忠戰不利質等皆退（孫氏異同評曰魏志及江表傳云然以景

初元年正始二年再出為寇所破胡質蒲忠在景初元年魏志承魏書依違不說質等為然所破而直云然退耳吳志說赤烏五年於魏為正始三年魏將蒲忠與朱然戰忠不利質等皆退按魏少帝紀及孫權傳是歲竝無事當是陳壽誤以吳嘉禾六年為赤烏五年耳　嘉

聞然深入率步騎六千斷然後道然夜出逆之軍以勝反先是歸義馬茂懷姦覺誅權深忿之然臨行上疏曰馬茂小子敢負恩養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捷欲令所獲震耀遠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觀以解上下之忿惟陛下識臣先言責臣後效權時抑表不出然既獻捷羣臣上賀權乃舉酒作樂而出然表曰此家前初有表孤以為難必今果如其言可謂明明於見事也遣使拜然為左大司馬右軍師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脩潔其所文采惟施軍器餘皆質素終日欽欽常在戰場臨急膽定尤過絕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諸葛瑾子融步騭子協雖各襲任權特復使然總為大督又陸遜亦本功臣名將存者惟然莫與比隆寢疾二年後漸增篤權晝為減膳夜為不寐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權輒召見口自問訊入賜酒食出送布帛自創業功臣疾病權意之所鍾呂蒙淩統最重然其次矣年六十八赤烏十二年卒權素服舉哀為之感慟子績嗣

績字公緒以父任為郎後拜建忠都尉叔父才卒績領其兵隨太常潘濬討五溪以膽力稱遷偏將軍營下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魯王霸注意交績嘗至其廨就之坐欲與結好績下地住立辭而不當然卒績襲業拜平魏將軍樂鄉督明年魏征南將軍王昶率衆攻江陵城不克而退績與奮威將軍諸葛融書曰昶遠來疲困馬無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繼吾欲破之於前足下乘之於後豈一人之功哉宜同斷金之義融答許績績便引兵及昶於紀南紀南去城三十里績先戰勝而融不進績後失利權深嘉績盛責怒融融兄大將軍恪貴重故融得不廢初績與恪融不平

及此事變為隙益甚建興元年遷鎮東將軍二年春恪向新城要績并力而留置半州使融無其任冬恪融被害績復還樂鄉假節太平二年拜驃騎將軍孫綝秉政大臣疑貳績恐吳必擾亂而中國乘釁乃密書結蜀使為并無之慮蜀遣右將軍閻宇將兵五千增白帝守以須績之後命永安初遷上大將軍都護督自巴丘上迄西陵元興元年就拜左大司馬初然為治行喪竟乞復本姓權不許績以五鳳中表還為施氏建衡二年卒

呂範字子衡汝南西陽人也少為縣吏有容觀姿貌邑人劉氏家富女美範求之女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呂子衡寧當久貧者邪遂與之婚後避亂壽春孫策見而異之範遂自委昵將私客百人歸策時太妃在江都策遣範迎之徐州牧陶謙謂範為袁氏覘候諷縣掠考範範親客健兒篡取以歸時唯範與孫河常從策跋涉辛苦危難不避策亦親戚待之每與升堂飲宴於太妃前後從策攻破廬江還俱東渡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麾下小丹陽湖熟領湖熟相策定秣陵曲阿牧笮融劉繇餘衆增範兵二千騎五十匹後領宛陵令討破丹陽賊還吳遷都督江表傳曰策從容獨與範基範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範在遠聞網紀猶有不整者範願整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卿既上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於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碎事乎範曰不然今捨本土而托將軍老非為妻子也欲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即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褲著袴褶執鞭詣閤下啓事曰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事由是軍中肅睦威禁大行是時下邳陳瑀自號吳郡太守住海西與彊族嚴白虎交通策自將討虎別遣範與徐逸攻瑀於海西梟其大將陳牧九州春秋曰初平三年揚州刺史陳禕死袁術使瑀領揚州牧後術為曹公所敗於封丘南人救瑀瑀拒之術走陰陵好以下瑀瑀不知權而又怯不即攻術術於淮北集兵向壽春瑀懼使其弟公琰請和於術術執之而進瑀走歸下邳又從攻祖郎於陵陽太史慈於勇里七縣平定拜征虜中郎將征江夏還平鄱陽策薨奔喪于吳後權復征江夏範與張昭留守曹公至赤壁與周瑜等俱拒破之拜裨將軍領彭澤太守以彭澤柴桑歷陽為奉邑劉備詣京見權範密請留備後遷平南將軍屯柴桑權討黃祖過範館謂曰昔早從卿

言無此勞也令當上取之卿為我守建業權破羽還都武昌拜範建威將軍封宛陵侯領丹陽太守治建業督扶州以下至海轉以漂陽懷安寧國為奉邑曹休張遼臧霸等來伐範督徐盛全琮孫韶等以舟師拒休等於洞口遷前將軍假節改封南昌侯時遭大風船人覆溺死者數千還軍拜揚州牧性好威儀州民如陸遜全琮及貴公子皆脩敬虔肅不敢輕脫其居處服飾於時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權悅其忠不怪其侈江表傳曰人有白範與賀齊奢好舟車嚴整耳此適足作軍容何損於治哉告者乃不敢復言初策使範典主財計權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黃武七年範遷大司馬印綬未下疾卒權素服舉哀遣使者追贈印綬及還都建業權過範墓呼曰子衡言及流涕祀以太牢江表傳曰初權

麗奇綺服飾僭擬王者權曰昔管仲踰禮桓公優而容之無損於霸今子衡公苗身無夷吾之失但其器械精好舟車嚴整此適足作軍容何損於治哉告者乃不敢復言初策使範典主財計權悅其忠不怪其侈江表傳曰人有白範與賀齊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權悅其忠不怪其侈江表傳曰人有白範與賀齊奢靡然以憂公為先事耳未有帝王志也禹勸之以復漢業是禹開初議之端矣子敬英爽有殊畧孤始與一語便及大計與禹相似故比之呂子衡忠篤亮直性雖好奢然以憂公為先不足為損避袁術自歸於兄兄作大將別領部曲故憂兄事乞為都督辦護脩整加之恪勤與吳漢相類故方之皆有旨趣非孤私之也峻乃服範長子先移都建業大會將相丈武時謂嚴峻曰孤昔歎魯子敬比鄧禹呂子衡方吳漢聞卿諸人未平此論今定云何峻退席曰臣未解指趣謂肅範受饒褒歎過實權曰昔鄧仲華初見光武光武時受更始使撫河北行大司馬事耳未有帝王志也禹勸之以復漢業是禹開初議之端矣子敬英爽有殊畧孤始與一語便及大計與禹相似故比之呂子衡忠篤亮直性雖好奢然以憂公為先不足為損避袁術自歸於兄兄作大將別領部曲故憂兄事乞為都督辦護脩整加之恪勤與吳漢相類故方之皆有旨趣非孤私之也峻乃服範長子先卒次子據嗣

據字世議以父任為郎後範寢疾拜副軍校尉佐領軍事範卒遷安軍中郎將數討山賊諸深惡劇地所擊皆破隨太常潘濬討五谿復有功朱然攻樊據與朱異破城外圍還拜偏將軍入補馬閑右部督遷越騎校尉太元元年大風江水溢流漸淹城門權使視水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權嘉之拜盪魏將軍權寢疾以據為太子右部督太子即位拜右將軍魏出東興據赴討有功明年孫峻殺諸葛恪遷據為驃騎將軍平西宮事五鳳二年假節與峻等襲壽春還遇魏將曹珍破之於高亭太平元年帥師侵魏未及淮聞孫峻死以從弟綝自

代據大怒引軍還欲廢綝綝聞之使中書奉詔詔文欽劉纂唐咨等使取據又遣從兄慮以都下兵逆據於江都左右勸據降魏據曰耻為叛臣遂自殺夷三族

朱桓字休穆吳郡吳人也孫權為將軍桓給事幕府除餘姚長往遇疫癘穀食荒貴桓分部良吏隱親醫藥飨粥相繼士民感戴之遷溧冠校尉授兵二千人使部伍吳會二郡鳩合遺散期年之間得萬餘人後丹陽鄱陽山賊蜂起攻没城郭殺略長吏處處屯聚桓督領諸將周旋赴討應皆平定稍遷裨將軍封新城亭侯後代周泰為濡須督黄武元年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仁欲以兵襲取州上偽先揚聲欲東攻羨溪桓分兵將赴羨溪既發卒得仁進軍拒濡須七十里問桓遣使追還羨溪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又謂士衆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丕自来尚不足憂況仁等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虚弱以誘致仁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督諸葛虔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部曲妻子所在也仁自將萬人留橐皐復為泰等後拒桓部兵將攻取油船或別擊雕等桓等身自拒泰燒營而退遂梟雕生虜雙送武昌臨陣斬溺死者千餘權嘉桓功封嘉興侯遷奮武將軍領彭城相黄武七年鄱陽太守周魴譎誘魏大司馬曹休休將步騎十萬至皖城以迎魴時陸遜為元帥全琮與桓為左右督各督三萬人擊休休知見欺當引軍還自負衆盛邀於一戰桓進計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可盡而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

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權先與陸遜議遜以為不可故計不施行黃龍元年拜桓前將軍領青州牧假節嘉禾六年魏廬江主簿呂習請大兵自迎欲開門為應桓與衛將軍全琮俱以師迎既至事露軍當引還城外有溪水去城一里所廣三十餘丈深者八九尺淺者半之諸軍勒兵渡去桓自斷後時廬江太守李膺整嚴兵騎欲須諸軍半渡因迫擊之及見桓節蓋在後卒不敢出其見憚如此是時全琮為督權又令偏將軍胡綜宣傳詔命參與軍事琮以軍出無獲議欲部分諸將有所掩襲桓素氣高耻見部伍乃徃見琮問行意感激發怒與琮校計琮欲自解因曰上自令胡綜為督綜意以為宜爾桓愈恚恨還乃使人呼綜綜至軍門桓出迎之顧謂左右曰我縱手汝等各自去有一人旁出語綜使還桓出不見綜知左右所為因斫殺之桓佐軍進諫刺殺佐軍遂托狂發詣建業治病權惜其功能故不罪孫盛曰書云臣無作威作福作威作福則由于而家害于而國桓之賊忍殆虎狼也人君且猶不可況將相乎語曰得一夫而失一國縱罪虧刑失孰大焉使子異攝領部曲令醫視護數月復遣還中洲權自出祖送謂曰今寇虜尚存王塗未一孤當與君共定天下欲令君督五萬人專當一面以圖進取想君疾未復發也桓曰天授陛下聖姿當君臨四海猥重任臣以除奸逆臣疾當自愈吳錄曰桓奉觴曰臣當遠去願一將陛下鬭無所復恨權馮几前席桓進前將鬭曰臣今日真可謂將虎鬭也權大笑桓性護前耻為人下每臨敵交戰節度不得自由輒嗔恚憤激然輕財貴義無以彊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士瞻護六親俸祿產業皆與共分及桓疾困舉營憂戚年六十二赤烏元年卒吏士男女無不號慕又家無餘財權賜鹽五千斛以周喪事子異嗣

異字季文以父任除郎文士傳曰張惇子純與張儼及異俱童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告曰老鄙相聞饑渴甚矣夫驟屢以迅驟為功鷹隼以輕疾為妙其為吾各賦一物然後乃坐儼乃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幹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高墉三人各隨其目所見而賦之皆成而後坐據大歡悅

後拜騎都尉代桓領兵赤烏四年隨朱然攻魏樊城建計破其外圍還拜偏將軍魏廬江太守文欽營住六安多設屯砦置諸道要以招誘亡叛為邊蔽害異乃身率其手下二千人掩破欽七屯斬首數百遷揚武將軍權與論攻戰辭對稱意權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曰本知季文猶定見之復過所聞十三年文欽詐降密書與異欲令自迎異表呈欽書因陳其偽不可便迎權詔曰方今北土未一欽云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譎者但當設計網以羅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呂據督二萬人與異幷力至北界欽果不降建興元年遷鎮南將軍是歲魏遣胡遵諸葛誕等出東興異督水軍攻浮梁壞之魏軍大破吳書曰異又隨諸葛恪圍新城城既不拔異等皆言宜速還豫章襲石頭城不過數日可拔恪以書曉異異投書於地曰不用我計而用侯子言恪大怒立奪其兵遂廢還建業太平二年假節為大都督救壽春圍不解還軍為孫綝所枉害吳書曰綝要異相見將往恐陸抗止之異曰子通家人耳當何所疑乎遂往綝使力人於坐上取之異曰我吳國忠臣有何罪乎乃拉殺之

評曰朱治呂範以舊臣任用朱然朱桓以勇烈著聞呂據朱異施績咸有將領之才克紹堂搆若範桓之越隘得以吉終至於據異無此之尤而反罹殃者所遇之時殊也

吳志卷十一考證

朱然諸葛瑾子融步騭子協雖各襲任○各宋本作名績字公緒○公緒監本訛公績今改正

呂範策亦親戚待之○亦元本作以還吳遷都督注範出便釋構著袴褶執鞭詣閤下啓事

曰稱領都督○臣明楷按曰稱疑作自稱上文呂範欲暫領都督以策意未許故出而自稱也

祀以太牢注大會將相文武時謂嚴畯曰○時冊府作特

呂據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備害太平御覽作備宮

朱桓卒得仁進軍拒濡須七十里問桓遣使追還羨溪兵○監本訛作七十里間臣龍官按此當作問言仁龍官按愴訓悶訓惡與語意不合應作獪言其狡獪也今改正

魏軍大破注不用我計而用侯子言○臣浩按侯子二字不可曉疑作倭子此朱異詈元遜之辭也

吳志卷十二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閒喜裴松之注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吳書曰翻少好學有高氣節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太守

虞翻子汜忠　肇昜陸績張溫駱統陸瑁

吾粲朱據

王朗命為功曹孫策征會稽翻時遭父喪衰絰詣府門朗欲就之翻乃脫衰入見勸朗避策朗不能用拒戰敗績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侯官侯官長閉城不受翻往說之然後見納吳書曰翻始欲送朗到廣陵朗感王方平訊言疾來邀我南岳相求故遂南行既至侯官又欲投交州翻諫朗曰此妄書耳交州無南岳所投乎乃止朗謂翻曰卿有老母可以還矣翻別傳曰朗使翻見豫章太守華歆圖起義兵翻未至豫章聞孫策向會稽翻乃還會遭父喪以臣使有節不敢過家星行追朗至侯官朗遣翻還然後奔喪而傳云孫策之來翻避策則為大異翻既歸策復命為功曹待以交友之

禮身詣翻第江表傳曰策書謂翻曰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勿謂孫策作郡吏相待也策好馳騁游獵翻諫曰明府用烏集之衆驅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雖漢高帝不及也至於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吏卒長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則不威故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白虵自放劉季害之願少留意策曰君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有禪諶草創之計是以行耳吳書曰策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賊獨騎與翻相得山中翻問左右安在策曰悉行逐賊翻曰危事也令策下馬此草深卒有驚急馬不及騎步翻善用矛請在前行得平地步翻策但牽之執弓矢以及蒙策乘馬策曰卿無馬奈何答曰翻能步行日可二百里自征討以來吏卒無及翻者明府試躍馬翻能疏步隨之行一大道得一敵吏策眄角自鳴之部曲識聲小大皆出逐從周旋平定三郡江表傳曰策討黃祖旋軍欲過取豫章特請翻語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加聞其戰具甚少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得無所傷害鄉便在前具宣孤意翻即奉命辭行遲到鄱請被禍萬巾與敵相見謂敵曰君自料名聲之在海內孰與鄱鄱故王府君敵曰不及也翻曰豫章資糧多少器仗精否士民勇果孰與鄱鄱又曰不如也翻曰討逆將軍智畧超世用兵如神前走劉揚州君所親見南定鄱鄱亦君所聞也今欲守孤城自料資糧已知不足不早為計悔無及也今大軍已次椒丘僕便還去明日中迎檄不到者與君辭矣翻既去敵明旦出城遣吏迎策策既定豫章引軍還吳饗賜將士計功行賞謂翻曰孤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語我東方人多才耳但恨學問不

博語議之間有所不及耳孤意猶謂未耳卿博學洽聞故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兒卿不願行便使子綱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也翻曰明府良佐故前不行府家寶而以示人倘留之則去明府良佐故前不行耳策笑曰然因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吾蕭何守會稽耳後三日便遣翻還郡臣松之以為王此言非也然王公拒戰華逆請服實由孫策初起名微衆寡故王能舉兵豈武勝哉策後威力轉盛勢不可敵華量力而止非必用仲翔之說也若使易地而居亦華戰王服耳按吳歷載翻謂歆曰竊聞明府與王府君齊名中州海內所宗雖在東如王會稽翻復問不審豫章精兵何如會稽對曰大不如也翻曰明府言不如王會稽謙光之譚耳精兵不如會稽實如尊教因述孫策才畧殊異用兵之奇歆乃答云當去此說為勝也翻出歆遣使迎策二說有不同乎翻出為富春長策薨諸長吏並欲出赴喪翻曰恐鄰縣山民或有奸變遠委城郭必致不虞因留制服行喪諸縣皆效之咸以安寧吳書曰策薨權統事定武中即將暠策之從兄也屯烏程整帥吏士欲取會稽會稽聞之使民守城以俟嗣主之命因令人告諭暠會稽典錄載翻說暠曰討逆明府不竟天年今攝事統衆宜在孝廉翻已與一郡吏士嬰城固守必欲出一旦之命為孝廉除害執事圖之於是暠退臣松之案此二書所說策亡之時翻猶為功曹與本傳不同後翻州舉茂才漢召為侍御史曹公為司空辟皆不就吳書曰翻聞曹公辟曰盜跖欲以餘財汚良家邪遂距不受翻與少府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融答書曰聞延陵之理樂觀吾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温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會稽東部都尉張紘又與融書曰虞仲翔前頗為論者所侵美寶為質彫摩益光不足以損孫權以為騎都尉翻數犯顏諫爭權不能悅又性不協俗多見謗毀坐徙丹陽涇縣呂蒙圖取關羽稱疾還建業以翻兼知醫術請以自隨亦欲因此令翻得釋也後蒙舉軍西上南郡太守麋芳開城出降蒙未據郡城而作樂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一心者麋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即從之時城中有伏計賴翻謀不行關羽既敗權使翻筮之得兌下坎上節五爻變之臨翻曰不出二日必當斷頭果如翻言權曰卿不及伏羲可與東方朔為比矣魏將于禁為羽所獲繫在城中權至釋之請與相見他日權乘馬出引禁併行翻呵禁曰爾降虜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欲抗鞭擊禁權呵止之後權

於樓船會羣臣飲禁聞樂流涕翻又曰汝欲以僞求免邪權悵然不平吳書曰後權與魏和欲遣禁還歸北翻復諫曰禁敗數萬衆身為降虜又不能死北習軍政得禁必不如所規還之雖無所損猶為放盜不如斬以令三軍示為人臣有二心者權不聽羣臣送禁翻謂禁曰卿勿謂吳無人吾謀適不用耳禁雖為翻所惡然猶盛歎翻魏文帝常為翻設虛坐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劒欲擊之侍坐者莫不遑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能容賢畜衆故海内望風今一朝棄之可乎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躬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權因勑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翻嘗乘船行與慶芳相逢芳船上人多欲令翻自避先驅曰避將軍船翻厲聲曰失忠與信何以事君傾人二城而稱將軍可乎芳聞之不應而遽避之後翻乘車行又經芳營門吏閉門車不得過翻復怒曰當閉反閉豈得事宜邪

芳聞之有慙色翻性疏直數有酒失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翻別傳曰權即尊號翻因上書曰陛下膺明聖之德體堯禹之孝歷運當期順天濟物奉承策命臣獨抃舞罪棄兩絕拜賀無階仰瞻宸極且喜且悲臣伏自刻省命輕雀鼠性輸毫釐罪惡莫大不容于誅吳天罔極全宥九載退當念戮頻受生活復偷視息臣年耳順思咎憂憤形容枯悴髮白齒落雖未能死自悼終沒不見宮闕百官之富不覩皇輿金軒之飾仰觀巍巍衆民之謠傍聽鍾鼓侃然之樂永隕海隅棄骸絕域不勝悲慕迸豫大慶悅以忘罪又為老子論語國語訓注皆傳於世翻別傳曰翻初立易注奏上曰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為六十四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纘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為之最密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秘說於經疏漏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其讀易者解之率少至孝靈之際頗川荀諝號為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以就其正孔子所宜協陰陽致麟鳳之道矣謹正書副上惟不罪戾翻又奏曰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以來海内英才

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以美大行四象之作而上為章首尤可惟突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誦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若乃北海鄭玄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又秦鄭玄解尚書違失事因臣聞周公制禮以辨上下孔子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是故尊君卑臣禮之大司也伏見故徵士北海鄭玄所注尚書以顧命康王執瑁古月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為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憑几洮頮為濯以為漱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為柳古桺卯同字而以為漱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惟也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天子頮面謂之澣衣古冢卯字反以為昧甚違不知蓋闕之義於此數事誤莫大焉宜命學官定此三事又馬融訓注亦以為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銅字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玄然此不定臣沒之後而奮乎百世雖世有知者懷以典籍自慰依易設象以占吉凶又以宋氏解玄頗有繆錯更為立法并著明楊釋宋以理其滯臣松之案翻云古大冢卯字讀當故劉留聊柳同用此字以從聲故也與日辰卯字字同音異然漢書王莽傳論卯金刀故以為日辰之卯今未能詳正然世多亂之故翻所說云荀諝荀爽之別名

一見之便與友善終成顯名　會稽典録曰覽字孝連八歲而孤家又單微清身立行用意不苟推財從弟以義讓稱長為人精儆潔淨門無雜賓孫權深貴侍之未及擢用會病卒甚見痛惜殊其門戶覽子固字子賤本名密避滕密改作固固在襁褓中闕澤見而異之曰此兒後必至公輔固少喪父獨與母居家貧守約色養致敬族弟孤弱與同寒温翻與固同僚書曰丁子賤塞淵好德堂構克舉野無遺薪斯之為懿其美優矣今德之後惟此君嘉耳歷顯位孫休時固為左御史大夫孫皓即位遷司徒皓悖虐固與陸凱孟宗同心憂國年七十六卒子彌字欽遠仕晉至梁州刺史孫濕光禄大夫徐陵字元大歷三縣長所在著稱遷零陵太守時朝廷佞以列卿之位故翻書曰元大受上卿之遇叔向在晉未若於今其見重如此陵卒僮客土田或見侵奪駱統為陵家訟之求與丁覽卜清等為比權許焉馬陵子平字伯先童亂知名翻甚愛之屢稱歎焉諸葛恪為丹陽太守討山越以平威重思慮可與効力請平為恪從事意甚薄及恪傾心接物士卒皆為盡力初平為恪走為平部曲所得平使輔政待平益疏恪被害子建士素遣去別為佗軍所獲平兩婦歸宗敬奉情過乎厚其行義敦篤皆此類也

在南十餘年年七十卒　吳書曰翻雖在徙棄心不忘國常憂五谿宜討以遼東海絶隔人使來屬尚不足取今去人財以求馬既非國利又恐無獲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呂岱岱為報為愛憎所白復徙蒼梧猛陵江表傳曰後權遣將士至遼東於海中遭風多所沒失權悔之乃令曰昔趙簡子稱諸君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虞翻亮直善於盡言國之周舍也前使翻在此此役不成促下問交州翻若尚存者給其人船發遣還都若以七者送喪還本郡

使兒子仕　會稽典録曰孫亮時有山陰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達依體像類造作異字千名以上仕郡門下書佐太守濮陽興正旦宴見掾吏言次問太守昔聞朱

會翻已終　歸葬舊墓妻子得還　會稽典録曰翻在交州徙蒼梧猶復講學不倦著老子易傳論語注及詩賦誄頌數萬言

賴川問士於鄭名公韓吳郡問士於劉聖博王景興問士於虞仲翔嘗見鄭劉二答而未覩仲翔對也欽聞國賢思覩盛美有日矣書佐寧識之乎肯對曰往過習昔初平末年王府君以淵妙之才超遷臨郡思賢嘉善樂采名俊問功曹虞翻曰聞玉出崑山珠生南海遠方異域各生珍寶且猶聞士人歎美貴邦舊多英俊徒以遠於京畿舍香未越耳功曹雅好博古寧識其人邪翻對曰夫會稽上應牽牛之宿下當少陽之位東漸巨海西通五湖南暢無垠北渚浙江南山攸居實為州鎮昔禹會羣臣因以命之山有金木鳥獸之殷水有魚鹽珠蚌之饒海嶽精液善生俊異是以忠臣繼踵孝子連閇下及賢女靡不育焉王府君笑曰地勢然矣士女之名可悉聞乎翻對曰不敢及遠略言其近者耳往者孝子句章董黯盡心色養喪致其哀單身林野鳥獸歸懷怨親之辱白日報讎海內聞名昭然光著太中大夫山陰陳嶷漁則化盜居則讓鄰感侵退藩遂成義里攝養車姬行足厲俗自揚子雲等上書薦之粲然傳世太尉山陰鄭公清亮質直不畏彊禦魯相山陰鍾離意稟殊特之姿孝家忠朝宰縣相國所在遺惠故取養有君子之慕魯國有丹書之信及陳宮費齊皆上契天心功德治狀記在漢籍有道山陰趙曄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淵懿學究道源著書垂藻駱驛百篇釋經傳之宿疑解當世之槃結或上窮陰陽之奧祕下據人情之歸極交阯刺史上虞基毋俊拔濟一郡讓爵土之封決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義主簿句章梁宏功曹史餘姚駒勳主簿句章鄭雲皆敦終始之義引罪免居門下督盜賊餘姚伍隆鄭莫反主簿任光章安小吏黃他身當白刃濟君於難揚州從事句章王脩委身授命垂聲來世河內太守上虞魏少英遭世屯蹇忘家憂國列在八俊為世英彥尚書烏傷楊喬桓帝妻以公主辭疾不納近故太尉上虞朱公夭娑聰亮欽明神武策無失謨征無遺慮是以天下義兵思以為首上虞女子曹娥父溺江流投水而死立石碑紀炳然著顯王府君雖士人紛紜於此二答而未覩仲翔對也欽聞國賢郡士人有太伯之三讓貴郡乃引上世之事及抗足矣翻對曰故先言其近者耳若乃節之士亦有其人昔越王翳讓位逃於亟山之穴越人薰而出之斯非太伯之儔邪且太伯外來之君非其地人也若以外來言之則大禹亦巡於此而葬之矣鄧大里黃公潔已暴秦之世高祖即作不能一致惠帝恭讓出則濟難徵士餘姚嚴遵王莽數聘抗節不行光武中興然後俯就矯手不拜志陵雲日皆著於傳籍較然彰明豈如槩許流俗遺譚不見經傳乎者哉王府君笑曰善哉話言也賢矣非君不著太守未之前聞也濮陽府君曰御史所云既聞其人亞斯已下書佐寧識之乎肯曰瞻仰景行敢不識之近者太守上虞陳業潔身清行志懷霜雪貞亮之信同操柳下遭漢中微委言棄祿遁迹黙歛以求其志高邈妙蹤天下所聞故桓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篇其聰明大署忠直謇諤則侍御史餘姚虞翻偏將軍烏傷駱統其淵懿純德則太子少傅山陰闇澤學通行茂作帝師儒其雄姿武毅立功當世則後將軍賀齊勳成績著其探極秘術言合神明則太史令上虞吳範其文章之事立言綮盛則御史中丞句章任爽都陽太守章安虞翔各馳文檄曄若春榮處士鄧盧欽弟犯公憲自殺乞代吳寧斯敦山陰祁庚上虞樊正咸代父死罪其女則松楊柳朱永寧瞿素或一醺守節喪身不顧或遭寇刼賊死不虧行皆近世之事尚在耳目府君曰皆海內之英也吾聞秦始皇二十五年以吳越地為會稽郡治吳漢封諸侯王以何年復為郡而分治於此肯對曰劉賈為荊王賈為英布所殺又以劉濞為吳王景帝四年濞反誅乃復為郡治於吳元鼎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為治并屬於此而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又徙治鄞或有寇害復徙句章到永建四年劉府君上書浙江之北以為吳郡會稽還治山陰自永建四年歲在己巳以至今年積百二十九歲府君

稱善是歲吳之太平三年歲在丁丑肯後仕朝常在臺閣為東觀令遥拜清和太守加位侍中推刺占射文藝多通翻有十一子第四子汜最知名永安初從選曹郎為散騎中常侍後為監軍使者討扶嚴病卒會稽典録曰汜字世洪生南海年十六父卒還鄉里孫綝廢幼主迎立琅琊王休未至綝欲入宮圖為不軌名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汜對曰明公為國伊周處將相之位擅廢立之威勢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踴躍自以伊霍復見於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羣下搖蕩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綝不懌竟立休休初即位汜與賀邵王蕃薛瑩俱為散騎中常侍以討扶嚴功拜交州刺史冠軍將軍餘姚侯尋卒汜弟忠宜都太守會稽典録曰忠字世方翻第五子貞固幹事好識人物遣吳郡陸機於童子之年稱上虞魏邁於無名之初終皆遠致為著聞之士交同縣王岐於孤宦之族仕進先至宜都太守忠乃代之晉征吳忠與夷道監陸晏晏弟中夏督京堅守不下城潰被害忠子譚字思奧晉陽秋稱譚清貞有檢操外如退弱内堅正有膽幹仕晉歷位内外終於衛將軍追贈侍中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聳越騎校尉累遷廷尉湘東河間太守會稽典録曰聳字世龍翻第六子也清虚無欲進退以禮在吳歷清官入晉除河間相王素聞聳名厚敬禮之聳抽引人物務在幽隱孤陋之中時王岐難聳以高士所達必合秀才於總猥所譽依已成所毀依已敗此吾所以歎息異聳書與族子察曰世之取士曾不招未齒於丘園索良才於總猥所譽依已成所毀依已敗此吾所以歎息也聳疾俗喪祭無度弟昌卒祭以少牢酒飯而已當時族黨並遵行之昌迁尉尚書濟陰抑強扶弱甚著威風昌已上諸軍事昌先上還來伐遣昌持節都督武昌已上諸軍事昌先上還節蓋印綬然後歸順在濟陰抑強扶弱甚著威風太守加位侍中推刺占射文藝多通翻有十一子第四子汜最知名永安初從選曹郎為散騎中常侍後為監軍使者討扶嚴病卒會稽典録曰汜字世洪生南海年十六父卒還鄉里孫綝廢幼主迎立琅琊王休未至綝欲入宮圖為不軌名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汜對曰明公為國伊周處將相之位擅廢立之威勢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踴躍自以伊霍復見於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羣下搖蕩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綝不懌竟立休休初即位汜與賀邵王蕃薛瑩俱為散騎中常侍以討扶嚴功拜交州刺史冠軍將軍餘姚侯尋卒汜弟忠宜都太守會稽典録曰忠字世方翻第五子貞固幹事好識人物遣吳郡陸機於童子之年稱上虞魏邁於無名之初終皆遠致為著聞之士交同縣王岐於孤宦之族仕進先至宜都太守忠乃代之晉征吳忠與夷道監陸晏晏弟中夏督京堅守不下城潰被害忠子譚字思奧晉陽秋稱譚清貞有檢操外如退弱内堅正有膽幹仕晉歷位内外終於衛將軍追贈侍中左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聳越騎校尉累遷廷尉湘東河間太守會稽典録曰聳字世龍翻第六子也清虚無欲進退以禮在吳歷清官入晉除河間相王素聞聳名厚敬禮之聳抽引人物務在幽隱孤陋之中時王岐難聳以高士所達必合秀才於總猥所譽依已成所毀依已敗此吾所以歎息異聳書與族子察曰世之取士曾不招未齒於丘園索良才於總猥所譽依已成所毀依已敗此吾所以歎息也聳疾俗喪祭無度弟昌卒祭以少牢酒飯而已當時族黨並遵行之昌迁尉尚書濟陰抑強扶弱甚著威風太守會稽典録曰昌字世山清貞有志仕吳黄門郎以捉對見異超拜尚書侍中晉軍

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又曰從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年三十二卒長子宏會稽南部都尉次子虡長水校尉績於鄧林所生女名曰鄧生適張溫弟白姚信集有表稱之曰臣聞唐虞之政舉善而教旌德擢異三王所先是以忠臣烈士顯名國朝淑婦貞女表述家閭蓋所以闡崇化業廣殖清風使苟有令性幽明俱著苟懷誌姿士女同榮故王蠋建寒松之節而齊王表其里義姑立殊絕之操而魯侯高其門臣切見故鄧林太守陸績女子鄧生少履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白遭罹家禍遷死異郡鄧生抗聲昭節義形於色冠蓋交橫誓而不許奉白姊妹嶮巇之中蹈履水火志懷霜雪義心固於金石體信膏於神明送終以禮邦士慕則臣聞昭德以行顯行以爵苟非名爵則勸善不嚴故士之有誄魯人志其勇杞婦見書齊人哀其哭乞蒙聖朝斟酌前訓上聞天聰下垂坤厚褒鄧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髦之節則皇風穆暢士女改視矣

張溫字惠恕吳郡人也父允以輕財重士名顯州郡為孫權東曹掾卒溫少脩節操容貌奇偉權聞之以問公卿曰溫當今與誰為比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為輩太常顧雍曰基未詳其為人也溫當今無輩權曰如是張允不死也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權改容加禮罷出張昭執其手曰老夫託意君宜明之拜議郎遷尚書徙太子太傅基見信重時年三十二以輔義中郎將使蜀權謂溫曰卿不宜遠出恐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與曹氏通意以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搆於蜀行人之義受命不受辭也溫對曰臣入無腹心之規出無專對之用懼無張老延譽之功又無子產陳事之效然諸葛亮達見計數必知神慮屈申之宜加受朝廷天覆之恩推亮之心必無疑貳溫至蜀詣闕拜章曰昔高宗以諒闇昌殷祚於再興成王以幼沖隆周德於太平功冒溥天聲貫罔極今陛下以聰明之姿等契往古總百揆於良佐參列精之炳燿遐邇望風莫不欣賴吳國勤任旅力清澄江澨願與有道平一宇內委心協規有如河水軍事興煩使役之少是以忍鄙倍之羞使下臣溫通致情好陛下敦崇禮義未使趾忍臣自入遠境及即近郊頻蒙勞來恩詔輒加以榮自懼悚怛若驚謹奉所齎函書一封蜀甚貴其才還頃之使入豫章部

伍出兵事業未究權既陰銜温稱美蜀政又嫉其聲名大盛衆庶炫惑恐終不為己用思有以中傷之會暨豔事起遂因此發舉豔字子休亦吳郡人也温引致之以為選曹郎至尚書豔性狷厲好為清議見時

濁雜多非其人欲臧否區別賢愚異貴彈射百僚覈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汚卑者皆以為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而怨憤之聲積浸潤之譖行矣競言豔及選曹郎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 吳錄曰彪字仲廣廣陵人也 豔彪皆坐自殺温宿與豔彪同意數交書疏聞問往還即罪温權幽之有司下令曰昔令名張温虛已待之既至顯授有過舊臣何圖凶醜專挾異心昔暨豔父兄附于惡逆寡人無忌故進而任之欲觀艷何如察其中間形態果見而温與之結連死生豔所進退皆温所為頭角更相表裏共為腹背非温之黨即就疵瑕為之生論又前任温董督三郡指撝吏客及殘餘兵時恐有事欲令速歸故授榮戟奬以威柄乃便到豫章表討宿惡寡人信受其言特以繞帳帳下解煩兵五千人付之後聞曹丕自出淮泗故豫勑温有急便出而温悉內諸將布於深山被命不至賴丕自退不然已往豈可深計又殷禮者本占侯名而温先後乞將到蜀扇揚異國為之譚論又禮之還當親本職而令守尚書戶曹郎如此署置在温而已又温語賈原當薦卿作御史語蔣康當用卿代賈原專銜賈國恩為已形勢捘其奸心無所不為不忍暴於市朝令斥還本部以給廝吏嗚呼温也免罪為幸將軍駱統表理温曰伏惟殿下天生明德神啓聖心拔髦秀於四方置俊乂於宮朝多士既受普篤之恩張温又蒙最隆之施而温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間為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温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尚少鎮重尚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譚効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妬其寵爭名者嫉其才玄默者非其譚瑕釁者諱其議此

臣下所當詳辨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也温雖智非從横武非虓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躒冠羣煒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温才即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宥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國家之於暨豔不内之忌族猶等之平民是故先見用於朱治次見舉於衆人中見任於明朝亦見交於温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與豔為最重之義是以温亦不嫌與豔為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温竊親之於下也夫宿惡之民放逸山險則為勁寇將置平土則為健兵故温念在欲取宿惡以除勁寇之害而增健兵之銳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其送兵以比許晏數之多少温不減之用之彊羸温不下之至於遲速温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警之期不敢忘恩而遺力也温之到蜀共譽殷禮雖臣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既脩君好因叙己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覿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温若譽禮能使彼歎之誠所以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顯國美於異境揚君命於他邦是以晉趙文子之盟于宋也稱隨會於屈建楚王孫圉之使于晉也譽左史於趙鞅亦向他國之輔而歎本邦之臣經傳美之以光國而不譏之以外交也王靖内不憂時外不趨事温彈之不私推之不假於是與靖遂為大怨此其盡節之明驗也靖兵衆之勢幹任之用皆勝於賈原蔣康温尚不容私以安於靖豈敢賣恩以協原康邪又原在職不勤當事不堪温數對以醜色彈以急聲若其誠欲賣恩作亂則亦不必貪原也凡此數者校之於事既

不合參之於衆亦不驗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衆從層宮之内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温既殷勤臣是温又契闊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為國誰其言欲為私倉卒之間猶難即別然以殿下之聰儆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眛而不昭哉温非親臣臣非愛温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耻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德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温身也權終不納後六年温病卒二弟祇白亦有才名與温俱廢會稽典録曰餘姚虞俊歎曰張惠恕才多智少華而不實忿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諸葛亮聞俊憂温意未之信及温放黜亮乃歎俊之有先見亮初聞温敗未知其故思之數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臣松之以為莊周云名者公器也不可以多取張温之廢豈其取名之多乎多之為弊古賢既知之矣是以遠見之士退藏於密不使名浮於德不以華傷其實既不能被褐韞寶挫廉逃譽使才映一世聲蓋人上沖用之道庸可暫替温則反之能無敗乎權既疾温名盛而駱統方驟言其美至云卓躒冠羣燁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斯何異燎之方盛又撝膏以熾之哉文士傳曰温姊妹三人皆有節行為温事已嫁者皆見録奪其中妹先適顧承官以許嫁丁氏成婚有日遂飲藥而死吳朝嘉歎鄉人圖畫為之贊頌云

駱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也父俊官至陳相為袁術所害謝承後漢書曰俊字孝遠有文武才幹少為郡史察孝廉補尚書郎擢拜陳相值袁術僭號兄弟忿爭天下鼎沸羣賊並起陳與比界奸慝四布俊厲威武保疆境賊不敢犯養濟百姓災害不生歲獲豐稔後術軍衆饑困就俊求糧俊疾惡術初不應答術怒密使人殺俊統母改適為華歆小妻統時八歲遂與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上車面而不顧其母泣涕於後御者曰夫人猶在也統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顧耳事適母甚謹時饑荒鄉里及遠方客多有困乏統為之飲食衰少其姊仁愛有行寡居無子見統甚哀之數問其故統曰士大夫糟糠不足我何心獨飽姊曰誠如是何不告我而自苦若此乃自以私粟與統又以告母母亦賢之遂使分施由是顯名孫權以將軍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試為烏程相民戶過萬咸歎其惠理權嘉之名為功曹行騎都尉妻以從兄輔女統志

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常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饗賜之日可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為建忠郎將領武射吏三千人及凌統死復領其兵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為彊富制威福為尊貴曜德義為榮顯永世胤為豐祚然財須民生彊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彊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為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羣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奸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夭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既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彊鄰大敵非造次所滅彊場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為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為治副稱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殿下少以萬機餘閑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

朽矣權感統言深加意焉以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偏將軍黃武初曹仁攻濡須使別將常雕等襲中洲統與嚴圭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後為濡須督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善文多故不悉載尤以占募在民間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急宜絕置權與相反覆終遂行之年三十六黃武七年卒

陸瑁字子璋丞相遜弟也少好學篤義陳國陳融陳留濮陽逸沛郡蔣纂廣陵袁迪等皆單貧有志就瑁遊處迪孫曄字思光作獻帝春秋云迪與張紘等俱過江迪父綏為太傅掾張超之討董卓以綏領廣陵事 瑁割少分甘與同豐約及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書託以孤弱瑁為起立墳墓收導其子又瑁從父績早亡一男一女皆數歲以還瑁迎攝養至長乃別州郡辟舉皆不就時尚書暨豔盛明臧否差斷三署頗揚人閭昧之失以顯其謫瑁與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録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賴月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汎愛中則郭泰之弘濟近有益於大道也豔不能行卒以致敗嘉禾元年公車徵瑁拜議郎選曹尚書孫權忿公孫淵之巧詐反覆欲親征之瑁上疏諫曰臣聞聖王之御遠夷羈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謂之荒服言慌惚無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夷小醜屏在海隅雖託人面與禽獸無異國家所為不愛貨寶遠以加之者非嘉其德義也誠欲誘納愚弄以規其馬耳淵之驕黠特遠負命此乃荒貊常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嘗銳意以事外夷馳使散貨克滿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見害財貨并沒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越巨海身踐其土羣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應機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忿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

覺輒多且皆渚去淵道里尚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
彊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
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
與北未絶動衆之日脣齒相濟若實孑然無所憑賴其
畏怖遠迸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閒而起
恐非萬安之長慮也權未許瑁重上疏曰夫兵革者固
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後皆在奸雄已除天
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耳至于中夏鼎沸
九域槃牙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務自休養以
待鄰敵之闕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
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于時天下人安百姓殷阜帶甲
之數糧食之積可謂多矣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重興
師旅告喻而已今山棘未殄疆場猶警雖蚩尤鬼方之
亂政當以緩急差之未宜以淵為先願陛下抑威住計
暫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為後圖天下幸甚權再覽瑁書
嘉其詞理端切遂不行初瑁同郡聞人敏見待國邑優
於宗脩惟瑁以為不然後果如其言赤烏二年瑁卒子
喜亦涉文籍好人倫孫皓時為選曹尚書吳錄曰喜字文仲瑁第二
子也入晉為散騎常侍瑁孫曄字士光至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曄弟玩字士瑤晉陽秋稱玩器量淹雅位至司空追贈太尉

吾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也吳錄曰粲生數歲孤城嫗見之謂其母曰是兒有卿相之骨孫河為縣長粲為小吏河深奇之河後為將軍得自選長吏表粲為曲阿丞遷為長史治有名迹雖起孤微與同郡陸遜卜靜等比肩齊聲矣孫權為車騎將軍召為主簿出為山陰令還為參軍校尉黃武元年與呂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船緪絕斷絕漂沒著岸為魏軍所獲或覆沒沈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他吏士恐船傾沒皆以戈矛撞擊不受粲與黃淵獨令船人以承取之左右以為船重必敗粲曰船敗當俱死耳人窮奈何棄之粲淵所活者百餘人還遷會稽太守名處士謝譚為功曹譚以疾不詣粲教曰夫應龍以屈伸為神鳳皇以嘉鳴

為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粲募合人衆拜昭義中郎將與呂岱討平山越入為屯騎校尉少府遷太子太傅遭二宮之變抗言執正明嫡庶之分欲使魯王霸出駐夏口遣楊竺不得令在都邑又數以消息語陸遜遜時駐武昌連表諫爭由此為霸竺等所譖害下獄誅

朱據字子範吳郡吳人也有姿貌膂力又能論難黃武初徵拜五官郎中補侍御史是時選曹尚書暨豔疾貪汙在位欲沙汰之據以為天下未定宜以功覆過棄瑕取用舉清厲濁足以沮勸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不聽卒敗權咨嗟將率發憤歎息追思呂蒙張溫以為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由是拜建義校尉領兵屯湖熟黃龍元年權遷都建業徵據尚公主拜左將軍封雲陽侯謙虛接士輕財好施祿賜雖豐而常不足用嘉禾中始鑄大錢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典校呂壹疑據實取者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斂之壹又表據吏為據隱故厚其殯權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權大感寤曰朱據見枉況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萬赤烏九年遷驃騎將軍遭二宮搆爭據擁護太子言則懇至義形於色守之以死殷基通語載據爭本根雅性仁孝天下歸心今卒責之將有一朝之慮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遂左遷新都郡丞未到中書令孫弘譖潤據因權寢疾弘為詔書追賜死時年五十七孫亮時二子熊損各復領兵為全公主所譖皆死永安中追錄前功以熊子宣襲爵雲陽侯尚公主孫皓時宣至驃騎將軍

評曰虞翻古之狂直固難免乎末世然權不能容非曠宇也陸績之於楊玄是仲尼之左丘明老聃之嚴周矣以瑚璉之器而作守南越不亦賊夫人歟張溫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備用致艱患駱統抗明大義辭切理至值權方閉不聞陸瑁篤義規諫君子有稱焉吾粲朱據遭

罹屯蹇以正喪身悲夫

吳志卷十二

吳志卷十二考證

虞翻是以行耳注翻能步行日可二百里○毛本作三百里

又注行一大道得一鼓吏○宋本作行及大道

咸以安寧注必欲出一旦之命為孝廉除害執事圖之○執事上宋本多惟字

門徒常數百人注奉承策命○策命宋本作革命

皆傳於世注又秦鄭玄解尚書違失事因○事因宋本作事目

又注又以宋氏解玄頗有繆錯更為立法○立法北宋本作立注

年七十卒注以遼東海絕○海絕疑作絕海

妻子得還注昔禹會羣臣因以命之○羣臣疑作羣后

又注或上窮陰陽之奧秘下據人情之歸極○據宋本作攄

本作攄

又注鄭莫侯反主簿任光○各本俱訛劉嶷侯臣龍官

按鄭莫佞反音茂縣名屬會稽即今之寧波慈谿與此正合乃賀訛為賀卩訛為刂遂并莫佞反而訛之矣今改正

又注故桓文遺之尺牘之書比竟三高○竟字疑三高未詳臣清植按此句詞旨不明三高疑指上文所引越王嚳鄞大里黃公餘姚嚴遵而言比竟三高或當作竟比三高

又注其文章之事○事宋本作士

討扶嚴病卒注擅廢立之威勢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勢宋本作將

汜弟忠宜都太守注忠子譚字思奧○北宋本譚作潭

暠廷尉尚書濟陰太守注暠字子文○北宋本作世文

張温吳郡人也○毛本作吳郡吳人也

徵到延見文辭占對觀者傾竦○延見太平御覽作廷

艷性狷厲○太平御覽作峭厲

見

納愚言於聖德○聖德疑作聖聽

陸瑁又瑁從父績早亡一男一女皆數歲以還○臣良表按陸績傳云長子宏次子胤此作一男疑誤

吾粲吳郡烏程人也注粲生數歲孤城嫗見之謂其母曰是兒有卿相之骨○臣明楷按趙達傳注云孤城鄭嫗能相人此云孤城嫗即其人也疑脫一鄭字但孤城或當作菰城烏程縣舊固名為菰城也

吳志卷十二考證

吳志卷十三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陸遜子抗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本名議世江東大族陸氏世祖紆字叔盤敏淑有思學守城門校尉父駿字季才淳懿信厚為邦族所懷官至九江都尉　遜少孤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袁術與康有隙將攻康康遣孫權為將軍遜年二十一始仕幕府歷東西曹令史出為海昌屯田都尉并領縣事陸氏祠堂像贊曰海昌今鹽官縣也縣連年亢旱遜開倉穀以振貧民勸督農桑百姓蒙賴時吳會稽丹陽多有伏匿遜陳便宜乞與募焉會稽山賊大帥潘臨舊為所在毒害歷年不禽遜以手下召兵討治深險所向皆服部曲已有二千餘人鄱陽賊帥尤突作亂復往討之拜定威校尉軍屯利浦權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遜建議曰方今英雄基跱豺狼闚望克敵寧亂非衆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納其策以為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綬扇動山越為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主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彊者為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屯蕪湖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愁擾所在遜後詣都言次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權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不能為耳呂蒙稱疾詣建業遜往見之謂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得務北進未嫌於我無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若見至尊宜好為計蒙曰羽素勇猛既難為敵且已據荊州恩信大行無

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内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遜至陸口書與羽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卷共獎王綱近以不敏受任来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遜通欣歎以為將軍之勳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畧蔑以尚茲聞徐晃等步騎駐旌闚望麾蓋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為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羽覽遜書有謙下自托之意意大安無復所嫌遜具啓形狀陳其可禽之要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為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遜徑進

領宜都太守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備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是歲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遜遣將軍李異謝旌等將三千人攻蜀將詹晏陳鳳異將水軍旌將步兵斷絶險要即破晏等生降得鳳又攻房陵太守鄧輔南鄉太守郭睦大破之秭歸大姓艾布鄧凱等合夷兵數千人首尾西方遜復部旌討破布凱布凱脫走蜀以為將遜令人誘之布帥衆還降前後斬獲招納凡數萬計權以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吳書曰權嘉遜功德欲殊顯之雖為上將軍列侯猶欲令歷本州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辟別駕從事舉茂才）時荆州士人新還仕進或未得所遜上疏曰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羣俊畢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遠近今荆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慺慺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令竝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權敬納其言黄武元年劉備率大衆来向西界權命遜為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

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
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為大督張南為前部輔
匡趙融廖淳傅彤等各為別督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
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
觀之吳書曰諸將竝欲迎擊備遜以為不可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諸將不解以為遜畏之各懷憤恨

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
聽諸君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要害
國之關限雖為易得亦復易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
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
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
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為戚臣初嫌之水
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
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為念也諸將竝曰攻備當在初今
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
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
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
不復生摘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
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術乃勑各持一把茅
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
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杜路劉寧
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促諸軍四面
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鏡鎧
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
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慙恚曰吾乃為遜所折辱豈
非天邪初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為備所圍求救於
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
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展欲
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才略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
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耳當攀
備時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

不相聽從遜案劒曰劉備天下知名曹操所憚今在境界此彊對也諸君竝荷國恩當相輯睦共剪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矣及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權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臣雖駑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笑稱善加拜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即改封江陵侯又備既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與朱然駱統以為曹丕大合士衆外託助國討備內實有姦心謹決計輒還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吳錄曰劉備聞魏軍大出書與遜云賊今已在江陵吾將復東將軍謂其能然不遜答曰但恐軍新破創痍未復始求通親且當自補未暇窮兵耳若不推算欲復以傾覆之餘遠送以來者無所逃命備尋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權連和時

事所宜權輒令遜語亮并刻權印以置遜所權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七年權使鄱陽太守孫魴譎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衆入皖乃召遜假黃鉞為大都督逆休陸機為遜銘曰魏大司馬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吳錄曰假遜黃鉞吳王親執鞭以見之休既覺知恥見欺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為中部令朱桓全琮為左右翼三道俱進果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驢騾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休還疽發背死諸軍振旅過武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入出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時莫與為比遣還西陵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是歲權東巡建業留太子皇子及尚書九官徵遜輔太子并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鬬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用此何為慮即時毀徹之射聲校尉松於公子中最親戲兵不整遜對之髡其職吏南陽

謝景善劉廙之先刑後禮之論遜呵景曰禮之長於刑久矣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皆非也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遜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為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為先自不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昔漢高舍陳平之愆用其奇畧終建勲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珠崖皆以諮遜遜上疏曰臣愚以為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衆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珠崖絶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

動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為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饑寒臣愚以為宜育養士民寬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權遂征夷州得不補失及公孫淵背盟權欲往征遜上疏曰淵憑險恃固拘留大使名馬不獻實可讎忿蠻夷猾夏未染王化鳥竄荒裔拒逆王師至令陛下爰赫斯怒欲勞萬乘汎輕越海不慮其危而涉不測方今天下雲擾羣雄虎爭英豪踊躍張聲大視陛下以神武之姿誕膺期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羽荊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志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匪悋細以害大彊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闕闇感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衆之與馬奈何獨欲捐江東

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乞息六師以威大虜早定中夏
垂曜將來權用納焉嘉禾五年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
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奉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遝
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
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
將弈碁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畧其當有以自來見
遜遜曰賊知大駕以旋無所復慮得專力於吾又已守
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
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
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
素憚遜遠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
步趨船敵不敢干軍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
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盛峻等奄至人
皆捐物入城城門噎不得闔敵乃自斫殺已民然後得
闔斬首獲生凡千餘人臣松之以為遜慮孫權已退魏
敵不敢犯方舟順流無復怵惕矣何為復潛遣諸將奄
襲小縣致令市人駭奔自相傷害俘馘千人未足損魏
徒使無辜之民橫罹荼酷與諸葛瑾用兵之道既違失律之凶宜應其祚無三世及孫而滅豈此之餘殃哉其所生得皆加營護不令兵士干擾侵侮將家屬來者使就料視若亡其妻子者即給衣糧厚加慰勞發遣令還或有感慕相攜而歸者鄰境懷之臣松之以為此無異殘林覆巢而全其遺鷇曲惠小仁何補大虐江夏功曹趙濯弋陽備將裴生及夷王梅頤等竝帥支黨來附遜遜傾財帛周贍經恤又魏江夏太守逯式逯音錄魚領兵馬頗作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遜聞其然即假作荅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撰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復親附遂以免罷臣松之以為邊將為害蓋其常事使逯式得罪代者亦復如之自非狡焉思肆將成大患何足虧損雅處尚為小詐哉以斯為美又所不取六年中郎將周

聞輒討即破遽等相率降遜料得精兵八千餘人三郡平時中書典校呂壹窮弄權柄擅作威福遜與太常潘濬同心憂之言至流涕後權誅壹深以自責語在權傳時謝淵謝厷等各陳便宜欲興利改作會稽典錄曰謝淵字休德少修德操躬秉素耿介既無威容又不易慮由是知名舉孝廉稍遷至建武將軍雖在戎旅猶垂意人物駱統子名秀被門庭之謗衆論狐疑莫能證明淵聞之歎息曰公緒早夭同盟所哀聞其子志行明辯而被閭昧之謗望諸夫子烈然高斷而各懷遲疑非所望也秀卒見明無復瑕玷終為顯士淵之力也吳歷稱云謝厷才辯有計術以事下遜遜議曰國以民為本彊由民力財由民出夫民殷國弱民瘠國彊者未之有也故為國者得民則治失之則亂若不受利而令盡用立效亦為難也是以詩歎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乞垂聖恩寧濟百姓數年之間國用少豐然後更圖赤烏七年代顧雍為丞相詔曰朕以不德應期踐運王塗未一姦宄充路夙夜戰懼不遑監寐惟君天資聰叡明德顯融統任上將匡國弭難夫有超世之功者必膺光大之寵懷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昔伊尹隆湯呂尚翼周內外之任君實兼之今以君為丞相使使持節守太常傅常授印綬君其茂昭明德脩乃懿績敬服王命綏靖四方於乎總司三事以訓羣寮可不敬與君其勗之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先是二宮竝闕中外職司多遣子弟給侍全琮報遜遜以為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為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琮子寄果阿附魯王輕為交構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為足下門户致禍矣琮既不納更以致隙及太子有不安之議遜上疏陳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書三四上及求詣都欲口論適庶之分以匡得失既不聽許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信竝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使責讓遜遜憤恚致卒時年六十三家無餘財初暨豔造營府之論遜諫戒之以為必禍又謂諸葛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

則扶持之令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非安德之基也
又廣陵楊竺少獲聲名而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
別族其先覩如此長子延早夭次子抗襲爵孫休時追
諡遜曰昭侯
抗字幼節孫策外孫也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領
遜衆五千人送葬東還詣都謝恩孫權以楊竺所白遜
二十事問抗禁絶賓客中使臨詰抗無所顧問事事條
答權意漸解赤烏九年遷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換屯
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墻屋居廬桑果不得
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毀壞深以
爲慙太元元年就都治病病差當還權涕泣與別謂曰
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
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建興元年拜奮威將軍太平二
年魏將諸葛誕舉壽春降拜抗爲柴桑督赴壽春破魏
牙門將偏將軍遷征北將軍永安二年拜鎮軍將軍都
督西陵自關羽至白帝三年假節孫皓即位加鎮軍大

將軍領益州牧建衡二年大司馬施績卒拜抗都督信
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抗聞都下政令
多闕憂深慮遠乃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
則安者制危蓋六國所以魚幷於彊秦西楚所以北面
於漢高也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豈
但鴻溝以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内非西楚之彊
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恃徒以長川峻山限帶
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遠惟戰
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釁考之典籍驗之行事
中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館漢道未純
賈生哀泣況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寵身名否泰與國同
戚死生契闊義無苟且夙夜憂悾念至情慘夫事君之
義犯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時宜十七條如
左十七條失本故不載時何定弄權閹官預政抗上疏
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回唐書攸戒是以
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以歎息也春秋以来爰及秦漢

傾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威而冀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見吏職也鳳凰元年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抗聞之曰部分諸軍令將軍左奕吾彥蔡貢等徑赴西陵勑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以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銳亟以攻闡比晉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弊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膳脩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令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咸欲攻闡抗每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抗欲服衆聽令一攻攻果無利圍備始合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沒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如使西陵槃結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則所憂慮難可而言也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況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勑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中以絕寇救祜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祜水軍督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拒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克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肇至經月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畜力項領伺視閒隙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兇懼悉解

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敗祐等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自此以下所請赦者數萬口修治城圍東還樂鄉貌無忝色譙沖如常故得將士歡心晉陽秋曰抗與羊祜推僑札之好抗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以鎮定民心緝寧外內奮其危弱抗權上國者莫若親行斯道以侔其勝使彼德廱加吾而此善流聞歸重邦國弘明遠風折衝於杕席之上校勝於帷幄之內傾敵而不以甲兵之力保國而不浚溝池之固信義感於寇讎丹愫體於先日豈設狙詐以負外物之重我閻服之而不備者哉由是論之苟守局而保疆一卒之所能協數以相危小人之近事積許人物臧獲之餘慮威勝以求安明哲之所賤賢人君子所以拯世垂範舍此而取彼者其道良弘故也

加拜都護聞武昌左部督薛瑩徵下獄抗上疏曰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所以倫叙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玄散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勗皆當世秀穎一時顯器既蒙初寵從容列位而竝旋受誅極或圮族替祀或投棄荒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以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刑固無所識至乃焚爍流漂棄之水濱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感蕃勗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召玄出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錄瑩父綜納言先帝傳弼

文皇及瑩承基內屬名行令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清澄刑網則天下幸甚時師旅仍動百姓疲弊抗上疏曰臣聞易貴隨時傳美觀釁故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王臺有憂傷之慮孟津有反旆之軍今不務富國強兵力農畜穀使文武之才效展其用百揆之署無曠厥職明黜陟以厲庶尹審刑罰以示勸沮訓諸司以德而撫百姓以仁然後順天乘運席卷宇內而聽諸將狗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為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況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哉且阻兵無衆古之明鑒誠宜蠲息進取小規以畜士民之力觀釁伺隙庶無悔吝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荊州牧三年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為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彊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贏弊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為諸王幼沖未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賢姿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豎宦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場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諧大事此臣之所深感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願陛下思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秋遂卒吝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荊州牧三年夏疾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監天紀四年晉軍伐吳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下所至子晏嗣晏及弟景玄機雲分領抗兵晏為裨將軍夷道

輒克終如抗慮景字士仁以尚公主拜騎都尉封毗陵侯既領抗兵拜偏將軍中夏督澡身好學著書數十篇也文士傳曰陸景母張承女諸葛恪外甥恪誅景母坐見黜景少為祖母所育養及祖母亡景為之心喪三年二月壬戌晏為王濬別軍所殺癸亥景亦遇害時年三十一景妻孫皓適妹與景俱張承外孫也景弟機字士龍機雲別傳曰晉太康末俱入洛造司空張華華一見而奇之曰伐吳之後利在獲二雋遂為之延譽薦之諸公太傳楊駿辟機為祭酒轉太子洗馬尚書著作郎雲為吳王郎中令出宰浚儀甚有惠政吏民懷之生為立祠後竝歷顯位機天才綺練文藻之美獨冠於時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辯持論過之于時朝廷多故機雲竝自結於成都王頴頴用機為平原相雲清河內史尋轉雲右司馬甚見委仗無幾而與長沙王搆隙遂舉兵攻洛以機行後將軍督王粹牽秀等諸軍二十萬士龍著南征賦以美其事機吳人爵旅單宦頓居羣士之右多不厭服機屢戰失利死散過半初宦人孟玖頴所嬖幸乘寵豫權雲數言其短頴不能納玖又從而毀之是役也玖弟超亦領衆配機不奉軍令機繩之以法超宣言曰陸機將反及牽秀等譖機於頴以為持兩端玖又搆之於內頴信之遣收機弁收雲及弟耽竝伏法機兄弟既江南之秀亦著名諸夏竝以無罪夷滅天下痛惜之機文章為世所重雲所著亦傳於世初抗之克步闡也誅及嬰孩識道者尤之曰後世必受其殃及晉書

評曰劉備天下稱雄一世所憚陸遜春秋方壯威名未著摧而克之罔不如志子既奇遜之謀畧又歎權之識才所以濟大事也及遜忠誠懇至憂國亡身庶幾社稷之臣矣抗貞亮籌幹咸有父風奕世載美具體而微可謂克構者哉

吳志卷十三考證

陸遜得務北進未嫌於我○得務北宋本作但務

秭歸大姓艾布鄧凱等○艾布毛本作文布

此必有譎且觀之注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

交馳之憂○顛太平御覽作焱

備知其計不可○不可太平御覽作不行

及才略太施備果奔潰○才略宋本作方略

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注若不推算○推算宋本作惟

算

權使鄱陽太守孫劭譎魏大司馬曹休○臣明楷按孫

劭疑當作周劭周劭為鄱陽太守齎戝七條以誘曹

休事詳周劭傳

自不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自不

元本作自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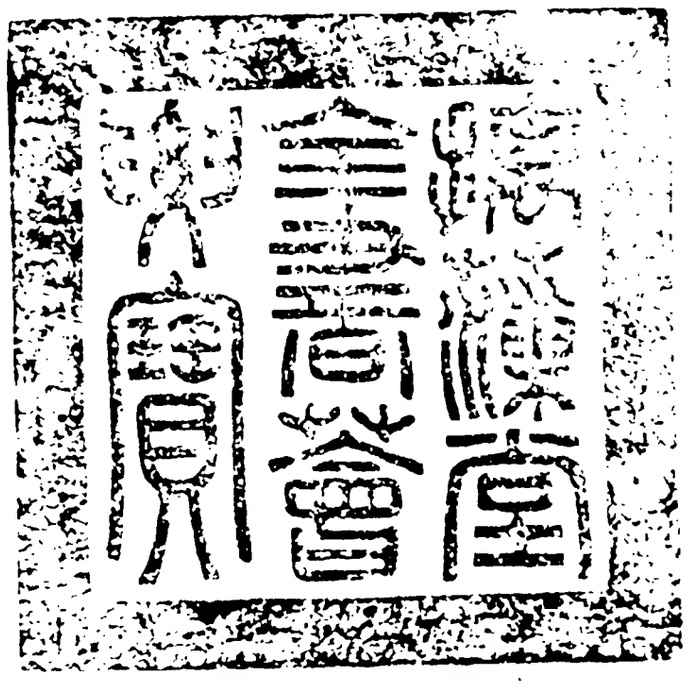
夙夜戰懼不遑鑒寐○鑒寐元本作假寐

陸抗故得將士歡心注協數以相危○協數北宋本作

挾數

審刑罰以示勸沮○刑罰北宋本作刑賞

謹案卷十三第十二頁前一行徒使無辜之民刊本辜訛事據毛本改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録監生臣徐士俊

欽定四庫全書要　史部

吳志卷十四五

詳校官內閣侍讀孫　球

吳志卷十四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孫登　孫慮　孫和　孫覇　孫奮

孫登字子高權長子也魏黃初二年以權為吳王拜登東中郎將封萬戶侯登辭侯不受是歲立登為太子選置師傅銓簡秀士以為賓友於是諸葛恪張休顧譚陳表等以選入侍講詩書出從騎射權欲登讀漢書習知近代之事以張昭有師法重煩勞之乃令休從昭受讀還以授登登待接寮屬畧用布衣之禮與恪休譚等或同輿而載或共帳而寢太傅張溫言於權曰夫中庶子官最親密切問近對宜用舊德於是乃用表等為中庶子後又以庶子禮拘復令整巾侍坐黃龍元年權稱尊號立為皇太子以恪為左輔休右弼譚為輔正表為翼正都尉是為四友而謝景范慎刁玄羊衒等（衒音道）皆為

賓客於是東宮號為多士吳錄曰慎字孝敬廣陵人弱時人榮之著論二十篇名曰矯非後為侍中出補武昌左部督治軍整頓孫皓移都甚悼之詔曰慎忠知已之君纏綿三益之友忠恕所敬憑宜登上公以副衆望以為太尉慎自恨久為將遂託老耄軍士戀之舉營為之閉涕鳳皇三年卒子耀嗣玄丹陽人衛南陽人吳書曰衛初為中庶子年二十時廷尉監隱蕃交結豪傑自衛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敬待惟衛及宣詔郎豫章楊迪拒絕不與通時人咸怪之而蕃後叛逆衆乃服之江表傳曰登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凝辨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衛乃私駁綜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狠叔發辨而浮孝敬深而狹所言皆有指趣而衛卒以此言見咎不為恪等所親後四人皆敗吳人謂衛之言有徵位至桂陽太守卒權遷都建業徵上大將軍陸遜輔登鎮武昌領宮府留事登或射獵當由徑道常遠避良田不踐苗稼至所頓息又擇空閑之地其不欲煩民如此嘗乘馬出有彈丸過左右求之有一人操彈佩丸咸以為是辭對不服從者欲撾之登不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見釋又失盛水金馬孟覺得其主左右所為不忍致罰呼責數之長遣歸家勑親近勿言後弟慮卒權為之降損登晝夜兼行到賴鄉自聞即時召見見權悲泣因諫曰慮寢疾不起此乃命也方今朔土未一四海喁喁天戴陛下而以下流之念減損太官穀饌過於禮制臣竊憂惶權納其言為之加膳住十餘日欲遣西還深自陳乞以久離定省子道有闕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權遂留焉嘉禾三年權征新城使登居守總知留事時年穀不豐頗有盜賊乃表定科令所以防禦甚得止姦之要初登所生庶賤徐夫人少有母養之恩後徐氏以妬廢處吳而步夫人最寵步氏有賜登不敢辭拜受而已徐氏使至所賜衣服必沐浴服之登將拜太子辭曰本立而道生欲立太子宜先立后權曰卿母安在對曰在吳權默然吳書曰弟和有寵於權登親敬待之如凡常有欲讓之心立凡二十一年年三十三卒臨終上疏曰臣以無狀嬰抱篤疾自省微劣懼卒隕斃臣不自惜念當委離供養埋喬后土長不復奉望宮省朝覲日月生無益於國死貽陛下重慼以此為哽結耳臣聞死生有命長短自天周晉顏回有上智之才而尚夭折況臣愚陋年過其壽生為國嗣沒享榮祚於臣已多亦何悲恨

哉方今大事未定逋寇未討萬國喁喁係命陛下危者望安亂者仰治願陛下棄忘臣身割下流之恩脩黃老之術篤養神光加羞珍膳廣開神明之慮以定無窮之業則率土幸賴臣死無恨也皇子和仁孝聰哲德行清茂宜早建置以繫民望諸葛恪才畧博達器任佐時張休顧譚謝景皆通敏有識斷入宜委腹心出可為爪牙范慎華融矯矯壯節有國士之風羊衜辯捷有專對之材刁玄優弘志履道真悲裴欽博記翰采足用蔣脩虞飜志節分明凡此諸臣或宜廊廟或任將帥皆練時事明習法令守信固義有不可奪之志此皆陛下日月所照選置臣宮得與從事脩知情素敢以陳聞臣重惟當今方外多虞師旅未休當厲六軍以圖進取軍以人為衆衆以財為寶竊聞郡縣頗有荒殘民物凋敝姦亂萌生是以法令繁滋刑辟重切臣聞為政聽民律令與時推移誠宜與將相大臣詳擇時宜博采衆議寬刑輕賦均息力役以順民望陸遜忠勤於時出身憂國謇謇在公有匪躬之節諸葛瑾步騭朱然全琮朱據呂岱吾粲闞澤嚴畯張承孫怡忠於為國通達治體可令陳上便宜蠲除苛煩愛養士馬撫循百姓五年之外十年之內遠者歸復近者盡力兵不血刃而大事可定也臣聞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故子囊臨終遺言戒時君子以為忠豈況臣登其能已乎願陛下留意聽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既絕而後書聞權益以摧感言則隕涕是歲赤烏四年也謝景時為豫章太守不勝哀情棄官奔赴拜表自劾權曰君與太子從事異於他吏使中使慰勞聽復本職發遣還郡謚登曰宣太子吳書曰初葬句容置園邑奉守如法後三年改葬蔣陵子璠希皆早卒次子英封吳侯五鳳元年英以大將軍孫峻擅權謀誅峻事覺自殺國除吳歷曰孫和以無罪見殺衆庶皆懷憤歎前司馬桓慮因此招合將吏欲共殺峻立英事覺皆見殺英寔不知謝景者字叔發南陽宛人在郡有治迹吏民稱之以為前有顧劭其次即景數年卒官

孫慮字子智登弟也少敏惠有才藝權器愛之黃武七

年封建昌侯後二年丞相雍等奏慮性聰體達所尚日新北方近漢宜進爵稱王權未許久之尚書僕射存上疏曰帝王之興莫不褒崇至親以光羣后故魯衛於周寵冠諸侯高帝五王封列於漢所以藩屏本朝為國鎮衛建昌侯慮稟性聰敏才兼文武於古典制宜正名號陛下謙光未肯如舊羣寮大小咸用於邑方今奸寇恣睢金鼓未弭腹心爪牙惟親與賢輔與丞相雍等議咸以慮宜為鎮軍大將軍授任偏方以光大業權乃許之於是假節開府治半州

吳書載權詔曰期運擾亂凶邪肆雲威罰有序干戈不戢以慮氣志休懿武畧夙昭必能為國佐定大業故授以上將之位顯以殊特之榮寵以兵馬之勢委以偏方之任外欲威振敵虜厭難萬里內欲鎮撫遠近慰邺將士誠慮建功立事竭命之秋也慮其內脩文德外經武訓持盈若冲則滿而不溢慎乃心無忝所受敬慮以皇子之尊富於春秋遠近嫌其不能留意及至臨事遵奉法度敬納師友過於衆望年二十嘉禾元年卒無子國除

孫和字子孝慮弟也少以母王有寵見愛年十四為置宮衛使中書令闞澤教以書藝好學下士甚見稱述赤烏五年立為太子時年十九闞澤為太傅薛綜為少傅而蔡頴張純封倫嚴維等皆從容侍從吳書曰和少岐嶷有智意故權尤愛幸常在左右衣服禮秩雕玩珍異之賜諸子莫得比焉好文學善騎射承師涉學精識聰敏尊敬師傅愛好人物頴等每朝見進賀和常降意歡以待之講校經義綜察是非及訪諮朝臣考績行能以知優劣各有條貫後諸葛豐偽叛以誘魏將諸葛誕權潛軍待之和以權暴露外次又戰者凶事常憂勞憯怛不復會同飲食穀上諫戒令持重務在全勝權還然後敢安張純字元基敦之子吳録曰純少厲操行學博才秀切問捷對容止可觀拜郎中補廣德令治有異績擢為太子輔義都尉是時有司頗以條書問事和以為奸妄之人將因事錯意以生禍心不可長也表宜絶之又都督劉寶白庶子丁晏晏亦白寶和謂晏曰文武在事當能幾人因隙搆薄圖相危害豈有福哉遂兩釋之使之從厚常言當世士人宜講脩術學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游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後輩寮侍宴言及博奕以為妨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脩業積累功緒者也且志士愛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高山景行耻非其次夫以天地長久而人居其間有白駒過隙之喻年齒一暮

榮華不再凡所患者其於人情所不能絕誠能絕無益之欲以奉德義之塗棄不急之務以脩功業之基其於名行豈不善哉夫人情固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於飲宴琴書射御之間何必博奕然後為歡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論奏和以示賓客時蔡穎好奕直事在署者頗數焉故以此諷之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隙權嘗寢疾和祠祭於廟和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和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疾有喜色權由是發怒夫人憂死而和寵稍損懼於廢黜魯王霸覬覦滋甚陸遜吾粲顧譚等數陳適庶之義理不可奪全寄楊竺為魯王霸支黨譖愬日興粲遂下獄誅譚徙交州權沉吟者歷年殷基通語曰初權既立王初拜猶同宮室禮秩未分君和為太子而封霸為魯上下有序禮秩宜異於是分宮別僚而隙端開矣自侍御賓客造為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丞相陸遜大將軍諸葛恪太常顧譚驃騎將軍朱據會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績尚書丁密等奉禮而行宗祀太子驃騎將軍步騭鎮南將軍呂岱大司馬全琮左將軍呂據中書令孫弘等附魯王中外官僚將軍大臣舉國中分權患之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將有衰氏之敗為天下笑一人立者安得不亂於是有改嗣之規矣臣松之以為袁紹劉表謂尚琮為賢本有傳後之意異於孫權既以立和而復寵霸坐生亂階自構家禍方之袁劉昏悖甚矣步騭以德度著稱為吳良臣而阿附於霸事同楊竺何哉和既正位適庶分定就使才德不殊猶將義不黨庶況霸寵無聞而和為令嗣乎夫邪僻之人豈其舉體無善但一為不善衆美皆亡耳騭若果有此事則其餘不足觀矣呂岱全琮之徒蓋所不足論耳後遂幽閉和於是驃騎將軍朱據尚書僕射屈晃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權登白爵觀見甚惡之勅據晃等無事忩忩權欲廢和立亮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上書稱引晉獻公殺申生立奚齊晉國擾亂又據晃固諫不止權大怒族誅正象據晃牽入殿杖一百吳歷曰晃入口諫曰太子仁明顯聞四海今三方鼎峙寔不宜搖動太子以生衆心願陛下少垂聖慮老臣雖死猶生之年叩頭流血辭氣不撓權不納晃言斥還田里孫皓即位詔曰故僕射屈晃志匡社稷忠諫亡身封晃子緒為東陽亭侯弟幹恭為立義都尉緒後亦至尚書僕射晃汝南人見胡沖荅問吳書曰張純亦盡言極諫權幽之遂棄市　竟徙和於故鄣羣司坐諫誅放者十數衆感寃之吳書曰權寢疾意頗感悟欲徵和還立之全公主及孫峻孫弘等固爭乃止　太元二年正月封和為南陽王遣之長沙吳書曰和之長沙行過蕪湖有鵲巢於帆檣故官寮

聞之皆憂慘以為檣末傾危非久安之象或言鵲巢之詩有積行累功以致爵位之言今王至德茂行復授國土儻神靈以此告寤人意乎　四月權薨諸葛恪秉政恪即和妃張之舅也妃使黃門陳遷之建業上疏中宮并致問於恪臨去恪謂遷曰為我達妃期當使勝他人此言頗泄又恪有徙都意使治武昌宮民間或言欲迎和及恪被誅孫峻因此奪和璽綬徙新都又遣使者賜死和與妃張辭別張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活也亦自殺舉邦傷焉孫休立封和子皓為烏程侯自新都之本國休薨皓即阼其年追謚父和曰文皇帝改葬明陵置園邑二百家令丞奉守後年正月又分吳郡丹陽九縣為吳興郡治烏程置太守四時奉祠有司奏言宜立廟京邑寶鼎二年七月使守太匠薛珝營立寢堂號曰清廟十二月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備官僚中軍步騎二千人以靈輿法駕東迎神於明陵皓引見仁親拜送於庭吳書曰比仁還中使手詔曰使相繼奉問神靈起居動止巫覡言見和被服顏色如平生日皓悲喜涕淚悉名公卿尚書詣闕門下受賜靈輿當至使丞相陸凱奉三牲祭於近郊皓於金城外露宿明日望拜於東門之外其翌日拜廟薦祭歔欷悲感比七日三祭倡技晝夜娛樂有司奏言祭不欲數數則黷宜以禮斷情然後止吳歷曰和四子皓德最鈍謙俊孫休即位封德侯謙永安侯俊拜騎都尉皓在武昌吳興施但因民之不堪命聚萬餘人劫謙將至林陵欲立之未至三十里住擇吉日但遣使以謙命詔丁固諸葛靚靚即斬其使但逆前到九里固靚出擊大破之但兵裸身無鎧甲臨陣皆披散謙獨坐車中遂生獲之固不敢殺以狀告皓皓酖之母子皆死俊張承外孫聰明雅惠為遠近所稱皓又殺之孫覇字子威和同母弟也和為太子覇為魯王寵愛崇特與和無殊頃之和覇不穆之聲聞於權耳權禁斷往來假以精學督軍使者羊衜上疏曰臣聞古之有天下者皆先顯別適庶封建子弟所以尊重祖宗為國藩表也二宮拜授海內稱宜斯乃大吳興隆之基頃聞二宮並絕賓客遠近悚然大小失望竊從下風聽採衆論咸謂二宮智達英茂自正名建號於今三年德行內著美稱外昭西北二隅久所服聞謂陛下當副順遐邇所以歸德勤命二宮賓延四遠使異國聞聲思為臣妾今既

未垂意於此而發明詔省奪備衛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雖寔陛下敦尚古義欲令二宮專志於學不復顧慮觀聽小宜期於温故博物而已然非臣下傾企喁喁之至願也或謂二宮不遵典式此臣所以寢息不寧就如所嫌猶宜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去國不遠異同之語易以聞達聞達之日聲論當興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解之若無以解異國則亦無以釋境内境内守疑異國興謗非所以育巍巍鎮社稷也願陛下早發優詔使二宮周旋禮命如初則天清地晏萬國幸甚矣時全寄吳安孫奇楊竺等陰共附覇圖危太子譖毀既行太子以敗覇亦賜死流竺屍於江凡穆以數諫戒竺得免大辟猶徙南州覇賜死後又誅寄安奇等咸以黨覇構和故也覇二子基壹五鳳中封基為吳侯壹宛陵侯基侍孫亮在内太平二年盜乘御馬收付獄亮問侍中刁玄曰盜乘御馬罪云何玄對曰科應死然魯王早終惟陛下哀原之亮曰法者天下所共何得阿以親親故邪當思惟可以釋此者奈何以情相迫乎玄曰舊赦有大小或天下亦有千里五百里赦隨意所及亮曰解人不當爾耶乃赦宮中基以得免孫皓即位追和覇舊隙削基壹爵土與祖母謝姬俱徙會稽烏傷縣

孫奮字子揚覇弟也母曰仲姬太元二年立為齊王居武昌權薨太傅諸葛恪不欲諸王處江濱兵馬之地徙奮於豫章奮怒不從命又數越法度恪上牋諫曰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四海之内皆為臣妾仇讐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身益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太彊輒為不軌上則幾危社稷下則骨肉相殘其後懲戒以為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内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

紹劉表各有國土地非狹人衆非弱以適庶不分遂
滅其宗祀此乃天下愚智所共嗟痛大行皇帝覽古戒
今防芽遏萌慮於千載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
就國詔策殷勤科禁嚴峻其所戒勑無所不至誠欲上
安宗廟下全諸王使百世相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大
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恭
敬之節下當裁抑驕恣荒亂以為警戒而聞頃至武昌
以來多違詔勑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又左
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
明白大司馬呂岱親受先帝詔勑輔導大王既不承用
其言令懷憂怖華錡先帝近臣忠良正直其所陳道當
納用之而聞怒錡有收縛之語又中書楊融親受詔勑
所當恭肅云正自不聽禁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大小驚
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
王宜深以魯王為戒改易其行戰戰兢兢盡敬朝廷如
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
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為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
主之威而令詔勑不行於藩臣邪此古今正義大王所
照知也夫福來有由禍來有漸漸生不憂將不可悔向
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享祚無窮豈有滅
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惟疾者能甘忠言逆耳惟達
者能受今者恪等懷懷欲為大王除危殆於萌芽廣
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願蒙三思奮得戔懼遂
移南昌游獵彌甚官屬不堪命及恪誅奮下住蕪湖欲
至建業觀變傅相謝慈等諫奮前坐殺吏廢為庶人連有
服圖及變除行於世坐廢為庶人徙章安縣太平三年封為章安
侯江表傳載亮詔曰齊王奮前坐殺吏廢為庶人連有
赦令獨不見原縱未宜復王何以不侯又諸孫兄弟
作將列在江渚孤有兄獨爾云何有司奏可就拜為侯建
衡二年孫皓左夫人王氏卒皓哀念過甚朝夕哭臨數月不出由是民間或謂
皓死訛言奮與上虞侯奉當有立者奮母仲姬墓在豫
章豫章太守張俊疑其或然掃除墳塋皓聞之車裂俊
夷三族誅奮及其三子國除江表傳曰豫章吏十人乞
代俊死皓不聽奮以此見

疑本在童安徙還吳城禁錮使男女不得通婚或年三十四十不得嫁娶奮上表乞自比禽獸使男女自相配偶晧大怒遣察戰齎藥賜奮不受藥叩頭千下曰老臣自將兒子治生求活無豫國事乞丐餘年晧不聽父子皆飲藥死臣松之案建衡二年至奮之死孫晧即位時不得年三十四十也若先已長大自失時未婚娶尚猶未久若奮未被疑之前兒女年二十左右至奮死則不由晧之禁錮矣此雖欲增晧之惡然非寔理

評曰孫登居心所存足為茂美之德慮和並有好善之姿規自砥礪或短命早終或不得其死哀哉覇以庶干適奮不遵軌度固取危亡之道也然奮之誅夷橫遇飛禍矣

胡為及之此虞翻二字疑誤

孫慮尚書僕射存上疏曰○臣龍官按存上疑有脫文不然則失其姓也

孫和皆從容侍從注後諸葛豐偽叛以誘魏將諸葛誕○臣龍官按諸葛誕即諸葛豐之後此何以云諸葛豐偽叛吳主赤烏十年傳注引江表傳作諸葛壹是是後王夫人與全公主隙○宋本隙上多有字

吳志卷十四

親拜送於庭注比仁還中使手詔曰使相繼奉問神靈
○曰使相繼宋本作日夜相繼
孫覇孫覇字子威和同母弟也○臣明楷按妃嬪傳云
吳主權王夫人生孫和本傳末云削基壹爵土與祖
母謝姬俱徙會稽烏傷縣則和出自王覇出自謝矣
此同母二字疑衍
聞達之日聲論當興○當興監本訛作富興今改正
覇二子基壹○臣浩按孫奐庶子亦名壹奐以宗室為
庶子命名豈有與大帝諸孫相同之理此壹字疑悞

吳志卷十五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賀齊　全琮　呂岱　周魴　鍾離牧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也虞預晉書曰賀氏本姓慶
漢安帝時為侍中江夏太守去官與江夏黃瓊漢中楊
厚俱公車徵避安帝父孝德皇帝諱改為賀氏齊父輔
永寧長少為郡吏守劇長縣吏斯役輕俠為奸齊欲治之
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齊
聞大怒便立斬從從族黨遂相糾合衆千餘人舉兵攻
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後太末豐
浦民反轉守太末長誅惡養善期月盡平建安元年孫
策臨郡察齊孝廉時王朗奔東治侯官長商升為朗起
兵策遣永寧長韓晏領南部都尉將兵討升以齊為永
寧長晏為升所敗齊又代晏領都尉事升畏齊威名遣
使乞盟齊因告喻為陳禍福升遂送上印綬出舍求降

賊帥張雅詹彊等不願升降反共殺升雅稱無上將軍彊稱會稽太守賊盛兵少未足以討齊住軍息兵雅與女壻何雄爭勢兩垂齊令越人因事交構遂致疑隙阻兵相圖齊乃進討一戰大破雅彊黨震懼率衆出降佚官既平而建安漢興南平復亂齊進兵建安立郡尉府是歲八年也郡發屬縣五千兵各使本縣長將之皆受齊節度賊洪明洪進苑御吳免華當等五人率各萬戶連屯漢興吳五姓吳名五六千戶別屯大潭鄒臨六千戶別屯益竹大潭同出餘汗音干軍討漢興經餘汗齊以為賊衆兵少深入無繼恐為所斷令楊松長丁蕃留備餘汗蕃本與齊鄰城耻見部伍辭不肯留齊乃斬蕃於是軍中震慄無不用命遂分兵留備進討明等連大破之臨陣斬明其免當進御皆降轉擊益竹軍向大潭三將又降凡討治斬首六千級名帥盡禽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為平東校尉十年轉討上饒分以為建平縣十三年遷威武中郎將討丹陽黟歙時武彊葉鄉東陽豐浦四鄉先降齊表言以葉鄉為始新縣而歙賊帥金奇萬戶屯安勤山毛甘萬戶屯烏聊山黟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林歷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為作鐵戈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為緣道夜令潛上乃多縣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數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為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直上大破僕等其餘皆降凡斬首七千抱朴子曰昔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有思乃曰我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劾木白梧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為先登盡捉梧彼山賊恃其有善禁者了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梧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者萬計　齊復表分歙為新定黎陽休陽并黟歙凡六縣人拜為平東校尉十年轉討上饒分以為建平縣十三年遷威武中郎將討丹陽黟歙時武彊葉鄉東陽豐浦權遂割為新都郡齊為太守立府於始新加偏將軍十六年吳郡餘杭民郎稚合宗起賊復數千人齊出討之

即復破稚表言分餘杭為臨水縣吳録曰晉改為臨安被命詣所在及當還郡權出祖道作樂舞象吳書曰權謂齊曰今俗貢珍狡獸率舞非君誰與齊曰殿下以神武應期廓開王業臣幸遭際會得驅馳風塵之下佐助末行効鷹犬之用臣之頑也若珠俗貢珍狡獸率舞宜在聖德非臣所能賜齊輜車駿馬罷坐住驅使齊就車齊辭不敢權使左右扶齊上車令尊吏卒兵騎如在郡儀權望之笑曰人當努力非積行累勤此不可得去百餘步乃旋十八年豫章東部民彭材李玉王海等起為賊亂衆萬餘人齊討平之誅其首惡餘皆降服揀其精健為兵次為縣戶遷奮武將軍二十年從權征合肥時城中出戰徐盛被創失矛齊引兵拒擊得盛所失江表傳曰權征合肥還為張遼所掩於津北幾至危殆齊時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權權既入大船會諸將飲宴齊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至禍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為終身誡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以剋心非但書諸紳也二十一年鄱陽民尤突聚萬餘人自稱大將軍景子邵別有傳攻沒廬陵陽始安涇縣皆與突相應齊與陸遜討破突斬首數千餘黨震服丹陽三縣皆降料得精兵八千人拜安東將軍封山陰侯出鎮江上督扶

州以上至皖黃武初魏使曹休來伐齊以道遠後至因受曾公印綬化民為賊陵陽始安涇縣皆與突相應齊與陸遜討破突斬首數千餘黨震服丹陽三縣皆降料得精兵八千人拜安東將軍封山陰侯出鎮江上督扶住新市為拒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所亡中分將士失色賴齊未濟偏軍獨全諸將倚以為勢齊性奢綺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為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襜干櫓戈矛範氏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裝衝鬬艦之屬望之若山休等憚之遂引軍還遷後將軍假節領徐州牧初晉宗為戲口將以衆叛如魏還為蘄春太守圖龍安樂取其保質權以為耻忿因軍初罷六月盛夏出其不意詣齊督廩芳鮮于丹等龍蘄春遂生虜宗後四年卒子達及弟景皆有令名為佳將會稽典録曰景為人子質位至虎牙將軍景子邵別有傳而有恩兵器精飾為當時冠絕早卒達頗任氣多所犯迕故雖有征戰之勞而爵位不至然輕財貴義膽烈過全琮字子璜吳郡錢唐人也父柔漢靈帝時舉孝廉補尚書郎右丞董卓之亂棄官歸州辟別駕從事詣書就拜會稽東部都尉孫策到吳柔舉兵先附策表柔為丹陽都尉孫權為車騎將軍以柔為長史徙桂陽太守柔

嘗使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還桑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振贍不及啟報桑更以奇之徐衆評曰禮于事父無私財又不敢私施所以避尊上也棄命專財而以邀名未盡父子之禮臣松之以為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琮輒散父財誠非子道然士類縣命憂在朝夕權其輕重以先人急斯亦馮諼市義汲黯振救之類全謂邀名或負其心是時中州士人避亂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濟與共有無遂顯名遠近後權以為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越因開募召得精兵萬餘人出屯牛渚稍遷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劉備將關羽圍樊襄陽琮上疏陳羽可討之計權時已與呂蒙陰議襲之恐事泄故寢琮表不答及禽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狐雖不相答今日之捉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陽華亭侯黃武元年魏以舟軍大出洞口權使呂範督諸將拒之軍營相望敵數以輕船鈔擊琮常帶甲仗兵伺候不休頃之敵數千人出江中琮擊破之梟其將軍尹盧遷琮綏南將軍進封錢唐侯四年假節領九江太守七年權到皖使琮與輔國將軍陸遜擊曹休破之於石亭是時丹陽吳會山民復為寇賊攻沒屬縣權分三郡險地為東安郡琮領太守吳錄曰琮時治富春至明賞罰招誘降附數年中得萬餘人權召琮還牛渚罷東安郡江表傳曰琮還經過錢唐脩祭墳墓幢節葢曜於舊里請會邑人平生知舊宗族六親施散惠與千有餘萬本土以為榮黃龍元年遷衛將軍左護軍徐州牧吳書曰初琮為將甚勇決當敵臨難奮不顧身及作督帥養威持重每御軍常任計策不營小利江表傳曰權使子登出征已出軍次于安樂羣臣莫敢諫琮密表曰古來太子未嘗偏征也故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太子東出非古制也臣竊憂疑權即從之命登旋軍議者咸以為琮有大臣之節也尚公主嘉禾二年督步騎五萬征六安六安民皆散走諸將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倖舉不百全者非國家大體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謂全哉縱有所獲猶不足以弱敵而副國望也如或邂逅虧損非小與其獲罪琮寧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負國也赤烏九年遷右大司馬左軍師為人恭順善於承顏納規言辭未嘗切迕初權將圍珠崖及夷州皆先問琮琮曰以聖朝之威何向而不克然殊方異

域隔絕陳海水土氣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轉相汚染往者懼不能反所獲何可多致猥虧江岸之兵以冀萬一之利愚臣猶所不安權不聽軍行經歲士衆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權深悔之後言次及之琮對曰當是時羣臣有不諫者臣以為不忠琮既親重家族子弟並蒙寵貴賜累千金然猶譖虛接士貌無驕色十二年卒子懌嗣後襲業領兵救諸葛誕於壽春出城先降魏以為平東將軍封臨湘侯懌兄子禕儀靜等亦降魏皆歷郡守列侯吳書曰琮長子緒幼知名奉朝請出授兵稍遷揚武將軍牛渚督孫亮即位遷鎮北將軍東關之役緒與丁奉建議引兵先出以破魏軍封一子亭侯年四十四卒次子寄坐阿黨魯王霸賜死小子吳孫權外孫封都鄉侯

呂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也為郡縣吏避亂南渡孫權統事岱詣幕府出守吳丞權親斷諸縣倉庫及囚繫長丞皆見責岱處法應問甚稱權意召署録事出補餘姚長召募精健得千餘人會稽東治五縣賊呂合秦狼等為亂權以岱為督軍校尉與將軍蔣欽等將兵討之遂禽合狼五縣平定拜昭信中郎將吳書曰建安十六年岱督郎將尹異等以兵二千人西誘漢中賊帥張魯到漢興蹇城魯嫌疑斷道事計不立權遂名岱還建安二十年督孫茂等十將從取長沙三郡又安成攸永新茶陵四縣吏共入陰山城合衆拒岱岱攻圍即降三郡克定權留岱鎮長沙安成長吳碭及中郎將袁龍等首尾關羽復為反亂碭據攸縣龍在醴陵橫遣橫江將軍魯肅攻攸碭得突走岱攻醴陵遂禽斬龍遷廬陵太守延康元年代步騭為交州刺史到州高涼賊帥錢博乞降岱因承制以博為高涼西部都尉又攀林夷賊攻圍郡縣岱討破之是時桂陽湞陽賊王金合衆於南海界上首亂為害權又詔岱討之生縛金傳送詣都斬首獲生凡萬餘人遷安南將軍假節封都鄉侯交阯太守士燮卒權以燮子徽為安遠將軍領九真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岱表分海南三郡為交州以將軍戴良為刺史海東四郡為廣州岱自為刺史遣良與時南入而徽不承命舉兵戍海口以拒良等岱於是上疏請討徽罪督兵三千

人晨夜浮海或謂岱曰徼籍累世之恩爲一州所附未易輕也岱曰今徼雖懷逆計未虞吾之卒至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與良俱進徼聞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斬送其首徼大將甘醴桓治等率吏民攻岱奮擊大破之進封番禺侯於是除廣州復爲交州如故岱既定交州復進討九真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國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奉貢權嘉其功進拜鎮南將軍黃龍三年以南土清定召岱還屯長沙漚口王隱交廣記曰吳後復置廣州以一丈修不信其人後故至南陽滕脩爲刺史或語脩蝦鬚長鬚長四丈四尺封以示修修乃服之會武陵蠻夷蠢動衆屯陸口後徙浦圻四年廬陵賊李桓路合會稽東治賊隨春南海賊羅厲等一時並起權復詔岱督劉纂唐咨等分部討擊春即時首降岱拜春偏將軍使領其衆遂爲列將桓厲等皆見斬獲傳首詣都權詔岱曰厲負險作亂自致梟首桓凶狡反覆已降復叛前後討伐歷年不禽非君規略誰能梟之忠武之節於是益著元惡既除大小震懾其餘細類掃地族矣自今已去國家永無南顧之虞三郡晏然無怵惕之驚又得惡民以供賦役重用歎息賞不踰月國之常典制度所宜君其裁之潘濬卒岱代濬領荊州文書與陸遜並在武昌故督浦圻頃之廖式作亂攻圍城邑零陵蒼梧鬱林諸郡搔擾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權遣使追拜岱交州牧及遣諸將唐咨等駱驛相繼攻討一年破之斬式及遣諸所僞署臨賀太守賈楊等并其支黨郡縣悉平復還武昌時年已八十然體素精勤躬親王事奮威將軍張承與岱書曰昔旦奭翼周二南作歌今則足下與陸子也忠勤相先勞謙相讓功以權成化與道合君子歎其德小人恱其美加以文書鞅掌賓客終日罷不舍事勞不言倦又知上馬輒自超乘不由跨躡如此足下過廉頗也何

其事事快也周易有之禮言恭德言盛足下何有盡此美耶及陸遜卒諸葛恪代遜權乃分武昌為西部伾督監兵蒲圻猇亭即位拜大司馬伾清身奉公所在可述初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饑乏權聞之歎息以讓羣臣曰呂伾出身萬里為國勤事家門內困而孤不早知股肱耳目其責安在於是加賜錢米布絹歲有常限始伾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伾知其可成賜巾褠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源性忠壯好直言伾時有得失源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伾伾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源死伾哭之甚哀曰德淵呂伾之益友今不幸伾復於何聞過談者美之太平元年年九十六卒子凱嗣遺令殯以素棺疏巾布褠葬送之制務從約儉凱皆奉行之

周魴字子魚吳郡陽羨人也少好學舉孝廉為寧國長轉在懷安錢唐大帥彭式等蟻聚為寇以魴為錢唐侯相旬月之間斬式首及其支黨遷丹陽西部都尉黃武中鄱陽大帥彭綺作亂攻沒屬城乃以魴為鄱陽太守與胡綜戮力攻討遂生禽綺送詣武昌加昭義校尉被命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為北敵所聞知者令譎挑魏大司馬揚州牧曹休魴答恐民帥小醜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七條以誘休其一曰魴以寔為之精誠微薄名位不昭雖懷焦渴曷緣見明狐死首丘人情戀本而逼所制奉覿禮違每獨矯首西顧未嘗不寤寐勞歎展轉反側也今因隙穴之際得陳宿昔之志非神啟之豈能致此不勝翹企萬里託命謹遣親人董岑鄧南等託叛奉牋時事變故列於別紙惟明公君俟垂日月之光照遠民之趣永令歸命者有所戴賴其二曰魴遠在邊隅江汜分絕恩澤教化未蒙撫及而於山谷之間遥陳所懷懼以大義未見信納夫物有感激計因變生古今同揆魴仕東典郡始願已獲銘心立

報永矣無貳豈圖頃者中被橫譴禍在漏刻危於投卵進有離合去就之宜退有誣罔枉死之咎雖志行輕微存沒一節顧非其所能不悵然敢緣古人因知所歸拳拳情陳露肝膈乞降春天之潤哀拯其急不復猜疑絶其委命事之宣泄受罪不測一則傷慈損計二則杜絶向化者心惟明使君遠覽前世矜而愍之留神所質速賜秘報勑當俟望舉動俟須嚮應其三曰勑所代故太守廣陵王靖往者亦以郡民為變以見譴責靖勤自思詠之民誰不企踵願明使君上觀天時下察人事中陳釋而終不解因立密計欲北歸命不幸事露誅及嬰孩勑既目見靖事且觀東主一所非薄纖不復厚雖或參著龜則足昭往言之不虛也其四曰所遣董岑邵南歷舍終見翦除今又令勑領郡者是欲責後效必殺勑之趣也雖尚視息憂惕焦灼未知軀命竟在何時人居世間猶白駒過隙而常抱危怖其可言乎推當陳愚重於天若其濟也則有生全之福避近泄漏則有夷滅之禍常中夜仰天告擔星辰精誠之徵豈能上感然事急自披盡懼以卑賤未能采納願明使君小垂詳察忖度其言令此郡民雖外名降首而故在山草看伺空隙欲狐窮惟天是訴耳遣使之日載生載死形存氣亡魄爽怳惚私恐使君未深保明岑南二人可留其一以為後復為亂為亂之日勑命訖矣東主頃者潛部分諸將圖

信一齊教還教還故當言悔叛還首東主有常科悔叛還者皆自原罪如是彼此俱塞永無端原縣命西望涕筆俱下其五曰鄱陽之民寔多愚勁帥之赴役未即應人倡之為變聞聲響抃今雖降首盤節未解山栖草藏亂心猶存而今東主圖興大衆舉國悉出江邊空曠屯塢虛損惟有諸刺姦耳若因是際而驟動此民一旦可得便會然要恃外援表裏機牙不爾以往無所成也今使君若從皖道進住江上魴當從南對岸歷口為應若未徑到江岸可住百里上令此間民知北軍在彼即自善也此間民非苦饑寒而甘兵寇苦於征討樂得北屬但窮困舉事不時見應尋受其禍耳如使石陽及青徐諸軍首尾相銜牽綴往兵使不得速退者則善之善也魴生在江淮長於時事見其便利百舉百捷時不再來敢布腹心其六曰東主致恨前者不拔石陽令此後舉大合新兵并使潘濬發東民人數甚多聞豫設科條當以新羸兵置前好兵在後攻城之日云欲以羸兵塡塹

使即時破雖未能然是事大趣也私恐石陽城小不能久留往兵明使君速垂救濟誠宜疾密王靖之變其鑒不遠令魴歸命非復在天正在明使君耳若見救以往則功可必成如見救不時則與靖等同禍前彭綺時聞莊麾在逢龍此郡民大小歡喜並思立効若留一月日間事當大成恨去電速東得增衆專力討綺綺始敗耳願使君深察此言其七曰今舉大事自非爵號無以勸之乞請將軍侯印各五十紐即將印百紐校尉都尉印各二百紐得以假授諸魁帥獎厲其志并乞請幢麾數十以為表幟使山兵吏民目瞻見之知去就之分已決承引所救畫定又彼此降叛日月有人濶狹之間輒得聞知今之大事事宜神密若有魴牋乞加隱秘伏知智度有常防慮必深魴懷憂震灼啟事蒸朽乞未罪悚魴因別為密表曰方北有逋寇固阻河洛久稽王誅自擅朔土臣曾不能吐奇舉善上以光贊洪化下以輸展萬一憂心如擣假寐忘寢聖朝天覆含臣無効猥發優命

勅臣以前誘致賊休恨不如計令於郡界求山谷魁帥為北賊所聞知者令與北通臣伏思惟喜怖交集竊恐此人不可卒得假使得之懼不可信不如令臣譎休於計為便此臣得以經年之冀願逢值千載之一會輒自督竭竭盡頑敝撰立賤草以誑誘休者如別紙臣知無古人單複之術加卒奉大略伏矇狼狽懼以輕愚忝負特施矜懷憂灼臣聞唐堯先天而天弗違博詢芻蕘以成盛勳朝廷神謨欲必致休於步度之中靈贊聖規休必自送使六軍囊括虜無子遺威風電邁天下幸甚謹拜表以聞并呈賤草懼於淺局迫用悚息被報施行休果信魴帥步騎十萬輜重滿道徑來入皖魴亦合衆隨陸遜橫截休休幅裂瓦解斬獲萬計魴初建密計時頻有郎官奉詔詰問諸事魴乃詣部郡門下因下髮謝故休聞之不復疑慮事捉軍旋權大會諸將歡宴酒酣謂魴曰君下髮載義成孤大事君之功名當書之竹帛加裨將軍賜爵關內侯徐衆評曰夫人臣立功効節雖非一途然各有分也為將執捋鼓則

建威將軍西征衆寡不敵處臨陣慷慨奮不顧命遂死於戰場追贈平西將軍處子玘札皆有才力中興之初並見寵任其諸子姓惡處列位為揚土豪右而札山澤放恣為百姓所苦泰寧中王敦誅之滅其族

鍾離牧字子幹會稽山陰人漢魯相意七世孫也會稽典録曰牧父緒樓船都尉凡駟上計吏少與同郡謝贊吳郡顧譚齊名牧童亂時號為遲訥駟常謂人曰牧必勝我不可輕也時人皆以為不然

少爰居永興躬自耨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臨熟縣民有識認之牧曰本以田荒故墾之耳遂以稻與縣人縣長聞之召民繫獄欲繩以法牧為之請長曰君慕承宮自行義事續漢書曰宮字少子琅邪人嘗在蒙陰山中耕種禾黍臨熟人就認

之宮便推與而去由是發名位至左中郎將侍中僕為民主當以法率下何得寢公憲而從君邪牧曰此是郡界緣君意顧故來暫住今以少稻而殺此民何心復留遂出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為釋繫民愧懼率妻子舂所取稻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置道旁莫有取者牧由此發名徐衆評曰牧蹈長者之規問者曰如牧所行犯而不校又從而救之直而不有又還而不受可不謂之仁讓乎哉答曰異乎吾所聞原憲之問於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孔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今小民不展四體而謏人之稻不仁甚矣而牧推而與之又救其罪斯為讓非其義讓道也不取尾生之信非信所也不許直躬之直非直體也不嘉申鳴之忠非忠意也今牧犯而不校還而不取可以為難矣未得為仁讓也夫聖人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而牧欲以德報怨非也必不得已二者何從吾從孔子也

所救非人非所記惡不仁者苟不惡不仁安得為仁哉蒼梧沈妻妻而美讓於其兄尾生篤信水至不去而死直躬好直證父攘羊申鳴奉法盡忠於君而執其父忠信直躬讓此四行者聖賢之所貴也然不貴蒼梧之讓非讓道也不嘉申鳴之忠非忠意也今牧犯而不校還而不取可以為難矣未得為仁讓也夫聖人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而牧欲以德報怨非也必不得已二者何從吾從孔子也

赤烏五年從郎中補太子輔義都尉遷南海太守

會稽典錄曰高涼賊率仍弩等破略百姓殘害吏民牧越界撲討旬日降服又揭陽縣賊率曾夏等衆數千人歷十餘年以侯爵雜繒千匹下書購募絕不可得牧遣使慰譬登皆首服自改為良民始興太守羊衜與太常滕脩書曰鍾離子幹吾昔知之不熟定見其在南海威恩部伍智勇分明加操行清純有古人之風其見貴如

此在郡四年以疾去職還為丞相長史轉司直遷中書令會建安郡陽新都三郡山民作亂出牧為監軍使者討平之賊帥黃亂常俱等出其部伍以充兵役封秦亭侯拜越騎校尉永安六年蜀并於魏武陵五谿夷與蜀接界時論懼其叛亂乃以牧為平魏將軍領武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漢復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蜀遷陵界屯於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起應純又進攻酉陽縣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西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教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內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此救火貴速之勢也勑外趣嚴據史沮議者便行軍法撫夷將軍高尚說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以討五谿夷耳又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即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

行垂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安督陽武將軍封都鄉侯徙濡須督會稽典錄曰牧之在濡須深以進取高官亭侯功無與比不肯在觀令朱育宴慨歎息育謂牧恨於策爵未副因謂牧曰朝廷諸君以際會坐取可圖而不敢陳其策與侍中東人下見顧者猶以於邑況於侯也牧笑而答曰鄉之所言未獲我心也馬援有言人當功多而賞薄吾功不足錄而見寵已過當豈以為恨國家不深相知而見害朝人是以默默不敢有所陳若其不然當建進取之計以報所受之恩不徒自守而已憤歎以此也育復曰國家為不成愚謂自可陳所懷牧曰已自知侯以侯之才無為不成愚謂自可陳所懷牧曰

而不見任故先陳此言耳秦王既許而不能卒陨將成之業賜劍杜郵今國家知吾不如秦王之知武安而害吾者有過范雎大皇帝時陸丞相詩鄱陽以二千人授吾潘太常討武陵吾又有三千人而朝廷下議棄吾於彼使江渚諸督不復發兵相繼蒙國威靈自濟今日何為常向使吾不料時度宜苟有所陳至見委以事不足兵勢恐有敗績之患何無不成之有復以前將軍假節領武陵太守卒官家無餘財士民思之子韙嗣代領兵會稽典錄曰牧次子盛亦履恭讓為尚書郎徇領兵為將拜偏將軍戍西陵與監軍使者唐盛論地形勢謂宜城信陵為建平援若不先城敵將先入盛以施績留建平智略名將屢經於彼無云當城之者不然徇計後半年晉果遣將修信陵城晉軍平吳徇領水軍督臨陣戰死也

吳志卷十五

吳志卷十五考證

賀齊山陰人也注避安帝父孝德皇帝諱○孝德皇下帝字疑為後人妄增

縣吏斯從輕俠為奸○斯太平御覽作期臣良衷按斯姓從名然期亦姓也

令楊松長丁蕃留備餘汗○楊松疑作松楊

轉擊蓋竹軍向大潭三將又降○臣浩按三將疑作二將上云屯大潭蓋竹者吳五郡臨也

陰募輕捷士為作鐵戈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拓斬山為緣道○鐵戈疑作鐵杙音亦所以緣而上也新安志作鉄戈以戈拓斬山作以戈拓塹無山字緣道下太平御覽有道成二字

凡斬首七千注吾聞金有刃者可禁○太平御覽引此吾聞下多雄黃勝五兵還丹能威敵十字

徐盛被創失矛齊引兵拒擊得盛所失○太平御覽引此作徐盛被創失矛齊引兵拒擊得盛所失牙

因住新市為拒○住監本誤作往今改正

全琮更以奇之注斯亦馮諼市義○諼監本誤作媛今改正

呂岱以博為高涼西郡都尉○西郡疑作西部

家門內困而孤不早知○太平御覽無門字

周魴乃以魴為鄱陽太守與胡綜幾力攻討○太平御覽胡綜下多等字

遠隔江川敬恪未顯○宋本作求

推當陳愚重自披盡○推疑作惟

鍾離牧徙濡須督注育謂牧恨於策爵未副因謂牧曰○監本育謂牧下多曰字今去

又注今日何為常○句內疑有脫字

子禕嗣代領兵注謂宜城信陵為建平援○北宋本作謂宜城信陵與建平接

吳志卷十五考證

謹案卷十四第八頁前一行其于人情所不能絶據毛本其作在

第八頁前三行夫人情固不能無嬉娛刊本固訛猶據毛本改

卷十五第十四頁後四行憂惕焦灼刊本焦訛集據毛本改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録監生臣張虎文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史部

吳志卷十六至八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吳志卷十六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臣聞喜裴松之注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吳書曰濬為人聰察對問有機理山陽王粲見而貴異之由是知名為郡功曹年未三十荊州牧劉表辟為部江夏從事時沙羨長贓穢不修濬按殺之一郡震竦後為湘鄉令治甚有名劉備領荊州以濬為治中從事備入蜀典留州事孫權殺關羽并荊土拜濬輔軍中郎將授以兵江表傳曰權克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為軍師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荊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為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耶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為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諮之武陵部從事樊伷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劉備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權不聽特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可以擒伷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伷是南陽舊姓頗能弄脣吻而實無辯論之才臣所以知之者伷昔嘗為州

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而納其言即遣濬將五千往果斬之

平遷奮威將軍封常遷亭侯吳書曰芮玄卒濬并領玄兵屯夏口玄字文表丹陽人父祉字宣嗣從孫堅征伐有功堅薦祉為九江太守後轉吳郡所在有聲玄兄良字文鸞隨孫策平定江東策以為會稽東部都尉卒玄領良兵拜奮武中郎將以功封溧陽侯權為子登揀擇淑媛羣臣咸稱玄父祉兄良並以德義文武顯名三世故遂娉玄女為妃馬黃武五年卒權甚愍惜之權稱尊號拜為少府進封劉陽侯江表傳曰權數射雉濬諫權權曰相與別後時時輒出耳不復如往日之時也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絶括破皆能為害乞特為臣故息置之濬出見雉翳故在乃手自撤壞之權由是自絶不復射雉遷太常五谿蠻夷叛亂盤結權假濬節督諸軍討之信賞必行法不可干斬首獲生蓋以萬數自是羣蠻衰弱一方寧靜吳書曰驃騎將軍步騭屯溘口求召募諸郡以增兵權以問濬濬曰豪將在民間耗亂為害加騭有名勢在所所京師與孔融交結然儒生誕節部曲寬縱不奉節度為衆作殿濬遂斬之其奉法不憚私議皆此類也歸義隱蕃以口辯為豪傑所善濬子翥亦與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疏到意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怪濬而蕃果圖叛誅夷衆乃歸服江表傳曰時濬姨兄零陵蔣琬為蜀大將軍或有問濬於武陵太守衛旂者云濬遣密使與琬相聞欲有自托之計旂以啓權權曰承明不為此也即封旂表以示於濬而召旂還免官先是濬與陸遜俱駐武昌共掌留事還復故時校事呂壹操弄威柄奏按丞相顧雍右將軍朱據等皆見禁止黃門侍郎謝厷語次問壹顧公事何如壹答不能佳厷又問若此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答厷曰得無潘太常得之乎壹良久曰君語近之也厷謂曰潘太常切齒於君但道遠無因耳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壹大懼遂解散雍事濬求朝詣建業欲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而不見從濬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為國除患壹密聞知稱疾不行濬每進見無不陳壹之姦險也由此壹寵漸衰後遂誅幾權引咎責躬因誚讓大臣語在權傳赤烏二年濬卒子翥嗣濬女配建昌侯孫慮吳書曰翥字文龍拜騎都尉後代領兵早卒翥弟祕權以姊陳氏女妻之調湘鄉令襄陽記曰襄陽習温為荊州大公平大公平今之州都祕過辭於温問曰先君昔因君侯當為州里議主今果如其言不審州里誰當復相代者温曰無過於君也後祕為尚書僕射代温為公平甚得州里之譽

陸凱字敬風吳郡吳人也丞相遜族子也黃武初為永

興諸暨長所在有治迹拜建武都尉領兵雖統軍衆手不釋書好太玄論演其意以筮輒驗赤烏中除儋耳太守討珠崖斬獲有功遷為建武校尉五鳳二年討山賊陳忠於零陵斬忠克捷拜巴丘督偏將軍封都鄉侯轉為武昌右部督與諸將共赴壽春還累遷溫毬綏遠將軍孫休即位拜征北將軍假節領豫州牧孫皓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荆州牧進封嘉興侯孫皓與晉平使者丁忠自北還說皓丈陽可襲凱諫止語在皓傳寶鼎元年遷左丞相皓性不好人視已羣臣侍見皆莫敢迕凱說皓曰夫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卒有不虞不知所赴皓聽凱自視皓時徙都武昌揚土百姓沂流供給以為患苦又政事多謬黎元窮匱凱上疏曰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為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廩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掻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禍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巖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彊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為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閭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惠淺劣無復冀望竊為陛下惜

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為煩苛刑政所為錯亂願陛下息大功損百役務寬盪忽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墝确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謡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為變榮惑作妖童謡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為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既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既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撞擾更為煩苛民苦二端財力再耗此為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一息此輩矜哀孤弱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綱四方之民繇負而至矣如此民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不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者也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踰先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計其所長不足為國財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為無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公卿尚書務修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時殿上列將何定佞巧便辟貴幸任事凱面責定曰卿見

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為姦邪穢塵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矣定大恨凱思中傷之凱終不以為意乃心公家義形於色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內發建衡元年疾病皓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不宜委以國事奚熙小吏建起浦里田欲復嚴密故迹亦不可聽姚信樓玄賀邵張悌郭逴薛瑩滕脩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社稷之楨幹國家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訪以時務各盡其忠拾遺萬一遂卒時年七十二子禕初為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亡後入為太子中庶子右國史華覈表薦禕曰禕體質方剛器幹彊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及被召當下徑還赴都道由武昌會不迴顧器械軍資一無所取在戎果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名將以鎮戍之臣竊思惟莫善於禕初皓常銜凱數犯顏忤旨加何定譖構非一既以重臣難繩以法又陸抗時為大將

吳錄曰舊拜廟選無大將軍領三千兵為衛凱欲因此兵以圖之令選曹白用丁奉皓偶不欲曰更選凱令執據雖塑無然宜得其人皓曰用留平凱令其子禕以諜語平平素與丁奉有隙禕未及得宣凱亦平語禕曰聞野猪入丁奉營此凶徵也有喜色禕乃不敢言還因具啓凱故輒止予連從荊揚來者得其文殊甚切直恐非皓之所能容忍也或以為凱藏之篋笥未敢宣行病困皓遣董朝省問欲言因以付之虛實難明故不著於篇然愛其指擿皓事足為後戒故鈔列于凱傳左云皓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前表曰孤動必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西宮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以不可徙乎凱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以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

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江表傳載凱此詔心與氣結陛下何心表曰臣拜受明之難悟意不聰之甚也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修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以災童歌其謠縱令陛下一身得安百姓愁勞何以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以賢為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以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彊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彧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闥於彧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憂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覽之以為身戒

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鰥夫女吟於中風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阼以来游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彫飾故國富民充姦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土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杖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筲小吏先帝之所棄而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醇醲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寮庶尹並展所陳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令高通詹廉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起則

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也是不遵先帝十也令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資糧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為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令在所監司已為煩猥無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時交阯反亂實由茲起是為遵景帝之閥不遵先帝

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莅政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為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江表傳曰皓所行誦暴凱知其將亡上表曰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積惡長過喪亂之源也是以古人懼不聞非故設進善之旌立敢諫之鼓武公九十思聞警戒詩美其德士悅其行臣察陛下無思警戒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此禍兆見矣故畧陳其要寫盡愚懷陛下宜克己復禮述履前德不可損棄臣言而放奢意奢情至吏日欺民民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骨肉相克公子相奔臣雖愚闇於天命以心審之敗不過二十稔也臣常忿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忿陛下也臣受國思奉朝三世復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與衆沈浮若比干伍員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社稷存焉初皓始起宮凱上表諫不聽凱重表曰臣聞宮功當起夙夜及側是以頻煩上事往往留中不見省報於邑歎息企想應罷昨食時被詔曰君所諫誠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宮殿不利宜當避之乃可以妨勞役長坐不利宮乎父之不安子亦何倚臣

拜紙詔伏讀一周不覺氣結於胸而涕泣雨集也臣年已六十九榮祿已重於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白髮生於鬢膚黃耆被於甲冑天下始靜晏駕早崩自含息之類能言之倫無不歔欷如喪考妣幼主嗣統柄在臣下軍有連征之費民有彫殘之損賊臣干政公家空竭令疆敵當塗西州傾覆孤罷之民宜當畜養廣力肆業以備有虞且始徙都屬有軍征戰士流離州郡搔擾而大功復起徵召四方斯非保國致治之漸也臣聞為人主者攘災以德除咎以義故湯遭大旱身禱桑林禁惑守心宋景退殿是以旱魃銷亡妖星移舍今宮室之不利但當克己復禮篤湯宋之至道愍黎庶之困苦何憂宮之不安災之不銷乎陛下不務修德而務築宮室若德之不脩行之不貴雖殷辛之瑤臺秦王之阿房何止而不喪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為父長安使子無倚此乃子離於父臣離於陛下之象也臣子一離雖念克骨茅茨不翦復何益焉是以大皇帝居於南宮自謂過於阿房故先朝大臣以為宮室宜厚備衛非常大皇帝曰逆虜游魂不急然臣下懇惻由不獲已故當愛育百姓何聊趣於裁調近郡苟副衆心比當就功猶豫三年當此之時寇鈔懾威不犯我境師徒奔北且西阻岷漢南州無事尚猶沖讓未肯築宮況陛下危側之世又乏大皇帝之德可不慮哉願陛下留意臣不虛言

肩字敬宗凱弟也始為御史尚書選曹郎太子和聞其名待以殊禮會全寄楊竺等阿附魯王霸與和分爭陰相譖搆肩坐收下獄楚毒備至終無他辭吳錄曰太子自懼黜廢而魯王覬覦益甚權時見楊竺辟左右而論霸之才竺深迷霸有文武英姿宜為嫡嗣於是權乃許立焉有給使

伏于牀下具聞之以告太子肩當至武昌往辭太子太子不見而微服至其車上與共密議欲令陸遜表諫既而遜有表極諫權疑竺泄之竺辭不服權使竺出尋其由竺白頃惟肩西行必其所道又遣問遜何由知之遜言肩所述召肩考問肩為太子隱曰楊竺向臣道之遂共為果然乃斬竺後為衡陽督軍都尉赤烏十一年交阯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搔動以肩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肩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崇招納高涼渠帥黃吳等支黨三千餘家皆出降引軍而南重宣至誠遺以財幣賊帥百餘人民五萬餘家深幽不羈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將軍復討蒼梧建陵賊破之前後出兵八千餘人以充軍用永安元年徵為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虎林中書丞華覈表薦肩曰肩天姿聰朗才通行潔昔歷選曹遺迹可紀還在交州奉宣朝恩流民歸附海隅肅清蒼梧南海歲有舊風障氣之害風則折木飛砂轉石氣則霧鬱飛鳥不經自肩至州風氣絕息商旅平行民無疾疫田稼豐稔州治臨海海流秋鹹肩又畜水民得甘食惠風橫被化感人神遂憑天威招合遺散至被詔

書當出民感其恩以忘戀土負老攜幼甘心景從衆無攜貳不煩兵衛自諸將合衆皆脇之以威未有如脩結以恩信者也衙命在州十有餘年賓帶殊俗寶玩所生而內無粉黛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方之今臣實難多得宜在輦轂股肱王室以贊唐虞康哉之頌江邊任輕不盡其才虎林選督堪之者衆若召還都寵以上司則天工畢修庶績咸熙矣脩卒子式嗣為柴桑督揚武將軍天策元年與從兄禕俱徙建安天紀二年召還建業復將軍侯

評曰潘濬公清割斷陸凱忠壯質直皆節槩梗梗有大丈夫格業脩身潔事濟著稱南土可謂良牧矣

吳志卷十六

潘濬一方寧靜注加隲有名勢在所所言隲身所在也猶宋本在所下闕一字臣照按在所所媚不可聽也○濬女配建昌侯孫慮注先君昔因君侯當為州里議主令果如其言○因疑作目陸凱是以為晉所伐君臣見虜○監本誤作為晉所代今改正

務寬盪忽苛政○忽字疑誤元本作思庶政令州郡職司○宋本作州縣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按是以獄無冤囚○毛本作推接

願陛下留意注民離則上不信下當疑上○當元本作常

又注臣聞為人主者攘災以德○攘疑當作禳陸脩蒼梧南海歲有舊風障氣之害○臣明楷按舊風

障氣疑有誤觀下文折木飛砂轉石則舊風當作暴
風霧鬱飛鳥不經則障氣當為瘴氣也

吳志卷十六考證

吳志卷十七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閩喜裴松之注

是儀　胡綜徐詳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也本姓氏初為縣吏後仕郡
郡相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無上可改為是乃遂改焉徐衆
評曰古之建姓或以所生或以官號或以祖名皆有義
體以明氏族故曰胙之以土而命之氏此先王之典也

所以明本重始彰示功德子孫不忘也令離文析字橫
生忌諱使儀易姓忘本誣祖不亦謬哉教人易姓從人
改族融既失之儀又不得也　後依劉繇避亂江東繇軍敗儀徙會稽
孫權承攝大業優文徵儀到見親任專典機密拜騎都
尉呂蒙圖襲關羽權以問儀儀善其計勸權聽之從討
羽拜忠義校尉儀陳謝權令曰孤雖非趙簡子卿安得
不自屈為周舍邪既定荊州都武昌拜裨將軍後封都
亭侯守侍中欲復授兵儀自以非材固辭不受黃武中
遣儀之皖就將軍劉邵欲誘致曹休休到大破之遷偏

將軍入闕省尚書事外總平諸官無領辭訟又令教諸公子書學大駕東遷太子登留鎮武昌使儀輔太子太子敬之事先諮詢然後施行進封都鄉侯後從太子還建業復拜侍中中執法平諸官事領辭訟如舊典校郎呂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權怒收嘉繫獄悉驗問時同坐人皆怖畏壹並言聞之儀獨云無聞於是見窮詰累日詔旨轉厲羣臣為之屏息儀對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為嘉隱諱自取夷滅為不忠之鬼顧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答問辭不傾移權遂舍之嘉亦得免徐衆評曰是儀以羈旅異方容仕吳朝值讒邪殄行當嚴毅之威命縣漏刻禍急危機不雷同以害人不苟免以傷義可謂忠勇公正之士雖祁奚之免叔向慶忌之濟朱雲何以尚之忠不陷君勇不攝聳公不存私正不黨邪資此四德加之以文敏崇之以謙約履之以和順保傳二宮存身愛名不亦宜乎　蜀

相諸葛亮卒權垂心西州遣儀使蜀申固盟好奉使稱意後拜尚書僕射南魯二宮初立儀以本職領魯王傅儀嫌二宮相近切乃上疏曰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無資文武當令之宜宜鎮四方為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但臣言辭鄙野不能究盡其意愚以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書三四上為傅盡忠動輒規諫事上勤與人恭不治產業不受施惠為屋舍財足自容却鄰家有起大宅者權出望見問起大室者誰左右對曰似是儀家也權曰儀儉必非也問果他家其見知信如此服不精細食不重膳拯贍貧困家無儲畜權聞之幸儀舍求視蔬飯親嘗之對之歎息即增俸賜益田宅儀累辭讓以恩為戚時時有所進達未嘗言人之短權常責儀以不言事無所是非儀對曰聖主在上臣下守職懼於不稱實不敢以愚管之言上干天聽事國數十年未嘗有過呂壹歷白將相大臣或一人以罪聞者數四獨無以白儀權歎曰使人盡如是儀當安用科法為及寢疾遺令素棺斂以時服務從省約年八十一卒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少孤母將避難江東孫策領會稽太守綜年十四為門下循行留吳與孫權共讀

書策斃權為討虜將軍以綜為金曹從事從討黃祖拜鄂長權為車騎將軍都京召綜還為書部與是儀徐詳俱典軍國密事劉備下白帝權以見兵少使綜料諸縣得六千人立解煩兩部詳領左部綜領右部督吳將晉宗叛歸魏魏以宗為蘄春太守去江數百里數為寇害權使綜與賀齊輕行掩襲生虜得宗加建武中郎將魏拜權為吳王封綜儀詳皆為亭侯黃武八年夏黃龍見夏口於是權稱尊號因瑞改元又作黃龍大牙常在中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命綜作賦曰乾坤肇立三才是生狼弧垂象實惟兵精聖人觀法是效是營始作器械爰求厥成黃農創代拓定皇基上順天心下息民災高辛誅共舜征有苗啟有甘師湯有鳴條周之牧野漢之垓下靡不由兵克定厥緒明明大吳實天生德神武是經惟皇之極乃自在昔黃虞是祖越歷五代繼世在下應期受命發迹南土將恢大繇草我區夏乃律天時制為神軍取象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有度約而不煩四靈既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實曰太常桀然特立六軍所望仙人在上鑒觀四方神實使之為國休祥軍欲轉向黃龍先移金鼓不鳴寂然變施闇謨若神可謂祕奇在昔周室赤烏銜書令也大吳黃龍吐符合契河洛動與道俱天贊人和僉曰惟休蜀聞權踐阼遣使重申前好綜為盟文義甚美語在權傳權下都建業詳綜並為侍中進封鄉侯魚左右領軍時魏降人或云魏都督河北振威將軍吳質頗見猜疑綜乃偽為質作降文三條其一曰天綱弛絕四海分崩羣生憔悴士人播越兵寇所加邑無居民風塵烟火往往而處自三代以來大亂之極未有若今時者也臣質志薄處時無方繫於土壤不能翻飛遂為曹氏執事戎役遠處河朔天衢隔絕雖望風慕義思托大命媿無因緣得展其志每往來者竊聽風化伏知陛下齊德乾坤同明日月神武之姿受之自然敷演皇極流化萬里自江以南户受覆燾英雄俊傑上達之士莫不心歌腹詠樂在

歸附者也今年六月末奉聞吉日龍興踐阼恢弘大緜整理天綱將使遺民覩見定主昔武王伐殷殷民倒戈高祖誅項四面楚歌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臣質不勝昊天至願謹遣所親同郡黃定恭行奉表及托降叛間闕求達其欲所陳載列於左其二曰昔伊尹去夏入商陳平委楚歸漢書功竹帛遺名後世世主不謂之背誕者以為知天命也臣昔為曹氏所見交接外託君臣內如骨肉恩義綢繆有合無離遂受偏方之任總河北之軍當此之時志望高大永與曹氏同死俱生惟恐功之不建事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後嗣繼立幼沖統政讒言彌興同儕者以勢相害異趣者得間其言而臣受性簡略素不下人視彼數子意實迫之此亦臣之過也遂為邪議所見搆會招致猜疑誣臣欲叛雖識眞者保明其心世亂讒勝餘嫌猶在常懼一旦橫受無辜憂心孔疚如履氷炭昔樂毅為燕昭王立功於齊惠王即位疑奪其任遂去燕之趙休烈不虧彼豈欲二三其德蓋畏功

名不建而懼禍之將及也昔遺魏郡周光以賈販為名托叛南詣宣達密計時以倉卒未敢便有章奏使光口傳而已以為天下大歸可見天意所在非吳復誰此方之民思為臣妾延頸舉踵惟恐兵來之遲耳若使聖恩少加信納當以河北承望王師欵心赤實天日是鑒而光去經年不聞咳唾未審此意竟得達不瞻望長歎日月以幾魯望高子何足以喻又臣今日見待稍薄蒼蠅之聲緜緜不絕必受此禍遲速事耳臣私度陛下未垂明慰者必以臣質貫穿仁義之道不行若此之事謂光所傳多虛少實或謂此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質構讒見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質若有罪之日自當奔赴鼎鑊束身待罪此蓋人臣之宜也今日無罪橫見譖毀將有商紂白起之禍尋惟事勢去亦宜也死而弗義不去何為樂毅之出吳起之走君子傷其不遇未有非之者也願陛下推古況今不疑怪於臣質也又念人臣獲罪當如伍員奉已自效不當徼幸因事為利然今與古厥勢不

同南北悠遠江湖隔絶自不舉事何得濟免是以忘志士之節而思立功之義也且臣質又以曹氏之嗣非天命所在政弱刑亂柄奪於臣諸將專威於外各自為政莫或同心士卒衰耗帑藏空虛綱紀毀廢上下並昏想前後數得降叛具聞此問無弱攻昧宜應天時此實陛下進取之秋是以區區敢獻其計今若内兵淮泗據有下邳荆揚二州聞聲響應臣從河北席卷而南形勢一連根牙永固鬬西之兵繫於所衛青徐二州不敢徹守許洛餘兵衆不滿萬誰能来東與陛下爭者此誠千載一會之期可不深思而熟計乎及臣所在既自多馬加諸羌胡常以三四月中美草時驅馬来出隠度今者可得三千餘匹陛下出軍當投此時多將騎士来就馬耳此皆先定所一二知凡兩軍不能相究虛實令此間實羸易可克定陛下舉動應者必多上定洪業使普天一統下令臣質建非常之功此乃天也若不見納此亦天也願陛下思之不復多陳其三曰昔許子遠舍袁就曹

二十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見精別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於邑三歎曷惟其已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權即召入蕃謝答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綜時侍坐權問何如綜對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禰衡而才皆不及權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且試以都輦小職權以蕃盛論刑獄用為廷尉監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稱蕃有王佐之才普尤與之親善

常怨歎其屈後蕃謀叛事覺伏誅吳錄曰蕃有口才魏明帝使詐叛如吳令求作廷尉職重案大臣以離間之既為廷尉監衆人以據普與蕃親善常車馬雲集賓客盈堂及至事覺蕃亡走捕得考問黨與蕃無所言吳主使將入謂曰何乃以肌肉為人受毒乎蕃曰孫君大夫圖事豈有無伴烈士死不足相辜遂閉口而死吳歷曰權問普卿前盛稱蕃又為之怨望朝廷使蕃反叛皆卿之由普見責自殺據禁止歷時乃解拜綜偏將軍無左執法領辭訟遼東之事輔吳將軍張昭以諫權言辭切至權亦大怒其和協彼此使之無隙綜有力焉性嗜酒酒後歡呼極意或推引杯觴搏擊左右權愛其才弗之責也凡自權統事諸文誥策命鄰國書符略皆綜之所造也初以

內外多事特立科長吏遭喪皆不得去而數有犯者權患之使朝臣下議綜議以為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行之一人其後必絶遂用綜言由是奔喪乃斷赤烏六年卒子沖嗣沖平和有文幹天紀中為中書令吳錄曰沖後仕晉尚書郎

吳郡太守徐詳者字子明吳郡烏程人也先綜死評曰是儀徐詳胡綜皆孫權之時幹興事業者也儀清恪貞素詳數通使命綜文采才用各見信任辟之廣夏其猨掾之佐乎

吳志卷十七考證

是儀遷偏將軍入闕省尚書事○闕元本作闕

胡綜黃龍見夏口於是權稱尊號○臣龍官按夏口毛本作舉口太平御覽作樊口舉口蓋樊口之誤然吳主孫權傳云黃龍元年夏四月夏口武昌並見黃龍則太平御覽所云樊口未為得也

乃自在昔黃虞是祖○乃自元本作乃聞

將恢大繇草我區夏○大繇疑作大猷下同

昔遣魏郡周光以賈販為名○監本販誤敗今改正

吳志卷十八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吳範　劉惇　趙達

吳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也以治歷數知風氣聞於郡中舉有道詣京都世亂不行會孫權起於東南範委身服事每有災祥輒推數言狀其術多效遂以顯名初權在吳欲討黃祖範曰今茲少利不如明年明年戊子荊州劉表亦身死國亡權遂征祖卒不能克明年軍出行及尋陽範見風氣因詣船賀催兵急行至即破祖祖得夜亡權恐失之範曰未遠必生禽祖至五更中果得之劉表竟死荊州分割及壬辰歲範又白言歲在甲午劉備當得益州後呂岱從蜀還遇之白帝說備部衆離落死亡且半事必不克權以難範範曰臣所言者天道也而岱所見者人事耳備卒得蜀權與呂蒙謀襲關羽議

之近臣多曰不可權以問範範曰得之後羽在麥城使使請降權問範曰竟當降否範曰彼有走氣言降詐耳權使潘璋邀其徑路覘候者還白羽已去範曰雖去不免問其期曰明日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時尚未正中也頃之有風動帷範拊手曰羽至矣須臾外稱萬歲傳言得羽後權與魏為好範曰以風氣言之彼以貌来其實有謀宜為之備劉備盛兵西陵範曰後當和親終皆如言其占驗明審如此權以範為騎都尉領太史令數從訪問欲知其決範祕惜其術不以至要語權權由是恨之吳錄曰範獨心計所身棄矣故終不言初權為將軍時範嘗白言江南有王氣亥子以見重者術術亡則之間有大福慶權曰若終如言以君為侯及立為吳王範時侍宴曰昔在吳中嘗言此事大王識之邪權曰有之因呼左右以侯綬帶範範知權欲以厭當前言輒手推不受及後論功行封以範為都亭侯詔臨當出權恚其愛道於已也削除其名範為人剛直頗好自稱然與

親故交接有終始素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權責怒甚嚴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為範曰安能慮此坐觀汝邪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白範曰汝有子邪曰有曰使汝為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曰諾乃排閤入言未卒權大怒欲便投以戟遶巡走出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滕並良久權意釋乃免滕滕見範謝曰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為會稽典錄曰滕字周林祖父河内太守朗字少英列在八俊滕性剛直行不苟合雖遭困偪終不迴撓初亦忤策幾殆賴太妃救得免語見妃嬪傳歷歷山潘陽山陰三縣令鄱陽太守黃武五年範病卒長子先死少子尚幼於是業絶權追思之慕三州有能舉知術數如吳範趙達者封千户侯卒無所得之間有大福慶權曰若終如言以君為侯及立為吳王吳錄曰範先知其死日謂權曰陛下某日當喪軍師權曰吾無軍師焉得喪之範曰陛下出軍臨敵須臣言而後行臣乃陛下之軍師也至其日果卒松之案範死時權未稱帝此云陛下非也範為人剛直頗好自稱然與劉惇字子仁平原人也遭亂避地客遊廬陵事孫輔以明天官達占數顯於南土每有水旱寇賊皆先時處期

無不中者輔異馬以為軍師軍中咸敬事之號曰神明

建安中孫權在豫章時有星變以問惇惇曰災在丹陽權曰何如曰容勝主人到某日當得問是時邊鴻作亂卒如惇言惇於諸術皆善尤明太乙皆能推演其事窮盡要妙著書百餘篇名儒刁玄稱以為奇惇亦寶愛其術不以告人故世莫得而明也

趙達河南人也少從漢侍中單甫受學用思精密謂東南有王者氣可以避難故脫身渡江治九宮一算之術伏無不中效或難達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妄耳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描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嘗過知故知故為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肴無以敘意如何達因取盤中箸再三從橫之乃言卿東壁下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何以辭無時坐有他賓內得主人情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耳竟效如此遂出酒酣飲又有書簡上作千萬數

著空倉中封之令達算之達處如數云但有名無實其精微若是達寶愛其術自闇澤殷禮皆名儒善士親屈節就學達祕而不告太史丞公孫滕少師事達勤苦累年達許教之者有年數矣臨當喻語而輒復止滕他日齎酒具候顏色拜跪而請達曰吾先人得此術欲圖為帝王師至仕來三世不過太史郎誠不欲復傳之且此術微妙頭乘尾除一算之法父子不相語然以子篤好不倦令真以相授矣飲酒數行達起取素書兩卷大如手指達曰當寫讀此則自解也吾久廢不復省之令欲思論一過數日當以相與滕如期往至乃陽求索書驚言失之云女壻昨來必是渠所竊遂從此絕初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權問其法達終不語由此見薄祿位不至吳書曰初權即尊號令達算作天子之後當復幾年達曰高祖建元十二年陛下倍之權大喜左右稱萬歲果如達言

達嘗笑謂諸星氣風術者曰當迴算惟幕不出戶牖以知天道而反晝夜暴露以望氣祥不亦難乎閒居無為引算自校乃歎曰吾算訖

盡其年月日其終矣達妻數見達效聞而哭泣達欲弭妻意乃更步算言向者謬誤耳尚未也後如期死權聞達有書求之不得乃錄問其女及發達棺無所得法術絕焉吳錄曰皇象字休明廣陵江都人幼工書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甫恨逋並恨峻象斟酌其間甚得其妙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嚴武字子卿衛尉畯再從子也圍基莫與為輩宋壽占夢十不失一曹不興善畫權使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既進御權以為生蠅舉手彈之孤城鄭嫗能相人及範惇達八人世皆稱妙謂之八絕云晉陽秋曰吳有葛衡字思真明達天官能為機巧作渾天使地居于中以機動之天轉而地止以上應晷度

評曰三子各於其術精矣其用思妙矣然君子算役心神宜於大者遠者是以有識之士舍彼而取此也孫盛曰夫玄覽未然逆鑒來事雖裨蓍龜揆慎其猶病諸況術之下此者乎吳史書達知東南當有王氣故輕舉濟江魏承漢緒受命中畿達不能豫覩兆萌而流竄吳越又不知吝術之鄙見薄於時安在其能逆覩天道而審帝王之符瑞哉昔聖王觀天地之文以畫八卦之象故豐蹏成於著策變化形乎六爻是以三易雖殊卦繇理一安有迴轉一籌可以鈎深測隱意對逆占而能遂知來物者乎流俗好異妄設神奇不幸之中仲尼所棄是以君子志其大者無所取之臣松之以為盛云君子志其大者無所取諸故評家之旨非新聲也其餘所譏則皆為非理自中原酷亂至於建安數十年間生民殆盡比至小康皆百死之餘耳江左雖有兵革不能如中國之甚也馬知達不筭其安危知禍有多少利在東南以全其身乎而責不知魏氏將興流播吳越在京房之籌猶不能自免刑戮況達但以祕術見薄在悔吝之間乎古之道術蓋非一方探賾之功豈惟六爻苟得其要則可以易而知之矣迴轉一籌胡足怪哉達知幽測隱何愧於古而以裨梓限達之謂達為妄非篤論也抱朴子曰時有葛仙公者每飲酒醉常入人家門前陂水中卧竟日乃出曾從吳主別到洲還遇大風百官船多沒仙公船亦沈淪吳主甚悵恨明日使人鉤求公船而登高以望馬久之見公步從水上來衣履不沾而有酒色既見而言曰臣昨侍從而伍子胥見請暫過設酒忽忽不得即委之又有姚光光坐其上又有火術吳主身臨試之積荻數千束使光坐其上又數千束荻裹之因猛風而燔之荻了盡謂光當以化為燼而光端坐灰中振衣而起把一卷書吳主取其書視之不能解也又曰吳景帝有疾求覩視者得一人景帝欲試之乃殺鵝而埋於苑中築小屋施牀几以婦人屐履服物著其上乃使覩視之告曰若能說此冢中鬼婦人形狀者當加賞而即信矣竟日盡夕無言帝推問之急乃曰實不見有鬼但見一頭白鵝立墓上所以不即之疑是鬼神變化作此相當候其真形而定無復移易不知何故不敢不以實上聞景帝乃厚賜之然則鵝死亦有鬼也葛洪神仙傳曰仙人介象字元則會稽人有諸方術吳主聞之徵象到武昌甚敬貴之稱為介君為起宅以御帳給之賜遺前後累千金從象學蔽形之術試還後宮及出殿門莫有見者又使象作變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可食吳主共論鱠魚何者最美象曰鯔魚為上吳主曰論近道魚耳此出海中安可得邪象曰可得耳乃令人於殿庭中作方埳汲水滿之并求鉤餌之垂綸於埳中須臾果得鯔魚吳主驚喜問象曰可食不象曰故為陛下取以作生鱠安敢取不可食吳主曰聞蜀使來得蜀薑作虀甚好恨爾時無此物乃使厨下切之

蜀董豈不易得願差所使者可付值吳主指左右一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一符以著青竹杖中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董訖復閉目此人承其言騎杖須臾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人言是蜀市中乃買董于時吳使張温先在蜀既於市中相識甚驚便作書寄其家此人買董畢捉書負董騎杖閉目須臾已還到吳厨下切鱠適了臣松之以為葛洪所記近為惑衆其書文頗行世故撮取數事載之篇末也神仙之術詎可測量臣之臆斷以為惑衆所謂夏蟲不知冷冰耳

吳志卷十八考證

吳範數從訪問欲知其決○決太平御覽作訣評曰然君子算役心神宜於大者遠者○算役宋本作等役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録監生臣徐士俊

欽定四庫全書要　史部

吳志　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　球

吳志卷十九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諸葛恪　滕胤　孫峻　留贊　孫綝　濮陽興

諸葛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知名江表傳曰恪少有才機莫與為對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吳錄曰恪長七尺六寸少鬚眉折頰廣顙大口高聲弱冠拜騎都尉與顧譚張休等侍太子登講論道藝並為賓友從中庶子轉為左輔都尉恪父瑾面長似驢孫權大會羣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恪跪曰乞請筆益兩字因聽與筆恪續其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他日復見權問恪曰卿父與叔父孰賢對曰臣父為優權問其故對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為優權又大噱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養老之禮也權曰卿其能令張公辭屈乃當飲之耳恪難昭曰昔師尚父九十秉旄仗鉞

猶未告老也今軍旅之事將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老也昭卒無辭遂為盡爵後蜀使至羣臣並會權謂使曰此諸葛恪雅好騎乘還告丞相為致好馬恪因下謝權曰馬未至而謝何也恪對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廐今有恩詔馬必至也安敢不謝恪之才捷皆此類也恪別傳曰權嘗饗蜀使費禕先送勑羣臣使至伏食勿起禕至權為輟食而羣下不起禕朝之曰鳳凰来翔騏驎吐哺驢騾無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鳳凰有何燕雀自稱来翔何不彈射使還故鄉禕停食餅索筆作麥賦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焉權嘗問恪頃何以自娛而更肥澤恪對曰臣聞富潤屋德潤身臣非敢自娛修己而已又問卿何如滕胤恪答曰登階躡履臣不如胤迴籌轉策胤不如臣恪嘗獻老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嘗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恪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輔吳復求鸚父昭不能答坐中皆歡笑

權甚異之欲試以事令守節度節度掌軍糧穀文書繁猥非其好也江表傳曰權為吳王初置節度官使典掌軍糧非漢制也初用侍中偏將軍徐詳詳死將用恪諸葛亮聞恪代詳書與陸遜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疎令使典主糧穀糧穀軍之要宜簡僕雖在遠竊用不安足下特為啓至尊轉之遜以白權即轉恪領兵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乞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衆議咸以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猨狖之騰木也時觀閒隙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蓬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来不能羈也皆以為難恪父瑾聞之亦以事終不逮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大赤吾族也恪盛陳其必捷權拜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授棨戟武騎三百拜畢命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時年三十二恪到府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幽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

穀既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饑窮漸出降首恪乃復勑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執拘臼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遺舊惡民困迫暫出內圖叛逆伉縛送言府恪以伉違教遂斬以狥以狀表上民聞伉坐執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携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權嘉其功遣尚書僕射薛綜勞軍綜先移恪等曰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鍔甲不沾汗元惡既梟種黨歸義蕩滌山藪馘戎十萬野無遺寇邑罔殘姦既掃兇慝又充軍用慕蔭稂莠化為善草魑魅魍魎更成虎士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名漢之衛霍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勲超前世主上歡然遥用歎息感四牡之遺典思飲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侯恪乞率衆佃廬江皖口因輕兵襲舒掩得其民而還復遠遣斥候觀相徑要欲圖壽春權以為不可赤烏中魏司馬宣王謀欲攻恪權方發兵應之望氣者以為不利於是徙恪屯於柴桑與丞相陸遜書曰楊敬叔傳述清論以為方今人物彫盡守德業者不能復幾宜相左右更為輔車上熙國事下相珍惜又疾世俗好相謗毀使已成之器中有損累將進之徒意不歡笑聞此喟然誠獨擊節愚以為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至于子張子路子貢等七十之徒亞聖之德猶各有所短師僻由喭賜不受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闕且仲尼不以數子之不備而引以為友不以人所短棄其所長也加以當今取士宜寬於往古何者時務從橫而善人單少國家職司常苦不充苟令性不邪惡志在陳力便可奬就騁其所任若於小小宜適私行不足皆宜濶略不足縷責且士誠不可纖論苛克苛克則彼賢聖猶將不全況其出入者邪故

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賢愚可知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於禍原其本起非為大讐惟坐克己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已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內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人得容其間得容其間則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況已為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於血刃蕭朱不終其好本由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恪知遜以此嫌己故遂廣其理而贊其旨也會遜卒恪遷大將軍假節駐武昌代遜領荆州事久之權不豫而太子少傅徵恪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中書令孫弘領少傅權疾困名恪弘及太常滕胤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屬以後事吳書曰權寢疾議所付託時朝臣咸皆注意於恪而孫峻表恪器任輔政可付大事權嫌恪剛狠自用峻以當令朝臣皆莫及遂固保之乃徵恪恪後引恪等見卧內受詔牀下權詔曰吾疾困矣恐不復相見諸事一以相委恪歔欷流涕曰臣等皆受厚恩當以死奉詔願陛下安精神損思慮無以外事為念權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然後以聞為治第館設陪衛羣臣百司拜揖之儀各有品序諸法令有不便者條列以聞權輒聽之中外翕然人懷歡欣　翌日權薨弘素與恪不平懼為恪所治祕權死問欲矯詔除恪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於坐中誅之乃發喪制服與弟公安督融書曰今月十六日乙未大行皇帝委棄萬國羣下大小莫不傷悼至吾父子兄弟並受殊恩非徒凡庸之隸是以悲慟肝心圮裂皇太子以丁酉踐尊號哀喜交并不知所措吾身受顧命輔相幼主竊自揆度才非博陸而受姬公負圖之託懼忝丞相輔漢之效恐損先帝委付之明是以憂慙惶惶所慮萬端且民惡其上動見瞻觀何時易哉今以頑鈍之姿處保傅之位艱多智寡任重謀淺誰為脣齒近漢之世燕蓋交遘有上官之變以身值此何敢怡豫邪又弟所在與賊犬牙相錯當於今時整頓軍具率厲將士警備過常念出萬死無顧一生以報朝廷無忝爾先又諸將備守各有境界猶恐賊虜聞諱恣睢寇竊邊邑諸曹已別下約勅所部督

將不得妄委所戍徑来奔赴雖懷愴怛不忍之心公義奪私伯禽服戎若苟違戾非徒小故以親正疏古人明戒也恪更拜太傅於是罷視聽息校官原逋責除闕稅事崇恩澤衆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初權黃龍元年遷都建業二年築東興隄遏湖水後征淮南敗以内船由是廢不復修恪以建興元年十月會衆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引軍而還魏以吳軍入其疆土恥於受侮命大將胡遵諸葛誕等率衆七萬欲攻圍兩塢圖壞隄遏恪興軍四萬晨夜赴救遵等勑其諸軍作浮橋渡陣於隄上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恪遣將軍留贊呂據唐咨丁奉為前部時天寒雪魏諸將會飲見贊兵少而解置鎧甲不持矛戟但兵鏊刀楯傔身緣遏等同時并沒死者數萬故叛將韓綜為魏前軍督亦斬大笑之不即嚴兵兵得上便鼓譟亂斫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絶自投於水更相蹈藉樂安太守桓嘉等同時并沒死者數萬故叛將韓綜為魏前軍督亦斬之獲車乘牛馬驢騾各數千資器山積振旅而歸進封恪陽都侯加荆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賜金一百斤馬二百匹繒布各萬匹恪遂有輕敵之心以十二月戰克明春復欲出軍

漢晉春秋曰恪使司馬李衡往蜀說姜維令同舉曰古人有言聖人不能為時時至亦不可失也今敵政在私門外内猜隔兵挫於外而民怨於内自曹操以来彼之士形未有如今者也若大舉伐之使吳攻其東漢入其西彼救西則東虛重東則西輕以練實之軍乘虛輕之敵破之必矣維從之諸大臣以為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或以固爭扶出恪乃著論諭衆意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王者不務兼并天下而欲垂祚後世古今未之有也昔戰國之時諸侯自恃兵彊地廣互有救援謂此足以傳世人莫能危恣情從懷憚於勞苦使秦漸得自大遂以并之此既然矣近者劉景升在荆州有衆十萬財穀如山不及曹操尚微與之力競坐觀其彊大吞滅諸袁北方都定之後操率三十萬衆来向荆州當時雖有智者不能復為畫計於是景升兒子交臂請降遂為囚虜凡敵國欲相吞即仇讎欲相除也有讐而長之禍

不在己則在後人不可不為遠慮也昔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夫差自恃彊大聞此邈然是以誅子胥而無備越之心至於臨敗悔之豈有及乎越小於吳尚為吳禍況其彊大者邪昔秦但得關西耳尚以并吞六國今賊皆得秦趙韓魏燕齊九州之地地悉戎馬之鄉士林之藪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之然今所以能敵之但以操時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淩績自隕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於趨時誠謂今日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為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自本以来務在産育今者賊民歲月繁滋但以尚小未可得用耳若復十數年後其衆必倍於今而國家勁兵之地皆已空盡唯有此見衆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

復十數年略當損半而見子弟數不足言若賊衆一倍而我兵損半雖復使伊管圖之未可如何今不達遠慮者必以此言為迂夫禍難未至而豫憂慮此固衆人之所迂也及於難至然後頓顙雖有智者又不能圖此乃古今所病非獨一時昔吳始以伍員為迂故難至而不可救劉景升不能慮十年之後故無以詒其子孫今恪無具臣之才而受大吳蕭霍之任智與衆同思不經遠若不及今日為國斥境俛仰年老而讐敵更彊欲刎頸謝責寧有補邪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創痍介冑生蟣蝨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覽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歿志畫不立貴令来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

衆皆以恪此論欲必為之辭然莫敢復難丹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遏東關之計計未施行今公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志寇遠自送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宜且案兵養銳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為不安恪題論後為書答友曰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熟省此論可以開悟矣於是違衆出軍大發州郡二十萬衆百姓騷動始失人心恪意欲曜威淮南驅略民人而諸將或難之曰今引軍深入彊場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廻軍還圍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士卒疫勞因暑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為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而耻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異有所是非恪怒立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奔魏魏知戰士罷病乃進救兵恪引軍而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或見略獲存亡忿痛大小呼嗟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圖起田於潯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此衆庶失望而怨黷興矣秋八月軍還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即台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妄數作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罷更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竦息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勑兵嚴欲向青徐孫峻因民之多怨衆之所嫌搆恪欲為變與亮謀置酒請恪恪將見之夜精爽擾動通夕不寐明將盥漱聞水腥臭侍者授衣衣服亦臭恪怪其故易衣易水其臭如初意惆悵不悅嚴畢趨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頃刻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從者逐犬遂升車初恪將征淮南有孝子著縗衣入其閤中從者白之令外詰問孝子曰不自覺入時中外守備亦悉不見衆皆異之出行之後所坐廳事屋棟中折自新城出住東與有

白虹見其船還拜蔣陵白虹復繞其車及將見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恪答曰當自力入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疑有他故恪省書而去未出路門逢太常滕胤恪曰卒腹痛不任入胤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宜當力進恪躊躇而還劒履上殿謝亮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峻因曰使君病未善平當有常服藥酒自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齎酒吳歷曰張約朱恩密疏告恪恪以示滕胤胤勸恪還恪曰峻小子何能為耶但恐因酒食中人耳乃以藥酒入孫盛評曰恪與胤親厚約等疏非常大事勢應示胤共謀安危然恪性彊梁加素侮峻自不信故入豈胤徵勸便為之冒禍乎吳歷為長酒數行亮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出曰有詔收諸葛恪蘆葦單衣蔑鈎絡帶恪驚起拔劒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武衛之士皆趨上殿峻

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乃除地更飲捜神記曰恪入已被殺其妻在室使婢語曰汝何故血臭婢曰不也有頃愈劇又問婢曰汝眼目視瞻何以不常婢歷然起躍頭至于棟攘臂切齒而言曰諸葛公乃為孫峻所殺於是大小知恪死矣而吏兵尋至志林曰初權病篤呂恪輔政臨去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答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當時咸謂之失言虞喜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自非採納羣謀詢于芻蕘虛己受人恒若不足則功名不成勳績莫著況呂侯國之元耆智度絕遠而甫以十思戒之而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疎乃機神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隋首殿堂死凶豎之刃世人奇其英辯造次可觀而哂呂侯無謀曰諸葛恪蘆葦單衣蔑鈎絡帶恪果以葦席裹屍閣者反語石子岡也建業南有長陵名曰石子岡葬者依焉鈎落者校飾革帶世謂之鈎絡帶恪果以葦席裹

其身而蔑柬其腰投之於此岡吳録曰恪時年五十一恪長子綽騎都尉以交關魯王事權遣付恪令更教誨恪鴆殺之中子竦長水校尉少子建步兵校尉聞恪誅車載其母而走峻遣騎督劉承追斬竦於白都建得渡江欲北走魏行數十里為追兵所逮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及常侍朱恩等皆夷三族初竦數諫恪恪不從常憂懼禍及亡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臣聞震雷電激不崇一朝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決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以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得承祖考風流之烈伯叔諸父遭漢祚盡九州鼎立分託三方並履忠勤熙隆世業爰及於恪生長王國陶育聖化致名英偉服事累紀禍心未萌先帝委以伊周之任屬以萬機之事恪素性剛愎矜己陵人不能敬守神器穆靜邦內興功暴師未期三出虛耗士民空竭府藏專擅國憲廢易由意假刑劫衆大小屏息侍中武衛將軍都鄉侯俱受先帝囑寄之詔見其姦虐日月滋甚將恐蕩搖宇宙傾危社稷奮其威怒精貫昊天計慮先於神明智勇百於荊聶躬持白刃梟恪殿堂勲超朱虛功越東牟國之元害一朝大除馳首狗示六軍喜踊日月增光風塵不動斯實宗廟之神靈天人之同驗也今恪父子三首縣市積日觀者數萬罵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人情之於品物樂極則哀生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憯然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加願聖朝稽則乾坤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惠以三寸之棺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惟陛下敦三皇之仁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幸冀之骸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弘哉昔欒布矯命彭越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為幸耳今臣不敢童宣

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陳聞乞聖朝哀察於是亮峻聽恪故吏斂葬遂求之於石子岡 江表傳曰朝臣有乞為恪立碑以銘其勳績者博士盛沖以為不應孫休曰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孤之任死於豎子之手不可謂智沖議為是遂寢 始恪退軍還聶友知其將敗書與滕胤曰當人彊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悲歎恪誅後孫峻忌友欲以為鬱林太守友發病憂死友字文悌豫章人也 吳錄曰友有眉吻少為縣吏虞翻徒交州縣令使友送之翻與語而奇焉為書與豫章太守謝斐令以為功曹郡時見有功曹斐見之問曰縣吏聶友可堪何職對曰此人縣間小吏耳猶可堪曹佐斐曰論者以為宜作功曹君其避之乃用為功曹使至都諸葛恪友之時論謂爾子嘿予真其間無所復容恪欲以友居其間由是知名後為將討儋耳還拜丹陽太守年三十二卒

滕胤字承嗣北海劇人也伯父耽父冑與劉繇州里通家以世擾亂渡江依繇繇為車騎將軍拜耽右司馬以寬厚稱早卒無嗣冑善屬文權待以賓禮軍國書疏常令損益潤色之亦不幸短命權為吳王追錄舊恩封胤都亭侯少有節操美儀容 吳書曰胤年十二而孤單煢立能治身厲行為人白皙可觀每正朔朝賀修勤在位大臣見者無不歎賞弱冠尚公主年三十起家為丹陽太守徙吳郡會稽所在見稱 吳書曰胤上表陳劣多所匡弼權以胤故增重公主之賜屢加存問胤每及時宜及民間優聽辭訟斷罪法寮言觀色務盡情理人有窮冤悲苦之言對之流涕 太元元年權寢疾詣都留為太常與諸葛恪等俱受遺詔輔政孫亮即位加衛將軍恪將悉衆伐魏胤諫恪曰君以喪代之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出摧強敵名聲振於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不如案

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事以衆濟衆苟不悅君獨安之恪曰諸云不可者皆不見計算懷居苟安者也而子復以為然吾何望乎夫以曹芳闇劣而政在私門彼之臣民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以胤為都下督掌統留事胤白日接賓客夜省文書或通曉不寐 吳書曰胤寵任彌高接士愈勤表奏書疏皆自經意不以委下孫峻字子遠孫堅弟靜之曾孫也靜生暠暠生恭為散

騎侍郎恭生峻少便弓馬精果膽決孫權末徙武衛都尉為侍中權臨薨受遺輔政領武衛將軍故典宿衛封都鄉侯既誅諸葛恪遷丞相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進封富春侯滕胤以恪子竦妻父辭位峻曰鯀禹罪不相及滕侯何為峻胤雖內不沾洽而外相包容進胤爵高密侯共事如前吳錄曰羣臣上奏共推峻為太尉議胤為司徒時有媚峻者以為大統宜在公族若滕胤為亞公聲名素重眾心所附不可貳也乃表以峻為丞相又不置御史大夫士人皆失望矣峻素無重名驕矜險害多所刑殺百姓囂然又姦亂宮人與公主魯班私通五鳳元年吳侯英謀殺峻英事泄死二年魏毋丘儉文欽以眾叛與魏人戰於樂嘉峻帥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留贊寇壽春會欽敗降軍還吳書曰留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少為郡吏與黃巾賊帥吳桓戰手斬得桓贊一足被創遂屈不伸然性烈好讀兵書及三史每覽古良將戰攻之勢輒對書獨歎因呼諸近親謂曰今天下擾亂英豪並起歷觀前世富貴非有常人而我屈跼在閒巷之間存亡無以異今欲割引吾足幸不死而足伸幾復見用死則已矣親戚皆難聞之有間贊乃以刀自割其筋血流滂沱氣絕良久家人驚怖亦以既爾遂引申其足足申創愈以得蹉步凌統遷屯騎校尉時事得失每常規諫好直言不阿旨權以此憚之諸葛恪征東興贊為前部合戰先陷陣大敗魏師遷左將軍孫峻征淮南授贊節鉞左護軍未至壽春道路病發峻令贊將車重先還魏將蔣班以步騎四千追贊贊病困不能整陣知必敗乃解曲蓋印綬付弟子以歸曰吾自為將破敵搴旗未嘗負敗今病由兵贏眾寡不敵汝速去矣俱死無益於國適所以快敵耳弟子不肯受拔刀欲斫之乃去初贊為將臨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及敗歎曰吾戰有常術今病困若此固命也遂被害時年七十三眾庶痛惜焉二子略平並為大將　是歲蜀使來聘將軍孫儀孫邵林恂等欲因會殺峻事泄儀等自殺死者數十人并及公主魯育峻欲城廣陵朝臣知其不可城而畏之莫敢言唯滕胤諫止不從而功竟不就其明年丈欽說峻征魏峻使欽與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異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以圖青徐峻與胤至石頭因餞之領從者百許人入據營據御軍齊整峻惡之稱心痛去遂夢為諸葛恪所擊恐懼發病死時年三十八以後事付綝

孫綝字子通與峻同祖綝父綽為安民都尉綝始為偏將軍及峻死為侍中武衛將軍領中外諸軍事代知朝政呂據聞之大恐與諸督將連名共表薦滕胤為丞相

綝更以脩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脩欲共廢綝綝聞之遣從兄慮將兵逆據於江都使中書丞丁晏告脩取據并喻脩宜速去意脩自以禍及因留融晏勒兵自衛名典軍楊崇將軍孫咨告以綝為亂迫融等使有書難綝綝不聽表言脩反許將軍劉丞以封爵使率兵騎急攻圍脩脩又劫融等使詐詔發兵融等不從脩皆殺之文士傳曰華融字德儁廣陵江都人祖父避亂居山陰蓝山下時皇象亦寓居山陰吳郡張溫來就象學欲得所舍或告溫曰蓝山下有華德儁者雖年少美有令志可舍也溫遂止融家朝夕談講俄而溫為選部尚書乃擢融為太子庶子遂知名顯達融子諝黃門郎與融并見害次子諱以才辯稱晉祕書監脩顏色不變談笑若常或勸脩引兵至蒼龍門將士見公出必委綝就公時夜已半脩恃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乃約令部曲說呂侯以在近道故皆為脩盡死無離散者時大風比曉據不至綝兵大會遂殺脩及將士數十人夷脩三族臣松之以為孫綝雖凶虐與滕脩宿無嫌隙脩若且順綝意出鎮武昌豈徒免當時之禍仍將永保元吉而犯機觸害自取夷滅悲夫

綝遷大將軍假節封永寧侯負貴倨傲多行無禮初峻從弟慮與誅諸葛恪之謀峻厚之至右將軍無難督授節蓋平九官事綝遇慮薄於峻時慮怒與將軍王惇謀殺綝綝殺惇慮服藥死魏大將軍諸葛誕舉壽春叛保城請降吳遣文欽唐咨全端全懌等帥三萬人救之魏鎮南將軍王基圍誕欽等突圍入城魏悉中外軍二十餘萬增誕之圍欽等不聽表言脩反許將軍劉丞朱異帥三萬人屯安豐城為文欽勢魏兗州刺史州泰拒異於陽淵異敗退為泰所追死傷二千人綝於是大發卒出屯鑊里復遣異率將軍丁奉黎斐等五萬人攻魏留輜重於都陸異屯黎漿遣將軍任度張震等募勇敢六千人於屯西六里為浮橋夜渡築偃月壘為魏監軍石苞及州泰所破軍却退就高異復作車箱圍趣五木城苞泰攻異異敗歸而魏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詭道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綝授兵三萬人使異死戰異不從綝斬之於鑊里而遣弟恩赦救會誕敗引還綝既不能拔出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莫不怨之綝以孫

亮始親政事多所難問甚懼還建業稱疾不朝築室于朱雀橋南使弟威遠將軍據入蒼龍宿衛弟武衛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闓分屯諸營欲以專朝自固亮內嫌綝乃推魯育見殺本末責怒虎林督朱熊熊弟外部督朱損不匡正孫峻乃命丁奉殺熊於虎林殺損於建業綝入諫不從亮遂與公主魯班太常全尚將軍劉承議誅綝亮妃綝從姊女也以其謀告綝綝率衆夜襲全尚遣弟恩殺劉承於蒼龍門外遂圍宮 江表傳曰亮名全尚息黃門侍郎紀密謀曰孫綝專勢輕小於孤孤見勑之使速上岸為唐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又委罪朱異擅發功臣不先表聞築第橋南不復朝見此為自任無復所畏不可久忍今規取之卿父作中軍都督使密嚴整士馬孤當自出臨橋帥宿衛虎騎左右無難一時圍之作版詔勑綝所領皆解散不得舉手正爾自得之無卿去但當使密耳卿宣詔語卿父勿令卿母知之女人既不曉大事且綝同堂姊邁追泄漏誤孤非小也紀承詔以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母母使人密語綝綝夜發嚴兵廢亮比明兵已圍宮亮大怒上馬帶鞬執弓欲出曰孤大皇帝之適子在位已五年誰敢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止之乃不得出數吒二日不食罵其妻曰爾父憒憒敗我大事又呼紀紀曰臣父奉詔不謹負上無面目復見母因自殺孫盛曰亮傳稱亮少聰惠勢當先興紀謀不先令妻知也江表傳說漏泄有由於事為詳矣 使光祿勳孟宗告廟廢亮名羣司議曰少帝荒病昏亂不可以處大位承宗廟以告先帝廢之諸君若有不同者下異議皆震怖曰唯將軍令綝遣中書郎李崇奪亮璽綬以亮罪狀班告遠近尚書桓爽不肯署名綝怒殺之 漢晉春秋曰爽名臣瑩對稱爽有忠貞之節 典軍施正勸綝徵立琅邪王休綝從之遣宗正楷奉書於休曰綝以薄才見授大任不能輔導陛下頃月以來多所造立親近劉承悅於美色發吏民婦女料其好者留於宮內取兵子弟十八已下三千餘人習之苑中連日續夜大小呼嗟敗壞藏中矛戟五千餘枚以作戲具朱據先帝舊臣子男熊損皆承父之基以忠義自立昔殺小主自是大主所創帝不復精其本末便殺熊損諫不見用諸下莫不側息帝於宮中作小船三百餘艘成以金銀師工晝夜不息太常全尚累世受恩不能督諸宗親而全端等委城就魏尚位過重曾無一言以諫陛下而與敵往來使傅國消息懼必傾危社稷推案舊典運集大王輒以今月二十

七日禽尚斬承以帝為會稽王遣楷奉迎百寮喁喁立
住道側楙遣將軍孫耽送亮之國徙尚於零陵遷公主
於豫章楙意彌溢侮慢民神遂燒大橋頭伍子胥廟又
壞浮屠祠斬道人休既即位稱草莽臣詣闕上書曰臣
伏自省才非幹國因緣肺腑位極人臣傷錦敗駕罪負
彰露尋愆惟闕夙夜憂懼臣聞天命棐諶必就有德是
以幽厲失度周宣中興陛下聖德纂承大統宜得良輔
以協雍熙雖堯之盛猶求稷契之佐以協明聖之德古
人有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雖自展竭無益庶政謹
上印綬節鉞還田里以避賢路休引見慰喻又下詔
曰朕以不德守藩于外值茲際會羣公卿士暨于朕躬
以奉宗廟朕用憮然若涉淵氷大將軍忠計內發扶危
定傾安康社稷功勳赫然昔漢孝宣踐阼霍光尊顯褒
德賞功古今之通義也其以大將軍為丞相荊州牧食
五縣恩為御史大夫衛將軍據右將軍皆縣侯幹雜號
將軍亭侯闓亦封亭侯楙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
主自吳國朝臣未嘗有也楙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齎詣
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為
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
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言聞休休銜之恐其
有變數加賞賜又復加恩侍中與楙分省文書或有告
楙懷怨侮上欲圖反者休執以付楙楙殺之由是愈懼
因孟宗求出屯武昌休許焉盡勅所督中營精兵萬餘
人皆令裝載所取武庫兵器咸令給與楙欲反有徵休密問張
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朋又告楙欲反有徵休密問張
布布與丁奉謀於會殺楙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建業
中謠言明會有變楙聞之不悅夜大風發木揚沙楙益
以奉宗廟朕用憮然若涉淵氷大將軍忠計內發扶危
定傾安康社稷功勳赫然昔漢孝宣踐阼霍光尊顯褒
德賞功古今之通義也其以大將軍為丞相荊州牧食
五縣恩為御史大夫衛將軍據右將軍皆縣侯幹雜號
將軍亭侯闓亦封亭侯楙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
主自吳國朝臣未嘗有也楙奉牛酒詣休休不受齎詣
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為
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
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布以言聞休休銜之恐其
有變數加賞賜又復加恩侍中與楙分省文書或有告
楙懷怨侮上欲圖反者休執以付楙楙殺之由是愈懼
因孟宗求出屯武昌休許焉盡勅所督中營精兵萬餘
人皆令裝載所取武庫兵器咸令給與（吳歷曰楙求中書兩郎典知荊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休特聽之其所請求一皆給與）將軍魏邈說休曰楙
居外必有變武衛士施朋又告楙欲反有徵休密問張
布布與丁奉謀於會殺楙永安元年十二月丁卯建業
中謠言明會有變楙聞之不悅夜大風發木揚沙楙益
恐戊辰臘會楙稱疾休彊起之使者十餘輩楙不得已
將入衆止馬楙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命府
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楙求出休曰外
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楙起離席奉布目左右縛之楙

叩頭曰願徙交州休曰卿何以不徙滕胤呂據繇復曰願沒為官奴休曰何不以胤據為奴乎遂斬之以繇首令其衆曰諸與繇同謀皆赦放仗者五千人闔乘船欲北降追殺之夷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斲其木而埋之以殺魯育等故也繇死時年二十八休耻與峻繇同族特除其屬籍稱之曰故峻故繇云休又下詔曰諸葛恪滕胤呂據蓋以無罪為峻繇兄弟所見殘害可為痛心促皆改葬各為祭奠其罹恪等事見遠徙者一切召還

濮陽興字子元陳留人也父逸漢末避亂江東官至長沙太守逸事見陸瑁傳興少有士名孫權時除上虞令稍遷至尚書左曹以五官中郎將使蜀還為會稽太守時琅琊王休居會稽興深與相結及休即位徵興為太常衛將軍平軍國事封外黃侯永安三年都尉嚴密建丹陽湖田作浦里塘詔百官會議咸以為用功多而田不保成唯興以為可成遂會諸兵民就作功庸之費不可勝數

士卒死亡或自賊殺百姓大怨之興遷為丞相與休寵臣左將軍張布共相表裏邦内失望七年七月休薨左典軍萬彧素與烏程侯孫皓善乃勸興布於是興布廢休適子而迎立皓皓既踐阼加興侍郎領青州牧俄或譖興布追悔前事十一月朔入朝皓因收興布徙廣州道追殺之夷三族

評曰諸葛恪才氣幹略邦人所稱然驕且吝周公無觀況在於恪矜己陵人能無敗乎若躬行所與陸遜及弟融之書則悔吝不至何尤禍之有哉滕胤呂據屬修士操遵蹈規矩而孫峻之時猶保其貴必危之理也峻繇凶豎盈溢固無足論者濮陽興身居宰輔慮不經國協張布之邪納萬彧之說誅夷其宜矣哉

吳志卷十九

吳志卷十九考證

諸葛恪乃移書四部屬城長吏○臣浩按四部當作四郡即上文所謂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者是也然諸本皆作四部

欲圖壽春權以為不可○何焯曰以為不可者蓋以此地南北襟喉雖得其地非十萬之衆不足屯守若魏傾國来爭恐致利鈍其後恪出新城欲卒此規又輕用大衆圖不以漸遂致師老民愁家族傾覆也

自本以来務在產育○句中疑有脫誤

乃除地更飲注費禕時為元帥荷國任重○任重元本作重任

孫峻二年魏毋丘儉文欽以衆叛○毛本作魏將多將字

會欽敗降軍還注好讀兵書及三史○三史元本作三史

略

又注乃表薦贊遂被試用有戰功○冊府作累有戰功

是歲蜀使来聘將軍孫儀孫邵緁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者臣龍官按孫亮傳云五鳳二年秋七月將軍孫儀張怊林恂等謀殺峻發覺儀自殺恂等伏辜此云孫邵緁恂何也然各本皆同

孫緁緁聞之遣從兄慮將兵迎據於江都○慮三嗣主傳皆作憲下同

將士見公出必委緁就公○宋本作必皆委緁就公

遂圍宮注正爾自得之無卿去但當使容耳○正爾自得之無句疑有誤

濮陽興皓既踐阼加興侍郎領青州牧○侍郎宋本作中郎

吳志卷十九考證

吳志卷二十

晉著作郎巴西中正安漢陳　壽撰

宋太中大夫國子博士聞喜裴松之注

王蕃　樓玄　賀邵　韋曜　華覈

王蕃字永元廬江人也博覽多聞兼通術藝始為尚書郎去官孫休即位與賀邵薛瑩虞汜俱為散騎中常侍皆加駙馬都尉時論清之遣使至蜀蜀人稱焉還為夏口監軍孫皓初復入為常侍與萬彧同官彧與皓有舊俗士挾侵謂蕃自輕又中書丞陳聲皓之嬖臣數譖毀蕃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順旨時或迕意積以見責甘露二年丁忠使晉還皓大會羣臣蕃沈醉頓伏皓疑而不悅舉蕃出外頃之請還酒亦不解蕃性有威嚴行止自若皓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斬之衛將軍滕牧征西將軍留平請不能得江表傳曰皓用巫史之言謂建業宮不利乃西迎武昌仍有遷都之意恐羣臣不從乃大請會賜將吏問蕃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其義云何蕃思維未答即於殿上斬蕃出登來山使親近將跳蕃首作虎跳狼爭咋齧之頭皆碎壞欲以示威使衆不敢犯也此與本傳不同吳錄曰皓每於會因酒酣輒令侍臣嘲謔公卿以為笑樂萬彧既為左丞相蕃嘲彧曰魚潛於淵出水煦沫何則物有本性不可橫處非分也彧出自谿谷羊質虎皮虛受光赫之寵跨越三九之位犬馬尤能識養將何以報厚施乎彧曰唐虞之朝無謬舉之才造父之門無駑驁之質蕃上証明選下訕楨幹亦何傷於日月適多見其不知量耳臣松之按本傳云丁忠使晉還皓為大會於會中殺蕃檢忠從北還在此年之春或時尚未為丞相至秋乃為相耳吳錄所言為乖互不同丞相陸凱上疏曰常侍王蕃黃中通理知天知物處朝忠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昔事景皇納言左右景皇欽嘉歎為異倫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郡內傷心有識悲悼其痛蕃如此蕃死時年三十九皓徙蕃家屬廣州二弟著延皆作佳器郭馬起事不為馬用見害

樓玄字承先沛郡蘄人也孫休時為監農御史孫皓即位與王蕃郭逺萬彧俱為散騎中常侍出為會稽太守入為大司農舊禁中主者自用親近人作之或陳親密近職宜用好人皓因勑有司求忠清之士以應其選遂用玄為宮下鎮禁中侯主殿中事玄從九卿持刀侍衛

正身率衆奉法而行應對切直數迕晧意漸見責怒後人誣白玄與賀邵相逢駐共耳語大笑謗訕政事遂被詔詰責送付廣州東觀令華覈上疏曰臣竊以治國之體其猶治家主田野者皆宜良信又宜得一人總其條目為作維綱衆事乃理論語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已言所任得其人故優游而自逸也今海内未定天下多事無大小皆當闚聞動經御坐勞損聖慮陛下既垂意博古綜極藝文加勤心好道隨節致氣宜得閑靜以展神思呼翕清淳與天同極臣夙夜思維諸吏之中任幹之事足委仗者無勝於樓玄清忠奉公冠冕當世衆服其操無與爭先夫清者則心平而意直忠者惟正道而履之如玄之性終始可保乞陛下赦玄前愆使得自新擢之宰司責其後效使為官擇人隨才授任則舜之恭已近亦可得晧疾玄名聲復徙玄及子據付交阯將張奕使以戰自效陰別勑奕令殺之據到交阯病死玄一身隨奕討賊持刀步涉見奕輒拜奕未忍殺會奕暴卒玄殯斂奕於器中見勑書還便自殺江表傳曰晧遣將張奕追賜玄鴆奕以玄賢者不忍即宣詔致藥玄陰知之謂奕曰當早告玄玄何惜邪即服藥死臣松之以玄之清高必不以安危易操無緣驟拜張奕以虧其節且禍機既發豈百拜所免江表傳所言於理為長

賀邵字興伯會稽山陰人也吳書曰邵賀齊之孫景之子孫休即位從中郎為散騎中常侍出為吳郡太守孫晧時入為左典軍遷中書令領太子太傅晧兇暴驕矜政事日弊邵上疏諫曰古之聖王所以潛處重闈之内而知萬里之情垂拱衽席之上明照八極之際者任賢之功也陛下以至德淑姿統承皇業宜率身履道恭奉神器旁賢表善以康庶政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真偽相貿上下空任文武曠位外無山嶽之鎮内無拾遺之臣佞諛之徒拊翼天飛干弄朝威盜竊榮利而忠良排墜信臣被害是以正士推方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指各希時趣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重之室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之據到交阯病死玄一身隨奕討賊持刀步涉見奕輒拜

寵嫺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心所不安敢不以聞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是以古之人君揖讓以進賢虛己以求過譬天位於乘犇以虎尾為警戒至於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臣眩燿毀譽之實沈淪近習之言昔高宗思佐夢寐得賢而陛下求之如忘忽之如遺故常侍王蕃忠恪在公才任輔弼以醉酒之間加之大戮近鴻臚葛奚先帝舊臣偶有迕忤陛下猥發雷霆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之後禮所不諱陛下猥發雷霆謂之輕慢飲之醇酒中毒隕命自是之後海內悼心朝臣失圖仕者以退為幸居者以出為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又何定本趨走小人僕隸之下身無錙銖之行能無鷹犬之用而陛下愛其佞媚假其威柄使定恃寵放恣自擅威福口正國議手弄天機上虧日月之明下塞君子之路夫小人求入必進姦利定間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結罝山陵芟夷林莽殫其九野之獸聚於重圍之內上無益時之分下有損耗之費而兵士罷於運送人力竭於驅逐老弱飢凍大小怨歎臣竊觀天變自比年以來陰陽錯謬四時逆節日食地震中夏隕霜參之典籍皆陰氣陵陽小人弄勢之所致也臣嘗覽書傳驗諸行事災祥之應所為寒慄昔高宗修己以消鼎雉之異宋景崇德以退熒惑之變願陛下上懼皇天譴告之詣下追二君攘災之道遠覽前代任賢之功近寤今日謬授之失清澄朝位旌叙俊乂放退佞邪抑奪姦勢如是之輩一勿復用廣延淹滯容受直辭祇承乾指敬奉先業則大化光敷天人望塞也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為草芥陛下昔韜神光潛德東夏以聖哲茂姿龍飛應天四海延頸八方拭目以成康之化必隆於旦夕也自登位以來法禁轉苛賦調益繁中宮內豎分布州郡橫興事役競造姦利百姓罹殃轂轅之困黎民罷無已之求老幼飢寒家戶菜色而所在長吏迫

畏罪負嚴法峻刑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傷和氣又江邊戍兵遠當以拓土廣境近當以守界備難宜時優育以待有事而徵發賦調煙至雲集衣不全裋褐食不贍朝夕出當鋒鏑之難入抱無聊之感是以父子相棄叛者成行願陛下寬賦除煩振恤窮乏省諸不急濫禁約法則海內樂業大化普洽夫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命也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畜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內有離曠之怨外有損耗之費使庫廩空於無用士民飢於糟糠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陛下不恃己之威德而怙敵之不來忽四海之困窮而輕虜之不為難誠非長策廟勝之要也昔大皇帝勤身苦體創基南夏割據江山拓土萬里雖承天賛實由人力也餘慶遺祚至於陛下陛下宜勉崇德器以光前烈愛民養士保全先軌何可忽顯祖之功勤輕難得之大業忘天下之不振替興衰之巨變哉臣聞否泰無常吉凶由人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

中惡風口不能言去職數月晧疑其託疾收付酒藏掠考千所卻卒無一語竟見殺害家屬徙臨海并下詔誅

玄子孫是歲天冊元年也卻年四十九 卻字休先慶預晉書曰卻丁家禍流放海濱吳平還鄉里節操高厲童齠不羣言行舉動必以禮讓好學博聞尤善三禮舉秀才除陽羨武康令顧榮陸機陸雲表薦循曰伏見吳興武康令賀循德量邃茂才鑒清遠服膺道素風操凝峻歷踐三城刑政肅穆守職下縣編名凡萃出自新邨朝無知已恪居退外志不自營年時倏忽而邈無階緒實州黨愚智所為悵然臣等並以凡才累授飾進被服恩澤忝豫朝末知良士後時而守局無言懼有蔽賢之咎是以不勝愚管謹冒死表聞久之名為太子舍人石沐破揚州循亦合衆事平杜門不出陳敏作亂以循為丹陽內史循

稱疾固辭敏不敢強於是江東豪右無不受敏爵位惟循與同郡朱誕不肯挂賊網後除吳國內史不就元皇帝為鎮東將軍請循為軍司馬帝為晉王以循為中書令固讓不受轉太常領太子太傅時朝廷初建動有疑議宗廟制度皆循所定朝野詰詢為一時儒宗年六十太興二年卒追贈司空謚曰穆循諸所著論並傳於世子

隰臨海太守

韋曜字弘嗣吳郡雲陽人也曜本名昭史為晉諱改之少好學能屬文從丞相掾除西安令還為尚書郎遷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命曜論之其辭曰蓋聞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是以古之志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立也故勉精厲捻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寧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遊道藝之域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故能興隆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立功名之士皆有累積殊之迹勞身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墮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囹圄終有榮

顯之福以成不朽之名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游墮哉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棊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蒭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而何博奕之足耽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名彰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百行

蕪苞文武並騖博選良才旌簡髦俊設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誠千載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當世之士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使名書史籍勳在盟府乃君子之上務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孰與萬人之將袞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無棊局而貿博奕矣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和廢後為黃門侍郎孫亮即位諸葛恪輔政表曜為太史令撰吳書華覈薛瑩等皆與參同孫休踐祚為中書郎博士祭酒命曜依劉向故事校定眾書又欲延曜侍講而左將軍張布近習寵幸事行多玷憚曜曜侍講儒士又性精確懼以古今警戒休意固爭不可休深恨布語在休傳然曜竟止不入孫皓即位封高陵亭侯遷中書僕射職省為侍中常領左國史時所在承指數言瑞應皓以問曜曜答曰此人家筐篋中物耳又皓欲為父和作紀曜執以和不登帝位宜名為傳如是者非一漸見責怒曜益憂懼自陳極罪念當灰滅長棄黃泉愚情懇懇竊有所懷貪令上聞因昔見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紀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因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撫耳目所

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為三卷當起黃武
以来別作一卷事尚未成又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
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
有非是愚以官爵令之所急不宜垂誤因自忘至微又
作官職訓及辯釋名各一卷欲表上之新寫始畢會以
無狀幽囚待命泯沒之日恨不上聞謹以先死列狀乞
上言祕府於外料取呈内以聞追懼淺蔽不合天聽抱
怖雀息乞垂哀省曜誠冀以此求免而晧更怪其書之垢

數省讀不覺點汚被問寒戰形氣吶吃謹追辭叩頭五
百下兩手自搏而華覈連上疏救曜曰曜運值千載特
蒙哀識以其儒學得與史官貂蟬内侍承合天問聖朝
仁篤慎終追遠迎神之除垂涕勑曜曜愚惑不達不能
敷宣陛下大舜之美而拘繫史官使聖趣不叙至行不
彰實曜愚蔽當死之罪然臣慺慺見曜自少勤學雖老
不倦探綜墳典温故知新及意所經識古今行事外吏
之中少過曜者昔李陵為漢將軍敗不還而降匈奴司
馬遷不加疾惡為陵游說漢武帝以遷有良史之才欲
使畢成所撰忍不加誅書卒成立垂之無窮今曜在吳
亦漢之史遷也伏見前後符瑞彰著神指天應繼出累
見一統之期庶不復久事平之後當觀時設制三王不
相因禮五帝不相沿樂質文殊塗損益異體宜得曜輩
依準古義有所改立漢氏承秦則有叔孫通定一代之
儀曜之才學亦漢通之次也又吳書雖已有頭角叙贊
未述昔班固作漢書文辭典雅後劉珍劉毅等作漢記
遠不及固叙傳尤劣今吳書當垂千載編次諸史後之
才士論次善惡非得良才如曜者實不可使闕不朽之
書如臣頑蔽誠非其人曜年已七十餘數無幾乞赦其
一等之罪為終身徒使成書業永足傳示垂之百世謹
通進表叩頭百下晧不許遂誅曜徙其家零陵子隆亦
有文學也

華覈字永先吳郡武進人也始為上虞尉典農都尉以

文學入為祕府郎遷中書丞蜀為魏所并叡詣宮門發表曰間聞賊衆蟻聚向西境西境報險謂當無虞定聞陸抗表至成都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昔衛為翟所滅而桓公存之今道里長遠不可救振失委附之土棄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聖仁恩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謹拜表以聞孫皓即位封徐陵亭侯寶鼎二年皓更營新宮制度弘廣飾以珠玉所費甚多是時盛夏興工農守並廢叡上疏諫曰臣聞漢文之世九州晏然秦民喜去慘毒之苛政歸劉氏之寬仁省役約法與之更始分王子弟以藩漢室當此之時皆以為泰山之安無窮之基也至於賈誼獨以為可痛哭及流涕者三可為長嘆息者六乃曰當今之勢何異抱火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而謂之安其後變亂皆如其言臣雖下愚不識大倫竊以曩時之事揆今之勢誼云復數年間諸王方剛漢之傅相稱疾罷歸欲以此為治雖堯舜不能安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大半之衆習攻戰之餘術乘戎馬之舊勢欲與中國爭相吞之計其猶楚漢勢不兩立非徒漢之諸王淮南濟北而已誼之所欲痛哭比今為緩抱火卧薪之喻於今而急大皇帝覽前代之如彼察今勢之如此故廣開農桑之業積不訾之儲恤民重役務養戰士是以大小感恩各思竭命期運未至早棄萬國自是之後疇臣專政上詭天時下違衆議忘安存之本邀一時之利數興軍旅傾竭府藏兵勞民困無時獲安今之存者乃創夷之遺衆哀苦之餘民耳遂使軍資空匱倉廩不實布帛之賜寒暑不周重以失業家戶不贍而北積穀養民專心東向無復他警蜀為西藩土地險固加承先主統御之術謂其守御足以長久不圖一朝奄至傾覆脣亡齒寒古人所懼交州諸郡國之南土交阯九真二郡已沒日南孤危存亡難保合浦以北民皆搖動因連避役多有離叛而備戍減少威鎮轉輕常恐呼吸復有變故昔海虜窺窬東縣多得離民地習海行狃於往年鈔

盜無日今宵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誠宜住建立之役先備豫之計勉墾殖之業為飢乏之救惟恐農時將過東作向晚有事之日整嚴未辦若舍此急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當委版築之役應烽燧之急驅怨苦之衆赴白刃之難此乃大敵所因為資也如但固守曠日持久則軍糧必乏不待接刃而戰士已困矣昔太戊之時桑穀生庭懼而修德恠消殷興榮惑守心宋以為災景公下從瞽史之言而榮惑退舍景公延年夫修德於身而感異類言發於口而通神明臣以愚蔽誤忝近署不能翼宣仁澤以感靈祇仰慙俯愧無所投處退伏思惟榮惑桑穀之異天示二主至如他餘錙介之妖近是門庭小神所為驗之天地無有他變而徵祥符瑞前後屢臻明珠既覿白雀繼見萬億之祚實靈所挺以九域為宅天下為家不與編戶之民轉徙同也又今之宮室先帝所營卜土立基非為不祥又楊市土地與宮連接若大功畢竟輿駕遷住門行之神皆當轉移猶恐長久未必勝舊屢遷不可留則有嫌此乃愚臣所以夙夜為憂灼也臣竊月令季夏之月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會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舉大事必有大殃今雖諸侯不會諸侯之軍興會無異六月戊己土行正王既不可犯加又農月時不可失昔魯隱公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為後戒今築宮為長世之洪基而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書廢敬授之上務臣以愚管竊所未安又恐所召離民或有不至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討日月滋慢若悉並到大衆聚會希無疾病且人心安則念善苦則怨叛江南精兵非北土所難欲以十卒當東一人天下未定深可憂惜之如此宮成死叛五千則北軍之衆更增五萬若到萬人則倍益十萬病者有死亡之損叛者傳不善之語此乃大敵所以歡喜也今當角力中原以定彊弱正於際會彼益我損加以勞困此乃雄夫智士所以深憂臣聞先王治國無三年之儲曰國非其國安寧之世戒備如此況敵彊大而忽農忘畜今

雖頗種殖間者大水沈沒其餘存者當須耘穫而長吏怖期上方諸郡身涉山林晝盡力伐材廢農棄務士民妻孥羸小墾殖又薄若有水旱則永無所獲州郡見米當待有事冗食之衆仰官供濟若上下空乏運漕不供而北敵犯疆使周召更生良平復出不能為陛下計明矣臣聞君明者臣忠主聖者臣直是以慺慺昧犯天威乞垂哀省書奏皓不納後遷東觀令領右國史數上疏辭讓皓荅曰得表以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處定疑難漢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乞更選英賢聞之以卿研精墳典博覽多聞可謂悅禮樂敦詩書者也當飛翰騁藻光贊時事以越楊班張蔡之疇恠乃謙光厚自菲薄宜勉修所職以邁先賢勿復紛紛時倉廩無儲世俗滋侈數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掌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輒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民委

舍佃事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月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專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飢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為己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已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飢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為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為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文黼黻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內無擔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

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修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艷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廢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之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海無虞猶以彫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富國之利杜飢寒之本況今六合分爭豺狼充路兵不離疆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晧以叡年老勑令草表叡不敢又勑作草文停立待之叡為文曰咨叡小臣草芥凡庸遭眷值聖受恩特隆越從朽壤蟬蛻朝中熙光紫闥青瑣是憑悉挹清露沐浴凱風効無絲麇負闕山崇滋潤舍垢思貸累重穢質被榮局命得融欲報罔極委之皇穹聖恩雨注哀棄其尤猥命草對潤被下愚不敢違勑懼速罪誅冒承詔命魂逝形留叡前後陳便宜及貢薦良能解釋罪過書百餘上皆有補益文多不悉載天冊元年以微謹免數歲卒曜叡所論事章疏咸傳於世也

評曰薛瑩稱王蕃器量綽異弘博多通樓玄清白節操才理條暢賀邵厲志高潔機理清要韋曜篤學好古博見羣籍有記述之才胡沖以為玄邵蕃一時清妙略無優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當次之華叡文賦之才有過於曜而典誥不及也子觀叡數獻良規期於自盡庶幾忠臣矣然此數子處無妄之世而有名位強死其理得免為幸耳

吳志卷二十

吳志卷二十考證

臣龍官　等謹言陳壽三國志體制簡樸敘事質實可以繼馬班之武後儒爭誉其帝魏寇蜀夫壽本魏寇蜀也三國各自為書魏紀二字亦後人所誤加非壽之舊又蜀志首曰先主後主諱甚迴非孫氏所能比並魏不云紀蜀著其諱可謂帝魏寇蜀乎而末復假楊戲贊以網羅全史且陰著中漢季漢名目于以見皇統斯在變例隱辭令後人自悟如是之輩一勿復用○是疑作定指上何定也

中宮內豎分布州郡○中宮疑作中官

宜時優育以待有事○時宋本作特

邵年四十九注石沐破揚州○沐元本作冰晉書亦作冰

又注於是江東豪右無不受敏爵位○於是宋本作於時

韋曜其所紀載紀多虛無在書籍者亦復錯謬○紀多

吳志卷二十考證

王蕃請不能得注使親近將跳蕃首○跳字疑衍或作

桃

樓玄與王蕃郭連萬彧○郭連宋本作郭逴

賀邵會稽山陰人也注吳書曰邵賀齊之孫景之子○

臣明楷　按賀齊傳云子達及弟景皆有令名為佳將則邵乃齊之從子非孫也

飲之醇酒中毒隕命○醇酒疑作酖酒

虛無宋本作既多虛無
曜運值千載特蒙哀識○宋本無運字哀識宋本作表
識
實不可使闕不朽之書○闕元本作闕
華嶽西境報險謂當無虞○報險宋本作艱險
抱火卧薪之喻於今而急○而急冊府作為急
討之則廢役興事不討日月滋慢○慢冊府作蔓
為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為味為字疑有誤
苦心千載若揭也但是書出漢入晉首尾幾及百
年諸書紀載不無舛互而裴松之注更三倍於正
文亥豕魯魚倘所不免臣龍官謹同臣浩臣良裘
臣明楷等將監本別本與凡漢晉之書參互考訂
悉心校勘并取前學士臣何焯所校本擇其引據
精確者概行摘出逐卷分注簷為考証計千有餘
條臣等學識頑乏見聞固陋不足稱
旨愧懼交併謹識
謹案卷十九第九頁前四行明春復欲出軍據毛
本明下有年字
第十二頁前五行宜且按兵養銳刊本且訛自據
毛本改
卷二十第九頁後八行是以卜式立志於耕牧刊
本卜訛十今改
第二十頁後二行而主失其三望者刊本主訛王
今改
第二十二頁後三行胡沖以為玄邵蕃刊本邵訛賀
據毛本改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謄錄舉人臣彭希韓

乾隆御覽

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三國志

30

木人民出版社